

1

第一章 当代的口述历史

虽然有许多专业历史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的工作，但是进入这领域并不需要历史学的学位……

口述史家的工作就是把受访者从怀旧的情绪之中抽离出来，坦然而富批判性地正视过去。

如果过去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哪样的？

什么时候改变的？怎样改变？为什么会改变？

何谓口述历史？

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 (**interview**) 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 (**interviewer**)，向受访者 (**interviewee**) 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 (影) 带经过制作抄本 (**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记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影纪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公开展示。记录、抄本、目录、图片和相关的纪录片资料也可以传到网上发表。口述历史不包括无特殊目的的随意录音，例如尼克松总统 (**Richard Nixon**) 的白宫窃听录音；也不涵盖演讲录音、秘密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日记，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¹

口述史家设定进行访谈的标准，以及对待受访者的伦理道义原则，为的是避免重蹈覆辙，一再犯错。然而，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每种规章总另有行得通的案例出现。富于想像力的访谈者们不断在新方法和口述历史的用途上进行开发，并分享成果。针对口述历史的进行程序的定义或是任何访谈方法，也一定反映出特定的计划目标、所有的资料，以及其他的实际考量。²

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搜集口述历史的？

不同于社会中世代流传的口碑故事，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之时，口述历史便出现了。三千年前，在中国周朝便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籍。（译注：《礼记·玉藻》：“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主要的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未必就是作者所说的“搜集人们言谈”。不过到了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则确实已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如《刺客列传》中他便明言，有关荆轲刺秦王的史料来源，“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数个世纪之后，又有希腊史学家修希底德（**Thucydides**）访谈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s**）的参战者。同时也出现了对口述见证可信度的怀疑，修希底德抱怨说：“同一件事，不同的见证者，或因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³

16世纪，在欧洲人征服美洲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就依靠口述资料为土著民——从阿兹特克人到印加人——重新构建了历史。为了有助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他们收集了那些曾经拥有灿烂文明的幸存者的证词——集中在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传统，尽管这些历史遭到了殖民者文化观念的严重歪曲，但是，却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美洲历史保留了重要资料。⁴

1773年，英国著名学者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曾反驳那些主张历史事件在参与者尚健在时写不出客观历史的说法。他的理由是：“一个人只要访问立场不同的当事人，并记下他所听到的，便能及时搜集到撰述故事的好材料。”约翰逊警告说：“所有的历史最初时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并指出伏尔泰就是以口述方式为法兰西诸王历史做撰写准备的。伏尔泰写道，他曾遍访“旧朝廷臣、仆役、大领主，以及其他人士。”而且记下“他们谈话之中相互吻合的事实”。朱尔斯·米舍莱（**Jules Michelet**）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以那些大革命发生后半世纪时“走入乡间酒肆就可以听到的农人、商人、老者、妇女，甚至孩童的回忆所汇成的资料”，来与官方资料做对比。⁵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结束不久，公理

制（译注：基督教新教教会体制的一种）的牧师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就访谈了参战者，其中有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戈登详细转述了里维尔精心准备的讲述，其与想要把战争描绘成没有激起英国的攻击的观点正相反。因此，战争的领导者试图压制这个故事。然而，两个世纪后，历史学家戴维·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宣称，戈登依据对里维尔的访谈而写成的这部著作是“相当充实而准确的。” 1870年代，美国加州的出版家休伯特·班克罗夫特（**Hubert Howe Bancroft**）开始编纂他七大册的《加利福尼亚州史：1884—1890》（*History of California, 1884-1890*）时，派出学生四处搜集 19 世纪墨西哥军事将领、文人官吏以及美国初期拓荒者等的文件和回忆录。⁶

同步采用口述与文字资料，一向被视为合理可靠的作法。直到 19 世纪末时，日耳曼科学历史学派因提倡“独尊史料”研究，而排斥所谓不够“客观”的资料。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主张历史事件发生当时的现场资料是最为可信的历史证据；兰克的追随者们进而将历史学由文学形式转变成专门讲求史料严谨性的专业学术。他们训练历史学者细心查验研究时所采用的材料以寻求真理，口述历史被蔑视为民俗、神话一类的资料，只配让热心有余、专业学识不足的业余学者和古董收藏家作参考。他们认为口述证据过于主观，是由伪造的、充满成见的回忆所打造的。⁷

讽刺的是，当历史学者开始排斥口述资料之时，正是其他学科行业热衷于访谈的时刻。自美国内战以来，新闻记者就以访谈作为主要工作。1859 年，《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前往西部，大肆张扬地访谈盐湖城摩门教教长杨百翰（**Brigham Young**），首开新闻采访的潮流。到了 1868 年，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面临国会弹劾，他想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立场，于是首创总统访谈。他摆出一副向国会挑战的姿态，对着正在采访的记者们说：“叫那些家伙去死吧！……用你们的报纸要比发表文告好多了，人们读报纸总多过看文告。”访谈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精明的政治家们自行设计好问答式的对话，并压迫新闻记者以此作为向外界发出的新闻稿。⁸

在 1890 年代，美国民族局（**U. S. Bureau of Ethnography**）派遣研

究人员以蜡滚筒录制美洲原住民的故事和歌曲。1930年代世界经济不景气时，美国工作推展署（WPS,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曾雇请失业作家为一般公民记载生活年鉴。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奴隶的访谈。数十年后，当历史学者终于接受了这批访谈时，这些记录彻底改变了对美国奴隶制度的历史解释。⁹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下令所有的军事部门和政府的民间代理机构，筹划记录他们的战时经验。美国军方不仅计划在战后撰写历史，而且要出版一系列用来激励士气的小册子《行动中的美军》（*American Forces in Action*）；于是，军方派遣历史学者配备沉重的有线录音机前往战地。他们由马歇尔上校（Lt. Col. S. L. A. Marshall）——记者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改行的随军历史学者——指挥，开展“后战斗访谈”（postcombat interview），在敌我交战后询问士兵，重新建构当日战况。诺曼底登陆当天，福里斯特·波格（Forrest Pogue）中士就曾在停泊于诺曼底海边的医疗船只上访谈后送的伤兵。波格中士回想起当日，曾担心自己那些沉重的录音装备会招惹敌方狙击手的射杀，他表示军队要的是活生生的历史，当然历史学家也要是活的、很有活力的那一种。¹⁰（译注：原文 live historians 此乃双关语，“live”，指生活、活力、活着的。）

“口述历史”一词早经使用，但是直到1940年代才和“访谈”结合在一起。当时，一名叫做约瑟夫·古尔德（Joseph Gould）的人在哈佛受过教育，却沦落到纽约格林尼治的小客栈，过着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人称“海鸥教授”，（译注：Professor sea Gull，“海鸥”一语带有轻蔑的意思。）他浪迹曼哈顿，四处搜集他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口述历史”。1942年，《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刊出一篇古尔德所写的人物评论，于是他以记录普通人故事口诛笔伐旧有形式的作法，引起各界的瞩目。“人们说出来的便是历史。”古尔德主张：“我们以往认定的历史——君王妃后、条约、发明、大战役、斩首、恺撒、拿破仑、哥伦布，都只是形式化的正史，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我将记下一般平民大众的非正式历史——他们如何谈论自己的工作、爱情、食物、纵乐狂欢、困境和忧伤，对于这项尝试，我甘愿生死与之。”这样的诉求

为古尔德博得许多免费饭局，然而他所谓的口述历史全是自己面壁虚构出来的东西。古尔德死后，除了他的名字之外，未曾留下任何东西。¹¹

1948年，另一位由新闻界转行的历史学者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的口述历史档案馆。早先十年，在他的《历史入门》（*The Gateway to History*）这本书里，就曾建议重振美国历史研究，进行“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内文斯体认到近代传播和交通的发展将使书信和日记的形式不再为人们采用。他因而创立了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这项新作法颇引起某些人士的反感，他们认为口述历史不够精确，太过“弗洛伊德式”（译注：指像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疗方式，由心理分析师以问题引导病人做自由联想）。到了1960年代，内文斯的后继者路易斯·斯塔尔却指出“口述历史”已深入日常语言当中，以至于当它出现在报纸上时，字首上用的是小写字母，已不必用大写字母提醒读者注意。“不管人们喜不喜欢这个事实，口述历史已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斯塔尔宣称：“它已自成一家，类有所属了。”¹²

195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在1958年跟进。1960年，杜鲁门总统图书馆（The Harry S. Truman）宣布了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计划。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在肯尼迪遇刺后不久，甚至连图书馆都尚未破土兴建时就开始进行访谈。口述历史很快就成为建立总统档案资料的标准作法。1967年，“口述历史协会”成立，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世界各洲都有口述历史计划。由加拿大到新西兰，全球各国都有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1972年，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成立了声音记录部，专门收集和储存佣人和妇女的口述证词，因为这些人“由于缺乏爱好、机会和文字技能”将无法给历史留下其他记录。1987年，在英国牛津的一次集会上，成立了国际口述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它每半年在世界各地集会一次。¹³

在过去的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面对世界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历史学家们的档案资料是不够充足的，这些资料通常反映的是没有信誉的

政府，而不是对它的反抗。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民族正在出现新的倾向，他们发现文字资料反映的是以前殖民统治者的思想，因此，他们利用口述历史来复活被掩埋了的民族认同。当苏联解体之际，俄罗斯和东欧的口述史家已经开始搜集长期以来遭受政权压制的私人见证，用以检讨和改写这一地区内不足采信的官方历史。在巴西和阿根廷，口述历史计划已经集中在了军事独裁统治时期被国家恐怖主义残酷虐待的人们的经历上。同样，南非口述历史也转向了寻找事实真相和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康复。在很多国家，访谈者都发现，当面对镇压与和解的话题时，访谈成了批评的工具。¹⁴

被访谈的都是哪些人？

在美国，第一个成立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刻意避开古尔德所谓的“一般平民”。内文斯是个政治史学者，所访谈的都是政界、商界和社会名流。在内文斯退休后很久，该馆还继续保持这项传统，所有受访的人都具有法官、内阁成员、参议员、出版家、商界经理，或民间领袖等的身份。相反的，欧洲的口述历史计划自一开始就是社会史学者的天下，他们只试图记录劳动阶级的生活与经历。

一直等到 1970 年代，新一代的美国历史学者才开始动手撰写“来自社会底层”的历史。由于缺乏类似精英阶层所能提供的丰富手稿和正式文件，历史学者们乃转向口述资料。激励此种作法当归功于斯塔兹·泰克尔（**Studs Terkel**）所写的一系列畅销书。斯塔兹·泰克尔是芝加哥一项广播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原系罗斯福总统“新政”时代工作推展署的访谈人，他所撰写的书如《艰苦岁月》（*Hard Times*, 1970）、《工作》（*Working*, 1974），以及《漂亮一战》（*The Good War*, 1984），无不以极具感染力的笔调，准确地抓住了寻常百姓的心。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的《根》（*Roots*, 1976）也同样鼓舞人心，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译注：即我们一般所说的“美国黑人”，1980年代以后，为避免种族歧视的误解，都改以“非洲裔美国人”称呼），纷纷经由访谈搜集自己家族的历史。而既方便又相当便宜的卡式录音机和专供录影带使用的 V8 一类摄影机的问世，则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化。¹⁵

口述史家为“精英”和“非精英”访谈的优劣争辩了好多年，直到1980年代，这项争论才总算是解决了，口述历史计划也就越来越具有包容性。访谈者越是深入学习自己的作业，就越发认识到，没有哪一个团体对于过去的了解是独一无二的。好的口述计划是必须广为张罗，搜集各种相关资料，尽可能地记载参与事件的各类人物或是社群成员。有一次，一位军事史家被问及利用口述历史来研究军营生活的社会涵化（译注：**social acculturation**，社会学名词，指各种文化经交流后所产生的混合文化）的可能性时，他冷冷地答道：“我只访谈将军们。”从那以后，口述历史研究的方向已经有所改变，即使是军事史，史学家访谈的对象也涵盖各阶层的军人，无论军官或士官兵；平时或战时，无不建立起完整的研究资料档案。

新闻记者采访，算不算是口述历史访谈呢？

新闻记者做专题采访通常具有特定目的，例如：为报纸撰写故事、为杂志写文章，或是准备新闻报导等。由于有截稿时间的压力，记者对口头资料的依赖远远超过文字资料。他们会在走廊拦住某人，或是在电话里，接二连三地询问受访者大量的问题；通常他们不会花时间去引导对方的谈话，更没有时间聆听长篇大论。而这样的访谈出现在他们的文章或广播的“现场访问”时，也只是摘录很少的一部分，且访谈往往漫无章法，随手拈来几则“漏网之鱼”，就当作是背景交代，而无心追究事情的来源。有时他们也采用录音采访，特别是为着广播用途时。但是在文章刊出或是广播完毕后，他们从不长期保留原始的录音带和笔录。新闻记者留给未来的主要是自己出版的文章或广播节目的录音带。他们很少想要把访谈的录音带或笔录储存到图书馆或档案馆，以备他人研究考证。

就这点而言，新闻记者和某些学者没什么两样。这些学者为自己的文章或书籍进行访谈、搜集资料后，只是摘取其中一部分用在书或文章之中，而不打算复制完整的笔录或抄本，向学术界公开。等到书出版后，这些资料通常便搁进作者的卷宗，堆在地下室或阁楼上。

访谈要成为口述历史，必须是经过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

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或者经过几乎是逐字重制的方式出版。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史家保存访谈的录音带和抄本，为的是尽量保留访谈记录的完整、真实和可信度。¹⁶

如果把每日新闻报导看成是“第一手的未被加工的历史”，那么，很多新闻记者已经在应用自己的才能书写历史了，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口述资料。凭借访谈者的技巧，他们创作了一些著名的口述历史著作，例如：豪厄尔·雷恩（Howell Raine）的《我的灵魂长眠：记忆中在偏远南方的动荡岁月》（*My Soul Is Rested: Movement Days in the Deep South Remembered*, 1977），华莱士·特里（Wallace Terry）的《鲜血：越南口述史》（*Bloo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1984）。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两个主要传记作家：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从新闻调查记者转为传记作家，罗伯特·达利克（Robert Dallek）是一名专业历史学家，当询问他们面对相同的主题各自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时，卡罗指出，他进行访谈的关键是参与，相比较而言，达利克这位大学教授更多地依靠手稿而不是访谈。对于这一点，达利克反驳道：“我不是新闻记者。”¹⁷

如何做个体口述史家？

口述历史涵盖多种学科。虽然有许多专业历史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的工作，但是进入这领域并不需要历史学的学位。有成就的学者有时反而是最差劲的访谈者；反倒是那些和受访者属于同一社群和职业圈的人，如果经过适当的口述历史训练，则比较容易和受访者建立起互信关系，而且有助于访谈前的先期了解。就像曾经有法律系学生访谈法官；有煤矿女工成功地访谈了其他煤矿女工；也有社群成员对邻里进行访谈的，等等。在阿拉斯加，一位肖像画家通过访谈他的绘画对象来获得对他们个性的了解，并表现在他的油画中；在日本，一位医生对他的老年病人——一个正在消逝的钓鱼社群进行访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目光远眺河床上新建的高速公路，无限感慨，依据访谈写作了一部著作。他在书中这样描绘：“河流已经干涸，在河边曾经站着一排大声吆喝的男

人，当他们水上人家的伙伴等候在芦苇丛中时，他们撒下渔网。这并不是遥远的过去，然而那个时代、那样的风景和那些活生生的人们都如幽灵一样消失了。”他将这部收集的口述历史作为礼物奉献给“飞逝的时光”。¹⁸

所谓从事口述历史不需要有历史博士学位，并不是说任何人所做的任何录音都是口述历史。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为提升所有口述历史工作者的自我认识和专业水准，已汇整出一些基本的原则、标准和指导手册——某些访谈技巧是有待学习而来的；口述历史程序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可用的与不可用的口述历史之间存在着差别极大，可偏偏绝大多数口述历史都属于后者。

口述历史欢迎学界中人也不排斥外行生手。任何人经由口述历史课程、研习营（workshop）或手册的专业训练，都能进行有用的口述历史收集。口述历史的研讨会一向以五花八门的参加者见称，其中包括广播和电视纪录片制作人、博物馆馆长、档案管理人员、新闻记者、老年学专家，以及民俗学者。虽然各有专司，但是彼此在方法上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如果访谈进行得很棒，我们会说它是个魔术，”加拿大的新闻调查记者约翰·沙瓦斯科（John Sawatsky）如此评论，“但它不是魔术，它的发生有着可以理解的理由：是理智、技术和容易学习的技巧。”¹⁹

经由口述历史所搜集到的资料，其可信度到底有多少？

“就算最无知的警察也知道，不该尽信证人所说的话。”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写过：“同样的，人们也早已铭记在心，不能盲目接受所有的历史证据。”口述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一样，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任何资料都需要用其他证据加以比对。历史学者詹姆斯·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曾接受马歇尔上校的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访谈美国士兵。他发现访谈会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讯息（步兵在战斗中是如何胡乱开枪滥射的），以及一些惊人内幕（有多少部队是遭到友军误杀而亡）。伯恩斯总结说：“这样的访谈对军事史的价值不菲，但是必须配合一般传统的资料，如文件和敌方记录等，小心翼翼地整辑

排比、参照使用。”²⁰

档案文件的好处是，它不像受访者一样，会受到后续事件的影响，也不会有“船过水无痕”的变化。但是文件有时是不完全、不正确，甚至造假欺瞒的。举个例子：研究人员就曾不止一次地发现地方报纸蓄意忽略某些事件，诸如针对报纸重要广告客户发动的罢工一类的事件。

1960年代以前，销售量大的报纸向来都剔除来自黑人社群的大部分消息。口述历史所能发展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盲点而未必会被刊载的资料。

小说家戈雷·维达尔（**Gore Vidal**）曾评论说：“或许因为我比大部分历史学家写得更多也更丰富，所以当我看到那些印刷品时，不论是多么陈旧的泛黄剪报，也不会像他们一样大受感动。”²¹

学者是接受信件、日记、自传等作为正式史料的，尽管执笔的人可能心存偏见或者根本有错。例如，政治家写日记时，由于有日后要出版的心理准备，因此就努力地在日记中，把自己塑造为最佳典范。口述历史的访谈工作通常是在事情发生过后若干年才进行的，虽然其时记忆已模糊，却有一项好处，那就是它是由训练有素的访谈者进行的，他既能提问题，又能挑剔含糊的答案。任何研究者都可作证，写信和记日记的人，绝不会将所有令研究者感到兴趣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训练有素的访谈者却能诱使受访者进入研究者关心的范围，而这些范围往往是受访者在别的状况下，可能不想加以讨论的。

那么，为何有些历史学者仍然对于口述历史心存疑惑呢？

对于口述历史心存疑惑的人认为，现场见证者的陈述太过主观，不足采信。历史学者所认定的客观历史证据，是不具偏见、不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即使该证据的诠释有所改变，证据本身依然不变。所谓主观，指的是本身有偏差不周全的观点，它随时会改变，因而较不可靠。口述史家亚历山德罗·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写道：“建立在视野宽广的基础之上的口述历史访谈是有必要的，它不必告诉我们人们做了什么，而是要告诉我们人们想要做什么？在做的时候，他们自己认为做的又是什么？现在他们认为已经做了的又是什么？”结果波特利因为这些话而遭致批评，认为他消极，说理也没“体统”。有些社会史学者

指责口述史家对于资料提供者的故事囫圇吞枣；他们主张真实的“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应该以数据分析及其他客观材料做基础，不能只依靠主观的个人见证。

史学家既持后见之明，又能针对事件本身做透彻的研究，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自然远比当事人还更清楚当时状况。或者就如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他自传体小说《走出庇护所》（*Out of the Shelter*, 1989）中的主张，认为“历史是不在现场的一些人对当事者的判决”。²²

另一些人对人们记忆的准确性持有怀疑——有时研究者自己就是所研究的历史中的一部分。林肯去世后，他的两位私人秘书——约翰·尼古拉（John Nicolay）和约翰·海（John Hay），合作撰写他的传记。他们很自然地预期——林肯亲信的身份会有利于他们的写作。但是，正如海所评论的：“短暂的工作后，我们发现即便是最睿智或最值得尊敬的人所谈的与林肯的关系，其记忆也是不可信的。”尼古拉同样把大部分对林肯的回忆看成是“没有价值的历史”。所以，他们两人几乎完全依据文字资料来写作。可笑的是，后来的学者更多地相信他们保存的访谈资料。尼古拉和海拒绝采用那些反映林肯缺陷的见证，特别是对林肯那段消沉的时日和失败的婚姻的观察。秘书们保护起来禁止发表的故事，被随后的其他资料所证实。²³

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院，学者们开展了有关口述资料效用的争论。该院的两位成员在统计资料 and 文件中寻找证据，试图回答为什么俄罗斯妇女养育的孩子比较少，即使是在斯大林发布严禁流产的法令后也是如此。一天，两人交换了彼此的一个共同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他们？”在进行了一百多个访谈后，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村妇女经常会生育 10~12 个孩子，但很多都夭折了，她们根本不重视政府的命令和禁止流产的规定。同一研究院的另一位成员反对这一仅针对农民进行访谈而获得的结论，批评指出：“这倾向于依靠谎言，所以故事的可信度并不像它所表达的意思那样有趣。”然而，即使反驳者赞同他们的观点，那些口述资料“也不可能告诉读者太多关于斯大林做了什么，而只是在揭示人民的思想时它们才相当有用。”²⁴

访谈者应当是个客观或中立的参与者吗？

口述史家曾经为访谈者涉入访谈的程度进行辩论。最初，有人辩称个别研究者为了出书所进行的访谈偏见太深；而档案馆的口述史家在诠释上因为没有私人利益取向，是属于比较好的访谈者。艾伦·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创始的口述史模式，则将访谈者视为一个中立客观、在不断寻求他人记忆的人。此种模式被推行到极致之后，造成早期的哥伦比亚抄本内，完全看不到访谈者提问题。而受访者对问题的回答也被处理成为未被打断的叙述。（译注：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早年曾为当代中国人物做过一系列的口述历史，其抄本即是以此模式处理，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为唐德刚负责访谈的《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虽然哥伦比亚的抄本没多久便又改采“一问一答”（question-and-answer）模式，但是许多号称采用口述历史证据的书刊仍然继续删除访谈者的角色。以斯塔兹·泰克尔为例，他只登载极少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是那些迫使受访者不得不作回应的问题。²⁵

其他的口述史家则反对将访谈者的角色中立化，而把访谈者看成是整个过程的有力中介。“杜克大学口述历史计划”（Duk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的共同督导人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坚决主张访谈者保持中立被动，就等于是弃守其专业地位与能力。然而古德温也承认，较积极活跃的访谈者会把个人的文化主张和政治观点穿插到访谈里，以至于扭曲了访谈的本质。因此，支持访谈者应该都是比较主动和具学术素养的人，也承认访谈者的主观性是访谈过程不可避免的；他们相信访谈者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受访者叙述所做的第一道诠释。他们受到人类学、文学批评，以及社会史趋势的影响，不单只是探讨那些说出来的，还要找出那些没有表达出来的；而且还要考量历史记忆可能会出的差错。倾向技术本位的口述史家对于不加鉴别地接受口述证据是有所指责的，他们呼吁访谈前要做充分研究，也为口述历史的进行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为了访谈者与使用访谈资料的人缺乏学术分析，致使口述历史沦为“没有目标的运动”而深感痛惜。²⁶

自1970年代以来，方法论的研究不仅为口述历史开创了更多不同

的方向和目标，也扩展了其深度和精密性。但是，在访谈过后分析所搜集的口述证据，仍然和访谈前提出的假设存在着落差。一个访谈者必须随时准备放下事前曾仔细预备过的问题，跟着受访者走向无从预知的道途，并且经常以发问、引导、劝诱和挑战的方式来协助受访者。迈克尔·弗里施（**Michael Frisch**）在其《分享的职权》（*A Shared Authority*, 1990）一书里解说过这项作法。这本书巧妙的书名所提示的是一种新看法，就是参与访谈的双方在访谈的创作上都负有责任，并且是共享著作权的。访谈者或许相信自己不只是对等的伙伴而已，应当在职权上多占一点分量，他们认为自己以问题塑造了对方的回应，抽取存在记忆里的资料，提供学术研究使用。但是，实际上访谈者算不上是对等的伙伴，毕竟口述历史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受访者故事的实质内容。而受访者在回想和描述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时，也是不断地在诠释和分析之中，因此，对访谈的诠释也不完全落在访谈者这一方的麦克风上。²⁷

口述历史受惠于传播理论、女性主义访谈和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等新方法的激励。初学的口述史工作者切不可因为诠释学（*hermeneutics*, 诠释的原则）、论述分析学（*discourse analysis*, 语言使用），或是解构学（*deconstruction*, 讨论的是叙事里隐晦未说的讯息）理论的复杂而望而却步。奉劝在口述历史上刚起步的人，与其按照特定理论操控实际作业，倒不如采用比较实际的方式——“边做边学”，在还未深入研究理论之前，不妨先取得一些访谈经验。进行访谈实际上也能加深对方法学的好奇，因为很显然，访谈者的作为并非只是搜集“事实而已”。²⁸

理论与方法学的争论始自1966年首次召开的口述历史学术会议。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在检讨该次会议议程时，曾指出与会人士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口述历史的性质与正确性。他们对自身的疑惑令其像个凝视着镜子的年轻人在迷惘自问：“我是谁？”“为什么没有人认识我？为什么我不能更通俗、流行一点？”自我反省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工作还得继续下去。赫尔曼·卡恩就力劝口述史家应继续做访谈工作：“必须培养耐心，取得自我肯定，然后可以心满意足地让日后使用访谈资料的那些学者，自己去评断好坏。”²⁹

如果口述历史是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分担责任的，那么哪一方才算是口述史家？

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口述历史，两者缺一不可。就访谈工作的实际整体目标而言，口述史家应该是那位负责策划、准备、执行、后续处理和诠释的人。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访谈者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在处理生活发展史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谈的是“谁的故事”。

名称里有涵义吗？有些口述史家不喜欢“受访者”这名称，认为听起来是被动的；而想用较富主动意味的名称取代，如资料提供者（**informant**）、回应人（**respondent**）、口述作家（**oral author**），以及陈述人（**narrator**）。其中“陈述人”是民俗学者和社会学者最常采用的。“受访者”与“陈述人”这两个名词的重要性，可以由一本近期的口述历史论文集书后索引中看出一斑。在该论文集里，这两个名词都被不同的作者予以采用；索引内这两个名词所列项是依引用性质分类的。“受访者”一词之下的分类有：开怀畅谈（**abandonment of**）；表面抗拒（**apparent contradiction of**）；欺瞒不说（**deception of**）；操控（**manipulation of**）；报导不实（**misinformation by**）。而“陈述人”其下则分为：自由表达（**free expression**）；力量所在（**power of**）；与研究人员协商（**in negotiation with researcher**）。由以上所列的分类涵义看来，两个名称其实是同一个角色的两种不同术语。如此关心所使用的词汇，目的在使口述史家更能认清，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不平等关系是会影响访谈的。因此，当口述历史协会在草拟其评估指南时，选择下面一段话来维系“访谈者”、“受访者”和“访谈”这为人所熟知的三者关系，那便是无论是使用何种名称，都得谨记：“口述历史乃是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³⁰

记忆与口述历史

人的记忆容易发生错误，口述历史会因而受限吗？

和记忆力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事，也是访谈者责无旁贷的事业。每位访谈者都有过因受访当时受访者记忆力失灵，或几乎完全失忆，而未能及时访谈某人的故事。但是偶尔也有些经验能平衡一下这种遗憾的。有时接受访谈的人记忆奇佳，能清楚地记起故人往事的点点滴滴，而且与其他证据对证无误。美国专门搜集移民口述历史的爱丽丝岛博物馆（译注：**Illis Island Museum**，纽约市胜利女神像坐落的小岛，美国移民局所在地。飞航未盛前，欧洲移民乘船居多，此地是他们抵达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有一位在此工作的访谈者指出：“年老的受访者可能记不住女儿的电话号码，但自己当年下船时的情形却历历在目，记得清清楚楚。”³¹

1961年，在美国棒球手泰·柯布（**Ty Cobb**）的死亡传说的驱动下，劳伦斯·里特（**Lawrence Ritter**）尽可能地寻找健在的一战前的棒球运动员，并对他们进行访谈。他行程几千里追寻这群老人，他们分享着丰富的记忆之库并能够生动地讲述。他说：“和我谈话时，很多人记起他们伟大的孙子的名字远远慢于1906年在芝加哥幼兽队时，他们对击球命令的反应。”但是，他们不是喋喋不休讲述着重复故事的老人。曾经在20世纪之交为底特律老虎队打过球的克劳福德（**Crawford**）说：“是的，这些年我们谈论的很多，很好！”“噢！我很少见人，更少讨论棒球。”作为一个持怀疑论的研究者，里特到旧报纸中去核对他听到的故事，老球员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证实，仅仅是偶有美化之词——“夸张的观点、对比的强调、透露的事实。”³²

心理学家在“记忆”这一研究领域中，注重的是短程记忆，而不是对生命的某段时期的长程记忆。短程记忆的研究专门评估个人理解事情的精确性，无助于解释一些受访者能完整地回想起数十年前的往事这类神奇事儿；也无法解释何以老耄的受访者，当下会忘记自己亲手安排的

这次访谈，然而谈起往事却如数家珍、有凭有据。有关长程记忆的研究做得并不多，但是其中颇有一些是常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例如南北战争时，美国邦联派的领导人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便是一例，临终前，他开始回想起青年时期在西点军校的种种景象。他觉得极不可思议地说：“我记起的事似乎一天比一天多。”³³

“老人学”学者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认为当人们渐趋老耄，且意识到自己已经日落西山之后，便在心灵上开始回顾他的一生。他们在叙述过程中，有时候是沮丧失望的，有时却是真诚、坦率和充满智慧的。回顾过去犹如检阅着分列行进的军队，尤其要细看那些尚未解决的冲突。不论是否有人来请教，老年人都会自顾自地追忆过往，有时沉默不语，有时和家人、邻居或访客共享。在这个过程中，老人会描述出自己生活上的细节和特性，以及一些以往连家人朋友都不知道的自己。巴特勒在结语时说：“记忆让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延续，它令我们感到欢悦、羞辱或是伤痛。回忆指出我们的根源，它能够解说往事，也会有诈局。”³⁴

口述历史是一种十分主动、积极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访谈者探究、录音、储存某类特殊的记忆。由于了解到当人老的时候，往往记不得人名和日期，口述史家便在事前做好研究工作以协助受访者；再经由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赋予对话一些内容和结构，也以互动的方式提示访谈证言中看似错误或矛盾的地方。³⁵

访谈者应该如何看待“记忆”这件事？

人们记得的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却未必就是访谈者认为具有关联性的内容。有位口述史家研究得克萨斯州一些教师，他们曾将学校的规模从一间教室扩展、整合成现代校区制的小学。（译注：此处“整合”所指的是 1960 年代以后，美国各级学校由种族隔离的黑白分校转变到黑白合校的过程。）他发现白人教师们对于种族隔离与整合过程的细节几乎什么也没说。在他们的记忆里，对于黑人、拉丁裔和残障学生一直都是“视而不见”的。相对地，黑人教师就清楚地记得整合时的那段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³⁶

一个好的口述历史，不论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总是会预留空间让受访者说出心里的话，而不是想办法把受访者的回答挤进预设的问题和思考模式里。人们记得最清楚的往往是自己觉得最刺激和最重要的事。因此，他们的最佳记忆往往就是自己事业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尽管人微言轻，但是每件事对他们而言都是新鲜、充满活力的。等到他们爬升到较高的职位之后，每天的工作变成例行公事，访谈时便很难对当时的生活细节有清晰的回忆。一位接受访谈的女士，为自己在美国参议院 30 年的工作做总结时，发现自己刚开始工作时，她很年轻，参议员们都很老；等到她退休时，她很老，而参议员们却很年轻。她也脱不了一般模式，描述年轻时的经历时，比起对现在工作的记忆，内容和细节都更加丰富。³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会调查日本轰炸珍珠港事件。基地司令官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已记不得日军攻击时（1941 年 12 月 7 日清晨 7 点 55 分）自己到底身在何处。相反，他的参谋侍从官柯克（**H. D. Kirk**）却准确无误地记得他们和女眷们看完一场表演——《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后，回到司令官的家里，斯塔克将军是在家里接获罗斯福总统的电话的。（译注：美国在日本发动攻击前，已破解密码事前预知其事。罗斯福总统曾以电话通知斯塔克。）在接受调查时，一位参议员问柯克参谋官，为什么他记得那么清楚，而斯塔克将军却什么也记不得。“因为我是个小人物，发生的是件大事。”柯克回答说：“而小人物是不会忘记这种大事的。”³⁸

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所做的决定和行为。就像历史学者采用新资料、配合新理论，重新撰写历史一样；人们也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只要访谈者和研究者了解这些过程中的曲曲折折，并且有所评估考量，这种回顾反省便可以无碍其真实性了。³⁹

记忆始自最初的观感，受访者的陈述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很少有两个人会讲出完全一模一样的故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全盘掌握所发生的事，了解其意义所在，并且有足够的认知，愿意担负起责任来。经典电影《罗生门》（*Rashomon*, 1951）故事里的矛盾，戏剧性地

表达了说话者对同一件事的不同感受、对自我的认知与欺瞒，这绝非记忆不清楚所造成的。在战斗中，只有镇守在火线后方的将军，才看得清楚战场上全面性的攻击行动，身处其中的部队反而只能看到局部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约翰·肯尼迪由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寄出的信上写道：“老实说，我啥也不知道，由于后勤作业困难，我的《华盛顿时代先锋报》（*Washington Times Herald*）晚了两个月才收到。除非你人在纽约或华盛顿，甚或是卡萨布兰卡（译注：卡萨布兰卡位于北非，是二次大战末期，盟军反攻欧洲的总部所在地），否则很难看到这场全球战争的全貌。我知道我们正在打胜仗，纵使看不到，这也是令人鼓舞的事。我认为距离可以改善观察事情的角度。我想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⁴⁰

处在事情核心的当事者能够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全部成就；位居边缘的人则比较能够看出主要当事者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一开始看法就有偏差，回忆时就会被扭曲。经由转述、远距离的消息容易被扭曲；相反，直接的、戏剧性的和有感情成分的则较容易有肯定且持久的记忆。为此，口述历史计划必须尽可能地广泛搜集各类访谈，借由各类不同的观点拼凑着解答谜题。⁴¹

并不是亲眼目睹的每件事都能被纳入记忆中。广播员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撰写《华府走向战争》（*Washington Goes to war, 1988*）一书，当写到第二次大战期间，年轻的他初次到华府担任新闻播音员的那一段经历，他吃惊地发现旧报纸档案里竟然有那么多的消息自己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我常常认为自己的记忆很好，现在我可不敢那么想了。”布林克利说：“一些我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事实上也曾亲身采访报导过的，现在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忘了那么多，真是令人吃惊。”以前意义非凡的消息，经过后续发生的事情对比后，便相形见绌，变得不重要或毫无意义了。布林克利是个新闻记者，他必须不断吸收、消化眼前的消息，距离最新的头条新闻时间越远的事，他就越不会想到，日后自然也就记不住了。⁴²

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能够为生命里的往事找寻定义。事情当时的情节，因其后续的发展而有了一层新涵义。故事里的角色，有些变得重

要起来，有些则随着时间消逝。人们追忆的内容，可能必须根据接受访谈时的心情和环境，采用一种比较成熟、圆融和觉悟的态度去面对。同一社群的成员在共同经历过诸如洪水、台风等灾难后，会彼此喋喋不休地讨论好多年，一再加强记忆的明晰度。口述史家访谈那些“幸存者”——就是那些受困无门、惨遭摒弃、不知所从、最后才又活转回来的人。这时，为着访谈的可用性，访谈时必须了解促使他们“如何”记忆，和记忆了些“什么”的所有原动力。⁴³

访谈者必须考量受访者作为见证人的可靠程度。他们是否够资格提供一手材料，抑或只是在传递二手消息？他们最早的观点是否带有偏见？受访者是否大量遗忘了那些对他们不再重要的往事？抑或事实太过平淡无奇以至于不复记忆？受访者现在回想起那件事有何不同感受？是否有些后来的发展令他们重新设想或重新解释自己的往事？他们的证言和同时期的其他文件证据是否密切契合？他们又如何解释其间的矛盾冲突？这些考量并不会令受访者失去提供证言的资格，但是尽量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却有助于访谈者和未来的研究者掌握所搜录资料的价值。⁴⁴

直接参与者的回忆是不容忽视的丰富史料。访谈者必须认清记忆的特性，熟悉处理记忆的技巧，意识到它的局限性，从而开掘出其中的宝藏。

记忆是否易于产生怀旧的情绪？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Calvin Coolidge**）曾以他一贯的尖酸刻薄批评他在佛蒙特州普利茅斯老家的乡亲们：“老是记得一些有趣、却从未发生过的事情。”⁴⁵柯立芝指的是历史会因为回顾与联想而膨胀失真。同样的情况也常见于一些对过去美好的甜蜜回忆，例如口述史家访谈老年人有关他们的少年往事时，人们会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又如劫后余生的人因为大难不死而觉得以往的艰苦岁月并不坏。91岁的老人伊威林·瓦尔（**Evelyn Bailey Wahl**）回忆起她生活的社区的城市化变迁时，望着她年轻时绿草如茵的农场已被林立的店铺所取代，不无伤感地说：“我很难记住过去了，有时我也不想想起。”许多受访者会谈论自己一生的痛苦、羞辱、烦恼、歧视、失望与损失；但是有人则有意或无意地规

避透露任何负面的往事，甚至根本重写自己的历史。口述史家的工作便是把受访者从怀旧的情绪之中抽离出来，坦然而富批判性地正视过去。如果过去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呢？什么时候改变的？怎么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⁴⁶

为了回应只针对精英做访谈的作业模式，许多口述史家将重点转向以社群为基础的“人民史”。但是让普通人开口讲话后，没多久历史学者检视社群历史计划时，便发现“一般人所说的真理未必纯正”。为“巴尔的摩街坊传承计划”（**Baltimore Neighborhood Heritage Project**）做访谈的琳达·肖普斯（**Linda Shopes**）认为：“许多有意做口述历史的人，虽然用心良苦，作法却是十分天真，他们专门搜集一些轶事和趣闻，以及多彩多姿和逗人开心的小故事。人们并不愿意面对一项事实——那就是历史绝非一则有关过去的快乐小故事。”一般人通常不喜欢谈困难的事，例如社区内种族与伦理的转变，或是世代间价值观的冲突。访谈者在探询痛苦困惑的题材时应有所准备，尽管他们也必须尊重人们不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利。⁴⁷

念旧绝非社会史的专属；政治史学者发现政治家离开政坛越久，一般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就越高，这种现象被定名为“回想增长律”（**law of raising recollections**）。⁴⁸ 在职的总统被拿来与他们的先辈们做比较，及至卸任辞职，就被用来算计其后继者。今日一则变幻无常的头条新闻，会让焦虑混乱的过去摇身一变而为“快乐时光”。访谈者在为总统行政幕僚或离职、退休的高层侍从官们做回忆录音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不让他们光谈旧时长官的最佳形象——这些人往往假设访谈者想要听的就是这些。

哪怕受访者是一个团体，也会一块儿删除不愉快的记忆。“南方口述历史计划”（**The 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ject**）访谈 1930 年代在南方棉纺织厂工作的男女工人时发现，他们对于 1934 年的大罢工多半保持沉默，无言以对，像是“一种因为工会主义挫败，未能在传统生活中扎根而产生的社会失忆症。”一位棉纺工人解释说：“你瞧！在我们退回去、走出工会、重返工作岗位后，那件事怎么就算是过去了？……你会把过去的事情忘掉，是因为你不去想它，不去谈它，于是它也就从

的心中彻底消失了。”因为缺乏口述证词，研究者又回去找文字记载。尽管当事者压抑了对整个事件的回忆资讯，研究者在文字记载中还是找到了有关这件事的丰富历史证据。⁴⁹

口述史家在为过去的惨痛事件做档案记录时，曾发现许多劫后余生的人拒绝谈论那些事件，甚至不肯对自己的孩子明言。研究者指出，对于灾祸，人们反应的第一阶段是震惊，第二阶段是拒绝，而且保持拒绝的时间会很长。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其他有着共同经验的人纷纷谢世，活着的人便会愿意接受访谈，以便纾解萦绕心头的那一段过去，也借此确保未来的一代永志勿忘。J·罗伯特·斯劳特 (J. Robert Slaughter) 是诺曼底登陆日美军派往奥马哈河滩登陆的第一团战士，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他和其他幸存者都很难重新恢复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1970年代，英国电视台为拍摄一个纪录片想要采访他，但他已经将那些痛苦的记忆封存，什么都不愿想起。直到1990年代，他才能够开始面对它们。他说：“长期以来，没有人思考或谈论这些事和它们的价值，没人关心！致使我噩梦不断，不得不把它们讲出来。”研究犹太大屠杀 (Holocaust) 的学者曾听过受害者的自我压抑：“多年来我保持缄默……，然而现在我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我必须告诉我的孩子们。”⁵⁰

什么是“公众记忆”？

与个人的记忆和经历相比，公众记忆指的是关于过去的社会集体观念。公众记忆包括象征符号和故事，它们帮助一个社区定义和解释在现实条件下如何记忆（或想要记住）过去。游行、聚会、重新颁布法令、庆典，或者纪念碑、标志性建筑等形式经常用来代表一场战争或悲剧后的和平与创伤的愈合。历史学家约翰·博德纳尔 (John Bodnar) 发现，此种纪念物常常与政治相关联，其目的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现有机构的正常运转”。⁵¹

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社会目标各异，因此，他们对公众记忆的事宜：纪念碑的设计和位置，以及刻在上面的碑文等会产生热烈的讨论。例如，关于越战老兵纪念碑的讨论，因为老兵们曾参加不同的战斗，现在他们不同意对战争作如此描述，所以，引发了初期的争论。在

家的关怀点则是借由人们的表达方式，来“认识可以辨认的模式”
(recognizing identifiable patterns)。⁵⁴

口述史家、民俗学家、人种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都从访谈中获益。他们各自不同的目标影响了他们的方法论。“田野取向”原则依赖于参与观察，不可以依靠那些源于记忆正在研究和写作的记录。历史学家寻找那些实际发生过、并可以被充分证明的具体事件。民俗学家、人种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很少在事实证明，而在于寻找民间故事和民俗，这些故事并不比其他故事更合乎逻辑。语言学家则关注故事的讲述方式而不是实质内容。尽管在分类分析原则和对访谈的使用上这些学科存在不同之处，但方法技术上的交叉带来了相互的合作。跨学科的口述历史计划可以包括社区、种族、族群和移民等项目。⁵⁵

讲故事能算口述历史吗？

各种各样的文化均依赖讲故事来传递知识和理解。故事的讲述者可能是在教育孩子的父母、回忆着公共传统的部落长者、布道的牧师、一位讲着奇闻轶事的老水手，或者也可能是讲着吸引了众人的以往经历的某个人。民俗学家发现，故事、家训、社区传说的传承方式与它们的内容一样有价值。事实上，这些故事通常超越了个人的经验，是集体共有的。在社区口述历史收集中听到重复的故事，这表明这是他们历史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⁵⁶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没有哪个访谈者会在这种情况下向讲述者提出疑问，这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规则，然而这表明口述史家正面临着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很多故事讲述者的目的不是要保留永久不变的记录，而是要影响和告知现场的听众。尽管他们能够把握这些内容，但是特殊的环境和听众也会影响表演。新环境、新听众会促使创作出新内涵。故事讲述者提醒我们，所有的口述表演都会受节目、听众（即使只有访谈者一个人）的影响。访谈中会遇到受访者重复或不同人讲述同一件事的情况，作为“听众”的访谈者会对故事内容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直到访谈结束。口述史家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指出：“一旦访谈

结束，访谈者拿着磁带离开，讲述者就无从知晓谁会听到他们讲述，以及听者将会如何理解这些内容。”因此，讲述者天生比较敏感，口述历史的收集本质上是由他们控制的。为了获得公正的参与，施奈德建议：“我们必须做全面的考虑，不仅仅是口述传统这一点。”⁵⁷

访谈是在事情刚发生过立即进行好，还是等几年后再进行？

选择任何时段访谈都有利有弊。军队首开先河，战士一下战场或值勤任务一结束即刻接受访谈询问。此时，对事件的每个细节都记忆得非常清楚。但一段时间后再访谈也有益处，受访者可以较好地权衡事件，对细节的意义进行分类。询问适用于短期、集中的访谈，而口述历史，特别是关于人生回顾，较为宽泛一些比较好。

1941年，珍珠港爆炸发生后，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和其他民俗学家一起在美国收集“路人”的反映。访谈的范围从看门人到医生、出租汽车司机、家庭主妇、学生和战士等等，访谈记录被送往国会图书馆，用于国家广播电台制作节目和提供给学校。60年后，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后的一周内，口述史家就开始访谈事件的目击者和幸存者。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与纽约历史学会及其他纽约博物馆等一道迅速投入了访谈计划。他们访谈了从世贸大楼中逃脱的人、遇难者的家属、警察和消防队员、救援工人和附近穆斯林社区的居民等。国家科学基金签署的计划，不但进行了初期的询问，而且打算几年后再进行访谈，测试人对创伤性事件记忆的持续性。在国会图书馆的民间生活中心创建了“2001年9月11日记实计划”，目的是记录全国市民对此次事件的所思所感。为国家公园管理处和红十字会服务的历史学家录音访谈了亲眼目睹悲剧的人。而受雇于军队的历史学家则对经历了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人们进行了访谈。参议院的历史办公室围绕9月11日国会大厦疏散和参议院大楼因炭疽菌污染而封闭三个月进行了访谈。《华尔街日报》报导：“沿着街道，研究者利用新闻报纸的报导、录音、录像、政府文件和祷告，挑选毁灭性的事实来研究这个日子。从现在开始，随着记录的增加，终会出现睿智的报导，人们会等来解开秘密的时刻。”“然而，最可能让研究者理解那个夏天的早晨遭到袭击后的感受

的是口述史家。”⁵⁸

如何区分“生平讲述”及其他类别的访谈？

老人学学者所关注的是老年人“生平回顾”（**life review**）时的过程。口述史家所要处理的“生平讲述”（**life history**）则是一则全面性的自传叙事，受访者在其中重新检视自己的一生，从儿时一直讲到眼前时刻。社会学家或者会集中心力在简短的系列访谈上，锁定某特定社群或特定环境内小团体的成员，例如，某大店铺某楼层的工作人员。口述史家则认为这样的访谈只是“插曲式的访谈”。他们所进行的“生平讲述”，往往会选择少量的受访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并且替每个人安排更多元化的访谈。“生平讲述”则让受访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回想，访谈者所追寻的，也就是受访者所愿意一吐为快的事物。口述史家甚至在进行专题取向的计划时也应该认真地考虑扩充问题的深广程度，尽可能详细记录下每个受访者的生平。在“问得更宽、问得更广”的情况下所能产生的种种关联或相扣的环节，绝不是局促于狭窄焦点访谈之下的访谈者与受访者所意想得到的。⁵⁹

俄勒冈州历史学会（**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在推动该州联邦法庭的口述历史时，把焦点集中在法庭内的执法者，而不是法庭本身的制度。采用全面性的传记讲述方式，在处理法官任命一事上，特别有用。当然由制度上着手也可以询问包含有关法官任命的问题；然而访谈者却发现，以法官的生平作背景来做访谈，所得到的回应，其意义和内涵都有所提升。⁶⁰

当总统图书馆首次有口述历史计划时，重点几乎完全放在受访者与总统的关系，或是受访者所扮演的行政角色上。这种作法制造出大量简短的访谈来。后来，有些图书馆又对参与者重新进行较深入的再次访谈。在这第二度的访谈系列里，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对劳伦斯·奥布赖恩（**Lawrence O'Brien**，曾担任国会联络人以及邮局总长）做了 36 小时的访谈；对约瑟夫·卡利法诺（**Joseph Califano**，总统府特别助理）则做了 64 次的访谈。虽然此种高层次的深度访谈不是口述史家的预算能负担得起的，但是，访谈计划不论多么地精挑细选，也应当以全面性的

生涯史为目标。甚至个别的研究者在进行采访时，还必须超越眼前专注的兴趣而将眼光放远。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就曾建议“在可行范围内，访谈者应当扩充其访谈的深度与广度，超越自己眼前的需求，让每个访谈尽量完整，兼利他人。”⁶

公众历史与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在“公众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公众历史”（**public history**）以往被严格地界定为历史学者在公共机构的活动，或在大学校园外担任的私人咨询工作。但是此项定义已经扩大了，超越了以受雇工作地点所做的标准，而将历史学者所亟望接近的对象也包括在内。公众历史的学者们是以校外的大众为目标的。这些人可以是政府机构的官员，或聘请历史学者的职业团体，或是使用图书馆、查阅档案、参观博物馆的一般民众。其他专业的历史学者，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历史著作中占有极大的比例，然而他们的读者和响应公众历史学的人士相比，就数量而言，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⁶²

公众历史是有组织性的工作，其目的在提供民众既正确又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历史正是达到这类目标最当然的工具。口述历史与公众历史运动天生亲密，两者所吸引的工作者和响应的人士有别于传统史学著作所吸引的。口述历史与公众历史两者都在录影、幻灯片、互动视讯、博物馆展示、戏剧表演，以及其他教室以外的资料运用和出版上做尝试。⁶³

口述历史如何在政府中推广？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口述历史的使用价值。政府机关雇用口述史家（作为正式职员或签约雇员），以口述历史为工具收集机关工作的相关信息。当位于华盛顿的历史学会在对联邦政府进行考察时发现，很多机关都有口述历史计划，包括军队里的各个部门、情报机关、内阁很多部门、国会、联邦法院、史密森博物馆，以及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的独立

机构、国家健康研究所。国家公园管理处口述历史计划执行得最多，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确定某遗址的位置，以及参观者的来源。⁶⁴

访谈领导机关的职员可能是最平常的事情，听他们谈论各自的经历，评估所经历的行政任命、政策制定和机构变化之事。退休人员默默无闻，经常使人无法了解他们曾经担任过重要角色，而他们的回忆会揭开当局大量的、非个人的和未解密的文字资料。对这些职员进行访谈，这些受雇的口述史家拥有几个有利条件，作为同一机关的雇员，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接近公开的或按密级分类的机关文件。对秘密机关程序的熟悉也有利于他们准备问题、建立联系、获得公正的回应。

通常，口述历史是政府历史办公室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基本任务。国会不定期地为口述历史提供特殊基金。1998年，国会指导国家公园管理处在亚拉巴马的 **Tuskegee** 建立了历史遗址，让人们记住和怀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裔美国飞行员，并指定基金为那些幸存者制作口述历史。他们的经历记录了，在那个时代的军事训练和战斗中都存在种族隔离。两年后，国会授权美国民俗中心在国会图书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老兵计划，鼓励市民为图书馆制作和捐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海湾战争的录音或录影口述历史。⁶⁵

地方政府也已经着手开掘口述历史，用以推动社区的周年纪念或其他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或记录政府的工作。计划范围从纽约公共交通局访谈运输工人，收集城市地铁的历史，到明尼苏达自然资源部对创建该州公园、森林和野生动物管理录影史的倡议。在全世界，从悉尼到南安普顿，地方委员会都建有口述历史基金，为他们的社区收集重要事件的口述历史。

口述史家如何推展他们的业务？

口述历史的公开表现带来了许多足以自立维生的事。口述史家的生意包括为家族进行访谈，做非聘雇的自由访谈者为公司、慈善信托、科学组织和各类政府及私人机构等服务。查尔斯·莫里西自 1975 年以来便担任非约雇的自由口述史家，其工作范围由政治界一直到生物医学界，

他说道：“令我惊讶的是，自从我对外证实自身具有提供口述历史服务的能力后，就有源源不断的主顾前来邀约我以口述史家的身份提供协助。”⁶⁶

独立访谈者的工作兼有专案计划处理以及长期契约安排。乔尔·加德纳 (Joel Gardner) 是加德纳协会 (Gardner Associates) 的主持人，专长是为公司和其他组织担任口述历史工作，他的主顾包括有：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费城消防博物馆 (Philadelphia Fire Museum)、费城工会联盟 (Union League of Philadelphia)，以及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Pew Charitable Trust) 等。加德纳的计划包括了一本名为《七十五年的好品味：好品味烘烤公司的历史》 (Seventy Five Years of Good Taste: A History of the Tasty Baking Company, 1990) 的书，就是根据 35 位员工的访谈记录写成的。加德纳注意到公司行政人员逐渐警觉到保存历史记录的好处，他就协助他们建立公司的档案和图书馆。他执行口述历史时，会要求无限制地取用记录、文件和接近员工。加德纳敦促公司负责人开放其口述历史资料给大众；但是他发现有些顾客找他的原因是不信任大学中的口述历史计划，只想把访谈资料收藏在自家的档案馆里。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马里兰州洛克威尔城 (Rockville Maryland)，菲利普·坎特永 (Philip Cantelon) 所创的历史协会，曾为联邦政府、MCI、美国家具名人堂 (American Furniture Hall of Fame) 等制作口述历史。这类独立计划一向成就非凡，但是根据一位独立访谈者的说法：“如果你像我一样靠基金会的资助，那么花在写报告和申请补助上的时间，只怕会比花在制作访谈的时间多上许多。”⁶⁷

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 (ARCO, Atlantic Richfield Company) 的总裁眼见着公司的一些“划时代大事”由于通晓这些事情原委资料的员工和经理人员渐形凋零，以至于相关资讯日渐消逝。于是，他们聘请伊妮德·道格拉斯 (Enid Douglass) 着手进行口述历史，建立口述历史档案馆，并且撰写一本有关公司历史的书。这本书的目标是让公司的公众形象变得具有“人性的真实感”，并且帮助员工们了解且认同公司，以成为“更忠心、更愿意投入的员工”。此外，就企业管理而言，口述历史

也可用来研发有关决策过程的专案，亦可提供培训公司未来行政人才的“成长营”使用。⁶⁸

与此类公司作法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公益计划对口述历史的运用。在美国西南部的人类学者、历史学者、法律学者、律师、民俗学者、口述史家等联手合力帮助公司争取土地及水资源权。以新墨西哥州为基地的土地放领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Land Grant Studies**）尤其关注于保障没有传统土地所有权状的原住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权益。“中心”的代表们采纳口述历史作为法庭呈堂证据的一部分。这类口述历史的使用需要有适用的口述证据搜集法，也需要更进一步掌握证据的正确性。⁶⁹

处理法人团体的口述历史时有哪些潜在的障碍？

据受雇于公司计划的口述史家报告，许多公司的行政人员和决策者，都不甚了解口述史家的工作，也不清楚自己应该如何运用口述历史，他们需要加强历史研究方法的培训。公司的经理和其他行政人员通常并不重视、也不使用公司档案，却又害怕这些档案记录被外人看到后会产生不良后果。结果甚至对受雇来的历史学者也不肯开放其记录。他们认为口述史家和新闻记者一样，不必做深入的研究，随时都可以做访谈。口述史家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一定要先做深入的研究和查看记录后，才能做好适当的准备。然而就算如此费力地解释后，他们有时还是不肯交出那些记录。举个 1960 年代的例子，当时为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工作的访谈者，一开始就是说什么也不被允准碰触肯尼迪档案的。

查尔斯·莫里西注意到公司的经理们喜欢按照职位高低自行安排受访者的名单。而口述史家想访谈的却是那些实际在办事的人，“就算他是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也无妨”。事实上那些看来唯唯诺诺的无名小卒，正是为高级主管撰写信件和讲稿的人，也可能就是高层决策的提案人，他们对整个机构的看法通常偏见最少。低层的干部实际上可能更清楚整个政策的演变，更具备评断人物和计划的能力，不但记得更多的细节，也“更愿意把自己记得的说出来”。

访谈者应该力求尝试和公司的一名高级干部保持合作，例如：总裁、行政主管，或公关主任等都可以为计划打开方便之门，也可以为你

取得各种记录档案。在计划进行中，访谈者应该向决策者做简报，让他们对你采用的方法和所搜集的资料有点概念。公众史学家不是公关能手，无须为提高该机构的公众形象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历史研究必须诚实而富有批判力，如此才能对雇主有所裨益。公众史学家在维持专业工作标准上需要兼顾两方面：不但必须诚实且富有批判力，同时也必须乐于遵照雇用机构的政策为资料保密。⁷⁰

未来的历史学者会向我们今日的口述历史要求些什么？

不管研究的事是大是小，研究者都想得到相关证据的第一手观察资料。他们想知道那些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怎样理解那件事，尤其是他们的动机和目标。其他的史料通常都能提供历史上的“人”（Who）、“事”（What）、“时”（When）、“地”（Where），但是口述历史访谈却能在“为何”（Why）和“如何”（How）上提供更为丰富的见解和内涵。历史学者的工作是把一大堆来自文件、物件、访谈和其他来源的证据编纂整合在一起，创作出一则叙事，使得原先互相矛盾、冲突的证据产生出意义来。

历史学家埃利·凯杜里（Elie Kedourie）曾指出，人类的活动并不完全是连贯又有目标性的，多半都是错综复杂抉择的组合物（a complex of choices），根本无从预测其效应。根据凯杜里的界定，历史是记载人们的“特殊性、习性癖好和人格特质；外貌、能力及职位；如何与以上所言各项素质不同的他人相处；如何和这些人在不同的时空状况相处，所谓的不同状况关系到主动进取、创始肇建、多方盘算、刻意规避、正面回应或退缩反动……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字汇来描述，正是显示出这一切都和目的、选择、心灵和意志有关系。”或者就像《圣经·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所教诲：“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口述历史既记载事先有计划的事，也记录意外偶发的事。由于能够让人们有机会评估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做那样的一件事，访谈者因此便可能掌握住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特殊性。⁷¹

不论撰写论文、专著，或者是在策划展览和抄誊文件，历史学者都有自己想探讨的问题，但是他未必有亲自访谈、提出问题的机会。我第

每个公共纪念物的背后都隐藏着政客的欺骗，他们向人们解释说，缺失了这些纪念碑、纪念物，人们会忘记这场战争。公众记忆也会影响个人记忆，因为一个社区的人们会吸纳公众的讨论并内化为个人的思想。访谈者要意识到社群的共同信念，并试图回避那些公众记忆而去触及要访谈的个人经历。⁵²

认识到社会环境能够塑造人们的记忆，学者们分析了建设社区和利用集体记忆的途径，并在几代人中获得了成功。民俗学家亚历山德罗·波特利在意大利的特尔尼做访谈时，收集到了关于路易吉·特拉斯图利 (Luigi Trastulli) 之死的几种说法。21 岁的特拉斯图利是一名钢厂工人，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生。当时的报纸报导他死于 1949 年，那时钢厂的工人走出工厂去参加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组织的集会，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协议组织。但是后来，当地的人们把这件事描写成如英雄史诗一般。一位受访者改写了特拉斯图利死亡的日期和背景，把抗议加入北美协议组织的集会变成了四年后大批的钢厂工人被解雇的街头巷战。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这种错误的说法呢？波特利认为，社群已经不能接受特拉斯图利的死只是偶然的枪杀而忽略了政治主题。的确，人们已经将事件重新定位，更大规模的讨论甚至涉及了关于对他们谋生方式的歧视。作为一个改变了的形象，特拉斯图利之死帮助社区的伤者治愈伤痛，并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他是为你们而死的”。⁵³

口述史家与民俗学家之间有哪些关联？

口述史家和民俗学家都是以访谈的方式搜集资料，只是资料的形态不同。两个行业被视为一个连续体的首尾两端：口述历史的主要工作是搜集受访者的经历，而民俗学家则搜集传统故事、歌曲和其他不论是真实或虚构的社群表现。一位口述史家会分别访谈丈夫与太太，设法了解配偶任何一方的独特看法。而民俗学家有兴趣的则是故事的本质和表达的方式，他们会让夫妇一同受访，以便观察两人的互动关系。一个人先开始说故事，另一方就接着把它说完。根据民俗学家芭芭拉·艾伦 (Barbara Allen) 的观察，口述史家大致上算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他们将口述历史看成“原始资料的矿场”，从中挖掘出对历史的解释。民俗学

一次使用口述历史是为一位谢世已十年的人写传记时，很幸运的是，他在临终前的数月，曾为哥伦比亚大学留下长达七百页的口述历史抄本资料，这是一份非常周全又深入的“生平回顾”。虽然我没机会向那位先生提问，然而哥伦比亚大学那位访谈者却成了我的代理人。今日的口述史家们正在为明日的传记家和研究者铺路，只希望他们不会因为我们所遗漏的问题而不时感到遗憾。⁷²

口述历史就是问问题。查尔斯·沙利文（**Charles Sullivan**）在密西西比南部研究“美以美教会”（译注：**Methodism**，又称卫理会）的露营大会时，曾卖力地探寻查访了每一个营地。有一天他向一名学生提起，自己认得每个营地。学生回答说：“对啦！不过还差一个‘喜悦山’（**Mt. Pleasant**）。”接着又解释说喜悦山是从奴隶解放后就已设立的黑人营地。沙利文惊奇地想知道为什么以往从来就没有人提过这个营地。学生的答案是“或许因为你从来没问过。”这就是做口述历史的理由：问一些从来没人问过的问题，搜集一些如果再不进行采访便会消失了的记忆。⁷³

2

第二章 开展一项口述历史计划

如果主题是当下发生的事件，那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几乎从无例外，每则访谈都会遭到一段时间的封杀。为了让访谈比一般广播“脱口秀”更具启示性，访谈者一定要保证绝对严守秘密，并且答应受访者保险起见，可以封存录音带和抄本一段时间，以静待整件事逐步走入历史。

口述历史计划应该从哪里着手？

计划应当由决定目标做起，但是，不必一次就想完成所有的目标，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例如受访者名单确定后，口述史家通常会先访谈年长和最有影响力的人；较年轻或是次要的人物则策划留到以后，视经济资源、访谈者人选和访谈后续处理（**processing**）能力，再做决定。

规划完成后，就着手好好地进行几个有深度的访谈，再做出全套的后续处理。这些成果就是申请更多补助时的具体样本。计划的召集人专注地处理过几个访谈后，也就建立出一套管理和文书工作的模式——由筹备、进行访谈到后续处理和制作抄本可以随着计划的成长而扩增。同样的，计划开始时可以只聘任几位访谈者或访谈义工，往后就由他们来协助培训后来的新手。

永远得设法保持计划的目标与财源平衡。财源受限时，再野心勃勃的策划人也只有掷笔三叹、英雄气短的份儿。有太多计划因为经费短绌，落得草草结束，除了几盒未经处理、无法辨识的录音带外，所有曾努力过的心血全成泡影。此外尚有些立意很好的计划，却因为战线拉得太长，要访问的人太多，结果是访谈内容单薄肤浅得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求。

哪些目标是口述历史计划应该设定的？

首先，要决定自己所想建立的资料类型以及目标。口述历史应当搜集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资料、观察报告和意见，而不是搜集那些人皆

知的东西。口述历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增补既有的档案资料，借着亲身或电话访谈的方式取得资料来填补文字史料的空隙。口述历史计划可以记录地方报纸所忽略或语焉不详的社区历史，也可以设定为研究某人对某些活动（如民权运动）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追踪某类活动对个人和社群产生的冲击。曾经有口述历史把重点放在对职业的研究上，范围由新闻到建筑、医药和法律；搜集拓荒者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回忆，同时探讨专业的未来走向。最重要的一点，口述历史是透过那些有实际经验、亲临现场的人所讲的话来记录历史，让未来的研究者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生活？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自己当代的历史？

口述历史计划可以为教会、学校、企业或慈善基金会的历史做记录，访谈该机构具有代表性的关系人物。计划的访谈者可能紧随着某个州议会的议员们，由一个会期到另一个会期，以便掌握他们在立法通过或否决时的看法；口述历史计划也可把重点放在一个邻里社区或社群的某一特定族群。口述历史既适于探寻大范围的社群；也适用于检视特定时间的历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1960年代等。事件（选举、罢工、修建纪念性建筑）或是天灾人祸（台风、洪水、重大灾难）都可以构成口述历史的主题。在团体方面如女性、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都可以成为主题；团体的子群如非洲裔美籍教师，或拉丁裔美籍企业家等也可以是主题之一。有些口述历史档案馆的收藏重点放在所在地的城市、州郡等地方性资料；有些则建立起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档案收藏。

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改变或重新评估原先的计划目标。访谈者可能发现先前的计划有不切实际的地方，或是随着受访者的增加必须另辟新方向。目标的完成通常根据时间来制订。计划可以一直做下去，有的则是以年为分期，或是一项补助款用完后，再靠另一项补助款来继续，因此必须做定期的访谈以确保日后的经费来源。

目标的意义和所搜集资料的素质是评判口述历史的标准。研究会仔细评估口述计划的访谈对象、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录音或抄写等后续处理的品质。再者，使用口述历史的人也会评估其中与自己研究相关的资料是否具有新颖、与众不同，或至少够精彩的引用价值。

计划应否设定访谈人数？

事前精确地预定访谈人数会增加没有必要的压力，急于达成预定的数字目标对访谈的深度与后续处理程序的合理速度是有害的。正式进行访谈时，会发现有些受访者话比较多、见解较深、配合度高或是具有较敏锐的记忆力。这样的受访者就值得花较多的时间在他身上。另外会有一些人由于年龄、健康和一般安排的关系，说出来的话就少有价值。通常都是在访谈开始后，访谈者才能分辨出受访者能做多大贡献。有时非常高龄的受访者，记忆力却出奇地敏锐，甚至比访谈者更富有活力；有时则恰恰相反。事前的接触有助于访谈者了解受访者的能力，以便估计一个或一系列的访谈所需要的时间。有一位口述史家曾投入可观的心力、金钱，安排一位水手前来拍摄访谈影片，届时却发现受访者原来已是老态龙钟，无复可为，为时晚矣。

口述历史计划常常因他人推荐而去访谈地方上的名嘴，大家都说他能言善道，一肚子故事，任何事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事实上，此人虽然能说也爱说，但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那一套，无法超出既有故事的范围。同样的，一个历史名人对当时事件的陈述，也可能是扭曲的、十分自我中心的。最现成有用的受访者反而是无名的次级人物，他精明地观察过整个过程，保持着清楚的记忆。像这些性质不同的人物，自然没有道理做同样长度的访谈。访谈时间可保持充分的弹性，无话可说的人所占的时间少些，有实质奉献的人则多些。

在策划一个计划和申请经费时，必须设定你打算进行的访谈时数或时段数，但是不必决定受访者的人数。一个预定做 **100** 小时访谈的口述计划，为了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时间，尽其所能地为该计划叙述史实做记录，可能只为一位受访者花 **1** 小时的时间，却为下一位花上 **10** 小时。

访谈一个人的最理想时数是多少？

每个访谈时段最好限制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以避免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都感到疲惫。但是访谈并无所谓理想的长度，完全要看受访者所要说的对该计划有多少价值，或取决于该计划的性质——是生

平回顾或是团体中一小撮人的经历。如果进行的访谈必须长途跋涉，访谈者就很难预知所安排的时数是否足够；因此只要预算够用，安排多走一趟可能是必要的。¹

千万注意不可把访谈行程的时间表安排得太密集，否则访谈者会被迫在不同的地点之间疲于奔命，以致无法顾及受访者的谈话内容而不得不打断话题，提前结束访谈。受访者如果仍然活跃在事业之中，他们对访谈时数的限制会比较严格（有时到了最后一分钟，还会突然取消访谈）。已经退休的人则比较能够接受长期或不受时间限制的开放性访谈，甚至还可以和访谈者吃个午饭或者做比较费时的安排。访谈者必须练习自行判断什么时刻受访者已经疲倦且思考不清了。访谈者也常常会发觉到，自己在访谈进行之际承受的压力很大，访谈时间较长的话，注意力和反应力也会逐渐消失。

经费预算与工作人员

进行口述历史需要多少花费？

你能承担的花费有多少？口述历史有花上大笔银子的可能性，不过预算是可以控制的。费用支出可能包括：研究的准备、访谈所用的时间、装备器材、差旅费、外出采访的住宿和餐饮费用、抄本制作、索引和目录的编制、影印、通讯、供应品和其他经常性的开销。

有些计划必须支付访谈者薪水，有些则靠义工；有些自购设备，有些则采用租赁方式；也有些计划利用所属机构的设备、服务和人员，不论是教会、图书馆、公司、大学，或政府机关都可以。计划可以把抄本制作包括在工作之内，也可以把录音带交由专业人员抄誊，而按照抄本的页数、录音时数或抄誊的时数付费。也有些计划省去抄本的制作，只做节录或索引。抄本制作若雇请义工以文字处理机作业，可以减少许多费用；但是义工必须经过培训，他们的工作必须经过复阅和编辑。器材租赁费用、抄本制作费、薪资和其他经常性的费用，则是依计划所在地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形有所不同。

如果聘用的是资深的口述史家，那么预算就要包括访谈费用，并且要提供研究费、旅费、后续处理费用等。专门做家族访谈的帕特里夏·皮林（**Patricia Pilling**）曾有主顾问及何以她的口述历史收费如此昂贵，其实也不过就是任何人打开录音机，问问题就能做的事而已。于是，她反问他们会不会做菜，如果会，她就回话道：“您可是煮给老饕吃的吗？”经过这番比喻，大部分的主顾都明白了专业技术的价值所在。²

（译注：皮林使用的正是口述历史专业访谈的技术，巧妙地避开正面抗辩。她用问题引导对方思考答案，既表明了立场，又维护了彼此的友善关系。）

口述历史计划如何筹措经费补助？

经费补助有一系列的来源。有机构单位支持的计划比较幸运，因为该机构会提供办公的空间、设备、薪资和旅费。也有些机构只提供部分需要，如办公的空间和器材，而要求口述历史计划自己筹措薪资和其他花费。私人基金会和许多州属人文评议会（译注：指美国各州，以下同。）都长期支持口述历史，对有计划的口述历史制作和作业处理上，全额或部分补助的费用包括访谈、后续处理和一般经常性的支出。有些计划则是做完访谈后，再向人文评议会或其他补助单位申请资助抄本的制作经费。地方政府、市立图书馆、州立法机构都资助各种口述历史，将其作为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例如，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在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口述历史机构，在网上进行公民权利的访谈。

为口述历史计划寻找经费补助需要有点创意。如果义工团体来做接待，或提供资源展售、义卖以筹募资金等都是很好的。无法取得直接的经费补助时，也可以寻求诸如器材借用、秘书助理、印刷、影印、装订抄本等具体的协助。

计划中如果含有诸如女权或环保政策等特殊重点，通常就会有相关的支持者或组织的赞助。例如华盛顿记者联谊基金会（**The Washington Press Club Foundation**）有关女性记者的口述历史就获得一系列传播媒体，包括有甘尼特基金会（**Gannett Foundation**）、苏兹贝格基金会（**Sulzberger Foundation**）以及时代华纳集团等的赞助。计划的重心如果

是某特殊人物，例如杰出的退休政治家，就可向该政治家竞选时的后援会求助，以该人物的名义举行餐会亦不失为募款的好方法。除此以外，商业组织、贸易协会以及工会都资助与他们相关的口述历史计划。相关家族也都会签名支持与家族杰出成员有关的访谈和口述计划。

经费补助可能会关系到接受访谈的人选。以往的口述历史计划大都接受大公司和富有人士的资助，因此多做精英式的访谈。虽然公众与其他私人的资助单位也支持以社群为本的口述历史计划，但是此类资助比较不稳定，会随着金融政治情况的变化而变。虽然受访者的人选与经费的筹措应当分开来看待，但是有些计划主持人在决定访谈对象时，会考虑受访者能否在财务上对计划或计划所属机构有所贡献，因而忽略掉那些真正能在访谈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财务的现实状况或许必须考量，但是口述历史计划所容纳的访谈范围却应当尽量宽广，不要局限在那些能付钱的人身上；而且必须小心避免在论题与受访者的选择上，受到来自提供经费方面的限制。

口述历史计划如何申请基金？

基金会的范围从福特、洛克菲勒(Rockefeller)、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全国人文基金(NEH,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到众多鲜为人知的家族资助和问题取向的基金。全国人文基金通过它的研究、教育、保管和附属各部门补贴口述历史；但是为其制作规划书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而且竞争激烈，最后只有**20%**的计划能获得资助。数额较大的基金要求较多的信息（**60**页的申请书是平常之事），相比之下，小基金的申请过程就比较简单，只填写几页纸即可。如果基金要求**4**页纸的话，就填写**4**页纸，因为不可能有人花时间审阅太多的内容。一些小的基金不接受主动提出的申请，一般可以由顾问委员会成员推荐，或者由社群内备受尊重的人士引见并提交计划。

申请基金以前，计划要有清晰的目标，明确它要完成什么，从中可以获得哪些公共利益。基金会要了解其组织和成员的能力，以及公众对最终成果的可接受性。计划有什么价值？谁将关注它？有公共领域的展示形式吗？在网站、学校、养老院中展演，还是在其他公共场所展示？

为该计划工作的学生将会学到技能并对社区有所回报吗？获得基金的一个好办法是考察它过去资助的项目。基金会也对所呈计划曾经获得其他机构的资助感兴趣，包括具体捐助、设备借贷，以及那些奉献时间和精力义工。

了解你正在申请的基金的特殊要求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参考慈善基金的记录，核对基金会网站的指南。要注意起止时间，以及处理意外延误的申请时间。如果基金会拒绝了你的申请，要询问评审人的评论，考虑重新提交修订本。可以做几种建议来适合特殊基金的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拜访基金会并与评审该计划的工作人员建立联系。尽管基金由委员会控制，但计划工作人员的文章和好的建议也将被接纳。了解他们的观点并试图将其纳入申请。基金组织通常欣赏合作计划，几个组织汇聚他们的力量，其他组织也将给予与之相匹配的基金。一些机构将提供具体支持，例如降低学费、提供办公地点等。通常第一次申请基金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一旦获得了一个基金后，申请其他基金就比较容易了。即使从一个有声望的基金会获得很小的基金，也会被其他基金会认定这是可以信任的计划。

一项口述历史计划应当采用多少工作人员？

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许多计划都采取单兵作业，也有依靠一群义工或是支薪人员的。每个计划都需要一位主持人或是协调人，他可以兼任访谈或抄本制作的工作。计划主持人须负责准备申请经费补助的计划书、筹组顾问委员会、召集访谈者、确认受访者人选、取得器材、处理通讯联络、建立必要的档案系统和其他文件（包括法律文件）、安排抄本制作或是摘录工作、培训访谈者、安排将访谈记录交付图书馆或其他研究者能使用得到的机构保存。主持人可能还要处理计划的宣传工作，或是督导访谈记录在刊物、展览或其他公开展示使用的状况。

计划所能运用的访谈小组，会影响到访谈进行的次数。访谈者的人数越多，能做的访谈就越多，但是也需要更多的设备以及后续处理的时间。义工们特别喜欢做访谈，对处理较缺乏魅力的后续工作就未必那么热心了。访谈的数量要尽量避免超过自身的后续处理能力，以免积压太

多工作而延误了抄本的制作。一旦后续处理的进度落后，要追赶补齐会越来越艰苦。假如又曾答应受访者将致送抄本或录音副本留念，那么长期积压工作造成的进度拖延，将会是十分尴尬的。

大部分的计划都由主持人负责事前研究、制作执行，以及事后的编纂工作。有时计划会有研究助理，但是访谈者必须绝对熟悉整个题材，不能单靠他人准备问题。访谈者应随时准备脱离原订的大纲，追踪受访者出其不意提出的资料。一些较大型的计划里，访谈一经定酬后，便发包出去，其中包括要承约的访谈者备妥一份完整的抄本。

访谈者是领取定薪或是按件计酬，完全视经费补助的情况而定。酬金可以是所有访谈一次计酬，也可以按访谈的时数计酬，外加出外访谈的花费津贴。如果使用的是缺乏经验的义工，为确保访谈与后续处理的品质，应当安排一位口述历史顾问来办理访谈者与抄本制作者的工作培训，并且定期做工作检查。经营整个计划的人也可以同时兼任口述历史顾问。顾问通常收取费用，但是大学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有时也会为邻近地区较小型的计划提供咨询，算做是公关服务。

应否设置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可以协助计划决定目标、评鉴企划内容、建议受访者人选、协助募款以及提供访谈者一般性的协助。如果计划是隶属较大的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大学等，主管的人未必能真正了解计划的需要，一个遴选得当的顾问委员会，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持网。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应选择受到所属机构或是提供经费补助的主要单位敬重的人士，同时他必须有时间与兴趣来参加偶尔召开的委员会议。为了联络和聚会的便利，委员会的规模越小越好；但仍要多方延揽以期获取各类协助。候选人可以是特定领域的学者（可提供最恰当的专题和扼要的问案者）；有经验的口述史家（可以在访谈进行上提供建议）；该接受研究社群的杰出成员（以便协助接触潜在的受访者）；或许还有募款专家（可协助推展计划）。

大部分提供经费补助的单位都乐见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基金会拨款时常会编列致赠荣誉赞助人士的酬金，有时包括支付前来参加咨询会议

时的差旅费。有些计划为了讨好资助经费的单位，设置了个出色的顾问委员会，却只把它当作展示的橱窗，委员会很少开会，对计划的内情也不甚了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作法。任何一个计划都能够从有经验的顾问委员所提供的建议得到好处，特别是当计划还在草创阶段，或正在设计和推展的时候。

如何认定可能发生作用的受访者？

计划的顾问委员会通常能提供最有可能接受访谈的人名单。如果计划隶属大机构，那么机构的主管和成员也会做推荐。对于主要题材做过研究后，也能认定那些当时参与其事的人士；从名人录、专业名录、电话簿、退休名单，以及其他参考资料也都能找到那些目前仍然健在的人。

要寻找来自特殊团体或社群的受访者，可以在地方报纸、广播和电视上登广告；在公司、工会、教堂和民间组织、毕业生联谊杂志，甚至网络上广为征募宣传。但是经由媒体向大众做诉求会有回应过度的风险，自顾接受访谈的人蜂拥而至，会把计划给弄砸。与其让人们因为无法受访而失望，倒不如在利用大众媒体之前，先使用非正式渠道做有限度的初步诉求。

口述历史计划应如何挑选访谈者？

先找有访谈经验、又曾接受过口述历史课程或工作训练的人士。理想上，访谈者应该要精明能干，或者对计划的主题有经验。不过兼有两种条件的访谈者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通常计划主持人能找到具备条件之一的人就该心满意足了。经验老道的访谈者在进入新领域时，需要对主题做深入研究。而业已熟悉主题资料却未做过访谈的人，在进行访谈前则需要先接受访谈技巧的培训。

没有经验的访谈者必须参加以资深口述史家为师资的训练营。可以经由州属、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口述历史协会，或是附近的大学和历史学会找到培训人员。在访谈进行前，每个访谈者都必须先认清该计划的目标，也应该对一些工作伦理和法律上的重要事项有所了解。

一般而言，义工常来自即将接受访谈的社群或团体，作为该团体的一分子，他们在主题研习与受访者的友好联系上较有优势；但圈内人也有不利之处，他们忌讳触及不愉快的题目，而受访者面对自己社群的人有时也会有所顾虑，不想坦诚地表白。外来的访谈者采用冷静客观的处理方式，似乎较为中立且谨慎。他们比较不会自以为是，能够鼓励受访者谈些圈内人熟知，却不为圈外人所注意或了解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类似经验的访谈者常常将自己的故事插入访谈中，而干扰访谈的进行。（“哎！对呀！我跟你讲，我也曾经……”）为预防这类冲动，最好事先访谈那些访谈者，让他们在录音上把自己的故事说完。义工访谈者也可以经由接受这样的访谈，进一步熟悉访谈的程序。

不论是约雇人员或是志愿义工，所有的访谈者都必须将自己的准备工作、采用的方法以及访谈时的情况留下文书记录。访谈者应当在录音带或抄本上附上自己的简单生平履历，以便于后来的研究者了解访谈的发展动向；且由访谈者的背景资料考量访谈可能受到的影响。由于口述历史让受访者有机会为自己过去的成败做反省，算得上是他生平的一大盛事，对他自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传记家们会想了解访谈进行的状况和地点。无论是录音带或抄本，甚至后续的摘录和转用上，访谈者与受访者都理当对此项口述工作缘起和其他相关事宜做一适当的交代。³

如何整合不同访谈者所做的各类工作？

口述历史计划中的访谈者，不论是支薪还是义工性质，只要人数一多，要维持一致的素质和标准就很困难。因此，“访谈者训练营”的设立对此将大有助益，除了让访谈者接受训练之外，也令他们借此认识整个计划的范围和架构，并有机会切磋经验和重点，讨论出共同的核心问题来。除此之外，也应该鼓励访谈者彼此阅读对方的抄本，借以评估个人在团队里的工作状况，而同事间也可以相互评论。如果长期雇请大量的访谈者，比较好的作法是准备一本包含全部计划的工作手册，其中列入口述历史的一般程序和计划专属资料。一些可列为范本的手册如下：

◎为访谈女性工会活动而设计的：

《女工源起：口述历史入门》 (*Working Womenroots: An Oral History*)

Primer, 1980)

◎为军事史学家而备的:

《口述历史:技术与程序》 (*Oral History: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1992)

◎为整合国家公园管理处众多口述历史而写的:

《国家公园管理处口述历史概述》 (*Oral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1984)。大量口述历史网站也为一般性和专门性的计划提供指导。⁴

拥有机构支持、财务情况良好的计划曾赞助所谓“脑力激荡”(memory jogging)的会议,齐集整个领域的重要人物作专题讨论,并填补学者在相关记录上所发现的隙漏。在这些会议上,访谈者可预先对与会者进行个人或团体性的访谈,以便确定他们如何切入研讨专题之中,同时也可策划全程访谈的先后次序。类似“脑力激荡”会议的实例有冷战期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核子战略,以及“古巴飞弹危机”的检讨等。⁵

访谈者工作能获得怎样的肯定?

访谈者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录音带和抄本上都应标示访谈者的姓名。出版物、展览和其他公众展示只要用到访谈资料就应该尽可能地在参考资料里提到访谈者。虽然访谈的重点是搜集受访者的故事,但是如果没有了访谈者,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假如换个人来执行,情况可能又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书因为大量依靠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因此往往便在书的扉页,加上一些如“承蒙……之协助”、“幸经某人告知……”、“谨根据……的口述历史”等句子,来肯定访谈者的重要性。⁶

器材设施

口述历史计划需要哪些基本装备?

由于倚重科学技术的地方很多,口述史家经常随着新科技的引进而

做调适。幸运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录音机变得更轻快、更好操作，价格也更易负担。迪安·艾伯森（**Dean Albertson**）曾在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担任艾伦·内文斯的助手。他回想起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次购置有线录音机时说：“我们用的不是盘式录带，而是由一大捆细密电线输送的‘录音磁头’，举凡人类所能发明的机器里，这恐怕是最磨人的一种了。光是那高达**40**磅的重量就有得瞧了，更别说地板上那一大圈歪七扭八、东缠西绕、让人头昏眼花的电线了。”⁷

后来，口述史家改用带式、盘式、卡带式录音机，数字自动录音带、压缩磁盘和微型磁盘录音机，甚至采用录影和数码摄像机。抄本制作设备同样有所进步，由打字机一变而为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s**）。口述史家有必要随时注意最新、最好、最流行的设备，小心地只选用那些既适合录音，又能保持音质的设计。就以可随身携带的随身型口授机（**pocket dictating machine**）为例，虽然可以派上用场，但是拿来录制口述历史时，音质却很低劣。

根据计划所能负担的费用，尽量租赁或购买最好的装备，你需要的是能精确录制的可靠装备。高效能的专业盘式录音机最利于档案储存，但是也最昂贵；对访谈作业而言，是相当不切实际的。多数计划所采用的都是物美价廉的手提式卡带录音机，有些访谈者用耳机现场监听录音。录音机上有些其他配件是很有用的，例如一个警告录音带即将用完的信号（这样，访谈者便可以在最不干扰受访者的状况下更换新带）；一个显示音量的记录器可以提醒访谈者，电池可能快用光了。

录音时采用电力远比电池可靠，尽管需要多花点额外时间或挪动家具才能让录音机靠近插座。切记访谈的实际状况总是很难预料的，因此你必须要有应变能力，也就是说，在不同场所和不同的制作阶段里不时充当一下技工。也要随身携带补充电池以备不时之需。

切记只采用高品质的录音带！尽管不少人宁可用**90**分钟的录音带以减少叙事被打断的机会，然而以卡式录音带为例，还是建议采用每卷**60**分钟者为宜。此外，任何比**90**分钟长的录音带，都会因为过分细薄而容易缠结撕裂。数字录音机有较大的记忆存储能力，使用数字录音机不需要像使用磁带录音机那样，要打断访谈来更换录音带，在下次使

用前，将数字录音机里的有限记忆储存到电脑里或压缩磁盘上即可再用。⁸

查尔斯·哈迪（**Charles Hardy**）是做广播资料工作的，这使得他对调适声音的质量很敏感。他发现数字自动录音机是花钱买来的最好的录音。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口述历史计划来说，常用的、便宜的消费形式是采用微型磁盘，它的音质也比大多数的模拟磁带录音机要好得多，节省下来的钱还可以用来购买质量较好的麦克风。⁹

一个好麦克风同样极具关键性，绝对不要使用录音机所附的隐藏式麦克风，这会将机器运作时全部的杂音都录进去。很多访谈者喜欢采用可以夹在衣领或是身上的小型麦克风（译注：即俗称“小蜜蜂”者），这样较能确保录音的音质清晰，尤其是受访者与访谈者能同时带着小麦克风的话，情况会更好。使用随身小麦克风为声音轻柔低细的人录音时，有许多好处，因为这类人说话含糊不清，好像把话含在口里，或者说话时喜欢不自觉地闭着嘴。如果只有一个小麦克风可以用时，那么就应当让给受访者佩戴。

桌上型麦克风应该紧靠着受访者的位置摆放，千万别忘了要预先测试麦克风，确定能清楚地收听到访谈者和受访者的声音。记住，麦克风大都装有电池，必须按时更换。

至于抄本制作方面，采用一个单独的抄录机（**transcribing machine**）比用录音机好，因为可能必须听若干次才能确定真正的意思。抄录机上有脚踏板，可供操作回转、停顿、重复等步骤，自动播放某一部分的录音带。抄录机也可以让录音带减速或加速，以配合操作者的打字速度。抄本如果是委托外制的，计划便可以选择要不要抄录机。然而，一个以脚踏板控制的抄录机，在抄本的编辑工作上是很很有用的。

文字处理机的出现使得口述历史的抄本制作大有进展。在文字处理机出现之前，打字员要先打妥访谈的草稿，交由受访者整辑更改，然后再誊打一次清校过的稿子。事实上，有些计划的重要抄本，也就是那份有手写修改痕迹的草稿，都不再重誊，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向研究者展示哪些地方曾做过更动；不利的是有时手写字迹不易辨认，而且手写字迹在复制微卷和影片时，效果很差。文字处理机既加快打字速度，又让编

辑修改更具效率。可以在磁盘上储存拷贝，作为订正或重印之用，也有能检视拼音的程式，使得索引编制更快，更易了解。全文检索软体使大规模的口述历史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和更多的使用途径。

购买机器时，可以经由订货价目表找到折扣货。但是购得的机器如果不能就近修护，必须既花钱又费时地送到远方维修，那么就称不上经济合算了。所以最好还是跟有信誉的代理商打交道，并且要将保证书与免费修理担保书存档保管起来。

哪种录音带能保存最久？

任何录音机或录影带都无法永久保存。国家档案暨记录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建议最好的保存法是使用 1/4 寸的盘式录带。但是口述史家大部分都使用卡式录音机，因此档案馆也接受品质良好的卡带做保存。由于购买音乐的消费者普遍地转向了压缩磁盘（**CDs**），因而能否保持生产制造标准的卡带就成为磁带图书市场的根本问题。甚至随着有声图书的数字化，盘式录音带将成为过去。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确定能否长期保存数字资料，能否将使用压缩磁盘、数字自动录音机、微型磁盘录音机的口述历史计划的数字录音转存到盘式录音带上。不过无论用哪类带子，都必须制作一份母带（**Master Copy**）提供保存。制作抄本和做研究时，只限使用复制拷贝，绝不能动用母带。

为了长期保存，录带必须储藏在恒温和恒湿之下，避免过热、过冷、湿气太重以及灰尘和空气的污染。录带每一至二年必须以平常播放的速度过带一次，以防止声音混淆不清。不幸的是，许多计划都缺乏为他们所保存的录带提供这样环境的设备或预算，或是花钱又费时地定期为数以千计的录带做过带。

如果还有任何人不相信保存声音是个大问题，那就请他们去听听一二十年前录制的录音带吧！这些录音带已经模糊得分不清是发问的问题还是回应时的答话了。尽管一些磁带可以储存并增加数字化，但制作纪录片的人常常因为口述历史录音带的音质太差，被迫使用演员来模拟重

现受访者的声音。长期保存录音带的这些问题，迫使口述历史计划不得不为自己的录音带制作抄本，并将录音母带存放在具有保存、处理“声音和影像记录”经验的档案馆，以备日后不时之需，自己则使用录带拷贝应付眼前的工作。¹⁰

每次访谈应保留哪些文件？

访谈越多，文书工作的掌握也就越重要。每件访谈的后续处理应保持合理的速度，并且为每个访谈留下“历史”（有关该项访谈的记录）。计划主持者应该有个工作时间表（或称进度控制表），表格里记下各项访谈的受访者、访谈者、时数、日期、使用哪类录音带、是否做抄本、是否开放研究、是否提供微卷拷贝等等。

访谈的档案应当包括：所有搜集来的受访者传记资料、安排访谈的信件、访谈的内容简介（除非必要，不超过一小段文字）、该访谈所讨论的各种题材和经常出现的人物。档案内还需附有授权证书（受访者让渡契约书），以及访谈的设限说明。为方便参考，应注明能让有兴趣的研究者看到拷贝的保存机构和图书馆。

此外，档案内也应当附有访谈者的一些基本资料：住址、工作地点、电话、专长、访谈履历、已排定进行中的访谈等。保留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人选名单，对于计划的后续发展是相当有用的。

访谈应在哪里进行？

进行访谈的场所全看受访者的意思。有些人忙得只能在办公室接受访谈。这种场所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干扰与杂音，如电话铃响、秘书敲门请示当日的下一行程等，都会令受访者分心。同样的，在受访者家时，电话、配偶、小孩、畜犬，甚至家电器具的嘈杂等也都会干扰到访谈的流畅，也会在录音带上制造出难以忍受的背景噪音。背景噪音太多，会令抄本制作发生困难，也会限制媒体与展览使用的可能性。

所以，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进行访谈，设法避开扰人的日常事务。如果不能在计划中心或访谈者的办公室进行，那就选一个受访者较少使用的房间，甚或是房间内不常使用的角落。然后设法让受访者离开

书桌，在办公室另一头的椅子上或大厅的会议室里进行访谈，或者就在餐桌上进行也可以。要记得礼貌地请求其家人或办公室的其他人不要打扰录音，如果有门的话，那就“关门大吉”吧！

让受访者驾临访谈者的地方接受访问，较方便于掌控各类设备，如录音机、照相机、麦克风等的设置。如果是在受访者的地方进行，就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布置器材设备。访谈者未必知道电源插座的位置，那就必须随身携带备用电池或一条延长线。千万要多带些录音带备用，以备访谈超过预期的长度。访谈前一刻务必测试器材，以免出错。访谈地点的距离越远，越经不起器材出状况的困扰——口述历史也有个“莫非定律”（**Murphy's Law**）：任何会出状况的东西，都一定会出状况，而且准是挑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译注：“莫非定律”是英文成语，意味“人谋不臧，该来的总会来”，通常用在出其不意的尴尬情况，是一种调侃之词。）

器材装备出差错怎么办？

没有应急的器材时，访谈者只得道歉并另行安排时间。最尴尬的情况是访谈都已经开始进行，才发现器材出状况。除了预先测试，访谈者在访谈进行期间也要随时保持警觉。有一次我就不得不以电话告诉一位受访者，录音带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录到。那位受访者幽默地回答说：“或许我说的就是那片空白吧！”他后来亲切地答应再接受一次访谈，但是重新做的访谈，就不像原先那般的自然和仔细了。

器材出差错是访谈者的大忌。口述历史协会有一次邀集访谈界的老手来谈其访谈经历里“最可怕的时刻”。这些灾难包括：找不到插座、录音机录到过路警车的无线电通话、录音带松开散满一车，以及一长串的灾难名单。这正好让我们再次认清，凡事无独有偶，你绝不会是那独一无二的。不过访谈老手这类恐怖经历，正好激励每位计划管理人员必须定期测试器材，并且随时准备协助访谈者面对突发状况。

集体接受访谈是否恰当？

最好的口述历史访谈通常采用“一对一”的方式，访谈者可以全神

专注在一个人身上，故事也就不会中断。但是，有时不得不让另一个人——也许是受访者的配偶或已成年子女——出现在房间里，这些人会插嘴发言，更正或增补受访者的证词，甚至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这样的干扰会迫使访谈偏离原来方向，但也能提示遗忘的资料，并且为信心不足的受访者加上一点精神鼓励。 ①

集体访谈会使潜在困难遽增。面对一个团体时，访谈者就是主席，必须想方设法让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以确保讨论不会被某人所垄断。抄本制作者很难辨识访谈时的各个发言者，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会变得很相像。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在访谈者之外，另派专人（这时候访谈者大概也够忙的了！）记下发言者先后次序。当然如果整个访谈过程做录影处理，也会有助于辨认。

集体访谈虽然问题较多，但获得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受访者坐在一起时，会记起一些自己单独一人所无法回想到的共同经历；当然也容易产生同侪间互相吹嘘的气氛。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曾经成功地进行过若干集体访谈。访谈的对象是那些专跑总统各线的采访记者们，以及肯尼迪总统指派主持个别纪律委员会（**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的主席们。尽管如此，集体访谈终究是辅助性质的，不该取代个别访谈。

访谈者可否结伴访谈？

访谈者人数超过一个以上时，就会破坏进行口述历史最理想的“一对一”关系。考古学家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警告说，一群访谈者一起工作，偶一为之，无伤大雅，但总还是暗藏祸根。他说：“技术上而言，此举确有揭露真相的作用，但是到头来肯定会变成一场恶劣的记者招待会，提供消息的人不是被吓呆了，就是大动肝火。” ②

但是集体作业也有个别访谈所得不到的好处。年轻学生因为经验生涩，经常需要结伴同行，或是由师长父母作陪。访谈见习者也需要有个伴做精神支持。有些研究计划完全采用团体方式。例如美国南方有个关于“种族暴力”的口述历史计划，大部分的访谈都是由一位黑人访谈者对南方白人进行访谈，但是却谨慎地采用团队作业，外加一位白人访谈者结伴同行。同行者中如有一位精于某项主题，便可由他主导那个领域

的问题。但是团队工作一般都设一位主访者，负责提问大部分的问题，以让受访者的注意力有个焦点。做伴的访谈者除了偶尔切入一则主访者略过的追踪性问题以外，就尽量不要打岔。

记录现场事件与记录往事有何不同？

大部分的口述历史计划都是回溯性的，但也有些是正在进行中的，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地访谈者福里斯特·波格所说的“热腾腾的历史”（**history while it's hot**）。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越战一直到海湾战争，军事史学者都携带着录音机随军采访。1968年，当欧仁·麦卡特利（**Eugene McCarthy**）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就有一个口述历史计划对候选人及其幕僚进行录音访谈。企业机构的口述史家和大学的档案馆人员也为他们的总裁和高层行政人员进行持续性的访谈，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也探询新近重大事件有哪些参与者。

由于事件仍在发展之中，做访谈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进度表。主要的当事人通常太忙，也太容易觉得受到干扰；他们定约和爽约的速度同样会令人懊恼。访谈者必须有耐性，伺机行事。最后一点，如果主题是当下发生的事件，那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几乎从无例外，每件访谈都会遭到一段时间的封杀。为了让访谈比一般广播“脱口秀”更具启示性，访谈者一定要保证绝对严守秘密，并且答应受访者者为保险起见，可以封存录音带和抄本一段时期，以静待整件事逐步走入历史。

后续处理

是否所有口述历史访谈都必须制作抄本？

录音带的音质会随着时间恶化，这是推动制作口述历史访谈抄本的一项原因。即使采用最好的录音设计，收听的人还是会有听不懂受访者说话的时候，尤其是年老口齿不清，或口音重、说方言的人。有些人的发音不准，或略带口吃，也会引起困扰。有时背景杂音会掩盖掉说话者的字句。如果身在现场的访谈者发现在理解和制作抄本上都有困难，就

该想到日后做研究的人在判读录音带时会发生的问题。抄本制作可以使访谈者与受访者双方对访谈做一检讨，能使抄本符合、落实他们的原意。

假若可以选择，研究者选的一定是抄本，而不是录音带；目视总是比耳闻轻松，而抄本又可以扫描、影印、摄录。如果抄本已经编好目录，或者经过电脑检索处理，那么取用时就更方便了。录音带则可以提供原音制作电视纪录片、广播节目以及展览之用；也可以协助传记家、民俗家，以及其他有志于探索语音、方言、口吃、口语癖性的学者。不过照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说法，很少有研究者会在有抄本可用时还要借听录音带的。

网络为声音和抄本的再度结合提供了机会，并帮助保存口述历史的“口述性”，相信这能使研究者在读到文字的同时也能听到。一些档案馆也已经将抄本连同录音、图片和其他一些资料都传到他们的网站上。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讲英语的受访者，例如美国土著民使用的部落语言，抄本能给以翻译。因为声音文件非常大，下载要占用很多时间和空间，所以很多口述历史计划只是提供在线的录音选听。如果受访者反对编辑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寻找保持与声音逐字逐句相匹配的抄本记录。

如果一个计划无力负担抄本费用，还有其他作法吗？

如果无法制作抄本，计划的分内工作至少应该做到有摘要和录音带索引。可以做一份主要人物和讨论题目的摘要，并标示录音带时数表上的位置，就能方便研究者寻找到自己要的部分。“录带选听”（**TAPE, Time Access to Pertinent Excerpts**）便是为制作这种摘要而出现的。口述历史计划主持人在本身收藏逐渐增加之时，为图日后能轻松找到自己所要的部分，就必须对收藏维持相当程度的控管。不论制作的是抄本或摘要，边访谈边制作是关键所在，可以避免延误的工作堆积如山，进而导致整个计划的瘫痪。¹³

声音识别软件承诺，未来某一天电脑将自动誊写录音。然而，已有的技术还不能满足口述历史抄本的制作。甚至编辑能理解单独一种声音的声音识别程序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多种声音、口音、咕噜声和

人们在誊写抄本时必须克服的各种障碍混合在一起的话，电脑系统就会出现大量识别错误。

你是自己制作抄本，还是交给他人代制？

制作抄本显然是口述历史计划花费最多时间和金钱的部分。平均每一小时的访谈需要约六至八小时的抄本制作时间，同时还有更费时的监听编审工作，必须将录音带倒带重播，来检视其内容是否与抄本协调。有些抄本是由计划本身的工作人员制作的，有些则雇请专业抄本制作者。挑选专业抄本制作者时，要找具有口述历史经验的人；因为打字时，领悟能力要比打字速度更为重要。制作费用的估算必须包含访谈稿的一校费用。抄本必须兼备电脑磁盘和硬式拷贝版（**hard-copy version**）两种形式。全部访谈宜采用同款的抄本处理格式，以确保前后风格一致。要是经手的人太多的话，就要格外仔细处理特殊词汇、简称、地名、方言俗语以及其他种种影响抄本制作速度和正确性的因素。

有些计划是在筹措到额外费用后，才会进行抄本的制作。资助机构如各州的人文评议会，偶尔会承担已完成访谈的抄本制作费用，这是因为费用明确易估，又保证会有成果专供收藏之用。抄本制作拖得越久，就越难推展，因为录音带的品质会恶化，而且受访者可能在还没来得及亲自校正抄本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抄本制作前必须有哪些预备动作？

抄本制作者希望录音带音质清晰、没有背景杂音。最好还能列表提供一份录音带里的专门用语、人名、地名、术语等，如此可以减少犯错，缩短编辑和校稿所需的时间。卡式录音带上要标明受访者姓名、访谈时间。为防范意外，也为日后易于辨识，每个录音带的开场白应先说明访谈者、受访者和访谈日期。这段正式的序言应该在访谈前便预先录好，以免破坏访谈进行时的亲切气氛。再者，要将母带做永久性的保存，只能送复本给抄本制作者。

事先就要和抄本制作者达成有关抄本版式的协议，包括字距、行距、字体大小、天地边宽大小和发言认定方式等。也要明确地指定抄本

制作者采用可相容的电脑设施和软体，如此你便可以使用磁盘进行编辑，必要时也可以拷贝。同样还应该决定一下是否由抄本制作者编列索引及哪些索引条目是最重要的，以及提醒抄本制作者，录音带上有哪些资料需要保密（有些抄本制作者会提供保证抄本绝不外泄的法院公证契约书）。记得要让抄本制作者清楚了解整个计划作业的结束时限。抄本若有问题时也要尽早向抄本制作者反映，尤其是在作业刚开始，工作模式尚未稳定之际，更应该特别小心，如此才能使最后的成果准确划一。¹⁴

录音带与抄本何者才是口述历史？

录音带与抄本是同一个访谈两种不同形式的记录。档案学者通常都认为录音带是口述历史。因为录音带是原创的、一字不漏的第一手史料。从另一方面来看，录音带记录的是口中的话，而抄本展示的是那些话的原来涵义。即使是逐字抄录、最忠实的抄本，也只是录音带的诠释。同一项材料由不同的抄本制作者做处理时，方式可能大不相同，包括处理标点符号、缩写、错误话头（**false starts**）、不完整语句，以及口语转换成文字的障碍等等都有所差别。访谈者和受访者在做抄本编辑工作时都会更正错误（不论是说错的或是抄错的）。在编辑时，受访者也会增添访谈时遗忘的资料，或删除掉自己认为不妥当的言论。

有一些学科对实际说的话比较有兴趣，尤其是行为科学方面，屡屡告诫大家不要把抄本“当成史实，而予以过度的重视”。他们认为抄本不过是部分地应用了录音带，并且强调了一些额外特色，如音调、重音、音量、谈话速度，以及录音带没法掌握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等。这些学科常自行设计专用的抄本模式，用来说明一些他们认为很重要的谈话神态，例如为受访者作回应前所做的停顿计时；有时也为表现重要的非语言反应设计符号。民俗学者亨利·格拉西（**Henry Glassie**）在访谈巴利曼侬（**Ballymenone**）地方的爱尔兰人时，就使用钻石形符号来表示“声音里的笑意、喉咙里的咯咯轻笑声、说假话的笑意”，以便指出一些看得出来，却不能以语言表达的幽默。¹⁵

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在美国，抄本比录音带更为人们所接受。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在早期乃是由历史研究人员创办和主持的，它的

口述历史资料全部都制作成抄本，然后因为经费短绌，又在录音带上重复录音。一如常见的情况，出于实际考量的作法反倒成为指导原则了。于是，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主张大部分研究者所需要的和会使用的都是抄本，只有民俗学者、语言学者、人种学者才想听取语音的记录。因此“哥伦比亚”独断地认为自己不重视录音带的作法是正确的。许多口述历史计划也就跟着如法炮制了。

加拿大的口述史家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采用“听闻历史”（**Aural History**），并建立起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声档案馆，馆内通常毫无抄本的收藏。同样也是把实际的作法当成指导原则了。有些口述史家反对抄本，认为抄本制作扭曲、破坏了访谈的真实性。他们主张除非把录到的每个字、声音、甚或错误的话头都记在纸上，否则都算不上是绝对精确。1976年，口述历史协会在加拿大集会时，爆发出了一场热烈辩论——“真正”的口述历史到底是录音带还是抄本？所幸，在此之后，此类辩论便销声匿迹，如今，口述史家通常都同时接受录音带和抄本两种形式，认为两者虽然有所差异，却同样是一件史事的合法记录。电脑的出现也使得抄本的制作更加容易方便，虽然昂贵却极有效率。目前抄本制作业方兴未艾，足可以为那些不愿亲自动手的人提供服务。网络的出现鼓励“听闻”倡导者一拥而上将他们的录音上网，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听到受访者实际的声音，但这种作法并不妨碍后面的抄本。

过分重视抄本的结果，造成许多口述史家在记录声音时忽略了对声音品质的要求，以至于录音带无法供给广播或博物馆展览使用。抄本和高品质的录音（影）相当昂贵，口述历史计划通常只能挑选一项来做。然而，录音带与抄本之间其实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应该以互补互足为目标的。

经过编辑的抄本，涵义是否会被更动或扭曲？

要使口头叙述以文字表达后仍可被理解，编辑工作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在他编辑的英语大百科全书中指出：“将非正式的谈话整理成文字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将说话者在情境中自然发出的悦耳的音调、重音、语气都呈现出来是不可能的。”

抄本制作者可能会犯错、误改人名或分不清受访者所说的话。受访者也可能弄错名字和时间，或不经意地提些误导他人的资料。说话的人经常只说了半句，听的人也就能够听出他的意思来，然而这些破碎的句子一旦改用文字来表达，顿时就成了困惑挫折的根源。¹⁶

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整理出说话者犹豫、重复和不完整的想法很懊恼，他们鼓励抄本制作实践应“传递抑扬顿挫的语调和它的内涵”。他们质疑为什么我们要期待受访者说出完整的句子，在每天谈话的当时，这些句子碎片和感叹语是通俗易懂的。语言学家特别强调创作出忠实地复制人们语言的抄本，他们应用的是从语音到细节都有明确概念的系统，有时甚至要计算说话者停顿的秒数。然而，这样做只是满足了口述的名义和个别学者的目的，实际上口述访谈抄本不可能充分体现受访者的语调和节奏，而且还会妨碍将完整的想法清晰正确地编辑出来。¹⁷

口述史家不是唯一为抄本做编辑处理的人，国会议员也在每天的“国会记录”编辑整理自己所发表的评论。出席听证会的行政部门人员也会修正他们在国会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词。卡尔·马西（**Carl Marcy**）回想自己在1940年代编辑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国会证词时说：

有一天马歇尔国务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看着我，面前摆着一份我更改过的抄本。他说：“马西！这事归你管吗？”我说：“是，是我做的。”他说：“嗯！好！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在参议院说话时，意思很明白，他们也都能了解。但是看到那些未经修改的抄本，我就一头雾水了。”接着他又说：“经过修改之后，看起来就好多了，你继续做下去吧！”¹⁸

由受访者自己编辑抄本有许多好处，受访者比任何人更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想说什么。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名字拼错了，或是句子抄错了。一个字出现在句尾或是句首会影响句子的涵义；漏掉一个“不”字，意思就全然不同了。在上下文中，同音字可能涵义相似，却未必就是受访者想要用的那个字。制作抄本的人听到 **assumed**（假设）实际竟是 **as**

soon (一旦); 而 **blokade** (封锁) 被听成 **black aid** (暗地的协助); **Duke Ellington** (阿灵顿公爵) 听成 **Duke of Wellington** (威灵顿公爵)。有一抄本记载着最高法院的惊人之语: **Brandeis was concerned about marrying Frankfurter.** (Brandeis 考虑与 Frankfurter 结婚), 而说话人实际上说的竟是: **Louis Brandeis was worried about the health of Felix Frankfurter's wife Marion.** (Louis Brandeis 担心着 Felix Frankfurter 的太太 Marion 的健康)。另一则抄本记着奇怪的人物: **I. C. Sping, head of the transition team** (I. C. Sping 是接收组主任)。重播录音带后听出实际上说的是: **I ceased being head of the transition team.** (我不再担任接收组的主任了)。

有些受访者会照着访谈者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做修改。另外有些人, 尤其是专业人士, 看到印出来的文句就感到恼怒, 他们会更改句子的时态, 把口语的 “**Yeah**” 改为 “**Yes**”, 尽量让自己变得文绉绉的。访谈者应当提醒受访者, 口述历史乃是说话的记录, 最好保留口语的腔调和流畅性, 不必硬把口述历史转变成正式文本。努力创造出可信的对话, 通常是小说家要做的事; 而口述历史本来就是人类的对话。方言才容易被接受也更能吸引读者。抄本经过多方增删修补后, 就损害了口述历史独有的魅力, 有些口述史家根本主张逐字记录的抄本, 任何更改都必须加上括号; 为了避免受访者修改的冲动, 有些人甚至不让受访者自己编辑抄本。但是, 除非受访者已经签下让渡契约书, 否则只要他们感到不满或尴尬, 他们是可以让自己的抄本开放研究的。当然, 开放研究与否这类事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 但是根据口述历史的伦理和著作权法, 受访者的意愿是必须受到尊重的。

有些更改会增添抄本的内容。当受访者发觉自己在录音时没把故事说完, 或是遗漏了一些资料, 最后就会把它插到抄本里。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是, 受访者在做完录音访谈后, 几经考虑心感不安, 因而要求删减故事的内容, 或是删减自己大放厥词、品头论足的那一部分。这时就应当建议受访者, 与其将材料完全删除, 不如设限保留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抄本可以编辑, 但是母带却必须完整地保存原貌。访谈者应当照会

受访者，母带是绝对不能更动删减的。受访者可以选择对未经编辑的录音带做出比编辑后的抄本还要更长的限制使用期限；或者干脆要求录音带使用人只能引用抄本上的资料。母带内如果有尚未取消限制的部分，就以编辑过的母带拷贝开放提供研究。

如果计划打算将录音带和抄本都传到网上，那就更激励抄本要尽可能地接近原话，以便听者能更容易理解抄本的内容。同时，抄本作者也不需要试图复制那些无语的暗示，如面部表情、笑声、抽噎和长久的沉默，这些都将在录音带中得到证明。

访谈者在检视和编辑抄本上应负什么责任？

口述史家应当审核、编辑自己的访谈抄本。访谈者曾全程参与访谈，可以说，除了受访者之外，他是最熟悉资料的人。访谈者偶尔会自己制作抄本，但是最常见的情况是承担抄本的编辑工作。访谈者一边听录音带，一边检阅抄本，校正错字，添补抄本作者未能辨认出的字眼，并为受访者所说的话理出一些大致的头绪来。

访谈进行之际，访谈者应当注意一些较罕见的特殊人名和地名，随后再请教受访者正确的写法。有些访谈者是在访谈进行时就提出疑问，有的人则不愿打断访谈，宁可等到访谈告一段落再说。他们的这些笔记对于抄本的制作是非常有用的。

边听录音边编辑抄本，对访谈者而言，是个极重要又痛苦万分的学习经验，他们会听到自己亲自犯下的错误，也会注意到录音带的声音品质。还有诸如放置录音机和麦克风时，是否曾考量到冷气机、老祖父的挂钟，或是一扇开敞着的窗口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否注意听出那些掩盖了对话、令抄本制作困难的噪音？是否在受访者意犹未尽时就打断他的回答？是否没能对最先提出的问题做后续的追踪探问？或者遗漏了重要问题没问？是否在谈话时注意到新的话题，或是很不聪明地硬是要将谈话给拉回到原先设定的问题上去？等等的细节。每次的编辑经验都会教给访谈者更多的技巧，使他们在未来的访谈里能有更好的表现。

抄本制作者应否做编辑工作？

抄本制作者的责任是尽可能精确地重现所听到的录音带内容。抄本制作者切不可重组文字或为文章的风格删减字句。有些计划允许抄本制作者删除一些“错误话头”。就是受访者开口先说出的话，后来因为心意一转，改变语调，就被打断了。（例如：“首先我们去……我们就开始……噢！事实上甚至在我们去以前……”，这句子简洁地说是：“事实上，在我们去以前……”。）不过有些“错误话头”所显示的是心理过程、弗洛伊德式口误（译注：**Freudian slips** 指下意识脱口而出的内心话），以及企图隐藏的信息。抄本制作者也不应纠正不合语法结构的语句，他应当把编辑的工作留给访谈者和受访者，自己只负责将制作抄本时分辨不清的部分，以及拼音或同义字上有所疑问的地方标明注记下来。

为特定的访谈制作抄本时，制作者很快便能熟悉说话者的语法和断句习惯。经常有受访者使用“**and**”作为句子的开头，或是以“**and so**”作为新段落的开始。如果把这些字眼照样纳入抄本，整个访谈一念起来，就会变成连绵不断的一句长话，所以抄本制作者以标点符号加上段落的区隔，来处理反复出现的口头禅，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作法。

抄本应该如何注明语句以外的声音和姿态？

抄本制作者和访谈者增添额外的描绘时，务必加上括号，如（笑）、（弹指）、（以手表示高度）等；如此才能帮助读者确实了解现场实况，以及受访者所亟欲表达的原本风貌。幽默和讽刺不易拿捏，有时是无法翻译得恰到好处的，除非也将访谈者或受访者的笑声记下，否则只会引起正经八百的反应。抄本制作者应该在录音谈话中断的地方做一标记，例如：录音带断裂、机器故障、访谈拖延停顿等，不然，谈话里的一些改变往往无从解释。无论如何，处理这些附加提词（暗示）必须多花些心思，善近情理，小心判断。毕竟做提词的目的是协助研究者，而不是要令受访者觉得尴尬窘迫。

同样的道理，抄本在首次提到某个人时，理应附加括号列出此人全

名和头衔尊称,例如:“(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Senator Hillary Rodham Clinton),或“(乔治·W·)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 Bush)。提到某一城市或乡镇时,除非以下讨论的全是同属一州的社区,否则必须将州名加括号列入,如:Springfield [Missouri] (密苏里州春田市); Springfield [Illinois] (伊利诺伊州春田市)。有关数字、简写等文字体例的问题,抄本制作者可以参照《芝加哥文体手册》(*Chicago Manual of Style*)或是所属计划选用的其他文体手册。¹⁹

抄本制作更多的是艺术而不是科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ROHO)曾经做过一次实验,让四位有经验的人为同样十分钟的录音制作抄本,结果由于要编辑表明声音和行动的词语变化太多,致使四个抄本从缺乏创造性的逐字抄录到进一步的词汇润色,截然不同。每一个版本的表述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它们与访谈者和计划主持人要求抄本制作者最终完成的风格差距甚远。当更多的计划将录音传到网上时,他们将无须更多地编辑,只需使抄本与原话更加接近,包括那些无法听清的话语。²⁰

抄本应否让口音和方言重现?

如果访谈的目标是民俗学研究,或其他着重地方语言模式的计划,可在抄本加上地方方言;然而方言的处理是件相当麻烦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受过教育的受访者往往坚持在抄本上把他们原本说的“Yeah”,改成“Yes”。当他们看到抄本上写着他们说了“Gonna”、“talkin”等口语时,会显得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们比较愿意看到自己所说的话是以中规中矩的书面语言重现的。假若访谈者竟然就准许这类受访者如此地修改访谈抄本,那么他也该让所有不习惯将自己的口语径行付梓的人有所修正。(译注:如果每个受访者都可以把抄本改成文书体,口述历史也就和一般书写历史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了。)“阿巴拉契亚口述历史计划”(Appalachian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见解是,按照原音抄誊确实会使谈话承受轻蔑的负面形象,“等于非蓄意性地贬低说话的人”。“阿巴拉契亚计划”发现所属的抄本制作者(大部分是当地的学生)对于自己

的特殊方言口音并不太在意（例如把“**our**”发音成“**air**”），因此抄本制作时，完全采用正确拼音。只有非当地山区文化的外来抄本制作者才会努力要在纸上掌握自己认为十分地道的该地方言口音。“阿巴拉契亚计划”要求其抄本制作者不得更动口语的语法，也不得将访谈所说的口语依接近方言口音的方式重新拼写。如此一来他们既保存了说话者的风格，也不至于刻意凸显口语发音。²¹

历史学家内尔·欧文·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从她为美国南方黑人工会创始者霍齐亚·赫德森（**Hosea Hudson**）所作的口述计划里，也获得类似的结论。佩因特认为：“把赫德森的口语刊印成文书，等于是放弃其语音，因为赫德森说话并不像我所翻写的那样。”然而按照口音复制的抄本则又令人感到“惺惺作态，故表关怀”。于是她采用标准的英语拼音，且极力避免在各种不同标准的语音上，添加省略发音的符号。（译注：如 **can't, won't** 中的“'”，符号）“因为长久以来，文学总是挑选一些省略发音和方言的字眼来塑造一些让读者可以不在意的市井小民，既无知，话也说不清楚的角色。这种作法用在黑人身上，已有数世纪之久了。”但是，她也尽量保留赫德森所使用的字汇，以及诸如“**howbeitsoever**”一类的独特用语，为的是能维护用字者的精神，却又不至于贬低其人。²²

抄本应该是何种模样？

文字处理机造成抄本的重大革命，改变了老式抄本的风格。从前的抄本，文字的更正若不直接写在上面，就是整个抄本要重新打字。口述史家在使用打字机时，采用三键空格的行距，刻意加宽页边的留白，为的是方便更改。有了文字处理机的简便更改以及拷贝复制功能，以往的这种特殊作法就没有必要了。

如今，页边留白只要按一般情况处理，合情合理即可。早期口述史学家加大留白的作法，曾经使得某些研究者在抄本页缘留言，大吐苦水说这种作法根本就是在浪费别人的影印支出。相反，若页边留白太小，抄本装订时也会发生问题。打字时如果字体太小或字距、行距不够，也会使得抄本制作成微卷后，阅读有所困难。

早期使用无姓名的“问方” (Q) 和“答方” (A) 来表示问题和回答。有了文字处理机后，访谈者和受访者每次发问都可以轻松输入业经设定的姓名。如果访谈一次无法结束，需延长为若干段落，抄本开首就应明示如下：珍·琼斯 (Jane Jones) 访谈(一)，2002年10月18日，星期三。抄本结尾标明如下：访谈(一)结束。下一次访谈开始时又标明如下：珍·琼斯访谈(二)……。抄本封面则必须列出受访者姓名、口述历史计划名称、访谈者姓名、每次访谈的时间与地点。

抄本应该有简单的序言，略述口述计划的目标，以及受访者的生平和事业。有些则附上受访者简介当做附件。访谈者的简历对于未来的研究者将有所助益，因为不同的访谈者（历史学者、政治学者、民俗学者、社群成员）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此外，可以把“授权书”放在首页以便确定著作权以及该访谈的研究使用方法。访谈抄本也可以收入相关文件作为附件。有些计划就将一帧或多帧的受访者相片，或是访谈里涉及的人与物的相片收入其中。最后，如能编列索引当然更能进一步提升访谈的研究使用价值。

为什么必须要有索引？

即使是访谈者自己，过不了多久，要记住访谈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也是件困难的事。因此，搜集资料只是第一步，接着便是后续的检索工作。今天的文书处理程式，已经让索引编目的工作轻松得令人无法找借口不做。最低层次的索引至少应当包括所有引述过的名词。主题索引虽比较难处理，但是却相当重要。计划主持人和访谈者必须为索引编列一般性的重要词表。索引对访谈者和研究者双方都有用处。当访谈者筹备未来的访谈时，他们会想检讨一下以往访谈里的相关部分，以便准备问题；研究者一般并不想读完整个抄本，只想看看和自己专题相关的部分，这时索引都可派上用场。全文检索软件也已成为口述历史使用者的恩物，因为抄本通常是个别分开的，尤其是制成微卷后，更自成一个单元，索引的用处就更大了。

交叉检索 (Cross-referenced) 的索引使得口述历史收藏的研究用途大为扩展。哥伦比亚大学自 1948 年以来就一直维持着将所有参与访谈

者的姓名列入索引的方法。对研究者而言，这项庞大的索引内容是丰富的宝库，因为它不但可以查出自己研究专题的主角人物，还可以找到次要的角色——这些人的访谈内容原本为他们所遗漏、未能加以参考查询，却往往在观察和分析上独具慧眼。

计划主持人应该审核所有的抄本吗？

抄本在开放提供研究之前，一定要在访谈者之外另找一个人做审查。按照计划规模的大小，可决定是由计划的主持人或编辑来负责阅读所有的访谈资料，或者就委任顾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担任审核。整个决策也必须考虑访谈资料的机密性，是可以开放供人使用的，抑或是有所限制的。如果是前者，则可以由顾问来审核；如果是后者，就只能限由计划主持人亲自来做。计划主持人根据资料做评估，判断访谈者是否遵从计划的指导方针、提出适当的问题、做恰当的问题追踪（不随意插嘴）、是否搜集到有价值的材料。主持人可以借由审核的程序，建议访谈者改变风格，或者决定不再续雇成效不佳的访谈者。计划主持人也可以借此来确保计划所属各个访谈的后续处理都能维持统一的风格。

法律上的考量

为何新闻记者无须为其采访取得法定授权，口述史家却有此必要呢？

一般人接受新闻记者访谈时，都已假定自己所说的话会被登载刊印，除非是他们预先明言“不得登载”或是“不愿具名”的某些事情。许多记者采访时也不用录音，而是以笔录的方式记录内容。他们通常都只摘取其中很简短的一部分用在报导上。很少有记者会将自己的笔录保留给后人使用——而口述史家所面对的则是全然不同的考量。

依（美国）联邦著作权法规定，任何人的语言或观念经由任何具体形式加以记录，便自动享有著作权，其期限可延伸到作者死后 50 年。也就是说，受访者甚至不必到著作权机构登记，就可以取得自己在访谈

里所说只字片语的著作权。任何关于口述历史的计划或研究者将成果出版时，倘若在访谈里摘用了“超过合理引用”（beyond fair use）的访谈内容（所谓“合理引用”的字数是很少的），又未经授权或契约的许可，那么受访者便可起诉著作权受到损害了。

为此，档案馆要求在开放口述历史研究之前，必须取得授权书或版权让渡契约。同样的，出版者在将访谈内容刊印在书中之前，必须确实取得相关的著作权。为避免日后的麻烦，访谈者应当在访谈时就要取得授权书，最迟也不要晚于抄本进行制作和编辑时。

授权或权利让渡契约确定了访谈的归属权及其处置方式。受访者可能会要保留著作权，并要求日后任何人在使用或出版访谈的摘要时，必须与他们或其后代洽商。这种要求会使整个程序变得极为复杂，应该尽力避免。也有些受访者会将著作权交付给访谈者、口述历史计划或是收藏资料的单位；但是却要求访谈资料必须全面或部分地封存一段时间，直到受访者去世为止。若是如此，则应避免太过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没有哪一个档案馆会愿意长期储藏自己无法运用的资料。

一纸简单的授权书便可以将著作权授予访谈者或是口述历史计划，让他们有权做适当的运用，并挑选适合的机构收藏。有些文件则是由访谈者与受访者联合签署，自愿放弃该资料的著作权，而把著作权捐给公众使用。著作权归属公众所有后，简化了行政的程序，但是也就无法控制资料的使用了。由于计划至少使他们部分的访谈传到网上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所以，签署授权书应该包括电子版和其他出版形式。

口述历史计划应当要推展标准的授权书或契约，使其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适应各类受访者的需求。访谈者必须事先就向受访者解说访谈的未来用途及其储存计划，让受访者能完全清楚预期的结果。通常这些解说在口述史家与受访者刚开始通信或谈话时就需简略涉及。如果受访者在还没来得及签署授权便去世时，录音带内的口头允诺也可以作为口授契约；否则口述历史计划就必须寻找受访者最亲近的亲属代为签署授权（授权书样本见附录二）²³

访谈者本身是否也必须签署授权书？

访谈虽是合作之下的产物，访谈者也应当像受访者一样签署合法的授权书。不论是雇请的义工或是支薪的访谈者，都必须在访谈进行之前就要求他们签署契约书，避免以后发生误会，导致纠纷。签署合法授权书后，访谈者就算是同意将所有可能的著作权让渡归计划所有，或交付访谈资料收藏单位，或划归公众所有。（样本见附录二）²⁴

在雇用访谈者的契约书上基本的条款应该包括：计划和访谈者的名字、访谈者的特殊责任、工资的细目表、为访谈协定的权利、为获得受访者的授权书而协定的责任、终止契约的程序，以及双方签署的时间。²⁵

受访者有权长期封存自己的访谈资料吗？

在访谈开始之前，受访者往往会感到紧张不自在。此刻访谈者可以向他们解释，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封存全部或部分的访谈记录，无论多久都成，这是他们的权利！起先的时候，大概不止一位受访者都会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要谈的这事还在热头上，事涉敏感，我看还是封存一段时间，总不能让别人难堪吧！”然而到了访谈渐近尾声时，一来受访者通常会觉得心情比较轻松，大爆内幕、语涉不堪的情形便少了许多，再者，此前所涉及的人物多半也已退休甚至卧倒病榻，而所谓“热头上”的消息到此也已冷却得差不多了，这时，访谈者就应单刀直入，指称此一访谈是多么具有研究价值，不开放给研究者使用，真是可惜呀！此话一出，十之七八的受访者往往便就此决定即刻或在短期内开放这一访谈记录——有时候，稍许溢美的夸赞和再三的保证常能顺利促成访谈的提早授权开放。

在出版自己的访谈时，受访者享有哪些权利？

受访者可能想享有优先使用权。也就是说，他可能想在自己撰书期间，继续封存访谈资料。而该口述历史可能是他撰书的大纲与核心。除非口述历史计划有自己的截止出版期限，或是必须在一定期限之内为展览及其他公众展示提供材料，以至于不得不彼此协调出一个互惠的开放

时间。否则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封存一段合理的时间，让受访者有机会出书；也没有理由要他放弃享有优先使用权的想法。受访者所写的书很可能和访谈有多方面的差异；也不可能把访谈资料都给用上了。就算发生以上任何一种状况，研究者毕竟还是因为增添了一件第一手材料而受益良多。不过，由于你的口述历史计划已经为这个访谈投下了时间和经费，而且你也必须了解到，有些受访者即使给他再长的时间，也无法将抄本变成一本书出版。因此，最好不要答应漫无止境地限制访谈资料的开放，以免开放使用变得遥遥无期，徒然让受访者独占使用的机会。

《纽约时报》曾记载飞行员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第一眼看到他的传记合著人准备的原稿时，不禁大叫出来，“见它个大头鬼！根本就是我在自说自话嘛！”原来，他的合著人把耶格尔为“空军口述历史计划”（**Air Force Oral History Program**）所作的长达 40 小时的访谈原文照登，全给用上了。参议院历史室曾访谈过乔治·塔梅斯（**George Tames**）。40 年来他一直为《纽约时报》拍摄华府人物与事件。塔梅斯虽然从未在参议院任职，但是他几乎每天都隐身在国会山庄不着痕迹地拍摄他的相片。在他的访谈中，塔梅斯活生生地描绘他所拍摄过的每一位参议员，几乎每一帧照片都有一则故事可说。访谈结束后，塔梅斯便进一步口述自己的回忆录，后来刊印成书——《目睹华府：认识我的六位总统》（*A View of Washington: Six Presidents Who Have Known Me*）²⁶

未来的研究者也会发现，以原始口述资料校勘后出版的书是很有用的。例如：肯塔基大学图书馆存有一份未经修改的访谈打字稿，那就是由悉尼·夏利特（**Sidney Shalett**）为前参议员暨副总统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进行的一系列访谈，此项资料曾被用来撰写巴克利的回忆录《往事追想录》（*That Reminds Me, 1954*）。巴克利在这份抄本里是一位脾气暴躁、意见很多的人，这和他在自传里亲切温和的形象大异其趣。两个版本间的差异提供研究者极其有用的观察点。²⁷

假如有人要求归还录音带和抄本该怎么办？

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下，受访者或者会因对口述历史有所顾忌而反悔，他也许会拒绝签署授权书，甚或要求把整个访谈撤出收藏之列。这

类不幸情形也可能发生在受访者来不及签署授权书便过世，其后，其亲人要求拿回访谈资料。此时就必须说服这些人，告诉他们访谈所花费的时间和经费，以及抄本的收藏如果独缺这则访谈将会造成多大的遗憾；甚而以延长访谈的限制年限交换收回成命。有些时候受访者所需要的只是一点保证，以用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访谈确实不会沉闷无聊，真的是有价值的文件。但是，受访者如果仍然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话，最终录音带还是必须双手奉还的。碰到这种情形的话，只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和那些拿回访谈资料的人或是其亲友取得联系，提供整个口述历史的进一步消息，鼓励他们送回访谈资料，让故事不致掉落、散失。

口述历史的内容是否会构成诽谤罪？

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那些也许遭到受访者冒犯、诽谤或破坏名誉的人，不但会控告受访者，也可能会控告访谈者以及收藏该访谈资料的机构。虽然这类事例微乎其微，但是就算所谓的控告只是一种威吓的手段，也还是令人感到不悦的。用点常情推断吧！如果受访者说了些有关某位仍然在世的人非常负面的事情，或一些少为人知，也未曾公开过的事，而那个人又不是公众人物的话，那么只要将那些资料的开放限制一段时间，直到那位有可能受诽谤的人已不在人间，也不会再提诉讼时，一切就都摆平了——死人从来就是不怕中伤的！

与其为了可能损及他人名誉而将整个访谈完全封存起来，倒不如就将其中敏感的这一部分暂时搁置，直到毫无顾忌、可以解除禁令为止。不能马上披露一段有趣的故事的确令人遗憾，但是诚如某位律师对某项口述历史计划的忠告：“你或许会赢得这场诽谤官司，但是你绝对不想看到赢得这场官司的律师账单！”²⁸

档案保管与网络

已完成的访谈应当如何处理？

如果该口述历史计划并非隶属于图书馆、档案馆、历史学会或其他

研究机构，那么录音带和抄本就必须送往有能力保存、维护访谈资料的地方，并且要能让一般人取用。公共图书馆通常都热衷于为地方历史部门收藏有关社群、旧家族、教会和学校等各方面的资料；档案馆则乐于收到任何与其典藏手稿相关人物的访谈拷贝；大学图书馆则较常搜集学生和教师们所制作的访谈。较大型的口述历史机构也愿意接受捐赠的收藏，收藏的题材则呈现多元化的趋向。

此外，每个访谈的授权书必须载明受访者知道也同意该访谈资料的收藏处所。同时也要提供该项访谈的相关基本资料给收藏处所，如计划的目标、赞助者和经费等。让所有的访谈者都确实实地为自己的筹划过程、方法和访谈环境条件等资料建档。

由于口述历史的录音带和抄本很容易复制，因此不必限制只送存一个机构。把口述历史的拷贝送到任何可能会有研究者需要的地方，例如：社区内的各个图书馆、存有受访者资料文件的档案馆、与受访者关系密切的机构。再者，也要设法赠送给受访者若干份的抄本拷贝；如果无法多送，至少也要有一份。哪怕只是简单装订的便宜拷贝，对受访者家属而言也是极为珍贵的礼物。最后，至少要保留一份拷贝或电脑磁盘，以作为日后口述历史计划的参考。

如何让人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到你的访谈资料？

口述历史的访谈工作经历了执行、加工处理、保存等繁复的程序，如果研究者竟然无法取用，这将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因此，口述历史计划在没做完推广工作、还没让外界了解收藏的实况以前，就算不上是大功告成了。你可以在专业的口述历史学会通讯或其他网络上发出公告，通知口述历史和区域史的团体，或是其他可能对该题材有研究兴趣的学术团体。也可以想办法在访谈内容中摘取资料写篇短文，刊登在地方通讯或报纸上。口述历史资料是可以列入图书馆目录的。如果是隶属于档案馆的计划也可登记在“研究图书馆资讯网”（**RLIN, Research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或“图书馆中心在线目录”（**OCLC, Online Catalog Library Center**）上。有些出版商在取得口述历史计划的同意后，也会将口述历史资料复制并予以出版。

除了学术研究者之外，你应当让提供访谈来源的社群也能取用这些访谈资料。收藏访谈资料的图书馆或档案馆，可能愿意以访谈为题举办展览。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可以在文章、节目、实况报导上，取用业经搜集妥当的资料。有计划地使用宣传小册和其他印刷品，可让口述资料广为流传。而纪录片及幻灯片制作、广播节目、戏剧表演等也早就对口述历史的丰富资源有所了解，同样不妨放手一试。

口述历史应该上网吗？

考虑到口述历史的民主化趋势，对口述史家来说，不使用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大众传播手段，将是自相矛盾的。1990年代互联网的使用愈发广泛，从高校到总统图书馆，大批口述历史计划开始在网上传输访谈的摘录和全部抄本。一些网站还包括录音和录影带、图片和其他一些说明。围绕同一主题能够轻松链接收集访谈，也能“热络”相关的网站。网络帮助口述历史回归社区，而且扩展了我们所定义的社区边界。它对于不愿去图书馆或走上一段路程去档案馆，而喜欢上网的学生特别有吸引力。挂在网上的访谈通常在一个月接待的“访问者”要比它们放置在档案馆中多年来累计的查阅人还多。

考虑到对受访者隐私保护的需要，对有声记录和抄本的滥用与抄袭的潜在危险，以及不留痕迹的网站登录，一些口述史家对将访谈放置在网上作法提出了保留意见。因为，这些情况将导致档案馆对访谈失去控制。他们对电子产品和出版物是否在网上之前签署了授权书，是否得到了受访者或他的后人的允许提出了质疑。口述史家们提出的道德问题是必要的，也帮助他们的受访者避免被利用。但是，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回避网络，恐惧只能使他们步入“雷区”。担心网络危险不但使计划对自己无益，而且也会导致下一代研究者忽略这些计划。

口述历史的下载和出版并不对等。网络是散布者而不是出版人（为了保护它免遭诉讼，国会给予它特定的定义），口述历史的抄本是原始资料而不是书籍。事实上，网络并没有证明对阅读长长的手稿有益处，而是很好地将大量资料分屏排列。网络杂志通常较短，便于眼睛捕捉图像。报纸栏目的长度适于在电脑屏幕上轻松阅读。长文也可以上网，比

如《圣经》、《墨比狄克》 (*Moby Dick*) 等书籍，可以提供关键词语轻松地浏览它们，但是要长篇累牍地看下去就很受罪。应该说大多数访谈吸引研究者获取特殊的信息，而不是使读者追踪整个资料。

研究者们希望在网上看到的访谈抄本同原始的本子一样，包括页码都能一致。虽然他们能够通过单词在屏幕上浏览，但如果他们打算打印复制整个访谈的话，为了引用和利用索引，页码就十分必要了。口述史家自身也需要利用网络，当他们开始为访谈做研究准备时，从家谱到报纸、校友录的新闻、与受访者有关系的组织、社区的背景资料，乃至地图和通往受访者家的开车路线，都需要检索。

国际互联网不会代替口述历史档案馆，档案馆里将继续存放着原始的记录，保存着磁带和抄本的拷贝。相反，国际互联网能够延展利用档案馆的人员范围，从当地直达世界各处。通过网络，下一代研究者能够更多地了解那些已经完成的口述历史的全貌，并越发喜欢利用这些访谈。广泛细致的研究也能增加对访谈的深入审视，更多地关注证据和内容主题，甚至使方法标准更加严密。²⁹

在访谈传到网上之前需要做哪些考虑？

挂在网上的口述历史计划需要包括以下内容：执行方案、给参与者的通知、布置他们选择任务、允许访谈制作电子数字复制品的授权书草案，以及为方便下载准备的抄本格式。建立口述历史档案馆需要应对大批资料进行数字转化的任务，这令人畏惧甚至心灰意冷。有效的策略是工作要从在网络上寻找帮助开始，这将提醒研究者能找到哪些资料，它们都存放在何处。很多访谈的抄本已经做成了微型胶卷，研究者可以通过网络图书馆租借，而不必跑路就可获得拷贝。接下来计划转向了将访谈刻录到磁盘上，或者扫描那些老抄本，传输他们访谈的样本以展示他们丰富的收集。研究者会对这些内容给予实质性的造访，寻找研究帮助、阅读抄本、听一些录音并与电子档案管理者进行协商。

网上进行口述历史访谈会消耗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尤其是要包括录音和录影展示的话。他们经常会找学生来帮助，但要求对更换的成员进行正规训练，为保证成果质量还要有密切的监控。网站可以筹划群体计

划，但是专家强调在整个内容和风格中要有一个人的完整陈述。当网站随着时间扩展内容时，要保证它们在可操纵的范围内，保持清晰和格式一致才是可取的。人们读书一般是从起始页开始，一页一页读下去直至他所喜爱的部分。网络读者与之不同，他们有办法直接到达任何一点。因此，需要让他们知晓所在的位置，并与主页有畅通的链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档案管理者塔马拉·肯内利（**Tamara Kennelly**）说：“利用者希望能简便地进入和使用，能在网上自在地搜索和访问。”切记，在家里下载动漫图画速度会比较慢。³⁰

口述历史计划明确了浏览者利用网上录音和录影剪辑的权限，以免非法复制和转播。一些计划已经重新签署授权书，协议受访者是否愿意访谈在商业传播和电子出版之前被参阅。采用同样办法，计划将关注正在复制的电影和声音剪辑，因为他们还没拥有拷贝权或得到了所有者的允诺。即使是非营利的教育机构也会因侵犯拷贝权而被起诉。正如档案馆和出版物一样，网络上也有与污蔑和诋毁相关的区域。受访者、访谈者和计划因散布不真实离奇的事情而构成污蔑。相反，网络服务人员不会因赞成某个访谈而担负责任。因为，国会已经定义网络——是散布者而不是出版人，其功能与报刊亭相同。³¹

口述史家固守网络的道德命题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要避免出于私利利用受访者。如果为了当下的访谈要额外修订访谈授权书，那么，计划应该在上网之前通知健在的受访者（尽管为获得授权而追踪其后人看似有些过分，因为他们的目的很可能与受访者相矛盾）。对那些从不利用网络的老受访者要给予说明，在访谈登出后还要选择一部分提供打印稿。口述史家要尊重有些人的想法——害怕在有生之年全世界都可能阅读到他们的访谈，侵扰他们的私人秘密。但是更多的受访者则希望留给后人一些东西，他们回忆的事情可能被公布或展览，而没有被忘记，一般来说他们高兴访谈能被更多人知道。

3

第三章 执行访谈

切莫带着某人一生的故事——

他们的坦白回顾，乃至极端隐私的言语——走出大门，就此扬长而去。

访谈是艰难的，也是充满感情的经历。

在访谈结束时，你有必要多花些时间，

关掉录音机，和受访者说说话。

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访谈对于整个口述历史计划有多么重要。

一名好的访谈者应该具备何种素质？

斯塔兹·泰克尔认为访谈的成功秘诀在于“一杯咖啡在手的谈天方式”，他的工作风格是彬彬有礼、率直、感性、必要时敢于做出挑战性的询问。有一位受访者描述他的平易随和时说：“他不会刻意地刺探问题，却能让人敞开心胸，说出有关自己的一些奇妙小故事。他是个绝佳的听众。”同样，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每年要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早间编辑”节目进行数百次的访谈。他描述自己是“轻松、平易的人，并且我希望人们如我一样轻松，他们越是舒适自在，谈话就越坦率。”所有的访谈者都该让受访者觉得舒适自在，且要小心翼翼地聆听他们说话，尊重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做出坦诚的回应。聆听的技巧不是与生俱来的，访谈者必须自我努力，才能得到这样的成果。¹

访谈带有几分表演的性质。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不只是访谈者想处处表现得宜，受访者也经常为自己能否回忆起和描述很久以前的事情而紧张万分，谁也不想说话时丢三落四，口齿不清。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应该扮演“伙伴”的角色，尽可能地协助受访者保持心情舒适，谈话主动且精确。访谈者应该“引导”（**guide**）而不是“指导”（**leading**）访谈，可以提示一些人名、时间和其他资料，让谈话能够继续下去。工作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受访者厌嫌的心防，使他们在面对过去时，能够诚心诚意，甚至自我批判地评价一切。²

适用于各类口述历史访谈的基本规章和准则包括：事前做好准备；务必事事稳妥；设计饶富意义的开放性问题；不要干扰回话；仔细考量

所听所闻；充分了解器材设备；迅速处理录带；访谈伦理不但要谨记在心，更要随处去实践。

筹备访谈

访谈者应该如何准备访谈？

第一步先要熟悉既有的资料。包括计划的一般事务、即将受访者的背景资料：他们的家庭、所属社群、工作、成就与挫败等。访谈者先得熟悉受访者一生的经历概况，然后再让受访者来填补其中的细节。为了了解和设计问案，可以研读一些已经出版的资料，例如：家族史、城镇史、制度史，以及受访者所经历的相关历史事件等。

研究上最自然的着手之处是过期的旧杂志与报纸、刊印和未刊印的家谱，或其他可能收藏在图书馆本地史部门或网站的地方资料。有些受访者已将本身的相关文字资料捐存在图书馆中，但大多数人则还是把文件、笔记及其他纪念物都收藏在自家地窖、阁楼或书柜里。在访谈之前，可以请求他们特别花些工夫，将这些东西找出来，并且请他们在访谈时将相关的备忘录、信件和相片等一并带过来。如果这些要求全都无法办到，就只好请受访者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并建议一些你可以参考的资料。

先阅读或听听别人的口述历史成品可以说是最有效益的准备方法。研究一下属于同一个计划的其他访谈，或是收藏在图书馆内的录音带和抄本。访谈的技巧各有所长，端视访谈者的专业技术和受访者是否合作无间，愿意侃侃而谈？分析各种问案的类型以及提问方式，可以帮助自己建立起发问的风格。在 1970 年代，卸任国会议员组织（**Former Congress Member Inc.**）曾经访谈过一百位前任参议员及众议员，并将录音带和抄本送交国会图书馆。有不少访谈者参与了此项工作，他们的抄本显示出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方法。历史学者所提的问题，大致不离一般的传记架构；政治学者则针对诸如议员辈分、国会助理、委员会的任命、国会领袖及派系等组织问题发问。³

编列预算时，可以用每进行一小时的访谈需要做十小时的事前研究来估算。一般而言，只有在访谈初始阶段，才需要如此多的深入研究。后续的访谈中，因为有先前的经验做基础，可以节省下不少的准备时间。当然，如果一次的事前研究做得够深入、扎实，且可供数个访谈之用，那么先期准备工作的花费自然可以大为降低了。

有必要做这么多的事前研究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决定到底该提出哪些题目。访谈者对当事人和相关事件的主题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对访谈的进行自然有所帮助。当访谈者脱口问出对主题显然不够内行的问题时，受访者自然会感到不耐烦。

事前的研究也让访谈者能够在受访者叙事有所遗漏时，从旁提示资料。人们在回想自己的过去时，很少有人能正确的记清楚所有的人名和时间。访谈的进行常因受访者无法确定某个名字而卡在那里。（“那位个儿高高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做经济学、抽烟斗的。”）访谈者如能适时补上名字（“你指的是不是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就可帮助受访者继续谈下去，仿佛谈话从未被打断过一般。但如果连你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么也可答应说日后定会查出名字来，补入抄本。许多受访者，尤其是老年人，对自己的记忆缺乏信心，因而十分紧张地把访谈视为是一种考验，访谈者应当设法让他放轻松。

“日期”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人们往往会混淆日期或是把事情的时空错置；访谈者适时插入一句“该不会是 1960 年吧？不大像是 1970 年呀？”就能协助受访者的叙述回到正轨上来。

访谈者事前需要做充分的准备，以便对于访谈的方向预先有所了解，受访者所说所言，如果与其他记载有所抵触时，就要鼓励他解说原因，因为受访者可能会带来和原先研究全然不同的新题材。想要探查这类新题材，不妨这样说：“这件事我一无所悉，你可以讲给我听吗？”访谈者准备起问题来虽然十分费事，但是有时也必须乐于脱轨一下，顺着受访者东弯西转，绕道而行，这种耽误说不定就能提供出饶富价值的讯息来。

每次访谈应该准备多少题目？

多些问题总是比较安全。许多受访者回答一个问题就说得很长很长。一段独白就已经涉及到访谈者备忘清单中的若干问题，而且不经提示便自顾自地讨论起来了。有的人却回答得太简略，需要用若干问题来追踪、引导他们说得多一些。每当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在“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这个电视节目出现时，主持人所准备的问题分量比访问其他来宾时多上个两倍，因为参议员习惯将回答简化成“对呀！”和“嗯……不对！”访谈者如果准备了过多的问题，造成时间不够用，那么就再安排另一场访谈。

避免采用简答题，例如“你是在大急流城（**Grand Rapids**）长大的？”“对。”“你是在那儿上学的？”“没错。”你所需要的只是停止照本宣科，将发问的方式改成“在你小时候，大急流城是什么模样的？”“谈一谈你上过的学校好吗？”——抄本上如果出现一长列的简答题时，就表示问话者的访谈技巧有待改进。口述史家所追求的是较宽广、较具解释性的答案。

记得每次不要提出一个以上的问题，多数受访者只会回答其中的一个，而访谈者只好把下半段的问题重提一次，或者是说着说着就完全给忘掉了。

同一个人应当访谈多少次？

口述历史如果只有一次的访谈时段，就会像是“录音快转”（**audio snapshots**）般，一闪即逝。最好还是根据计划目标和预算，想办法让每个人拥有至少一次以上的访谈时间。要想打破访谈乍始的冷场，只靠一次访谈是不够的。多做几次访谈可以建立彼此间的亲切感，能激励受访者直言不讳。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起亲密关系，这样才会有勇气提出一些难以启齿的问题，且避免不诚实的告白。有位受访者直到第四次访谈开始时才说：“到目前为止，我跟你说的都是一些裹着糖衣，经过修饰的话。”于是他开始讨论在专业领域里一些最不愉快的关系——整整花了三次访谈的时间，总算是打破心防，获得受访

者的信任。

受访者倒也不是存心隐瞒，任何人要记起一些琐碎的陈年旧事，总需要一些时间。大部分人的心灵运作状态都不是完全精确、井然有序的。一般人无法精准地按照年代顺序，很合乎逻辑地做回想。记忆通常是靠联想唤起的。一个受访者在先前可能说了很多有关杜鲁门总统的行政问题，能说的好像全都说完了。但是在后来的某一节讨论肯尼迪时代的访谈里，却突然冒出一句：“肯尼迪的作法就和杜鲁门截然不同！”然后拉出一段先前完全没有想到，有关杜鲁门时代的看法。

许多受访者之所以沉默寡言，无话可说，可能是因为下列因素：患了“麦克风恐惧症”（**mike fright**）而精神紧张；本身对事件一直没有看法；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有位住在疗养院的受访者，在某次访谈中接连睡着两次，每次都是等到访谈者决心收拾器材打道回府时方才悠悠醒转，继续访谈，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当然，此后也就没有第二次访谈了。另外一些受访者则是能言善道，不但回忆深入，环环相扣，且谈话清晰，条理分明，简直叫人叹为观止。碰到这类受访者，便应当多跑几趟，直到他把所有的题目说到无话可说为止。

要特别注意的是那些寂寞孤独的受访者，他们会不必要地拖长访谈。有些受访者由于访客稀落，又没有家人关注，一旦有人肯听他说话时，便高兴得说个没完没了。对于年长受访者的需求理应保持高度的敏感，但是切莫忘记，你并不是心理学家，不是来提供无限期免费心理治疗的。

一般访谈平均以多少时间为宜？

除非你是长途跋涉而来，行程又很紧凑，访谈时间不得不安排得比较长，甚至是一整天的访谈；否则，每次访谈不宜超过两小时。超过两小时的谈话，不但会使受访者疲倦不堪，昏昏欲睡且心浮气躁；就是访谈者本身也会产生无法全神倾听的困难。如果确实有延长访谈时间的必要，那就要多安排几次休息时间。⁴

部署访谈

应当优先访谈谁？

按理而言，你应该从你所探讨的事件或社区里年纪最大和最具关键性的受访者开始谈起。基于种种因素，有些人在其组织、行业，或社区里就是较具影响力，受人尊敬，所待的时间也久些。所谓“最具关键性”者，可以是一名曾经担任要职、个性温和亲切的人士，或是单位内的“野史专家”和档案管理人员。如果能优先访谈他们，将有助于确定和觅求其他具有潜力、能发挥作用的受访者，他们还可以协助说服这些人接受访谈。口述史家称呼这些人为“守门人”（**gatekeeper**），他们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守门人”可能是和以往同事来往密切的资深职员，或者是事件主角的遗孀、家属、亲戚或挚友。其他的人可能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才肯定接受访谈。在我筹划采访推动“新政立法”（**New Deal legislation**）的“双杰”——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和托马斯·科科伦（**Thomas G. Corcoran**）时，科科伦对于我的信件和电话一无反应，杳无回音。然而就在我探访过科恩后的隔天，科科伦的秘书却主动为我安排好访谈时间，并且表示我已通过审核。

凡事都要盘算得实际一些。筹备口述历史计划可能会异常费事，以至于万事俱备，要动手采访时，可能最具前瞻性的受访者已魂归道山，或是卧倒病榻，一无所用了。受访者的候选名单，应该根据年龄、重要性、适合的采访时间、地点等，一一加以分组。年纪较轻的、非主流的，或是住得较远的，可以保留到计划的后半段再访谈。基于旅行的种种不便，也可以要求同住在某一区域的受访者们集中起来，一起接受访谈。新闻工作者的务实建议要谨记在心，选择那些看来比较肯合作的人开始动手，博个好彩头。合作意愿不高的人，则需要三顾茅庐，一再敦请，以三寸不烂之舌耐心地解说。最后，他或许真的会同意接受访谈——不过接受的理由可能只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些自己反对、厌恶、不屑的家伙，垄断了历史记录。⁵

如何锁定受访者？

口述史家必须扮演侦探的角色。虽然经由他人口头推荐，可以发掘出许多潜在的受访者，但是口述史家通常还是得自己追踪目标。如果是为传记做访谈，访谈者在读过主要人物的相关文件后，就可掌握那些跟他有交往的人，甚至还可以从两者往返信件上获得回邮地址。电话簿也能帮助锁定受访者。（目前，美国电话簿都已编纂成 **CD-ROM**，可供查询。）当为获得某些特定人物的信息寻找网站时，可以通过名字在普通网站上寻找。网络对政府部门所涉及的各种职业有宽泛的公共数据库，从医生到立约人均囊括其中。例如：马丁代尔-哈贝尔（**Martindale-Hubbel**）律师库提供了律师们的信息，而邓恩和布拉德斯特里特（**Dunn & Bradstreet**）数据库则包含很多商业领导者的信息。⁶

家族或机构内的某些成员也会提到和其他家族成员、邻居、同事仍互有联系，且可以提供现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也有各行各业的通讯录，某些协会和公司也会出版内部通讯，专在现职和退休人员之间发行。这类通讯可供刊登启事和口述历史计划的相关宣传。另外，报纸广告也可以招揽到潜在的受访者。然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号召，蜂拥而至的自愿受访者，将会令访谈者惨遭灭顶——同时也不能辨认出哪些才是真正能够提供有价值讯息的人。⁷

初步接触受访者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最好是先用电话或信件，说明访谈的目的和计划的性质。同时解释录音带和抄本的后续处理，并说明受访者日后所必须签署的权利转让文件等。在电话联系过后，随即寄出一封信，以便建档。更重要的是，要让年长的受访者用纸笔记下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访谈目标、安排的访谈时间等等。

有时访谈者会安排事前见面，比方一起吃个午餐，借此和受访者熟悉一些，也为实际访谈时所要讨论的主题找些好点子。这类见面的安排必须衡量彼此间的时间，同时也要考虑计划预算是否负担得起。有些计划是不鼓励事前见面的作法，为的是要避免把受访者初次面对问题时的

那份自然与率真给流失掉了。电视访谈者布赖恩·拉姆（**Brian Lamb**）就曾抱怨，他有一些访谈，由于在摄影机开动前，提前问过问题，结果是所有心血“毁于一旦”；因为同一个问题的回应，第二次绝对不像第一次时那般令人满意。

采访行程的安排要以受访者的方便为依据，而且一定要准时无误。一些较为显要的受访者，日程安排上往往问题重重。尤其是当访谈者必须千里跋涉才能到达目的地时，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切记要一再地向受访者说明计划的目的，也别忘了带上自己在访谈安排上所必需的花费。如果是到受访者的家中或办公室访谈时，就要把详细地址和该如何走法都问清楚。要不然届时满街团团转，到处找路标，到达时，就算不迟到也够紧张的了。如此这般地展开访谈，真是再糟糕不过了。访谈者既然是个客人，就得要有个客人的样子。任何访谈者要是姗姗来迟、口不离烟、大嚼口香糖、衣冠不整或干脆顶撞受访者的话，要不了多久，这个访谈肯定会出岔子的。

进行访谈

录音机应该摆在哪儿？

录音机应该摆在访谈者一眼就看得见的地方，以便定时监管其功能。但是这个地点却又必须是受访者不会直接看到的，以免分神。有时候，设备器材很容易让人心神紧张。但几分钟过后，只要不是面对面，多数人都能忽略录音机的存在。麦克风位置要接近受访者，最好是使用那种别在衣服上、像是装饰用的“小蜜蜂”型麦克风。有无电源插座及其位置所在，同样也会决定录音机的摆法。最好是使用可充电的蓄电池或是随身携带电池，以备没有适用插座或既有电池用光的不时之需。然而录音机却也不该完全隐藏起来，因为暗中收录音无法取信于受访者；而口述历史却是靠这份信任与信心来进行的。再者，偷偷盗录也是不道德，在许多州甚至是不合法的。

自己的录音机和麦克风等器材的各种性能要操作纯熟，了解于胸。

器材若未加测试，可能会导致整个访谈记录消失于无形，或是录音品质差得根本难以制作抄本。每个采访者至少都应该尝试去为一份录音带制作抄本，以便亲身体会掌握精密音质的要诀。

多数的访谈者都会试着把器材给安置在静谧的处所，以避免访谈受到小孩、来问话的配偶或秘书、电话铃声、敞开的窗户、街道来往交通、空调、钟响等的骚扰。受访者总是会想要当个好的东道主，但是咖啡杯碰撞，搅动饮料内的冰块以及其他外来声响却全都会被收入到录音带内。这些日常的喧哗，受访者或许习以为常，全不在意，却会打扰访谈者，并且使录音带在抄本制作和研究使用上显得困难重重。

与此相反的是，民谣学者、语言学者和人类学者则乐于攫取访谈时的整个“声境”，包括由教堂钟声到海浪拍击的四周声响。有些噪音是不请自来、想都没有想过会有的。有位访谈者在上方挂有鸟笼的木桌旁录音，始终没有留神到噪音的存在。等到录毕重播时，才赫然发现“鸟笼里小鸚鵡的聒噪叫声竟然把受访者的谈话全给遮盖住了”。⁸

受访者谈得正起劲，录音带却用完了，该如何是好呢？

看好你的录音机！有些录音机在录音带快要用尽时，会有警告信号出现。在录音带即将告罄前，抓住受访者说话的间隙，断然喊停，让你有换带的机会。切记随身携带空白带，天底下是没有三面的录音带的！换面的时候，记住先让录音带多跑个几秒，以便跳过前面的空白部分。录音带中，**90**分钟长度的是能保证口述历史安全记录的最长的录音带。微型磁盘在单音复制时可录制**148**分钟，以立体声录制则缩短一半。

要谨记录音带结束前所讨论到的问题，因为有时受访者被打断后，需要访谈者从旁提示，才能继续下去——就算只是短暂的打断，也还是会有接不上的问题，你必须提醒：“刚才你说到……”

访谈题目应该按照年代还是主题来安排？

访谈的设计完全取决于计划的目标，有些计划必须披露受访者的一生故事；有些则侧重在受访者所曾经参与过的事件，以安德鲁·杨（**Andrew Young**）为例，足堪一谈的就包括：他的生平遭遇、出任驻联

合国大使一事、在民权运动中的地位等等。访谈若是传记性质的，通常就会按年代顺序进行。计划的焦点若集中在事件之上，那么问题就会比较专题化了。

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发问不是顶好的作法。第一个问题应该避免过于突兀或太具争议性。在进入问题的高潮之前，先做好历史背景的铺陈，让受访者在整个过程中感觉舒适自如。人们通常偏好按照年代先后回溯既往，所以可先以一般性题目开场暖身，以便营造气氛，随后再深入地问些比较特殊、率直的问题。把问题严格地限制在专题范围之内，可能会影响到受访者作答的深度和内涵。无论如何，在编年式的架构下，穿插有专题式的问题可以说是较妥当的。

没有底线的“开放性问题”，是否比“明确的特定性问题”来得好呢？

就理想而言，访谈者应该是要把这两类题目混合着使用。第一个问题应当是没有底线、开放性的问题（**open-ended question**）：“谈谈你的童年好吗？”接着再问特定性的问题（**specific question**）：“你上的是哪一所学校？”以明确的特定性问题做开场白，往往会让访谈者逾越本分，过度掌握访谈。访谈者应该在开始紧缩、窄化问题之前，先让受访者说出他们认为最具意义的事情。口述史家谢娜·格卢克曾说：“最好的口述历史恰似受访者的一方独白。”而这种独白却是经由访谈者点头称是、会心微笑、专心倾听、一再鼓励、外加明确的补充和慧黠的题目设计所激励出来的。⁹

以开放性的题目引导访谈，可以让受访者在叙事和思考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并有足够的时间把他们认为和主题相关的材料加进来。而使用特定性的问题来引出事实性资料，通常是针对受访者回答开放性问题时所提到的某些事物而做的回应。跑政治新闻的记者和法院的检察官，常常使用这类混合性的问题展开侦查，进行所谓的“漏斗形访谈”（**funnel interviewing**）。他们首先会以普通问题来投石问路，继而将问题一路缩小，到了最后，受问者便不能对问题做出明确的答复。虽然口述历史的访谈很少是以敌对方式来进行，但是此种“漏斗形”的访谈手

法，却仍不失为一条可用之道，尤其当访谈对象是个好辩之徒时。¹⁰

针对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口述史家查尔斯·莫里西主张，两句式的题型效果最好——第一句陈述题目，第二句则提出问题。如：“根据记载，你是确立本镇《分区管制法》的领导者，为什么分区管制法规会成为你的工作目标呢？”接下来可能问的一些问题是“这些法规对于你的邻居们造成了哪些特殊影响吗？”“你如何评估这些法规的效应？”“换成今天，你的作法会有所不同吗？”问题也可再深入触及到剪报所载的分区管制事件上。在这种主题下，“地图”不但可成为访谈时视觉提示的绝佳工具，同时也可用作抄本附录的参考资料。¹¹

有一点必须铭记在心的，那就是访谈者的角色绝不仅是问些问题而已。简单明了地将受访者的意见和评论复述一遍，往往可以激起他们的回忆，引导他们自动自发地投入到问题讨论之中。在发问的题目中，偶尔掺杂一两句评语，可以舒缓一下讨论的压力，防止访谈过程变成法官鞫讯犯人的翻版。不过在使用这类插入的评论字眼时，千万要拿捏分寸，适可而止，避免以自己的意见曲解了访谈内容。

使用开放性问题进行访谈，被视为是将权力下放（**empower**）给受访者的作法。因为这类问题鼓励受访者主动去铺陈、解说自己的故事，这使得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获得一定的制衡。研究“权力下放”这一论点的人，将受访者视为提供资讯的报道员，而访谈者则是采访的记者。访谈者虽然提出问题，但是受访者却很可能不愿做被动的回答，反而自行塑造了访谈的新方向。此一论点提升了许多访谈者的自我意识。这些访谈者中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口述资料来源并不认同——或者只有虚构性的认同（**fictional identity**）——其中又以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访谈者居多；同时也包括一些工作范围不在自己文化圈内的访谈者，他们挣扎着，不让自己的文化观点强加到受访者或被观察者的身上。¹²

题目结构本身会不会将答案给扭曲了？

民意调查专家说，如果你能一语道破题目的立场，那么这便算是个“含沙射影”（**loaded**）的题目了。“你是否支持预算均衡修正案以结束

政府的浪费与欺诈行为？”这是含沙射影、有所指而问的；“你支持预算均衡修正案吗？”则是中立不偏的。记者常会问出一些具有引导和操控性质的问题；采用“你是否认为……”作为开头的话，就是为了获得符合某些假设的回答而设计的。许多政治人物经常因为遭到新闻记者用这类问题强迫自己说出些言不由衷的话而懊恼不已。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那些正忙于撰述的研究者，为了填补自己在论证上的空隙，而问出一些心中早就预想好答案的问题。这种作法的危险是受访者做出回应时，可能会曲意迎合，以问题的形式或发问时的语气为线索，去揣摩出访谈者爱听的模式来作答。结果便完全与口述历史应有的方向背道而驰了。¹³

以开放性问题开场，让受访者的谈论范围尽量放宽、放远。仔细聆听受访者所说的话并笔录下来，但是绝对不要插嘴。等到说话的人显然已经把那个主题说尽道光而停歇下来时，再回过头来问些特定性的后续问题，以澄清混乱、矛盾之处，同时追踪相关的细节。

万一得到的是敷衍了事的答案，该如何是好呢？

如果得到的答案都很简短，象征访谈者问了太多特定性的问题，没有充分地妥善运用“如何”和“为什么”这一类开放性的问题。受访者往往弄不清楚访谈者所需要的细节是细到何种程度。他们给的答案可能正中要点，却十分简略，内容肤浅又不够清楚。千万不可对简短的答案感到心满意足，应该马上以更细腻的问题，引导受访者深入问题。

太过简略的答案也可能反映出问题和问题之间的间隔过于匆促。因此访谈者必须懂得自我约束，在问完一个问题后，便保持沉默，直到确定受访者已回答完毕再说。也不要再在受访者话才刚一说完，便马上接着谈起来，因为有可能他只是稍作停顿、换口气或是整理一下思绪而已——沉默也可以暗示，访谈者正在期待更进一步的回应。无言以对十秒钟，对双方而言，都是相当难熬的，但是却可以鼓励受访者提供更丰富、更详细的答案。¹⁴

有时回答之所以肤浅而简单，是因为访谈者无法引起受访者的兴趣。这时便要设法变换问题的模式并转化主题。斯塔兹·泰克尔曾谈及

他访问九十高龄的老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时的情景。他只获准半小时的访谈时间，泰克尔心知肚明，只要时间一到，准会有人来送客。他的第一个问题属于理论性的，结果只引出一则短短的回答。于是他改用较具攻击性的问题，罗素的兴趣被引了出来，回答也比较长了些。时间一分一秒地悄然逝去，泰克尔开始挥棒击出“全垒打型的题目”——他问道：“罗素爵士，您对未来世界有何看法？”罗素的回答总结了自己的希望和挫折，结尾时却略带一丝倦意。泰克尔显然该就此打住，他却又使出“临别一击”的绝招——“在您年轻、性格逐渐形成的时候，您喜欢雪莱，”他这样问道：“而今，您是否仍然有同样的感觉？”这样一个令人着迷又具私人性质的问题，显见访谈者有备而来，对于访谈对象的底细摸得十分清楚且透彻。话虽如此，如果他能早些在访谈里问出这句话，效果一定会更好。访谈的制胜秘诀在于访谈者能否持续专注地评估受访者的反应，并且顺应情势，不断改变访谈的步调，以激励出较具启示性的回应。泰克尔给我们的提示是，每一次访谈都必须找出“全垒打型的题目”。¹⁵

如何跟不合作的受访者打交道？

有位前任国务卿在接待访谈者时，开门见山劈头便说，自己已经把所有文件送交档案馆，为的就是避免遭到历史学者的骚扰；任何人指望他回忆或评论一下往事，“必然是个蠢蛋！”访谈者对其威名远播的臭脾气早已耳闻甚详，因此也是有备而来。他知道国务卿对自己的家乡始终维持着一份深厚的情感，此次访谈的主题却是在外交政策，于是他便谈起该地方的人们所关切的外交政策等等。国务卿立刻显得兴趣盎然，开始高谈阔论地说了起来，最后，访谈所用的时间当然远远超过原来的安排。¹⁶

许多人基于某些私人理由，成为不合作的受访者。这些理由可以从个人健康状况一直到不满意自己生活方式和事业进展，乃至厌恶访谈者所研究的那个人；或者他们压根儿就是不喜欢“重挑旧事”。访谈者要是事前准备充分，就能洞悉这类行为的动机，做出相应对策。如果是因为问题的取径有误，引起不快，那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赶紧换个

方向吧！在提出令人不悦的问题之前，先挑一些受访者会喜欢的范围来谈。从中找出些理由，合理化自己所以要在事隔多年后，重新“搅乱前尘旧影”的必要性，并对学者为何仍然要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做出一番解释。

有些受访者会含混其词，也会试探访谈者到底知道多少。如果访谈者任由他们胡乱回应，或回避重点，那么他们就会支支吾吾，一直混下去。这时用些明确的特定性问题紧绕着同一个主题打转，并指出答案不够周全的地方，就可能引出比较完整或讯息较多的回应来。如果这套伎俩不灵光，那么就干脆有礼貌地挑明受访者似乎不够热心。他或许会辩解一番，最后再给个比较完整的回答。如果这样还是不行，那么访谈也就该结束了。

访谈者可涉及的隐私限度应当在哪里？

访谈所涉及的私人问题是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彼此共同决定的。就像大众媒体一样，历史学者也越来越想了解公众人物私底下的一面。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私人面就是政治面”（**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观点，也在历史学上衍生出有关“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析研究。然而受访者个人是否愿意回答隐私问题，则又另当别论了。

不同的人对于所谓的“隐私”持有不同的概念。当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为撰写传记而访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时，只要斯蒂尔不提隐私问题，李普曼也都不主动涉及。斯蒂尔不久便发现李普曼对“隐私”这个字眼的界定相当广泛，某次当斯蒂尔问到他的父亲是从事哪个行业的，李普曼一语不发地瞪着他，然后回答说：“我不想让你把这些事写进小说。”（李普曼对于他家靠出租房屋致富这件事非常在意。）¹⁷而事实上，李普曼的私人律师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曾将李普曼私人生活里的一些曲折事情写入小说——《先知之家》（*The House of the Prophet*, 1980）之中。小说里的主角曾抱怨说：“传记是场全新的球赛。这会儿，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就算是那些还活着的大人物好了，你只要拿出那面历史圣旗，在他的亲朋好友面前挥上一挥，这些人就会把自己对大人物的最亲昵感

受，一五一十全盘供出在录音带上。”¹⁸（译注：沃尔特·李普曼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自 1931 年开始写政治、外交的综合性专栏，也出版过外交、国际形势与哲学方面的论著。）

重提个人的痛苦经历会令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都感到不舒服。伊丽莎白·诺曼（Elizabeth Norman）曾经访谈二战中巴丹死亡行军（译注：日军攻占菲律宾的巴丹岛后，强迫美国战俘步行至俘虏营集中，沿途死亡惨重。）中的护士，她们的痛哭失声使访谈陷入僵局。她评论说：“我想你不可能跨越那 55 年的记忆。当我面对她们的情绪失控和战争中她们失去的一切，我感到继续访谈很困难。她们失去的太多了：青春、朋友、健康的身体以及某种情况下正常的情绪，她们为此而哭泣。我想任何人都很难去面对这种情景。”访谈者需要了解何种程度的提问会造成不舒服，哪些相关的主题会引起反感，哪些是值得保留的重要故事。要给予受访者以尊敬和同情，并且直至受访者重新恢复平静后再开始访谈。¹⁹

如何提出让人尴尬的问题？

在长期让受访者感到舒适，彼此又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之后，要面对面地提出尴尬的问题将会是很困难的。社会学者约翰·格沃尔尼（John Gwaltney）是纽华克城黑人口述历史《如此长久的干渴》（Drylongso, 1993）一书的作者，他曾责难“口述历史协会”成员经常因为过分拘谨有礼，不敢问“尴尬问题”。他主张以温和但锲而不舍的方式来突破受访者的心理防，然后再碰触那些令人为难的题目。格沃尔尼曾经播放一些录音带来说明他的观点。他所提出的问题幽默有趣，但是立场坚定，决不放弃。身为盲人，格沃尔尼所占的优势是，受访者都希望能够获得他的了解。他们经常在一长串的回答之后，间歇插上一句“你看得出来吗？”（译注：原文 ‘Don’ t you see?’，为“你明白吗？”的常用口语。由于格沃尔尼是位盲人，使用这句话显然带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因此译成“你看得出来吗？”）

提出尴尬话题的另一种解决之道是转引他人的话。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的执政期间，国家档案局在白宫附近设有办公室，所有白宫工作人

员在离职时都必须接受访谈。由于不少人是在疑云笼罩下被迫离职的，受访者往往心怀不满，不愿意敞开心扉来接受访谈。然而国家档案局的访谈者在为福特和卡特总统图书馆进行预备访谈时，却必须询问一些尴尬的问题，于是便设法将问题与一些已为人知的消息连在一起，例如：

“根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说法，您离职是因为……。这样说公平吗？”由于这消息是公开的，受访者觉得有必要抓住机会，义不容辞地为自己辩护。于是对抗的焦点就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转移到报纸与受访者之间。当然，访谈者还必须以问题切实地追踪主事者的自我辩白，针对其中与其他记载不符或矛盾之处予以质疑。

这也是纽约记者威廉·英格利斯（**William Inglis**）访谈臭名远扬的神秘人物——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为写作传记做准备时使用的方法。老洛克菲勒接受访谈仅仅是为了让他的儿子高兴，因为，他的儿子迫不及待地要为家族恢复名誉，反击那些造谣者对他们的诋毁。1917~1920年间英格利斯进行了系列访谈，并制作了1700页的抄本。尽管这本计划中的书当时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但几十年后另一位传记作家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却实现了存放于洛克菲勒档案馆里的访谈的目标。切尔诺被该访谈超常的洞察力所打动，他将访谈作为书的核心内容。对于此书，正如他所解释的：“英格利斯将站在洛克菲勒家的两位主要对手的立场来阅读，而汉瑞·劳埃德（**Henry Lloyd**）、伊达·塔贝尔（**Ida Tarbell**）和洛克菲勒则要逐段地驳斥它们。”多年来，洛克菲勒拒绝阅读那些对他进行批评的作品，但他接受访谈，使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最令他尴尬的问题——他是在如何在石油工业领域提升影响力的？他承认：“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了，但也身陷其中了。”²⁰

一旦面对尴尬的问题时，受访者的第一个回答通常是简短且具防卫性、令人无法信服的。访谈者应该在谈话进行一段时间后，再旧话重提。受访者越是想解释，所提出的细节和线索也就越多；越急着想让访谈者理解，回应也就越坦诚——包装会少些。这种作法需要时间配合，再强调一次，多安排几次访谈是很重要的！

有些受访者在接受访谈前，会提出不谈某些话题的条件。尽管访谈

者知道自己可以在访谈时，利用暗渡陈仓的方式提出这些敏感话题；而且受访者也有可能自己打破禁忌，忘情地大谈特谈。不过无论如何，口述史家都还是得同意受访者的要求。正统的作法是，访谈者可以在访谈档案内，注明受访者的这一种要求，以便向未来的使用者解释某些题材所以付诸阙如的原因。

难以启齿或是富于争议性的题目，应当延后到访谈者已经和受访者建立起合作无间的关系时再谈。有位口述史家在投入有关以核武疏浚阿拉斯加海港计划的口述历史。为了这项已经胎死腹中的疏浚方案，他安排素以粗犷见称的物理学者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接受访谈。由于时间紧迫，特勒本人又迟到。访谈者于是决定放弃一些暖身性的题目，直截了当地追问这项计划特勒所牵涉的最富争议部分。结果特勒气急败坏地说：“访问到此结束！”就起身走了。

访谈者不必曲意逢迎以表现他个人的兴趣和亲切感。自己的意见和受访者不同时，只要把受访者的看法复述一次，让他进一步确定自己的立场，让对话就此延伸、推展下去，就不致僵滞难堪。最后，王尔德（**Oscar Wilde**）有句名言值得一记：“问题绝对错不了，答案反有失礼时。”²¹（译注：王尔德，19世纪末英国作家、诗人。作品以严谨、机智、巧妙取胜，显露19世纪末的颓废美学观点。）

受访者要求关掉录音机时，该如何是好？

口述历史不是新闻采访，因此，故事“未经记录”、但凭耳闻是没什么用处的。访谈者应当很有礼貌地，但也很坚决地拒绝中断访谈，并苦心说明录音带未经受访者认可之前绝对不会公开，而抄本也会有编辑剪裁等后续处理作业。受访者要求停录的原因，有时候只是想澄清答复某一问题时心中的疑虑；或是思考如何適切地讨论某个人或某件事，并征询访谈者的意见。若是这样，访谈者不妨将访谈及录音带一起停下来，给他们意见，让他们安心，再重新开机，继续访谈！

访谈者如何超越一再复述的老套故事？

口述史家经常受人推荐前去访谈极受欢迎的说故事专家，或是乡土

野史专家。这些人通常满腹都是极富民俗文学价值的精彩故事。但是他们多半毫不理会访谈者的问题，只管自顾自地畅谈自己的风光故事。每个人说起过去的经历，多少都存着一些重现往日雄风的心态，歌颂同甘共苦的往日经验或是拿过去与现在比较一番。故事每多讲一次，记忆便是深刻一分。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着一份费迪南德·佩科拉（**Ferdinand Pecora**）的访谈。佩科拉曾在 1930 年代调查华尔街银行和股市弊端，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虽然访谈是在 40 年代后才开始进行的，他的记忆却精确详尽得令人啧啧称奇。根据佩科拉家人说，他经年累月地讲着这些故事，甚至在接受访谈之后，一直到他躺在病床上，还继续不断地对着医院里的护士讲述他的故事。²²

故事一再复述，虽可让记忆更加深刻，但也会对访谈者造成困扰。因为故事每讲一次，便修饰一次，离真实就又远了一些——事件被压缩、时间变紧凑、前后顺序重整、戏剧性和幽默感日见增强。当人们在重述往事时，很容易便删掉负面事件，而把故事焦点集中在一些胜利成功的事件上。然而，受访者也不见得就一定是把旧日的创伤和错误完全给抛到脑后了，在被问到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时，即使他们谈来心中未必舒坦，也还是愿意向访谈者坦白过去犯错的地方。

为了避免一再重复讲述相同的故事，访谈者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找出故事里那些矛盾、前后不一的地方。但是受访者可能因为故事讲了又讲，而认为事情理所当然就是这个样子。有些受访者在访谈前，会自我调适、准备一番；有些则不论何时何地，面对何人，说的都是同样一套故事。叙述过程中万一被访谈者打断了，他们或许会因阵脚大乱，而无法继续。然而在后来的谈话中，一有机会他们便可能把这些故事重新给插了进来。由于这些故事对他们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值得拨出时间让他们倾诉衷曲。（你或许会发现，根本也没法叫他们停下来。）只有等他们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后，再试着问他们比较不熟悉的话题。²³

经年累月地重复叙述一个故事，重述的过程中，也具有自我诠释的作用。对于往事，人们除了记忆之外，也会试着找些合理的解释，赋予它们意义，以便让自己生活里接纳得下这些往事。采访一对离婚夫妇，问到他们的婚姻生活或是所以离异的原因时，很可能得到两个截然不同

的版本。就算是饱经挫败的政客，一样也会喋喋不休，一再重述过去——这时，访谈者就必须叫停，让受访者想想本身所说过的话。

在受访者的心中，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像传奇轶事一般，经常演出。问题可能勾起深埋在心底的往事；他们在想起这些似已忘怀的陈年旧事时，心头不免一惊，然后就细述其详。话头一开，总是没完没了，长得惊人。

访谈者如何协助受访者回忆往事？

曾经有位受访者下评语说，他觉得接受访谈好像是让自己的记忆接受审判。如果访谈者能体认到大部分的人并不能随时随地将姓名和日期记得一清二楚，事前设法去熟悉受访者生平所接触过的人物和其大事年表，不仅访谈将进行顺利，受访者也能自在安心。类似的作法是，口述史家利用相片和熟悉的物品来协助回忆。用家庭相片、剪报、信件来唤醒原本已经遗忘的记忆。有些访谈者甚至还以嗅觉为试验，研究不同味道所能诱发出的记忆。²⁴

浏览受访者的家庭相片，不仅有助于了解他对过去的看法，而且访谈一旦成书时，这些相片还可作为书中的附录、插图。历史学者皮特·丹尼尔 (Pete Daniel) 在“1927年大洪水”发生 50 年后的 1977 年，顺着密西西比河而下，访问沿岸城镇的居民，记录他们对于当年洪水的记忆。受访者所提供的相片不仅帮助人们记起更多的往事，也为丹尼尔的书《随之而来的深沉》(Deep'n as It Come, 1977) 提供了精彩的图片。另一个形成强烈对比的例子是安德烈亚·哈默 (Andrea Hammer) 的研究。她从“新政”时代的农场保险代办处 (Farm Security Agency) 于 1935~1943 年之间在马里兰州南方拍摄的一组照片开始着手研究。为了重构老照片的社会意涵，哈默在数十年后，找到许多仍住在该区域的老居民，针对那些对照片上的地点和人物仍有记忆的居民进行访谈。她的作法再度证明，如果没有参与者协助指认，势将无法对照片做出正确的解读。²⁵

对那些事前顾虑自己记忆较少的受访者，可以通过对他们过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来提问，轻松开启访谈。“瞧，你记起了很多，”一位夏

威夷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的访谈者在访谈露茜·罗伯洛（**Lucy Robello**）这位农场家庭主妇后如此评价。“你问我，所以我不得不讲一讲，”罗伯洛回答，“否则，我认为这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一旦她发现了访谈者的目的，受访者就可以轻松地提供那些供课题所需，只能在录音带上听到、而在现实中已不存在的信息。²⁶

访谈者与受访者的种族、性别或年龄差异，会为访谈带来何种影响？

受访者有时会掂量访谈者的尺度，揣摩出对方要问的是什么？有时也会为了取悦访谈者而说些对方乐意听的话。1930年代，“联邦作家计划”（**The Federal Writer Project**）访谈过一些曾经身为黑奴的人。研究这些访谈资料时，可以发现其中一位黑人老妇曾经两度接受访谈——一次是由白人女性，另一次则由黑人男性。而两次访谈结果所提供的、对于奴隶生活的回忆可说迥然不同。虽然她向白人妇女所陈述的回忆已经是相当恶劣痛苦，但对黑人男性所说的却是更加艰难困苦。如果她所面对的是一位黑人妇女，说法恐怕还要更为不同。²⁷

年龄、种族、性别和民族的差异会影响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所引出的答案。对于这一类的差异，眼前并没有什么现成的补救办法。有些人或许认为访谈者人选应该搭配得当。然而不同性别、种族的人，彼此之间还是可以互相进行访谈的。为了让受访者感到舒适自在，访谈者可以稍做自我介绍，告诉受访者一些诸如住在哪儿、在哪儿念书、工作，家里是做什么的等等之类的基本资料，藉以建立起彼此沟通的基础。这样做就算无法找到共通点，至少可以去除藩篱。

在缺乏共通点时，访谈者如果能够熟悉访谈题材的话，也不失为是一种补救的好方法。充分熟悉那些人名、日期和陈年旧事，准备周全之后，访谈者在访谈时就成了与受访者相同时代的人。于是，受访者会这样说：“喔！你知道他呀？”或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想起那件事了。”年长的受访者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如果和一位能够与他产生共鸣的听众重新体验往事的话，将会显得更年轻且有活力一些。“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和标准鼓励访谈者：

必须在计划的目标和受访者的观点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应当敏于感受社会与文化经验的多样性，以及种族、阶级、族群、年龄、宗教和性别认同等所牵连的复杂关系。他们也应当鼓励受访者以自己的风格与语言来做回应，勇于说出与自己相关的事情。访谈者同时应当就适于探讨的部分，充分地询问受访者，而不以肤浅、片面的回应为满足。²⁸

访谈名人与普通人是否有所差别？

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受访者是否曾经接受媒体的采访。普通人缺乏受访经验，面对录音机、麦克风可能会心生畏惧。而采访较具声望的受访者时，访谈者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划清口述历史和新闻采访之间的差别。受访者必须认清他所说的话不会出现在明天报纸头版或是夜间新闻报导中。这种认知或许会让某些人大感失望，但是对大部分的人而言，他们反而会坦诚以告，倾怀而诉——因为他们既可以留下一个完整的记录，又可确保秘密，不致影响事业。

访谈专业人士也是有相当高难度的。以律师为例，他们就受过“不得提供消息”的训练，更糟糕的例子是法学教授们，他们接受访谈时，判断起问题来，仿佛是在打量对方到底知道多少。然而若是能够准备齐全，又会以问题来追踪检核的话，访谈者还是可以获得尊敬，赢得合作机会的。访问企业行政人员时则必须费尽一番唇舌来说服对方，切莫把访谈想成是和升迁攸关的伎俩。大部分的专业人士和所有的政治人物，由于工作的关系都曾被采访过，他们惯于回答问题，也发展出一套回答的模式，结果是他们的回答往往经过包装，显得十分浮泛，而不易深入碰触事情的核心。某些为政界人士所做的口述历史听来就像是广播录音带，而不像是真正的访谈。

越战期间，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记者抱怨：“访谈美国兵的困难是寻找继续下去的话题，……那些中层人物对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自己的认识。”但是后来历史学家的结论却是，老兵们提供的消息远比基辛格博士的准确。²⁹对一群共事或同一组织的人士进行访谈时，“小人物”和“大人物”都是同样重要的。那些位在

中、下层级的人，看待事情的视野比较宽广，也比较有时间接受访谈。而高居上层者则往往过于自信，或以自我为中心，反而无法提供新的看法或消息。他们也因掌权的关系，行事必须慎重而更加拘谨，所透露的消息不会比新闻发言人来得多。先由周边的人物访谈起，所取得的资料有助于访谈那些位居核心的人士。如果反其道而行的话，先访谈高居上层的人物，将会使得心存焦虑的下属们更相信整个计划都是由管理部门所策动指使的。访谈者应该随机应变，自己决定要访谈团体中的哪些人、多少人和访谈的前后顺序。³⁰

访谈时应否采用问卷？

如果访谈的对象是一群人，他们具有共同的认知或参与同一组织和事件，这时便必须确认，每个人是否都被问过相同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有不同的访谈者一起共事时，更应当为大家准备访谈提纲，以及一张共同问题的清单。但是有些受访者的特殊经历，是采用问卷所无法获得的，如果遇到一些有趣却不是事先预期的状况时，你必须乐于放弃备妥的问题方向。口述历史总是朝向被忽略的知识领域发展，因此，最好的发现往往就在你原先并不准备提出的问题上，或是在你事先研究时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领域里。优秀的访谈者一旦听到受访者偶发性的陈述时，就得加紧追踪问题。

口述史家处理的是个人的记忆和认识，很难将研究结果硬挤入结构框架之内。相反，行为学者倾向于采用问卷，为的是可以编目和量化处理。他们常常为口述历史的“主观性”感到遗憾。然而，近些年来很多社会科学开始重新认识客观真实性的概念，开始面对资料来源的主观属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重新衡量口语表达的形式和动机。带着他们的主观意识，他们向口述历史的方法靠拢，将他们的量化表格放置一边而从事质性访谈。

传统的心理访谈要求访谈者保持一种观察的姿态，鼓励个人的互动，目的是收集不偏不倚的经验数据。一些心理学家打破了这种模式，采纳更为互动的方式去刺激更多的交流和更深入的访谈。在一项主题为“妇女、动机和成功”的课题中，约瑟夫·彻班 (Joseph T.Chirban) 放弃

了他最初设计的问卷，将原来格式化的提问转化成类似聊天的交流。这使得受访者——国家级的杰出妇女，跨越了她们名人的身份，进行了更加坦诚、更具个人观点的交流。彻班发现他开放式没有底线的提问促使喜剧女演员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细致描述了自己的道路，而不像以前的访谈那样只是提供证据。“她感受到了我的坦率、尊重和自然，以及对她的珍视，而我认识了她的内心。”他写到：“她以和蔼可亲来回应，那是持续的深入的访谈。”他的结论是，更多的互动访谈将有助于治疗学家（包括其他访谈者）超越简单的资料收集，更好地去理解受访者的感受、价值和相关的事情。³¹

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喜欢运用高度结构化、标准化和量化的问卷来访谈匿名的受访者。社会学家詹姆斯·霍尔斯坦（**James Holstein**）和贾比尔·古布里姆（**Jaber Gubrium**）认为，那些没有个性的资料是值得质疑的，社会科学家们未能够质疑他们的信息提供人的知识从哪里来，又是如何被推导出来的。更多灵活的、开放式的、质性的访谈将使他们的议题转化成与访谈者的合作。访谈者的目的应该不是通过事前决定的议事日程进行口述诠释，而是要为进行相关问题的谈话提供一个导入的环境。玛丽·费斯特尔（**Mary Jo Festle**）在指导一项对肺移植病人的访谈计划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她说：“人们在谈话时，他们能够给予较为清晰的、敏锐的、充分的解释，而不是大量的容许回答的数据。”³²

“追踪性问题”可以事先准备吗？

追踪性问题（**follow-up questions**）既需要事先研究、准备，也需要有些自发性。一个准备周全的访谈者会很快地感觉到受访者的回答有不够完整的地方，必须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充分的讨论。事先研究也有助于你辨认出新鲜的或是与其他记载相冲突的讯息。“我不知道这一点，您可否多谈些？”是最好的追踪问题。它可以鼓励受访者对该事投入更多注意力而提供更多的细节。通常访谈者对于某特定问题表示兴趣时，受访者都会大吃一惊，因为那是他们原本想要一笔带过的题目。

最重要的发问技巧在于小心聆听受访者的话。根据有关“聆听谈话”的研究显示，人们聆听谈话时，通常只取其一小部分。做父母和师长

的，最能证实此一现象。就算是在进行访谈的情况下——理应较一般谈话更需集中注意力——一旁聆听的访谈者也是一面监控录音带，一面费心决定下一个问题；而且随着时间、体力逐渐消逝，心情也会越来越烦躁。《诸神危机：肖纳特的一生》（*All God's Dangers: The Life of Nate Shaw, 1974*）的作者西奥多·罗森加滕（Theodore Rosengarten）在听完一卷自己访谈的录音带后，发现自己一心只想着下面的问题，“只管发问，不管听。”事实上是让录音机代替自己在听话。他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让机器录音，你还是好好地听着吧！”³³

访谈者必须训练自己随时保持警觉，避免重复提出受访者业已回答的问题。重复发问将是非常尴尬的，显见访谈者不专心。全神贯注有助于筛选一些偶发、值得追踪的惊人告白。回过头听自己的访谈录音时，就算最具经验的访谈者，也会听到自己失神犯错的地方。这些闪失的地方或许可以在后续的访谈中再做追补，但是总不及一开始便做追击来得自然。³⁴

访谈者对自己完全无法苟同的说法应该如何反应？

聆听谈话最困难的部分是必须对你不以为然的观念和资讯继续保持注意力。你或许想插嘴辩驳，但是务必等受访者说完道尽后，才能提出不同的看法，来挑战那些具有误导性的答案，追查那些看来有错的回应。受访者可能是说溜了嘴、表达不良、误听不实消息或者根本就是错了。然而有时他所掌握的也可能是事情更真实的一面，比访谈者在其他记载所看到的更为真切。如果给他们机会，也许他们就可以更具说服力地表达对该事的看法。³⁵

口述历史所搜集的是来自受访者的回忆和意见，而不是访谈者的。访谈本身并未负担传道的责任，因而无须使受访者接受某种信仰，也不必夸耀自己比受访问者更为圣洁。检验访谈者和口述历史计划成果的最好标准，在于他们执行访谈时，是否对整件事做了全方位的取样，包括一些他们认为无法欣然接受的层面。

如果访谈者怀疑受访者说谎或遮掩真相时，又该怎么办？

千万别遽下断言，认定受访者错了或是在说谎。你的目的是要记录下从受访者观点所看到的故事，就算是有些言过其实或自吹自擂也一样。你无须开怀拥抱受访者所说出的每一件事，可以试着将受访者的话题由那些可疑的主张拉开。在不同的访谈时段再重提麻烦议题，以促使受访者为先前说法提出辩解。引用报纸所刊载或其他来源的矛盾证据时，千万别瞻前顾后，踌躇不前。互相冲突的资料可当作抄本附录，以供未来研究者参考之用。（不过，首先要说服受访者同意这附加的材料才行。）³⁶

从亲眼所见到形成记忆，人们会改变他们的证词，自相矛盾，这可能是由于最初的混乱或受后来接触的其他观点的影响。这绝不是蓄谋，当肯尼迪在 **Dealey** 广场被谋杀的时候，人群中每个人都听到了来自不同方向不同数量的枪声。热情欢迎总统的车队突然变成匆忙逃跑的人群，恐惧和混乱造成了他们观察和记忆的差异。后来在他们回忆时又被新闻报导、访谈、观察、书籍和电影重塑了记忆。“我读过、听过很多事情，它们都混在了一起。”在得克萨斯图书仓库工作的丹尼·阿尔塞 (**Danny Arce**) 如此感慨，“你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记忆还是别人的，我读到了很多事情，有时是不留意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它们真的混淆在一起，很难把两者区分开，很难分离出你所记住的事情中带有你个人色彩的记忆，因为，每一件事都已经被公之于世了。”³⁷

受访者也有可能自欺欺人。有些人很戏剧性的改变了立场，却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前后一致，始终是正确的。对于不光彩的过去，受访者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就把记忆给扭曲掉了。澳大利亚的口述史家面对“有组织的结构性遗忘”，认定他们国家的土著人口，多年来从白人社会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录中大量遗失。在德国和意大利，口述史家们便碰到一大堆对“法西斯主义”和“犹太大屠杀”患有健忘症的事例。在法国，访谈者也遇到了不愿记忆在军事占领期间与德国政府勾结卖国的事例。那些拒绝访谈的人称：“最好让死者在和平中安息，让生者在和平中生活。”³⁸

口述历史访谈常常是在事件发生过后许多年才进行的，这使得某些受访者在面对深埋内心的痛苦记忆时，会发生“洗涤效应”（**cathartic effect**）。在这种案例里，访谈不仅仅是正确的记录，同时也是一种治疗了。然而，就算是精神科医师，也很难让某些受访者坦诚地面对过去。有时候“谎言”本身却带有某种神秘的意义，那么访谈的价值就不在于故事的正确性，而是在于可当作一种工具，去分析故事遭到扭曲的根源，以及去测度在不利的感受映照下，被理想化了的自我。

访谈时是否要注意受访者的肢体语言？

访谈就算不是录影，也还是有着视觉的成分。访谈者和受访者比邻而坐，可以通过脸部表情与肢体动作达成沟通——你的眼神必须紧盯着受访者。四下张望、干瞪眼、抠指甲，都让人觉得你不够专心。就像皱眉头代表不赞成或不相信，受访者看到你的这些反应，即使不认为你行为粗鲁，也会担心自己是否令你感到沉闷无趣，于是便赶忙紧缩其回答。除了定时检查录音机或浏览相关的照片、物品之外，访谈时，你的眼光一定要与受访者频频接触。一丝笑意或点头称是表示你已抓住要点，且鼓励受访者继续说下去。无言的信息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任意插嘴（例如：“喔！是的”、“嗯”、“你不是这么说吧？”）在录音带上听来不但愚不可及，而且也会干扰抄本的制作。

好的新闻记者已经学会了做“人们的观众”，理解受访者也会传达非语言的信息，他们自问一种姿势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者为什么有人谈话时低下了头。一个人坐着时，上身前倾，朝向访谈者，且不时以手指指指点点着，这是相当具有侵略性的态度；如果交足叉手，身靠椅背，倾斜而坐，则会令人感觉你颇自闭且深具防卫性。肢体语言同样也能显示出对于访谈的紧张感，受访者对某些题目特别不安时，他们会变动位置，在桌面弹指或做些其他这类可被察觉到的动作。有些受访者会多看访谈者一眼，以便确定自己的回答被接受的程度。阿米莉亚·弗赖伊（**Amelia Fry**）说，她为撰写前加州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F. Knowland**）的生平讲述进行访谈时，他从来不曾正面以对，自始至终瞪着天花板，“他仿佛是对着更高的权威在作答。”后来才知道，当时诺

兰的个人生活正陷入危机之中，对于反省过去深感不耐烦。结果她还没来得及安排另一次访谈，诺兰就因为那次危机自杀身亡。³⁹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则相当富有教育意义。一位在州立教养院访谈囚犯的口述史家发现，犯人“能够一而再地练习，刻意使其谎言达到完美的境地。”他也体会出某些非语言性的线索，例如：答话时弹烟灰、回避目光等都是代表一种欺瞒的信号。⁴⁰

声音在非语言性的沟通上也能轧上一脚。声音的提高、迟疑、加重、嘲讽及喃喃自语等，都可视为是一种态度的标记。人们感情激动时，说话速度会加快，音量也会提高。访谈者必须掌握这些非语言的线索，因为他们是无法在抄本上显示出来的。例如一些嘲讽的感叹语可以完全改变句子的意涵，访谈者便可以直接指出受访者的答话语带嘲讽，同时要求他解释其中的意味。

口述历史中是否有社会学者所谓的“持续性观察”？

口述史家不像社会学者一般，把观察当成是访谈过程的一部分。口述史家喜欢让受访者和四周隔离，让他们处在安静的地方，不受干扰地接受访谈。而其他学科则是在自然的背景之下检视其对象；以人类学者为例，便是住到观察对象的社群里，逐日记录观察所得及其对象的证

理查德·芬诺（**Richard Fenno**）鼓励政治学家以“互动性观察”（**interactive observation**）来搜集资料。这种方法就是要“紧随着政治人物，在他们工作时和他们谈话”。芬诺四处伴随政要——在其住家附近、投身选战和为立法服务时，他说：

于是他们的一言一行全落入你眼中，任何对他们是重要的事对你也变得重要起来。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你的世界观同样重要。你丢给他们一些问题，他们也回敬一些研究问题给你。那种互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最明显的是，研究流程相当失控。然而也有好处，那就是让你和资料之间保持特别紧密的关系。”

芬诺所开出的处方正是许多社会科学公认有效的田野调查方法。虽

然口述史家经常在受访者居住的地方进进出出，也对他们的环境有兴趣，但是参与性质的观察并非口述历史访谈的主要部分。口述史家访谈的对象常常是已退休人士，这些人目前所居住的社区已不是他们当年发迹的地方。观察他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习惯，并无助于访谈者掌握录音带上所要捕捉的往事。有时候，会有受访者向访谈者指出那些对他们的过去很重要的建筑物或处所，口述史家应该趁便造访该地，并随身携带录音机、照相机或摄录影机，为访谈做插图和补白。⁴²

结束访谈

结束访谈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找一个“结束性”的话题，像是让受访者对一生做个回顾；让他们以现况与过往岁月相比较；对于重大事件下个结论或是眺望未来远景等。试问一下受访者，是否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事情，他们偶尔也会提出一些访谈者所没触及的问题。访谈可能唤醒某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应该鼓励受访者将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给录到录音带里，即使不在访谈的研究范围之内也无妨。

在访谈结束时，提醒受访者录音带将会如何处理，录音带和抄本会保存在何处，同时为他们在抄本制作和签署赠予权时所扮演的角色作一解释。在访谈结束后，有时候会马上要求受访者先签署录音带的授权书，开放抄本的书面文件则等日后再签；另一种作法则是等到抄本制作完成，经受访者详细阅读后，才一并签署授权书的。这两种作法的取舍时机视抄本的制作速度有多快，以及受访者是否可能要求限制使用该访谈而定。

一般习惯上都会把备份的录音带或抄本赠送给受访者的，有时还会提供更多的副本以便让他馈赠亲友。如果访谈目标是写成论文或专书，则至少应该致赠受访者一本。以访谈为基础的公开发表会或展览开幕时，也要考虑邀请受访者出席。

切莫带着某人一生的故事——他们的坦白回顾，乃至极端隐私的言

语——走出大门，就此扬长而去。访谈是艰难的，也是充满感情的经历，有时候，在访谈结束时，你有必要多花些时间，关掉录音机，和受访者说说话。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访谈对于整个口述历史计划有多么重要，肯定他的协助与贡献；告诉他后续处理将会花上多少时间；什么时候他可以收到录音带拷贝；什么时候他需要签署授权书；你对于材料运用的预期，以及储存和开放研究访谈资料的地方。

应否致送受访者酬劳？

大部分口述历史计划的工作预算都是如此寒酸，有时甚至是依靠义工支援的，因此罕有支付受访者酬劳的。口述历史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在运作的：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流传后代。这项工作本身便是一种酬劳。然而还是有极少数的计划，特别是针对依靠表演取酬的音乐家一类的受访者，则会为他们的参与提供一些谢酬。蓝调歌曲和爵士乐的口述历史计划决定付费用是相当合理的，因为该访谈在日后显将有利可图。密西西比大学蓝调音乐档案馆（**Blues Archiv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的怀特·利尼格（**Walter Liniger**）写道：“蓝调音乐是具有市场价值的口述历史，我觉得在道义上必须保障提供者的权益，并且为他们所做的奉献支付费用。”⁴³

显而易见，财务的安排得视赞助和机构本身的资源而定。有些计划在他们的经费预算中列有受访者的酬劳，就像付给顾问委员的谢礼一样。然而不论是否支付费用，访谈者都有义务将访谈的预期用途告知受访者。不论是出版、广播、电视纪录报导、网络、**CD**光盘，或是其他的公开展示，只要有可能取得版税或酬劳的，都应当交代清楚才对。

4

第四章 在研究与撰述中应用口述历史

访谈者所听到的只是某一谈话的片面，通常都是在多年后才耳闻到的。

在评估这类证据时，应该思考一下，

到底这则评论与口出批评者的性格是否相符；

且谈话发生的时间、地点是否合理。

对于那些老爱狡辩不休或是咄咄逼人的受访者，可要有些戒心。

他们所回忆的可能只是自己希望曾经讲过的话，

或者根本就是把别人对他说的话当成是自己对别人说的。

口述历史方法论似乎专门针对大型计划，个别研究者是否为专书或论文做访谈，是否也适用？

个别研究者（**individual researcher**）的资源或许较团体计划来得有限，然而他们对访谈实用性的关怀绝不亚于后者。既然研究者本身就是所搜集到的资料的主要使用人，因此对他们所作的要求，就算无法超越口述历史计划或档案馆的标准，至少也应保持着同等的水准。大型计划和个别研究者都希求搜集完整、正确且可靠的口述历史资料，但是个别研究者在进行访谈时，往往远较计划访谈者听得更加仔细考究，运用更高度的专业怀疑精神。他们会从其他来源印证访谈所搜集到的资料，并且评估矛盾之处，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个别研究者，尽管有自己的工作焦点和既定目标，但是在处理访谈时，也负有一定的专业责任。针对历史研究性质的访谈，美国历史协会于 1989 年制定如下的建议：

- 1.访谈应制成录音带。受访者务必事先被告知，涉及口述历史访谈双方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诸如录音的编辑、保密、使用以及各种形式的发行、传播等。访谈者亦必须取得受访者以书面为之的合法授权或任何协议文件。

- 2.访谈者必须以受访者的背景和经验为基础，致力于使用富有挑战性和前瞻意义的问题，来进行彼此之间的知识对话。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在执行访谈前，阅读与受访者相关的一切资料。

3.在可行的范围之内，访谈者必须超越眼前的需求，尽力扩展访谈，使其完整，以使他人同蒙其益。

4.访谈者必须保护受访者，使其不致蒙受任何可能的社会伤害或剥削，访谈过程中亦应当尊重其人性尊严。

5.访谈者对于其他创作引用口述历史资料时的妥善性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中包含此一资料的常设位置 (**Permanent location**)

6.访谈者必须将访谈资料送交档案馆收藏，该收藏单位必须具备维护资料的能力，也能提供一般人研究使用。再者，访谈者必须与收藏场所议定必要的法律协议。

7.身为教师的历史学者有义务告知学生涉及访谈的各种相关责任，同时鼓励他们遵照本指导原则行事。¹

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录音访谈？单靠笔录还不够吗？

在教室抄写多年笔记后，许多研究者无不认为有能力为访谈作笔录。他们认为录音机是无谓的浪费，不但携带麻烦，操作也累赘，而且很可能会阻碍访谈的坦诚进行——公众人物面对录音时，言论就小心翼翼，非常谨慎；非公众人物面对麦克风说话时则会紧张怯场。许多研究者认为笔录远比录音来得更好。以芭芭拉·塔奇曼 (**Barbara Tuchman**) 为例，她就曾抱怨录音机只会鼓励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地随口漫谈，说个没完。”她认为笔录才是“具体明确的方式”，作者可以马上自动分辨出有意义和无意义的部分。其他的人则认为，录音机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状况，而把这种危险当做自己所以不用录音机的理由。²

这类反应夹杂着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与非必要的揣测。录音机早已不再昂贵或新奇，不但可用合理的价格购得或租借，而且操作容易，已算得上是极为普遍的东西了；受访者对录音机感觉奇异甚或不适的更是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录音机可以根本扩充和改善访谈的品质。访谈者访谈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失神，倦于聆听，因而在细微差异上多有失误。事后重播录音带时，访谈者所听到的总会较先前访谈时耳闻的为多。做笔录的人可能因耳闻不明而犯下错误，且手迹难免也有无法辨识

的地方。笔录者所冒的危险是，很可能他只是听到自己所想听的，而不是受访者真正所说的。此类现象层出不穷，任何接受过报纸访问的人都可以作证。

然而，笔录却令某些研究者感觉心满意足，那是因为听讲时，笔录有助于他们集中精神注意到那些他们预先设定，也就是日后派得上用场的要点。不过既录音又笔录，分击合攻，也无不可——笔记可当做录音带的索引，假若无法制作抄本，则更是格外有用了。

“录音”是研究者自我保护的利器，受访者可能不同意自己的话被引用，也可能不愿为自己在访谈里所说的话背书，录音访谈则提供实况记录，可以防范这类反应。有些受访者，尤其较知名的人士，可能过于担心被误引，因而坚持访谈时必须录音。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为撰写亨利·基辛格的传记而访谈前总统尼克松。当时伊萨克森持笔记录，尼克松则录音备忘，谁晓得录音机却出点状况，尼克松自我解嘲说：“我总是摆不平这玩意儿！”³（译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录音窃听丑闻而被迫辞职下台。）

如果预定受访者拒用录音，该如何是好呢？

在实际作业上，访谈者是依照受访者所定的条件来运作的。但就口述历史计划而言，预定人选要是拒绝录音的话，很可能就必须将他从受访者名单中除去，因为不录音的口述历史，实在没有什么好做的。不过个别研究者若是认为此人是个关键资料来源，可能就不在意原先设定的条件了；笔录或者比不上录音带，毕竟还是聊胜于无的。不过，访谈结束后，访谈者可千万要在记忆和笔记还允许时，尽快地将这一切给转写下来。

受访者不肯录音，可能是心存顾忌或虚荣心作祟，此种情绪感受，有时可以依靠再三保证和多说好话来加以克服。方才亡故不久的历史学家戈登·普兰格（**Gordan Prange**），他的意识中的“自我”程序强得足以与他那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洋洋巨著相媲美。他是拒绝录音的，理由是麦克阿瑟将军也不录音。访谈者在笔录一阵子后，插嘴说：“不录音真是可惜啊！普兰格教授，我的笔录根本无法把您那有力的思考和优美

的语句完全显示出来啊！”教授坦诚此言不差，于是从善如流，后面的访谈，便允许录音了！

既然没有经费制作抄本，又何必录音呢？

你可以从录音带做出些笔录来，不必做完整的抄本。录音带既可以确保引用无误，又可以照顾到访谈时可能遗落的细枝末节；录音带可视为征引的档案，也可储存到图书馆里，更可以在材料的正确性发生疑问时，提供参考证明。

抄本制作虽然费钱又耗时，却能增加访谈的用途，让每个人多方受益，包括最初的访谈者在内。研究者为写毕业论文、专书或其他计划而进行大规模访谈时，必须找到恰当的收藏单位，无论是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历史协会档案室或是社区图书馆都可以，不妨就把录音带全数交付捐赠。收藏单位多半备有现成的法律授权文件供访谈者使用，如果访谈符合其收藏规定，收藏单位或者就可让自己的工作人员来制作抄本，也可能与访谈者配合，筹措资金制作抄本。

为什么个别研究者的访谈必须提供他人使用？

学者在专业上有义务让资料公开。如果一则论文注脚写着：“参见作者所持有之私人访谈。”将留下重重疑云，尤其如果受访者又已去世，疑点就更多了。读者会对研究者在引述或重述该访谈时的正确性有所保留。就算研究者极细心地引用该项访谈，多半情形下，他总是要引用一部分的；那么，哪怕所引用的只是一小部分的材料，未来的研究者还是可以用来做其他用途的。（译注：作者意指除非完全不引用访谈，否则他人总会有办法取用该项资料的，因此奉劝学者不如将资料公开为佳。）

霍利·舒尔曼（**Holly Cowan Shulman**）在撰写有关“战情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学位论文时，发现另一位历史学者曾经访谈过该单位的一位关键性官员。她的指导教授劝她无须请求阅读该访谈的拷贝，理由为那是别人做的工作。当时她让步了，后来却觉得既然访谈“就像日记或信件一般，是一项历史证据”，不去检视一下那项访谈，对她的研究而言，终究是犯了错误。为了唤醒历史学界的专业意识，她论

证说：

执行访谈时，我们是在创造证据，其他历史学者如果对该题目的另一角度或是解释产生兴趣时，他就应当像我们一样，可以接触到该项访谈。这是历史学的根本法规，否则我就可以私藏证据来避免他人的竞争和抗辩。或者干脆为所欲为，凭空造假，再宣称这些都是真的，是转引自那个我做了却不许别人观看的访谈。换言之，如果我们历史学者处理访谈时不够严谨，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会伤及我们的整个专业。⁵

个别研究者是否也该取得合法的授权文件？

如果访谈者想要将录音带或是抄本存放在图书馆或档案馆，那么合法授权就是必要的。一旦受访者签下法定授权文件，就表示他了解该访谈的应用范围和所有权的归属。访谈者不过是以录音记录下另一个人的谈话，这并不能让他拥有那些谈话的所有权。他在征引随访谈而生的出版物时，如果超过“合理引用”字数，也会引起法律诉讼的。难题或许不在于受访者，而是他的继承人，他们会针对访谈者的出版物要求补偿的。

不幸的是，研究所的论文指导教授常常让个别研究者误以为自己只是在做访谈，而不是进行口述历史计划，所以无须取得授权。这种疏忽往往没必要地限制住日后访谈的运用。在将访谈送存到档案馆时，访谈者必须退一步，回去取得法定授权文件的签署。有时候受访者已经过世，那就必须由他们最亲近的家属签具——如果能趁早在访谈进行之际就争取签署授权，事情通常是会比较容易解决的。

很多学院和大学的研究者也必须遵照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要看到受访者“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证明。标准的口述历史合法授权表格应该很充分，申明受访者理解并赞成访谈的目的和使用。一些机构审查委员会进一步要求合法授权表格规定受访者能拒绝参与，选择匿名，并能理解参与进来的潜在危险——这些要素更多地适用于医疗和行为科学计划而不是口述历史（参见第七章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相关

内容)。

个别研究者的时间与资源都有限，为什么还是应该问些超越眼前研究兴趣之外的题目呢？

可想而知,研究者对访谈的定位总是摆在为自己的作品填补空隙,或是增添自己某些特定知识;他们只想问那些特定范围内的问题,其他的就不管了。然而在若干方面,这种态度却是反生产性的(**Counterproductive**)。首先,受访者的记忆未必能马上调出访谈者所寻找的特殊资料。访谈者必须花一些时间来建立亲善关系,朝核心事件推进,并且要了解此事件在受访者一生中占的地位。访谈者更需要体谅受访者的的心情,也不要忽略,他们或许认为此生的其他部分对于访谈的问题也具有启示性。

在 1970 年代,我访谈“新政”推行者本杰明·科恩有关他在 1930 年代创立安全暨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时所扮演的角色。访谈当时,“水门事件”方兴未艾,正是热门新闻,科恩想谈谈尼克松;然而我为着学位论文着想,一心只想听他说罗斯福。我无法接受他的突然脱轨,逾越本题,所以三番两次把访谈给拉回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后来我才了解到,我自己白白错失攫获科恩对于“水门事件”看法的大好机会,因而无从探讨出“帝王式总统制” (**imperial presidency**) 的发展,是否让他对于 1930 年代行政部门职权扩张的看法有所改变。(译注:罗斯福总统 1930 年代为挽救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的经济大萧条,大力推行“新政”,藉政府之力推动社会经济复生。因此罗斯福总统的权力高涨,全美人民慑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亦不敢有所违抗。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总统行政权力犹如君王一般,至尼克松总统时,因“水门事件”丑闻的爆发,终于引发了全美对总统行政权的反省。)

大部分口述历史计划在完成后的几年内,多数受访者往往便离开人世了。也无法保证这些人一定接受过其他计划的访谈。因此,某一研究者的笔记、录音带和访谈抄本,就变成其他研究者的珍贵史料,因为这些研究再也无法去接触到那业已身故的人了。

个别研究者是否较团体计划下的口述史家占优势呢？

任何人在撰写专书或文章时，对于需加讨论的主题总是十分执著，处理上也比较注重个人利害关系。他们的访谈力图让自己在专业领域中冒出头来，甚至赚得一笔版税。研究者可能对自己的研究计划已达到着魔的状态，事事都想一探究竟，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们通常比一般计划的访谈者更敢于要求受访者，要求他们吐露更多的细节。曾参与“卸任国会议员口述计划”的访谈者为数不少，让人一点都不意外的是，访谈做得最长也最详尽的，恰恰就是那位正在撰写与参院受访者相关的学位论文的访谈员——他逼使参议员说出许多事情，甚至还把竞选主题曲都给唱了出来。⁶

个别研究者在档案馆阅读到计划性的访谈时，总是难掩失望之情；因为访谈者并未深入探讨主题，主要论点也许都有，就是不够详尽。由于个别研究者多半都是为特定问题寻找答案的，因此常会看轻、低估计划访谈里与自己需求无直接关系的部分——口述历史惨遭他人詈骂、诟病之处总不外乎没能在细节上紧追不舍！

个别研究者的访谈是否算得上是口述历史呢？

研究者为明确目标而进行的访谈与一般用途的口述历史是有所差别的。口述历史从大处着眼来制作、处理、保存，以让其他学者可以在档案馆内使用。研究访谈则是专为个别访谈者的狭窄需求而做的，通常很少录音或制作抄本，结局往往是收藏在研究者的资料柜或是地下室、阁楼的箱子内。⁷

研究者如果能为自己的访谈录音制作抄本，再存放到其他研究者都能取用的处所，那么，上述的差异性便会比较少些。长久以来，口述史家都企图以“口述历史”这个名词来描写每一则访谈，不管该访谈是否录音或仅是手写的笔录而已。“访谈不是件新鲜事儿，几百年来，历史学者都在做访谈的工作；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口述历史。” 1966年时，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ip Brooks）说：“我认为研究者为‘自己的’目标和为‘自己的’书而去找寻资料，访谈他

人，和我称之为‘纯正’的口述史家是大有差别的。真正的口述史家搜集到一批的证据，提供给任何研究者使用，就像我们在档案单位的所作所为一样；我想这和客观与否的问题是有些关联的。”不过在最近，口述史家已经承认，所有的访谈——无论是档案性的或是个人所做的——都是主观的，以往的二分法是错误的。⁸

同样的，当1980年“口述历史协会”首次刊行《评估指导》(*Evaluation Guidelines*)时，内容几乎完全是针对团体或档案计划而做的。到了1992年重新修订的《评估指导》公布时，就已兼顾“独立/非协力性”(independent/unaffiliated)的个别研究者。其中有半数是关于个别访谈者与档案馆交接访谈的。其实有些访谈可能并不值得永久保存，尤其是当研究访谈者不按访谈标准进行，又未做后续处理时；或是不注意口述历史伦理考量的话。尽管如此，各类机构最后还是支持与个别研究者亲切合作的。不论是公共图书馆为地方史部门搜集家族历史，或是专题研究档案馆与作者、纪录片制片者合作搜集口述历史计划的访谈，全都持这样的立场。

将口述历史狭隘地界定为只适用于大型档案收藏是不对的，但是访谈者做口述历史必须按照口述历史的标准，并且应该承担法律、伦理和方法上的责任，包括将其访谈提供其他研究者验证或进一步的运用。

口述证据

作为历史证据，口述历史的确实性有多少？

处理口述历史要像处理任何其他形式的证据一样严肃谨慎。及时记载的史料有其直接性，也不受后续事件的影响；但是那些史料会不完整，夹杂错误，甚至是写来混淆视听、误导他人的。1966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会见了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Jack Gould)。一份白宫备忘录记载，后来助理向总统报告，会面后古尔德站在办公室外说：“为什么总统不以与我谈话的方式出现在电视上——他是那样和蔼、亲切，那样见多识广。”此后，学者们在写作有

关约翰逊总统和媒体时，经常引用这份备忘录。古尔德的儿子是一位历史学家，1980年代中期，他在偶尔引用这段话时，向父亲询问此事。古尔德回忆说，他一结束访谈就离开了白宫，并没有看见什么助理，也没有说过备忘录里引用的话。这个插曲给他的儿子很深的影响：“一则引以为戒的故事——不去质疑核对出处而依赖档案馆的资料。”⁹

及时记载册籍的文字叙述，未必就比日后回想时所写的证言来得更真实。无论手写或口述，证据都必须具有说服力并且要经得起核实查证。我曾经参与联邦法庭的某次陪审工作，检察官提出了一份书面声明，声称是被告俯首认罪的亲笔供状。被告一方则坚持控方误解该“声明”，因为其中诸多文法错误，原意混淆不清。陪审团为解读该“声明”的真正涵义，在陪审室内一再反复阅读该文件，最后以不足采信结案。

口述历史也可能是不具说服力的。有些受访者的陈述完全是自说自话，只肯选择性地回忆，回忆的始终是自己拔得头筹，凌驾对手的风光时刻。访谈者也可能过分拘谨或是怯生怕事，不敢追问一些结局堪悲的事情。有时则是受访者真的记不清楚了，他们张冠李戴，把人名与时间搅得一团乱，人物与地点也全都给弄错了。有时他们故意重塑过去，以满足他们现在的自我和公众形象。此外，整个访谈系列也可能发生错误，只注意到事件的某一层面，或者只访谈了一些对计划主要人物持正面看法的人士。¹⁰

差劲的口述历史固然举目皆是，多得足以令那些传统人士提出最严厉的质疑；然而，也还是有许多出色的访谈，足以让“口述历史”这一行站得住脚。中规中矩的口述历史有助于诠释和界定书写材料，而能为难以判断的含糊内容和事件找出其中的意义来。精于思索的参与者和眼光独到的见证者所共同完成的访谈，更能启发研究者一些想都不曾想到的新观念和探索方向。访谈可以探查出“小团体”的特殊用语——如爵士俚语、黑人英语、商家行话，甚至是政府官方的简语（译注：**Acronyms**，指以字首串成的缩略语，如 **OHA** 等）；解读字里行间某些非圈内研究者无法了解的涵义。口述证据并不一定来自口述历史。法国历史学者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曾出版了一本有关14世纪东比利牛斯山区蒙太罗村（**Montaillou**）的书——算

得上是一种口述历史。他的史料来自富尼耶主教（**Bishop Jacques Fournier**）在宗教裁判所时所抄记的口供。在 1318~1325 年之间，富尼耶主教总共审判了 500 名异端嫌疑犯，书记将鞫问及答供都记录下来。并且给被告机会更正誊稿，再将最后的定稿副本送交梵蒂冈档案处保存。六个世纪之后，这些梵蒂冈档案让拉迪里能够引用蒙太罗村村民的话。这些小老百姓立场鲜明，与主宰中古记录和历史的高贵尊荣之士全然不同。《蒙太罗》（*Montaillou*, 1979）一书能在法国及其他各地轰动畅销，或许是因为书内不厌其烦地记载村内的男女关系。然而“性”趣之外，该书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也足以令人读来爱不释手，就算不是专攻中古史的人也不例外。”

同样，美国独立战争军职人员的退伍金请领程序也造就了历史学者约翰·丹恩（**John C. Dann**）所称“空前仅见的超大型口述历史计划”。1832 年，美国国会同意拨付退伍年金给在革命中服役超过六个月的军职人员，于是成千上万的退伍老兵前来请领。由于缺乏文字记录，政府乃要求他们把从军见闻讲给法庭申报人员听，相关人名、日期及其他细节越详尽越好。然后再由政府的办事员一一检视这些证词，判定其正确性。150 年后，约翰·丹恩从这一大堆的申请书上筛选出有关步兵、逃奴和随征妇女等目击者的第一人称纪事，这些纪事不但真实地描绘了战斗过程，也详述了军营日常生活、伤患、疫病乃至独立战争时期的整个社会背景。¹²

口述历史也可以增添口述证据的重要部分：受过训练的访谈者能引导其受访者详述某些往事，这些事可能是他或她多年来所不曾忆及的，但在被问及时，却一一浮现，历历在目。“问题”能驱使受访者讨论某些他们可能就此略过的事情，访谈者也可以追问口头叙述与文字资料不一致的地方。一部好的口述历史可以揭示并保留可信的证据，以第一人称的散文文体记下活灵活现、堪供转引的历史叙述。但是，口述历史不应该以孤证自满，研究者必须找出可用的资料来印证文字和口述两种历史证据。如果口述与文字内容互相矛盾，那么研究者就要更深入地挖掘，以便决定哪一方更正确一些。

我在准备访谈前参议院劳工、教育与公共福利等委员会主任秘书斯

图尔特·麦克卢尔 (Stuart McClure) 时，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国防教育法案”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7年，当苏联发射首枚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史泼尼克号 (Sputnik)”时，麦克卢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委员会主席利斯特·希尔 (Lister Hill)，建议利用“史泼尼克号”所激起的舆论注意，借力使力，将困在国会的教育法案改以“国防教育法案”名称在国会重提，藉此闯关通过。有关这一法案表决通过的记载可以为参议院和众议院间的明争暗斗再添一章。在这场法案的权力斗争中，参议院主张以“学术补助款”方式拨付，众议院却主张以“贷款”方式。在访谈时，麦克卢尔被问及这次较劲，为什么参议院后来算是失利的，他的答案是：

喔！那是众议院所耍弄得再聪明不过的一招。他们把整件事给窄化了。这是关于数以百万计的金钱要拨交给各种不同单位的案子，然而卡尔·埃利奥特 (Carl Elliott, 阿拉巴马州议员，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召集人) 和他那群人却把它简化成联邦政府到底应该以贷款或是学术补助款方式拨付……。众议院认为采用学术补助款方式是浪费公帑，且是社会主义作法等，所以给否决掉了——教育法案就在倒霉的学术补助款制被干掉的那一刻，闯关而过！我不认为有人曾仔细看过法案里面的其他标题。喔！这可真是聪明狡猾，卡尔·埃利奥特是个厉害的谋略家，简直像利斯特·希尔一样犀利。只是两人所在的议院不同而已。¹³

在这个例子里，口述历史揭发了一项立法的招术。不仅众议院全体成员被愚弄，也把使用官方资料撰写历史的学者给蒙住了。有关贷款或学术补助款的辩论，其实只是一种障眼法，目的是要让先前否决教育法案的众议院在通过该法案时颜面得保，可以宣称大获全胜。（译注：属于参院教育委员会的利斯特·希尔挟“史泼尼克号”发射引起的舆论想迫使众院通过搁置已久的教育法案，而先前不肯通过该法案庞大拨款金额的众院，如今在舆论压力下势必无法抵挡，眼看必须接受利斯特·希尔的要挟，通过该法案。但是，众院议员一旦逐项讨论拨款内容时，势必重现歧异，无法顺应舆情，通过教育法案，有失众院忝为民众喉舌的

职责。于是，埃利奥特便转移焦点，以两院之间在“贷款制”与“学术补助款制”上的争议，转移众院议员的注意力。既然讨论的是拨款方式，岂不就等于默认已经有那一笔庞大的补助款项？因此，庞大的教育拨款在众院等于未经逐项审核便顺利过关；又因否决“学术补助款制”，众院压倒了参院，于是保住众院出尔反尔通过教育法案的颜面问题。一般使用官方资料的人，只看到两院在“贷款制”与“学术补助款制”上的争议，孰不知其中暗藏玄机。）麦克卢尔所言堪供采信，因为第一，故事合情合理；第二，参院的工作人员绝少会赞赏众院议员的；除非对方立法策略真是绝妙高超，叫人不得不鼓掌叫好。

法庭能接受口述历史作为证词吗？

没有受访者提供的相互验证，法院通常认定口述历史的录音记录和抄本是一道听途说。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同意，把用传票索取来的口述历史作为证据，而且在宣布判决中接受了口述传统。在处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时，几个国家的法院均认为凭仅有的书面证明是不充分的——法律不能依据那些“合情合理”的口头证据满足土著人留居一地的要求。在加拿大土著人为土地所有权而抗争时，法院争辩道，口述历史“没有准确传递出历史的真实”，高级法院的司法长官裁定，它是“故事材料”，要想使这种口头传说与书面证据获得同等的法律地位，还需时日。¹⁴

南非建立了“真相与调节委员会”，核查过去政府用来镇压反抗种族隔离的手段。委员会的评论家认为口述历史不真实，而且十分不准确，那些受害者的讲述是主观的，所说的是“他们所理解的事实，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一份来自少数派的报告宣称：“夸张是人们遭遇苦难的必然结果。”这些评论家设想，当这些被指称的作恶者站出来时，就已经获得了特赦，他们将拒绝受害者所控告的对人权的侵害。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行凶者不但证明了这些最残暴的故事，并且确认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¹⁵

口述历史资料本身能否转引，且无须其他佐证？

这全得看资料本身。个人的叙事、意见的表达或者讲述一则精彩的轶闻，这类访谈资料是可以直接单独征引的。然而访谈题目的争议越多，就越不能单独引证。因为评论者可能会质疑受访者的权威性，例如该人的职位是否能获知这样的消息？或者该访谈内容根本来自第二手的推测？招致怀疑时，就得使用新闻记者的作法，在确认事情的真实性之前，至少找出两位目击证人——假如确实还有第二位活生生的目击证人的话。¹⁶

个别研究者也可以借用新闻记者的手法，找到一位受访者，去评论另外一人所说的话。有位实习记者被指派去报导有关地方发展的争端，他访问了开发商，写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的主编问他：“你采访过建筑师了吗？”该记者十分尽责地再去访问建筑师，为事件添加一些评论。然而主编还是不满意，指示说：“把建筑师的话，拿回去问问开发商，要他回应一下。”“再把开发商所说的告诉建筑师，等两人互相回应过对方的攻击后，你再来写你的报导。”

文化资源处理计划如果无视考古学者以及其他非口述历史工作同仁的顾忌，把口述历史编列进计划里，就得在访谈所搜集到的资料上做些定位的工作。口述史家丹·厄特利（**Dan Utley**）讲述过在某一废耕社区搜集资料，每位受访者都受到鼓舞，兴高采烈地大谈每年一度的杀猪习俗。这原是该社区人人皆有的普遍经验，如果“把这些杀猪的故事做一比较后，可以订下一个粗略的指引，以便评估受访者的记忆力、叙事能力和参与程度。”他说道：“坐在那儿饱听一箩筐杀猪的过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呀，尤其是你又刚吃过早餐。然而他们所说的却为整个计划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比较层面。”¹⁷（译注：美式早餐有咸肉、香肠等，全和猪有关，因此才有“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呀”的说法。）

绝大多数的口述历史不都是些轶事吗？

人们说明自身经历的小故事，在详述事件经过与人物性格时，自然而然会带点轶事的性质。轶事的焦点在幽默的情境、活泼的个性，以及

机智的口白之上，为的是令人会心微笑或博君一粲。就许多方面看来，轶事是作家最富生机的素材。“轶事的”（**anecdotal**）这个字源自希腊文“**Anekdotia**”，意指“未经公开的事物”。通常都是这些取自访谈的故事，让一本书具有原创性，而有别于早先业经出版的资料。“轶事”绝非“造假”，也绝不等于无从证实的伪造资料。人名、日期和其他事实或许可以由别的地方找到更可信的，但是每个受访者腹中所存的轶事却都有其独到之处。

虽然学者们有时不拿轶事当回事儿，认为它与“分析”是相对立的，然而实际上，轶事的描述却是饱含资料性的，可以让他们的分析生动、风格多彩多姿且叙事充满活力。只有出色的写作者才能独具耳目，捕捉到生动和可信的轶事，使自己的观点简洁充实，令人难以忘怀。批评者也攻击口述历史和其他的叙事性历史形式，因为轶事性的资料，本质上是随意搜集而得的，在统计上无法做出一般性的法则。社会学者注重的是人口普查数据、结婚证书、死亡证明、投票统计等等；除非访谈采用标准问卷，并且有大量具代表性的案例，否则他们是不会对访谈多看一眼的。口述史家所提的问题都是因各种不同的受访者，经过剪裁、整理的。而且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他们的受访者在人次上也是有限制的。

虽然轶事性的资料饶富私人风味，然而由团体中所搜集到的故事却能彼此补足，并且展示出团体成员间在生活上的共同线索。若能将轶事性资料与扎实的量化资料混合使用，技巧高明的研究者和写作者当不难重现生动多彩又可信的昔日掠影。¹⁸

如果受访者所言似乎有误，访谈者能否与他争辩？

个别研究者比档案性的口述史家有着较多的自由，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加入访谈之中，向受访者提出挑战。但不要忘记的是，所有的访谈都是自愿的，也只有在受访者心甘情愿时，才能继续下去。更要谨记在心的是，访谈者干预过甚，同样也会把受访者的回应给扭曲了。

在判断受访者故事的真假虚实时，务必格外小心，谨慎从事。个别研究者在进行访谈时通常都有亟待证明的论点，而且很可能会假设所有

与该论点矛盾者都是错的。总要先听清楚说话者所言之后，再以其他资料挑战证词里的矛盾点。受访者遭到压力，可能会提出进一步的合理解释，或者提出更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先前不够坚实的说法——“听的功力差”是很危险的，足以让访谈者苦恼连连！¹⁹

“做研究是要让我们摆脱，而不是加强我们的成见。”历史学者布莱尔·沃登（**Blair Worden**）主张：“一个历史学者来到档案馆时，如果对自己的问题已怀有既定答案，经过小心研究证据后，几乎毫无例外，都会改变主意。”活生生的资料来源，会使得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受访者可以一边瞅着访谈者，一边说出人们意料之外的资料，然后告诉他：你错了！受访者的看法可能与研究者完全不同，他们或许有偏见，或许显然就是错了；然而研究者的论点又何尝不是如此的。口述历史的最珍贵资料通常都是在预想不到的情形下出现的：对于某事完全不同的看法，将先前的观点天翻地覆，整个给颠倒了过来。访谈者或许想就其观点与受访者争辩一番，然而到处找人来访谈，却又不肯理会他所说的，这岂不是自打嘴巴吗？或者就像约翰逊总统常挂在嘴边的：“我可不是不会说废话的。”²⁰

访谈者虽然努力想在访谈时扮演一个中立的角色，但是当访谈出版时，他的中立性却未必会被接受。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将对历史学家范·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的访谈发表在《激进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后，激起一群读者的愤怒投书，向编辑表达愤慨，指责格林未能反驳伍德沃德对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批评。议论出自伍德沃德口中，格林却因保持沉默而受到责难；并且还要为自己未能反驳伍德沃德的论断而道歉。“我是为《激进史学评论》而访谈伍德沃德的，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表达彼此间的政治差异，”格林解释说：“而是检视他以左派观点来理解南方历史以及他在研究美国史中的种族、阶级、行政区等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²¹

跟一名自己完全不赞同的人士能否做出有价值的访谈？

访谈强调的是“从头追根究底”，这意味着：访谈者就算不赞同其

受访者，至少也要投以赞赏的眼光。然而有些研究者所记录的却是一群被他们认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寡廉鲜耻，极具危险或专事诈欺”的人的生涯。社会学者凯思琳·布利（**Kathleen Blee**）曾访谈过印第安纳州的前三 K 党分子。她对于三 K 党反犹太、反天主教、种族歧视政策和暴力的态度无法苟同，也觉得访谈三 K 党分子没必要表示认同，更无须勉强自己避开富于争议的题目。所以，她预想这一访谈将会是“不融洽，无法分享彼此看法，没有共通的想法或经验”的，同时还预期她的受访者将会对她小心戒备，不愿表达自己的真正态度。谁知她预设的想法全然无稽，访谈时，这些前三 K 党分子看来轻松自在，而且认定她是“在印第安纳州土生土长的白种人”。她就算不明说，暗地里也还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布利记道：“甚至驳斥他们的信仰，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说话的意愿。”她的结论则是，尽管和他们截然不同，要达成口述历史访谈时的融洽关系却容易得很！²²

受访者是否会试图说服访谈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呢？

受访者极力想要让访谈者同意自己时，很可能会设法散发出一些知性的魅力。与光彩夺目的杰出人士促膝长谈，把手言欢，那种陶陶然的经验也很容易让人掉入一种虚假的亲密感里，从而忘记保持学术上应有的距离与超然。这些受访者，无论曾经是在幕后操纵的或是幕前抬轿的，他们穷尽一生之力，八面玲珑所要做的便是试着将大众传播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很可能拿同一套手法来对付历史研究者。他们想让访谈者按照他们的视野看事情，藉以肯定自己的地位——其中有些人做起历史辩护来，就像竞逐官职一样勇猛有劲！

研究者也可能被比较不那么耀眼的人给俘虏走了。这些人生活清高，饱受迫害，或者深具救人淑世的崇高精神。“感同身受”对于访谈的进行极有助益。艾伦·内文斯曾说过，访谈者必须“和蔼可亲”（**gemutlichkeit**），也就是“对受访者显而易见的一份同情——既友善且练达，又不乏勇气。”然而研究者还是必须展现学术怀疑精神的。受访者是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局中人，通常都有其个人立场，也必须维护自身的声名。研究者则是观察的人，而不是事件的参与者，不应该因为个

人仰慕情绪的干扰，以至于无法冷静地斟酌证据，并创作出令人信服的人物、运动和往事的记载。²³

研究者应如何找寻业经收藏且开放研究的访谈呢？

虽然研究者会有拿起录音机自己动手做访谈的冲动，但是业经收藏、编纂、制作抄本，并且已开放研究的口述历史还是最好的出发点。许多作者曾经使用过这些收藏，很多书籍也曾引用过，但是这类数量庞杂的资料，真正已被开发利用的究竟还是占极小一部分。

口述历史已有若干收藏目录，美国各州、各地区、个人档案馆都有出版目录。还有许多大学也收藏口述历史档案，例如贝罗大学（**Baylor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拉德克利夫大学（**Radcliff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涅狄克大学、肯塔基大学、北得克萨斯大学、佛蒙特大学，等等。总统图书馆本身就在进行口述历史，许多公司和劳工档案馆也在做。这些口述历史中有相当数量已做成微卷，可以由图书馆的微卷部门取用或是通过国际流通转借。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例，就收藏有绝大多数口述历史微卷藏本的拷贝。²⁴

访谈录音带和抄本也散置在各个受访者的手稿收藏以及许多大档案馆代为收藏的档案里。这类收藏绝大部分包含在卷帙浩繁、极其笨重难用的“国家手稿收藏总目录”之中。个别传记也引证口述历史，例如《美国国家传记》系列。

将目录、完整的抄本和访谈录音带传输到网上的口述历史陈列馆正在稳步增加。可以通过主要的网络搜索引擎或通过“热络”从其他网站检索到这些讯息，包括档案馆、国家或地方口述历史机构。²⁵

研究者使用他人早先为专书所做的访谈是否合法？

当研究者所研究的时代越往过去延伸时，还活着且能接受访谈的人也就越是没有了。于是，研究者只好越来越依赖口述历史的“二代使用”。也就是说，重新检视为其他出版物量身订做的访谈，原访谈者可

能只引用了部分材料或错过深藏其中的关键线索。先前看来很单纯的意见，由于后续发展，可能就具有崭新的意义。而历史研究的新趋向也会让早先研究者认定是边缘性、无甚意义的事物，变得重要且精彩。“二代”研究的潜力增加了图书馆、档案馆收藏保存访谈的重要性——这些口述历史档案在受访者和访谈者去世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作证、诠释并重新使用。

马克·斯托勒（**Mark Stoler**）撰写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的小传时，是在福里斯特·波格的名著——四大册《马歇尔传》的阴影笼罩下工作的。1950年代时，马歇尔将军坚拒撰写回忆录以谋暴利。波格却硬是说服马歇尔将军接受他的访谈。结果在访谈里，马歇尔热心带劲地为自己精彩的一生留下既丰富又具反省力的评论，尤其是关于他早年生涯的部分。当斯托勒开始做研究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去世多年，他只能利用存放在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Lexington**）马歇尔研究基金会（**The Marshall Research Foundation**）内的“波格版”马歇尔将军访谈。斯托勒一再转引马歇尔在波格访谈内对同僚以及自身作为的评价。虽然所采用的材料和波格同出一源，然而斯托勒的书却为他与早先研究者共享的这份材料提出了鲜明的新解。²⁶

受访者重新建构他人的谈话时，可靠性有多少？

人通常以“谈话”的形式来追忆往事，（“所以她就对我说……”）他们记得总统和所见过名人的一言一语；也不会忘记口舌争辩、幽默警句、带刺的批评，以及扭转乾坤的动人词句。人们不仅在口述历史时重构对话，在信件和日记中也是如法炮制，这些成果看来生动多彩，却也暗藏玄机。

访谈者所听到的只是某一谈话的侧面，通常且是在多年后才耳闻到的。在评估这类证据时，应该思考一下，到底这则评论与口出批评者的性格是否相符，谈话发生的时间、地点是否合理。对于那些老爱狡辩不休或是咄咄逼人的受访者，可要有些戒心。他们所回忆的可能只是自己希望曾经讲过的话，或者根本把别人对他说的话当成是自己对别人说的。幽默大师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有一回在广播“单口相

声”里就承认，小时候拿烂番茄把人砸个正着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只不过砸人的是他姐姐，而他正是那个被砸的人。

历史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指出，对于谈话内容的回忆确实有助于“增添叙事的临场感”，但是他也警告说，只有当所讲的话“有上下承文或有其他证据支持”时，才能应用这类资料。他进一步说：“我对口述历史抱着这样的宽限，同时也把处理文字时惯有的精确谨慎——相信这也正是先贤在草拟文件时的作法——给用上了。这种精确谨慎一直是一种惯例。”²⁷

引用匿名访谈的合法性如何？

新闻记者和其他写作者常依赖匿名资料，像鲍伯·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深喉咙”就是。（译注：伍德沃德为《华盛顿邮报》记者，揭露“水门事件”的两位主角之一，当时其主要新闻来源者的化名即为“深喉咙”。按：《深喉咙》为1970年代美国一部著名色情影片的片名。）新闻记者往往允诺为受访者保密，宁可坐牢也不会泄露他们的身份。记者们深知如果他们的采访归属有方，中规中矩的话，势将无法获得富于刺激性的消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则采用假名来保护被研究团体的隐私。人类学者、语言学者和社会学者做访谈时，是将访谈对象视为某种类型的代表，而不是可辨识的个人。他们的田野调查技术允许创造虚构性的人物和地点，因为他们相信匿名能鼓励受访者说得更坦诚，也能保护受访者、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工作不会遭受报复。

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口述史家也同样强烈地感受到需要以隐藏姓名的方式来保护受访者的权益。他们觉得，有时普遍性的讯息远较特定说话者的讯息更具意义。例如：历史学者谢娜·格卢克就曾表示，基于中东的政治情况，她很遗憾不能透露出巴勒斯坦受访妇女的真实姓名，“她们很清楚地表示，知不知道她们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她们的故事公开。”²⁸

然而，“匿名”在许多方面是与口述历史的基本目标互相抵触的。首先，口述历史所追求的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如果让这些人的隐姓埋名，岂不自相矛盾？再者，口述史家是因为认定受访者很重要，才

针对其独特的经验和看法进行访谈的，又怎么能让这些人匿名呢？将来使用这些访谈的历史学者也会期望能鉴别资料，看看这些资料来自何处，以及证词中到底带有何种偏见？就像新闻界毫无节制地让公职人员匿名发表谈话，新闻评论者便指责这种作法是放任当官的人无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口述史家相信，他们的受访者理当为录音所作的陈述负责。任何采用以匿名资料为基础的东西都是无从鉴定的，所以这项证据始终只能停留在影射或流言的层次上。“当史料来源决定匿名时，”口述史家威廉·莫斯（William W. Moss）警告说：“不论是基于个人隐私、谦虚或恐惧，这项记录不但会让使用者丧失信心，同时也会伤害到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主张——一个人其实是很重要的。”²⁹

当1991年口述历史协会在重修其原则、标准和评估指导时，“匿名”的问题形成一大争论。经过延长辩论后，口述历史协会采用的指导方针是，必须查问：“受访者是否了解他有权拒绝谈论某些主题，也有权封存部分访谈，在极端敏感的情况下，甚至有权选择匿名。”³⁰

“在不得已情况下才接受匿名”，这表示口述史家认为这不是惯常的作法。当一名作者宣称自己的著作是以数以百计的访谈为根据的，引用时却不明示出处，或者声称他的受访者不愿被指认身份。如此势将导致强烈质疑，认为“匿名”只是研究者自导自演，受访者并未被鼓励或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记录说话。“打包式的匿名”（blanket anonymity）也引起何时该停止匿名的问题。匿名的承诺到底是永久性的呢？或是在未来某一安全时刻，受访者便可以恢复其身份？

写作者想在学术佐证与“匿名受访者”两事之间取得平衡，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将录音带和抄本送付图书馆或档案馆收藏，同时立下“直到安全无虞方得确认受访者”的条款。政治学者理查德·芬诺就是如此这般将他与国会成员的访谈送交国家档案馆的；自从那些受访者脱离政界，身份被确认也不再造成政治困扰后，这些收藏对未来的研究便极具价值。美国太空计划史的撰写完全得利于对离职和现职太空总署（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员工所做的访谈，访谈包括：个人背景、在太空计划中所担任的工作，以及他们对工作随时更改的看法。由于许多受访者仍在太空总署上班，他们所获得

的保证是，他们的名字绝对不会被引用到任何出版的历史书籍之中——该书只以代码来辨认访谈者，存有人名与代码对照的那份抄本则保存在太空总署的历史室里。³¹

出版口述历史

访谈必须经过多少编纂后才能出版？

录音带的抄本原本就是编纂过的，然而绝大多数的口述历史在出版时，还得再进一步编纂、删节、抽文；有些还按年代或是叙事目的而调动前后文，重新安排证据。但是，到底做多少才算是过头了呢？口述史家对于斯塔兹·泰克尔的畅销书颇有意见，因为他常常删掉自己的问题，且有时还会重组受访者的答案。查尔斯·莫里西曾访问泰克尔在其《逝去和寻获的美国梦》（*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 1980）书中访谈过的佛蒙特州人士。这些人对于自己的意见被如此刊印成书，十分反感。有一位抱怨泰克尔“把他的想法强加到我的话上，就成了他书里的这种版本。”另一位觉得自己的话被重组过，“搞成这样，根本连我也不懂！”³²

有些著名的“口述历史”书籍是由缺乏历史研究训练的专业作家写出来的，口述史料处理得十分松散。像亚历克斯·哈里的《根》一书就曾引起严重的质疑，许多人觉得这本书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默尔·米勒（**Merle Miller**）的《有话直说：杜鲁门的口述传记》（*Plain Speaking: 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S. Truman*, 1974）情形相类似，这本书看来像是由杜鲁门回忆与米勒自己的创作混合而成的，米勒在杜鲁门死后才出版他的访谈，还曲解附会地把某些说辞推给杜鲁门。1975年，米勒在口述历史协会年会上信口开河，妄肆批评，平添了听者对他更多的怀疑。“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口述史家，”米勒后来坦承，且进一步说：“口述史家们也不认为我是。几年前我在他们的年会上发表谈话，他们就憎厌我、嫌弃我；因为我不懂得口述历史的规矩——我是照新闻记者的作法来做的，我觉得自己就是新闻记者嘛——所以就冒犯了

他们。”³³ 米勒去世后,杜鲁门图书馆公开了他于 1961~1962 年间与杜鲁门进行的七小时的访谈录音。那些对录音带做了审核的历史学家发现,其中并没有支持本书更加耸人听闻的说辞。

只要不失去原意,为求清楚明白而把无关要旨的部分删去,重新编组访谈,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其目的则是要在不牵强附会、不扭曲原意之下,让访谈的焦点更加凸显。举例而言,受访者对某人性格说了连篇好话,偶然却有片句微词一闪而过,引用时若仅举后者为证,这不但会造成误导,更是不公平的。

为了出版而转载大量口述历史的访谈章节时,研究者理应考虑把“问题”和“答案”一并收入。有些主题未获讨论,纯然是因为访谈者并未问及;其他主题被讨论得相当清楚,则是因为访谈者想对此知道个究竟。如果能尽量把原文中的访谈题目纳入,则口述史家所展示出的不只是问题所引发的回应,同时也显示出哪些是受访者在不得已情形下说出的资料;哪些又甚至是在连哄带劝的情形下才透露的隐私性且可能招致困扰的讯息。没有了“问题”,口述历史的基本对话就不见了。这会造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说话者正在大发议论,其实他们不过就是在回应质疑而已。同样,当一连串的受访者都把焦点集中在某一特定,或做出相类似的观察的话,很可能他们只是在回答相同的问题。

口述史如今已在畅销书作者和大众文化供应商之间大行其道,成为时髦,但是他们却未顾及到口述历史的表现方式。主持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山加蒙分校(Sangamon State University Illinois)口述历史计划的卡洛姆·戴维斯(Cullom Davis)提醒大家小心,不要让不“遵守我们专业规则”的人“贬低”口述历史的价值。他指责不加解说就出版的口述历史恰如“剪刀糨糊式”的剪贴簿,是杂乱无章的回忆集锦。“身为严谨的工作者,不论是业余或专业的,”戴维斯指称:“我们都必须弄清楚哪些人是广告贩子和江湖郎中,这些家伙为了自己肤浅、反历史,甚至不道德的目的,哗众取宠,把口述历史的本质给剥削殆尽了!”³⁴

是让受访者为自己说话,还是需要加些学术性解说呢?

口语特有的吸引人的本质,阅读方言的快感,加上受访者们的率直

和幽默，激起了让口述资料“为自己说话”的浓厚兴趣——这一类的取径，编纂者通常仅加少许解说，就拼贴杂凑出一本书了。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却驳斥道：那种“不含诠释信息的录音带”是一种“原始的历史技术”，是专为减轻写作负担而设计的。哈德威克坚决主张每本书都必须由作者签名负责。³⁵

亨利·费尔利（Henry Fairlie）在评论小阿瑟·施莱辛格所写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传记时，痛斥口述历史是种价值暧昧的证书；亟待历史学者们“着着实实地加以筛选一番，”费尔利写道：“来路不同的参与者把他们的私人消息通通塞给我们，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这么多，以及接受或拒绝他们声称某事确曾发生过的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要历史学者干什么的地方：去把这些人的话搞清楚吧！”历史学者要扮演法官、诠释者和批评家的角色，以便编纂分析过去的资料。历史学者本身罕少是所撰史事的目击证人。他们在混乱的资料当中，重构历史以及时代脉动；游走在互有差异的资料之间，斟酌损益，拿捏其可信度，再以前后连贯的模式加以排比，以便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³⁶

落实访谈的编辑排比工作，可以显现作者并非单纯地听任受访者自说自话。编辑工作的介入，始自于决定访问什么人？问些什么问题？哪些访谈要编收入册？照何种顺序编？有多少访谈原稿要出版？编者即使不愿做出过度的解说，他仍然得负责决定到底哪些受访者最值得记录和出版？——在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编者是该向读者负点责任的。最低限度上，口述历史选集的作者应当提供一些访谈的背景，以便将受访者摆入事件脉络之中；也可提示，受访者曾经做过什么？立场为何？他到底是为何而说的？有时还可以把访谈者与受访者意见不一的地方清楚地说出来。

有种极其浪漫的想法，相信只要把麦克风放在人们的面前，通往真理之路便会不可思议地出现。迈克尔·弗里施在他深具影响的口述历史作品评论里论证说，历史学者的所作所为——解释证据、斟酌轻重、检索查证、联结人事因果——仍然是极重要的关键。“在此同时，口述历史令人兴奋之处，则是在于其处理过程较不具排他性。”他进一步说明，

学者跟自己的研究对象同心合力，“让人便于了解某种经验的意义所在”，这便是弗里施所强调的“分享职权”（**shared authority**）：“权威的立足点很不相同，所含意义也相去甚远。但是，在处理可解释的权威时，有些东西却是可以分享的，这也就是进行口述历史时，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³⁷

如果写作者要转引自己的访谈，还要让受访者先过目吗？

有些研究者在使用前是会让受访者先看看转引的访谈内容的，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理由是：“我觉得这样才公平，你和人家谈话，就应该让他们也有权掌握访谈和口述历史抄本。”其他的研究者或许会因这种观念而懊恼，他们认为受访者会做更动甚或把某些部分完全删除。不过，任何曾经接受记者采访又被报纸错误引用的人就能了解，同样一则故事，说话者和听话的人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上下承文是维持正确性的关键，就算是照章全抄的引述，一旦脱开上下承文，其涵义就改变了。³⁸

在此同时，受访者说话内容的诠释仍然是属于历史学者的领域。研究者和受访者或许在讨论的事项上持完全不同的意见。受访者虽然是亲眼目击者，他们却有可能看错或记错；历史学者在多方搜集证据后，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作者的责任是要正确地引述访谈，切莫削足适履、曲解发言来配合理论。否则，作者就得对完成的作品负全部责任。

评论者在评论口述历史书籍时所注意的是什么？

评论者在处理口述历史时，以其前后态度不一而恶名远播。他们老是在评论开头的时候，便自承对于口述历史认识不多，或者根本不相信口述史料——如此特色，好像也不曾被认为那就“没资格”评论这本书。他们既然对口述历史方法论敬而远之，也就至少能增加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解了。评论者根本的不满，十之八九都是要求作者多扮演一些诠释的角色。经常担任评论者的小说家黛安娜·约翰逊（**Diane Johnson**）在评论日渐盛行的访谈性书籍时说：“就手法上看来，近乎是怯于思考，畏于判断。”³⁹同样地，蒂莫思·富特（**Timothy Foote**）在评论一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口述历史时，劈头便说：“对于任何自称为‘口述历史’的东西，都得给以高度的怀疑。人生苦短，该读的书堆积成山，我们早已饱尝劣等文字泛滥之苦。虽然录音机是个炫人耳目的噱头，但是那些拿访谈来展现历史的人士，就像是厨子把面粉、鸡蛋、砂糖、香草、牛奶和几块苦味巧克力拌在一起后，就坚称这是真的巧克力蛋糕一样的离谱。”⁴⁰

对口述历史较具经验的评论者会透过本身专业训练的眼光，对该著作做出反应；或者按照刊登该评论的出版物性质来裁剪自己的反应。书评编辑琳达·肖普斯针对《口述历史评论》 (*Oral History Review*) 的评论者所做的观察认为，尽管该杂志通常是以“材料的正确性”为主要评论标准，评论者一般对访谈过程和步骤的好奇却远多于研究对象和计划的特殊贡献。评论者对于访谈中的独到眼光评论较多，却也不忘指责作者未对口述证据的正确性再做确认。而以理论定位的《国际口述历史学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其评论则较具诠释性，讨论重点放在主体性以及口述传统和叙事如何“显现一个文化的复杂意识”。英国《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的评论则倾向提出政治性的问题，反映出该杂志的社会主义嗜好。

一般非口述历史性质的历史杂志，评论者较关心的是口述历史对于历史知识的实质贡献。这些评论强调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在传达“人作为男女历史演员”这项意义上的重要性。一般历史评论者偏爱那些能以多类的受访者配合其他档案资料，且又能把这一切放在较为宽广的脉络上进行讨论的作者们。以上这项以评论者为样本的观察，所获得的主要结论是：口述历史书籍的作者，不可避免地还是被当成“历史学者”来评断，而那角色的角色绝不是说上一句资料“会为自己说话”，就可以置身事外的。⁴¹

以口述历史为参考资料，应当如何据引？

如何据引访谈的问题，关乎研究者对于口述史料有多么重视。在诸多采用访谈当做工具的学术科目中，就访谈的问题和发展潜力而言，专业历史学者在方法论方面所投注的心力最为薄弱。这种懈怠与历史学者

在撰写资料来源时所赋予的高度严谨性，恰成强烈对照。作者竭尽职责地开列每份手稿收藏、专书和参考论文，然后将口述资料书目精简到只限于几行字，用以感谢以“谈天方式”与作者“分享知识”的人。脚注里则以秘不可测的字母缩写来标明访谈，没有日期，也不向有兴趣的读者交代到底此一访谈是如何搜集来的——有些则根本连脚注也不加。许多利用口述资料写成的历史书籍，完全不注明该录音带以及抄本的收藏所在，这样，既不能便利其他研究者使用，也不能让人鉴别。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专业史学家会相信这些作者所笔录、抄誉和诠释的口述资料值得信赖？⁴²

“历史写作指南”明文规定，标准的参考书目中，受访者姓名必须摆在最前头。访谈的标题（如果有的话）必须加括号，据引者必须加注“由某人(访谈者姓名)访谈”；还要提示该访谈是录音带或抄本，部分是否曾在专书、期刊论文或其他媒体上发表过——且要附加该出版物的标准参考书目。引文也要注明该访谈是作者所有，还是收藏在图书馆、档案馆之中。“脚注”的目的是要显示资料来源，协助读者去找到原始资料——这点要谨记在心！所以最好也能把抄本或其他出版物的页码提供出来。在网上寻找到的访谈，要注明存放实物的档案馆和它的电子地址。⁴³

以下是由口述历史档案馆、个别研究者和已出版资料等据引访谈的注释示范：

《贝思·坎贝尔·肖特》，由马戈特·H·奈特访谈，1987年4月23日~8月17日，抄本，《新闻从业妇女计划》，华盛顿记者联谊基金会，华盛顿。(Beth Campbell Short, interviewed by Margot H. Knight, April 23- August 17, 1987, transcripts, Women in Journalism Project, Washington Press Club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http://npc.press.org/wp-foral/bcs.htm>)

《森·休·D·斯科特参议员》，由作者访谈，1986年1月27日，录带暨抄本存放于参议院历史室，华盛顿。(Sen. Hugh D. Scott,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January 27, 1986, tape and transcript deposited at the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 Washington, D.C.)

《戴维·蒙哥马利》,由保罗·比尔访谈,转见《历史场景》,亨利·阿贝洛夫主编,(纽约: Pantheon 出版社, 1983),第 169~183 页。(David Montgomery, interviewed by Paul Buhle, *Visions of History*, ed. Henry Abelove, et al. (New York: Pantheon, 1983) ,169–83.)

5

第五章 口述历史录影

我想，如果我们曾经为爱墨生、苏格拉底、查理曼大帝做过录影访谈，那该有多好呀！

可是另一方面，录影也带来诸如花费、保存、耗损等问题。显然地，录影访谈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

但是，录影对于关键性人物，尤其是那些电视不曾充分记录过的人物，就特别派得上用场。

口述历史应该录影吗？

记忆的描述不限于语词。抄本虽然可以标示注明大笑、啜泣、指点或挥拳等表情动作。但是，还有一些表情和姿势却复杂或微妙得不可言传。当理查德·斯韦特利奇（**Richard Sweterlitsch**）访谈意裔美国人索菲亚·比耶利（**Sophia Bielli**）关于美国佛蒙特州巴力（**Barre**）地方的花岗石产业时，他领悟到索菲亚的语言不只是声音而已，“索菲亚说话时，用手为她的语句做标点，以脸上的表情和眼神传递话中所要表达的激动情绪及反应；”他观察到：“显然地，我必须把眼见的和耳闻的一起记录下来才行。”¹

抄本、录音带和录影带都传送相同的基本讯息，录影带不过是提供口述历史访谈的另一个特别方面。抄本将语言化约成文字符号；录音带足以传送声调、节奏、音量和说话的模式；录影带则能掌握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更能显露受访者的个性。录音访问也许会将受访者的一颦一笑、眨眼、皱眉或者一脸茫然状遗漏掉了，但是却传达了抄本所无法再制的信息。

录影访谈的场地，也能增添访谈色彩和内涵。许多家庭就把年长亲人的口述历史录影下来，当做值得珍藏的纪念品。就博物馆和档案馆而言，录影访谈扩大口述历史的潜在用途，是举办展览和制作纪录片时的珍贵资源。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就曾使用录影带访谈动物学者，不光只是谈论，同时也把动物园设备和照料动物的变迁给展现出来。历史同仁围绕着政府部门和首都制作了大华盛顿的录影历史，录

影带将访谈与电影胶片相结合。纽约哈林区的休姆柏格黑人文化研究中心（**Schomburg Center for Research in Black Culture**）也以录影记录非洲裔美国人的舞蹈传统。（译注：史密森学会乃是位于华府、由美国政府赞助支持的一所科学和文化机构。主要由博物馆及科学、历史及艺术、公共服务等综合领域的子机构组成。其名称是为纪念英国科学家史密森（**Tames Smithson**）而命名的。）位于纽约的犹太人遗产博物馆，将混有口述历史的录影和电影胶片整合成 10 分钟的电影系列，贯穿整个展览。制作人史蒂文·斯派伯格（**Steven Speilberg**）为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Survivors Of Shoah Visual History Foundation**）拍摄了数千个 10 分钟访谈。旧金山（也译圣弗朗西斯科）遗产计划利用录影访谈还拍摄到了濒死的艾滋病舞者的行为。²

录影带在记录团体访谈时非常实用。曾经为集体访谈做抄本的人都能体验到无从辨识发言者的那种挫折与无助；因为众声同出，听来总是相似得令人难以置信。而说话者彼此插嘴打岔、同时发言，更是使听写抄本者陷于混乱之中。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在访谈时，另外安排一人在场，记下发言的先后次序——然而，录影在辨识发言者这点上，却能提供更精准的工具。

数字录影带是口述历史制作影像记录时的有利媒体，虽然电影影片也属上选，但是由于费用昂贵，制作复杂，又不方便，所以不常为人采用。录影也有一些缺点，通常必须使用摄影机、灯光、音效器材以及工作人员。有些使用录影的历史学者就宁可选择在摄影棚作业，因为在那里能把灯光、音效控制得比较好。相比较而言，数字摄录影机即使在光线阴暗的情况下，也能理想地工作，并且只需单人操作；使用这种工具，可以在较自然的环境下进行访谈。

是不是每个访谈都应该录影？

使用摄录影机或摄影机，需要的器材和人员都比较多，导致录影的花费远比录音访谈高得多，而访谈者也比较难让受访者感觉轻松自在，不易建立融洽关系。人们在摄影机面前，自我意识会比较强，不容易较快进入状态，可能更难于开诚布公地畅谈一番。结果是数小时的录影访

谈，就成为看来沉闷无比的“说话人头”（**talking heads**）。口述史家也希望能确定：录影带在录制和保存上，具有和录音带一样的效果，其技术已提升到值得投资的程度；录影机信用可靠；录影带能持久保存；技术上的需求不会让访谈情况受到太大影响。³

除掉这些实用上的理由之外，许多口述史家不愿意尝试录影，也使人联想到常见的“科技恐惧症”（**Technophobia**）或是对新科技的紧张、畏怯。同类的恐惧也曾使得许多访谈者在大多数人都已改用价廉物美、又可随身携带的卡式录音机时，仍然坚持使用盘式录音机。谨慎小心的好理由虽然很多，例如：“在档案保存上，盘式录音带较卡式带好保存”、“我们从来没这样做过”等，但是这都不是逃避探索和试用新技术的好借口。尽管某些元老级的口述史家退缩不前，但是“全国历史日”（**National History Day**）的评审却可以证明，高中年级的学生已经很快掌握到新技术，他们所制作的录影带，常常手法老练且专业，令人印象深刻。

录影访谈花费颇巨，只有少数计划负担得起每个访谈都录影，大多数都只能选择性地录影。一般来说，最好先制作语音口述历史，搜集基本资料，然后再回过头来，选择部分访谈进行录影，让摄录影机为口述历史做插图。这种录影访谈可以包含新话题，也可以旧话重提，重新掌握先前访谈的某些精彩部分。为艺术家和手工艺家录影访谈时，可以着力于记录他们的工作情况，或让他们描述、解释自己的创作。大部分的访谈，在做过录音之后，访谈者与受访者对于录影时想要录些什么，会有比较好的构想，双方在面对摄影机时也会比较舒适自在。⁴

研究者发现，访谈的录像部分比录音部分更适于引用。如果把录影访谈作为较长的系列录音访谈的概括，那么，受访者便有时间对他们的回答做一些思考，也许是意识到录像机的存在，他们陈述得会更加紧凑。在某种意义上，受访者自我编辑正如电影编辑砍掉了故事的一些内容一样。这不仅优化了录影，而且使录影的抄本内容更加紧密清晰，有时远胜过录音记录的随意描述。

制作纪录片的人通常必须诱导受访者重复一段话，音量要提高，声调要抑扬顿挫或者语句要完整。那些主张口述历史应该求真求实、不

彩排的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录影时必须做些场地布置颇有微词。事实上，“相片不会说假说”这句格言绝非真理，就像美国南北战争时，摄影师们为着提高视觉效果，便将战场上的尸首重排一遍；现代纪录片的制作人也时常将历史与艺术创作混合在一起。⁵

如果计划的终极目标是要制作一部纪录片或是推出一个展览，那么访谈的每一个时段都录影，就是有道理的。假若目标只是为着各类研究搜集档案，选择性的录影则较具成本效益。耶鲁大学口述历史和美国音乐研究计划的主持人维维安·佩尔利斯（**Vivian Perlis**）形容录影部分是其口述历史的“最后一笔”。起先，计划所属的口述史家在所有受访者，如作曲家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的家里录影。但是他们不久便认识到，某些音乐家比其他人更具可拍性，且经常进行现场访谈的花费，已增加到无法应付的地步。因此，后来他们便改在耶鲁大学的摄影棚作后续录影；即使如此，也只能选择重要人物，而不是所有受访者都加以录影。⁶

录影机是否会令受访者紧张、不适？

不可否认，使用摄影机和工作人员、灯光照明和将访谈场地改到摄影棚内，都会令受访者怯场。录影专家们建议：访谈者应向受访者解说录影设备，示范录影器材的操作；确定他们坐得坦然舒适，并且鼓励他们看着访谈者，不要去注意摄影机，而摄影机位置应该是从旁侧录。⁷

不过，在现代社会里，电视和家庭摄影机是很普遍的，受访者其实远不如预想的那么容易受到摄影机的干扰。以访谈养老院内的老年人为例，即使从未接受过录影的人，在面对摄影机时，也很快就能感觉自由自在了，从而很自然地侃侃而谈。然而应该谨记在心的是，受访者会因疲惫而在镜头前表现不佳。有些使用录影的历史学者因而考量到伦理方面的问题。假设受访者因为自己的录影形象看来萎靡不振、紧张、姿势笨拙，而深感不满或难堪的时候，那么口述计划到底应当对受访者负些什么责任呢？⁸

有时，访谈者在上镜头时，比受访者更加紧张。在仔细聆听访谈的同时，他心里得先考量下个问题，而且还会想到自己的表现（尽管访谈

们日常生活惯例中寻找出录音访谈所无法做到的细节部分来。⁹

博物馆馆长、展览会策划人、纪录片制作人和物质文化专家等人制作录影访谈时，若能成竹在胸，那么问题方向就会有明显转变。如果博物馆馆长要求有工作者讨论并示范器械操作或艺术创作过程的录影带，以便配合真实的器械在馆内展览，问题便会因此准确地朝向那个目标去发问。国家公园服务处（**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s**）曾在卡特总统位于乔治亚州平原镇的家中，架上灯光和摄影机，由卡特带领参观房舍和庭院。访谈时虽然提到有关卡特生平和总统生涯的问题，尤其是有关他由总统职位退下后的岁月，但是主要重点则摆在房舍建筑和卡特的家具、纪念品和其他所有物的清点上。最后，当房舍转交公园服务处列为历史史迹时，这盘录影带协助馆长重新建构卡特居住时的环境，而且剪辑做成的影带精选版也可在访客中心播放。¹⁰

虽然问题的类型会有所更动，发问的方式却不会改变。访谈虽已由听觉一变而为视觉媒体，口述史家还是必须坚持他们的专业标准，避免禁不住诱惑去模仿咄咄逼人的电视新闻采访人员——受访者可以摆架势，但是口述历史访谈者绝不可在摄影机前耍噱头！

场景与设备

口述历史录影应当在摄影棚还是比较自然的场景里摄制？

由于摄影棚是人工——或甚至是含有胁迫感——的访谈场景，访谈者便常想把摄影机搬到受访者家中，或是相类似较为熟悉的环境里。自然的场景提供比较富于情趣的背景，通常也能刺激受访者的记忆，变得丰富起来。史密森学会就曾在其科学家和馆长的实验室和工作室进行口述历史录影。明尼苏达历史学会同样在做完初次的录音访谈时，就从农家庭院到小艇码头，四处进行外景录影。录音完成后，选出部分受访者对着摄影机重新讲述自身故事的一部分，并指出和自己证词有所关联的地点或做示范活动。¹¹

虽然自然场景在视觉上较富情趣，但是也增加录影访谈的困难，包

括调动工作人员和器材的费用、音效品质的维护、光线与声音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户外录影时的背景噪音等。录影访谈者必须知道器材的局限，随时准备当场解决技术问题。同时也必须准备器材查核清单，以免遗忘设备。在受访者的家中或工作场所录影时，必须先行探路，以决定如何布置器材。摄影人员必须谨慎地让受访者避开窗口强光、嘈杂的房间等，也要注意户外噪音和风声，小心防范好事的邻居和狗儿。如果是在户外录影，风声可能过大，或吹乱受访者的头发，因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太阳或许会投下不讨好的阴影，浮云也可能使得录影时的光线发生波动变化。¹²

就品质的控管而言，摄影棚或其他室内场景，对于录影访谈比较有利。不过棚内访谈的结果往往成了“说话人头”，无法提供画面变化来改善纪录片，使现场整个活泼起来。合理的妥协是在摄影棚进行部分访谈，然后再由摄影机跟着受访者到较为自然的场景，如在他家四周、邻近地区或者工厂，自己一个人或和访谈者一起沿着某条路走下来。这些影像随后可剪辑加入棚内作业的影带之中，再以棚内的录音作为旁白。相关的照片同样可以如法炮制，点缀在影带之中。

在访谈完成后，制作小组可以为访谈的地点来一次全景的扫描，以捕捉为历史做记录的这一访谈环境。家庭相簿中的照片也可以录到录影带的片尾。这些添加的镜头，人称“圆角礼服”（cutaway），可以剪辑散编于访谈影带之中，使得视觉效果多样化。

计划预算有限，如何才能付得起摄影棚的使用费？

录影口述史家有若干途径既可以付得起费用，又可以取得技术协助和器材。许多社区学院和大学都有广播设备，通常是属于大众传播系，这种摄影棚连同学生助手是可以用合理价格租借到的。他们的经营方式通常是会开放给愿意分摊费用的计划，以便进一步减少自身的维持费用。

另外一个低价位或免费使用器材和摄录影棚的渠道是地区有线电视台。这些电视台是根据 1984 年的《有线传播法》（**Cable Communication Policy Act**）而建立的，该法准许社区有权要求建立社区电视台

(community-access channel) ，作为他们批准有线电视公司经营权的部分交换条件。全国总计建有 1500 个公共电视台，提供地方公民发表意见的渠道。各地的服务、设备、费用和专家差别虽然很大，然而不同地区的口述史家却一直都很成功地运用这些设备，来制作录影访谈和纪录片。

社区电视台一般都免费提供设备，由于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题材，所以常常提供已完成的节目及纪录片播放机会。只要付出一点象征性的费用，社区电视台通常会提供诸如摄录影机操作、灯光、音效合成、编剧、导播和制作等方面的个人和团体培训。摄影棚甚至还会免费提供空白录影带给那些会在他们频道播放的节目，不过拷贝带子时或许就得付费了。必须旅行外出做访谈的口述史家，也可以找一位当地人赞助，以便利使用该社区所属的电视台摄影棚。想了解社区电视台的情形，可与地方有线电视公司或社区传播媒体联盟 (Alliance of Community Media) 联系。¹³

制作口述历史录影的预算有多高？

数字和其他摄像机，一般消费者还相对负担得起，但是如果制作出够水准和高品质的录影口述历史，那就不是省钱的事了。费用差别很大，基本的费用通常包括访谈者的前期研究、访谈费、差旅费等，而剪辑访谈、制片和导播在访谈前后的服务也都得付费。此外，至少还要雇用一组工作人员，以及每天的器材租借费（其开销得视访谈当地的行情而定）——工作小组同样也需要交通费、住宿费和餐费。录影带和其补充材料也都要花钱去买。

访谈完成后，抄本或索引是不可或缺的。为档案保存及使用，必须拷贝录带，有时还得奉送受访者录带和抄本的拷贝。经常性的办公支出和供应品也不可小视，这些开销总额绝非小数目。申请基金补助制作历史录影带时，最重要的是切勿低列预算，否则计划还没结束，经费已经花光了。事实上，大部分拨款单位和基金会，对于口述历史录影的财务需求已经有所体认，他们往往会驳回低成本预算的申请案，因为显见该申请者经验不足，搞不清楚状况。

由访谈者架好摄影机，让机器自行运转不是很简单，为什么还要找人来操作呢？

在数字摄影机诞生以前，根据所有人的看法，访谈者能自己操作摄影机，那真是大错特错了。访谈时，访谈者必须全神贯注在一问一答、一来一往的谈话里。录音访谈时，光是照顾录音带这一件事就够操心不已了，更何况录影访谈中的摄影机、灯光设备和音效，全部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技术协助。

数字摄影机能够自动对焦，不需要额外的灯光。这些条件加上极少的监听，访谈者就可以观察一下摄影机的录制情况，调整摄影机的角度。有经验的录影访谈者曾经坚持认为团队是必要的，但数字摄影机让他们明白完全可由一个人来操作。而缺乏经验的访谈者仍然固执地认为，录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业余的摄影将降低最终录影图像的效果。

尽管摄影机已经具备了录音的功能，但是访谈中单独录音比较好。低音麦克风（boom mike）录制的音质更佳。访谈者一面操作机器，更换录音、录影带，一面访谈，就很难集中精力。他人的参与可以减少访谈者的分心，也增加了录制出好的作品的机会。摄影师必须充分了解该计划的目标、所追求的情境气氛、受访者哪些独特风格是必须记录的。因此，录影访谈是一种团队合作，不仅仅是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也是访谈者与负责控制录影品质的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

一项录影口述历史计划需要多少人手？

人数可以依照计划预算而定，但是不论人数多寡，亟待处理的工作都是相同的。资金充沛的计划，这些工作可以由多位成员分摊；小计划的工作人员就得身兼数职。所有的口述历史计划，不论录影或是录音，都需要一个主持人来安排进度、筹集和管理经费、处理契约和相关文书工作，以及督导其他成员，等等。

口述历史录影则需要一名制作人（可以由计划主持人或访谈者兼任）来筛选受访者、安排访谈时间和场景，以及访谈的工作小组。导播（也可兼制作人）督导技术人员布置灯光、摄影机，并维护录制当

天音效、影像的一般标准。摄影师（也可兼导播）要掌镜摄影、录制访谈，随时告诉访谈者录带即将结束。较大的计划可以雇用一位音效人员，来掌控麦克风和监听录音的水准；另外要一名道具管理员或助理，负责访谈前后器材的装卸。访谈现场最好还能有一位制作助理来照料文书工作，签署授权书、处理母带以及所有现场突发的状况。当然，摄影师、文书等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都可以由访谈者一人来承担，但他们的帮助将使工作做得更好。¹⁴

口述历史计划应该拥有哪些录影设备？

设备和录带的品质越高，录影访谈就越好。虽然一般消费者所使用的摄录影机也可做出很精彩的成果，但是为了长期保存、展览使用或是实况记录录影，还是需要专业品质的摄影机，且采用摄影专用的录影带。数字录影的使用、复制和编辑都很容易，也比以前的录影带空间大，有时为了保存，可以将其复制到 **VHS** 带里以便排版，有时也可以转换成 **DVD** 或 **CD** 光盘。¹⁵

摄影机的好坏优劣在于其镜头。镜头的广度以能在近距离角落录影为准，建议采用的变焦比（**zoom ratio**）——由望远镜头到广角镜头——至少为 **8:1** 者。最好还是使用低音麦克风，以延长线拉到说话者面前。就像录音访谈一样，也可采用“小蜜蜂”型麦克风别在领带、围巾或衣领上，既不碍事也可确保录音品质。为了安全起见，还要用录音机录制作作为后备支援系统，录音带则可据以做成抄本及存档之用。最好还是和信用可靠的商号打交道，虽然打折可占些便宜，但是也要确实了解器材和录带的品质保证和保用期限才行。¹⁶

数字录影技术给制片人带来了益处，他们仅用一架摄影机即可开拍。编辑访谈造成的“跳跃剪辑”通常可在断裂中间插入其他一些图像来掩饰。电影制作人威廉·加策金（**William Gazecki**）评论说：“剪辑一些内容，你不得不考虑录带的 **B** 面和图像，以及当你要利用后面一段时，该如何把它们连接起来。”编辑的接痕越少，观众看得越顺畅。数字技术为电影制作人提供的“后续所有的制作工具就是一间屋子里你的手指。”但是，在数字技术供给廉价的产品时，加策金也提醒人们，

“它只是工具,而真正的血肉则来自思想和观念。”¹⁷

访谈时如何布置摄影机才是最理想的？

口述历史录影需要一位精于打灯光和运镜取景的摄影师。如果摄影不行，就算再精彩有趣的访谈，也会为之黯然失色——既然已经大费周章地采用影像媒体，就得注意一下拍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口述史家访谈虽然是为了取得资讯，然而录影带却能提供观众一连串的新领悟。在画面的展现上，其目标是加强访谈内容的意义，不该盖过或分散观众探取访谈的本质。

录影带和纪录片通常都是用电视大小的屏幕播放观赏的。电视机是个具有特写性质的媒体，取景的最佳位置是在肩膀与头部之间。画面的布局上，很重要的是让说话者有适当的“头部净空”（**head room**）和“视线空间”（**look space**）。均衡的头部净空高度，应该使头部不会太靠近屏幕画面的上缘，也不会陷到下缘。所谓“视线空间”指的是由面孔到画面两侧边缘的空间距离。为求变化，摄影机可以移近特写，仅展现由眼睛到嘴巴的部分，观众自己会在心中想像完整图形。影视专家戴维·默尔德（**David Mould**）也指出：“人体本身就有些自然的区隔，如颈部、腰部、膝盖等处。”为受访者做画面布局时，他警告切勿让画面底线切割在这些部位。¹⁸（译注：如果画面的底线切在这些部位上，人像就会产生遭到肢解的难堪效应。）

透过剪辑，主题画面可以组成一种微妙的格式。流行的电视新闻节目《六十分钟》（**60 Minutes**），经常为受访者做极近距离的特写镜头，画面上裁去头部上缘部分，而将焦点摆在受访者的眼睛上。相反，当摄影机对着节目主持人时，镜头便往后拉，让他的头部和肩膀保持完整，以及“更多的视觉呼吸空间”。¹⁹由上往下或由下往上拍摄受访者，同样也会使得画面扭曲。让说话者看来保持中立的画面，要在眼睛的水平线上取景，这样观众才会在同一水平线看到说话的人。受访者的座位应当与摄影机有稍许的角度，是对着访谈者而不是摄影机在说话。背景不可过于零散杂乱，以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访谈者衣着应该适当地配合特定访谈的需要，避免穿着与背景不协调或者具干扰效果的奇装异服。

团体录影时，摄影机的角度就有所不同。影像口述史家曾经试着为访谈者和受访者做出各种不同的排列。其中特别成功的排法是安排访谈者背对摄影机，面对受访者，形成一个 V 字形，开口一边坐着所有的受访者。如此一来，访谈者就能与每名说话者的目光保持接触，如同摄影机一样，很容易就能将焦点聚向讲话的人，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²⁰

切记：在访谈前和访谈结束后，架设和拆放设备都需要时间。越战纪录片的制作人向影像史家强调，在他们的拍摄规划中“增加铺陈时间”。因为，到达拍摄地点后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开始录制，访谈结束后也应留一些时间播放录制的照片、地图和大事记等。²¹

录影访谈时，使用变焦镜头是否恰当？

变焦镜头（**zoom lens**）会改变画面的组合，创造出较具变化且有趣的视觉效果，可以提供特写，猎取物件，或是说话者表情丰富的双手。然而影像专家谢绝毫无目的地使用双焦镜头，而且提议：镜头不论是由远拉近（**zoom-in**）或是由近拉远（**zoom-out**），最好都是用在发问，而不是回答问题时。纪录片的制作人难免得依特定用途来剪辑录带，剪掉某些不顺的起头、某些词句，以及整句话或整个段落；所以他们会在摄影角度、位置，以及头部大小上采用一致的标准。这样，就算剪辑后，说话者的头部还是能保持大小一致的。他们生产这种没有接痕的产品的目的，是要录带看起来“好像没人对它做过任何事”。理想的状态是，观众甚至没有意识到剪辑的技术。尽管剪辑的人也喜欢镜头能有多重变化，但仍提议至少要维持两种标准画面构成。影像史家一定得考虑到成品的可能用途，再着手去进行。²²

访谈者和受访者应否同时出现在画面上？

最主要的焦点，理所当然一定要集中在受访者身上。虽然有了访谈者的问题，访谈对话才能成形，然而访谈的真正理由还是在听受访者所说的话；如果有录影的话，就是要看他们怎么说。在最常见的情况下，访谈预算往往只够支付一部摄影机的费用，访谈时就只能摄录受访者，必要时得等访谈结束后，再加拍访谈者的问题和反应（其实，就是静静

坐着听)。长久以来，电视新闻广播用的都是这套技术。在电影《收播新闻》 (*Broadcast News*) 一片中就使用了这套技术。就像片中所说的一样，事后再安排补拍镜头，是会引发伦理问题的，必须小心处理。(译注：《收播新闻》系 1987 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著名影星威廉·赫特 (William Hurt) 及霍利·亨特 (Holly Hunter) 主演，内容刻画了美国电视界为了提高新闻收视率，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种种丑态，当时曾引起观众热烈的反响。)

有些口述史家非常反对只拍受访者的作法。他们质疑，既然“合作”是访谈的本质，为何只做单方面的录影？贝勒大学口述历史中心 (The Baylor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Oral History) 的托马斯·查尔顿 (Thomas L. Charlton) 如此写道：“如果仅是一半的访谈队伍被拍摄到或录音到，势将损及记录的完整性。”他建议使用两部摄影机：一部完全专注在受访者身上；另一部则拍摄访谈者，间或做全景摄影，同时将受访者与访谈者拍入。有些影像口述史家还采用分割画面技术。至于多机作业，在摄影棚使用是要比现场容易一些。²³

录影带的保存与使用

录影口述历史需要哪类记录文件？

就像录音访谈一样，录影口述历史也需要某些基本资料以利研究使用。最低限度，这些记录应包括：访谈日期、受访者和访谈者姓名、受访者和访谈主题的摘要叙述、访谈有无制作抄本？此份录带系录音或录影？访谈时间长短？使用此一资料的限制？等等。

录影口述历史是否也需要赠予证明书？

联邦法律特别规定：任何个人言语的实质记录，都受到著作权保护。在受访者签署赠予书、契约或授权书之前，都拥有自身言语的所有权——受访者一般都是以这类文件将访谈的智慧财产权转交给赞助单位或影片制作人的。录影的授权文件可采用与录音口述历史同一格式的，

其中只有一点差别：档案内受访者的面容以及声音，如果未经告知径自采录到影片当中，可能会发生纠纷。所以，有些录影授权书便加上一句：受访者曾被告知影片资料的使用处理方法。²⁴

制作录影口述历史时，应考量哪些相关的档案事项？

如同录音一般，档案馆也面对新科技导致现有录影设备过于老旧的难题。有些录影访谈当时所采用的录影带型式，档案馆已经没有重播的设备了。录带必须转录，否则便无法使用。

由于录影带每播放一次，画面品质就减损一次，因此母带必须妥为保存。“配音母带”可制作拷贝以供展示和剪辑使用。档案管理者建议使用“较大、较厚、较宽的带子”，以便录制、拷贝和保存高音质和高画质的录带。当然，他们也了解到这类高品质的录影（音），需要巨大又笨重的设备，花费相当高昂。再者，制造厂商也已逐渐停止生产档案管理者较喜欢的 1 寸和 3/4 寸录带，转而改生产 **Betacam** 型录像机和数字机型使用的录带。²⁵

由于数字录影系统录制和编辑简便，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欢迎。录音和录影带可以转换成数据，并且可以像其他电子数据一样来处理。电脑软件程序使网上编辑录音和录影方便易行，而且能够电子传输，还能存储在 **CD** 光盘上。数字录音和录影带能够无限复制，对音质和画面的损伤却很小。但是，一些档案馆管理者也担心 **CD** 光盘不稳定，而将复制的资料保存在录影带上。²⁶

录影带能保存多久？

家庭录影带，就算保存良好，其生命期限如今也已降到 **15** 年左右。负责保存公家老旧录影带的档案管理者 and 博物馆员们，曾经在打开卡带时，只看到一些透明的醋酸盐碎带和一堆棕色粉末。根据某项报告：“氧化使录影带如头皮屑般剥落”。炎热与潮湿也会加快录影带的恶化，因此让录影带保存在华氏 **59** 度到 **77** 度之间和中湿度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录影带档案馆必须在影像恶化之前设法定期拷贝其录带。如果拷贝

一次算是一个世代的话，据估计，VHS带可以有三代的寿命。为确保长期保存，可以从最原始的母带制作出“数字复制母带”（**digital reproduction master**），从数字母带转拷出来的带子都形同第二代——也就是说，其品质和最原始的母带一样好。数字拷贝资料可以保存在CD光盘上，尽管它们可能不适合长期保存，并需要阶段性地拷贝。另一种方法可以考虑将录影带翻录成电影，它的寿命可能最长。

录影带会朽坏、彩色照片会褪色，而高酸质纸张会分解碎裂，等等，已形成十分讽刺、让人哭笑不得的境况，有位摄影专家就指出说：“我们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会记录档案，但也最可能会从记录上消失的年代。”²⁷

电视公司是否真的已保存大量录影访谈？

电视广播公司近来才开始搜集和保存录影带，收藏量并不大。国家所属公共电视台率先将其影片和录影带存放到国家档案馆保管，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影视暨有声档案馆（**The Canadian National Film, Television, and Sound Archives**）的收藏便是一个鲜明的实例。相反，美国私人所有的广播公司，数十年来无牵无挂，从不关心自身影片和录影遗产的保存，不是把胶卷抛弃作废，就是定期消洗，用来重复录影。首先致力于广播资料保存的是大学，例如1968年时，范德比尔特电视新闻档案馆（**Vanderbilt Television News Archives**）就开始广搜电视新闻节目。最近，位于纽约的国家广播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Broadcasting in New York**）也开始收藏和展览老旧电视节目及新闻报导。普度大学藏有“C-SPAN 档案”，马里兰大学则设有国家公共广播档案馆（**National Public Broadcasting Archives**）。

尽管如此，许多录影带还是未经典藏，尤其是新闻广播或影片未采用的访谈片段（或所谓的“超拍”（**out-takes**）部分）。在夏威夷，一位录影节目制作人克里斯·科尼比尔（**Chris Conebeare**），由于寻找资料来源时“严重受挫”，因而有“影片、录影带档案计划”（**The Film and Video Archive Project**）的筹备——他当时发觉电视纪录影片一旦拍毕播放后，制作人便又继续忙着其他计划，少有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只从访

谈中选用了三分钟，“其余未曾采用的 25 分钟，对于学者或一般对历史、文化感到好奇的大众而言，可能是饶富历史趣味的。”那些为“影片、录影带档案计划”工作的人也体认到，由于录影带的保存期限很短，这些“超拍”带不做适当保存，很可能在数年内完全消失无影。

透过州立法和夏威夷公共电视台的支援，“影片、录影带档案计划”开始搜集编纂有关全州录影访谈状况的目录。档案馆也鼓励那些申请补助制作纪录影片的团体，在其计划中列入将所有访谈存档的条文。由于纪录片的录制预算，无论是时间或金钱，往往都很紧迫，停顿下来搜存那些已拍毕却未采用的影片，自然是所费不赀且困扰的事。如果预算编有“保存”项目，一开始便列入计划之中，那就比较有可能照章行事了。如果是在录制完成且已播出，手边又有新计划，这时才想回过头来建档，则绝少能够成功的了。²⁸

其他藏有大量录音访谈的口述历史档案馆也开始收藏录影访谈，并向本地的制作人和相关计划搜罗“超拍”影带。以肯塔基大学图书馆为例，便藏有《美国哈连郡》 (*Harlan County, U.S.A., 1976*) 和《漫漫长途归来路：越南回忆》 (*Long Road Back: Vietnam Remembered, 1985*) 一类为纪录片所做的访谈。其档藏的录带和抄本均开放外人研究使用。²⁹

录影口述历史与纪录片有何不同？

就其本身而言，录影口述历史并不是纪录片。一项口述历史的完整现场访谈，往往耗时甚久，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几小时去观看的。然而，录影访谈却是纪录影片和展览的资料来源。有一项口述历史计划总共包括 30 小时的录影访谈，其中的 25 分钟曾出现在一部片长 78 分钟的纪录片里；此一影片为了配合“电视时段”，还浓缩剪辑成 56 分钟，而所剪掉的也还是访谈部分；另一项计划中，50 小时的访谈甚至被浓缩成一小时的节目。在任何纪录片或是录影计划里，受访者对着录影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小时，到最后的成品里通常却仅出现几分钟乃至数秒钟而已。³⁰

尽管如此，录影访谈也有更甚于仅被视为资料来源者，它曾经深刻地影响到纪录片的本质。以往的纪录片大量依赖新闻片和电视影片，正

如口述历史的先驱迪安·艾伯森（Dean Albertson）所说：“制片人通常会采取诸如《怒吼的 20 年代》或《萧条的 30 年代》一类的题材当做主题，提供一段生动有力的旁白，配上当时流行音乐为背景，就算是一部历史影片。”1970 年代以后，纪录片制作人日渐涉足口述历史，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受访者更能符合计划主题的效益，因而成为其计划的焦点。老式的纪录片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妇女在飞机工厂工作的新闻片段，配上全知叙述的旁白，用以解释妇女如何在战争期间参与工作。然而在新式的纪录片如《铆工罗西的时代与生活》（*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ie the Riveter*, 1987），片中是用妇女自己的话，来回顾自身的经历，大战过了数十年后的谈话，却配上早年的摄影。³¹

口述历史协助纪录片变得更平易近人、更具说服力、也更复杂。这类新近的计划，如《越南：电视版的历史》（*Vietnam: A Television History*, 1984）和《凝视战利品》（*Eyes on the Prize*, 1986, 1990）等都曾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广播上，而且广为学校采用作为教学工具。1934 年席卷南方棉纺厂的纺织工人罢工已经成为很多书和论文的主题，但是，电视纪录片《1934 年的暴动》（*The Uprising of '34*, 1995）却吸引了包括现在和过去纺织工人在内的众多观众。《来自乡土：兰德县的拓荒都》（*From Earth: The Pioneers of Lander County*, 1996）讲述的是 20 世纪居住在内华达州北部荒凉的矿场和牧场的形形色色的社区移民的故事。

依据口述历史录影制作的纪录片《活的故事：肯塔基州公民权利运动》（*Living the Stor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Kentucky*, 2002）完成以前，计划成员召集将来可能的观众参加了中心人群会议，他们对听故事和了解人物表现出了强烈的喜好，远远超过了讲述者提出的应该思考的事情。尽管该计划对肯塔基公民权利活动家进行了 175 次访谈，但纪录片制作人仅从中心人群中选择了 15 位受访者，整个节目让他们重新登台讲述。当该片在肯塔基州教育电视台播放时，出品人还组织了“观看节目”，人们聚集在全州各地的社区中心观看节目并讨论它的意义和所涵盖的历史事件。³²

录影访谈必须对诸如访谈对象等作一选择；而当制片人将录影访谈转成纪录片时，又必须进一步从访谈中筛选出资料来。在剪辑访谈时，

纪录片制作人显然十分看重录影访谈中的受访者。由他们解说自身经验，提供相关人物和关键时刻的轶事见闻，重新塑造这一时刻的戏剧性。经由尽量缩减叙事者的角色分量、让受访者为自己说话的手法，某些纪录片传递出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为历史说话的信息。迈克尔·弗里施在评论轰动一时的《越南：电视版的历史》纪录片系列时，就抱怨说：“似乎那些钻研五角大楼国防报告的学者、新闻记者或历史学者，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对于这些事件的了解，竟然还比不上现场参与者所能经历的多——所记得的既少，又不乐意讨论。仿佛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了解这些事件毫无建树似的。”³³

纪录片无法符合学术界普遍能接受的观点，这件事颇令学术界感到困扰。影片和录影带并无脚注或书目，也绝少说明是以何种方法来决定哪些东西应该包含在最后完成的影片里或从中剔除。他们也很少提供验证的方法，或是可作为确证的书面资料。“或许这就是为何学术专书或论文，少见引用录影纪录片作为资料的理由，”曾经制作过录影口述历史的学者理查德·斯韦特利奇指出：“我们就是无法相信缺乏学术性批判的产物。”³⁴

为了对抗这种批评，纪录片制片人转向网络，连同纪录片一起建立互动网站。网站的设计通常是以教学为目的，其中包括补充的访谈背景资料、附加的访谈部分、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和相关资源的链接，以及访谈的全部正文。以纪录片《克林顿时代》（*The Clinton Years*, 2001）为例，它由美国广播公司的《夜线》（*Nightline*）和公共广播系统的《前线》（*Frontline*）联合出品，访谈了 20 位白宫的职员、顾问和内阁成员。这个节目的网站不仅包括每一部分的正文，而且还有每次访谈的抄本。³⁵

录影时，艺术性的考量是否先于正确性？

录影是视觉媒体，理应以图片为主要的考量，这种优先考量会使得那些较注重访谈所引出的资讯的人备感受挫。电视新闻记者之间常见这类怨言。资深广播人丹尼尔·肖尔（**Daniel Schorr**）就曾批评，每当电视采访记者提供一则故事报导，制作人便要问：“有什么看头？”戏剧性

的画面，可以在电视上把故事吹嘘得不成比例。作为晚间新闻开场的一则极具戏剧性的火场救人画面，在翌日的报纸上，同样的故事，不过是深藏在版面里的一两段文字而已。派驻国会山庄的电视评论员曾抱怨说，要是参议员或众议员们肯坐上消防车四处逛逛的话，他们的新闻报导就好做多了。³⁶（译注：在美国，有关议员们的报导画面，往往都是坐而论道，缺乏吸引力。如果议员诸君竟然坐着消防车出游，必然轰动。）

1987年，在口述历史协会的某次会议上，制作《震教徒：双手工作，心向上帝》（*The Shakers: Hands to Work, Hearts to God, 1985*）、《龙胡翼》（*Huey Long, 1987*）、《内战》（*The Civil War, 1989*）等纪录片的肯·伯恩斯（Ken Burns）曾讨论过使用未必正确的图片报导故事时所牵涉到的伦理问题。有一次他决定使用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围绕着龙胡翼的照片，旁白则说明龙因为有生命危险之虞，旅行时有武装保镖随行。龙的保镖本来应该是便衣人员，不会穿制服的，然而便衣人员的照片做不出视觉效果，于是伯恩斯采用这张风马牛不相及的相片，让故事报导得生动一些。为了合理化自己的决定，伯恩斯举出美式足球教练的作法为例，教练一般会问头部受创的球员，现在是几点钟了？如果球员回答错误，就要送医院观察治疗——然而要是球赛激烈，教练非得留用这名球员不可时，他就干脆直接告诉球员现在是几点，然后一把就将他推回到球场上去。伯恩斯建议，如果有个画面真是非要不可，那就用吧！但是他也提醒说，小心些，别把捷径当成大路了！

录影访谈所展现的是受访者未经掩饰的一面；纪录片则是声音和影像几经修剪剪辑后、比较细密精练的作品。有些纪录片制作人在剪辑时，对于“一般性”和“特定性”照片的分野拿捏不准，往往引起人们对其剪辑过程的质疑。想以图像来说明说话者的论点，出现的却不是说话者本人，这种录影带会误导观众以为正在观看说话者的历史照片或影片。纪录片制作人对此也自有一套遁词，会推说自己也知道这一精彩说法略有瑕疵，然而却是取自重要资料来源的。他们可能教导受访者一再重复某段话，直到他们觉得满意为止。更麻烦的是，录影的先进剪辑技术可以让纪录片制作者剪接、甚至重组说话者的谈话内容，却不会让观

众察觉出所听到的并非说话者的真正说法。数字影像合成的先进技术甚至可以让剪辑者更改照片的元素。剪辑方式不够慎重或不循正途，会让说话者所说的话完全违背他的本意。³⁷

当访谈被应用到纪录片时，口述史家能使得上几分气力？

口述史家的控制能力端视他在纪录片制作上所扮演的角色，尤其要看他们担任的是制作人还是顾问。“顾问的地位比较不利，他们毕竟只供咨询”，曾经制作过访谈也担任过滑雪纪录片顾问的约翰·阿伦（**E. John B. Allen**）说：“导演和摄影师则是全职投入影片，经过剪接、编辑，等等，最后完成影片，为影片本身注入生命。”身兼顾问一职的口述史家可能发现，先前被接受的建议，在剪辑过程中全遭到摒弃。为了视觉冲击的效果，误导性的错误历史镜头也被采纳进去，最后的成品完全不符合他个人和专业的标准。³⁸

曾经担任过纪录片顾问的历史学者，总是被制作人吓了一跳。为了创造视觉刺激效果，制作人肆无忌惮地玩弄他人的谈话，完全不顾事实的真相。无论如何，纪录片制作人和历史学者是不同的，他们渴望能吸引大批的观众，不但想要具有启发性和教育性，也想有娱乐性和煽动性。有鉴于这种冲突的双重需求，美国历史协会因而通过制定标准，鼓励历史学者：“对于共事的电影和电视制作人在艺术和戏剧方面的权益，要有敏锐的判断；并寻求出既尊重历史且不失其艺术/戏剧关怀的解决之道。”³⁹

除了纪录片之外，录影访谈还有哪些用途？

博物馆很快就张开双手拥抱录影口述历史，把它当做用影像方式展示相关资讯、引发观众兴趣的手段。作为物品收藏家，博物馆总是在寻找收藏品的脉络背景，并展现人们使用这些物品的方法。口述历史可以重构这些脉络背景，但是单单使用录音带的话，很难精密地探讨物品的细部及其使用方法；而录影访谈在这方面就比较能达成目标了。⁴⁰

录影也使得说话者更加真实，让他们的面孔、姿势和情感一一呈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犹太大屠杀博物馆（**The U.S. Holocaust Mu-**

seum)，以录音和录影两种访谈来说明其主旨。在严峻的“犹太大屠杀之声”大厅里，参观者听到的是一系列幸存者讲述自己故事的录音带，空荡无形的声音令人久久无法忘怀。其后，参观者在一个小型的半圆形戏院看到集中营囚犯回顾亲身经历的录影访谈：一位妇女回想起与朋友分享自己的一碗清汤；一名男子想起在营房内与父亲的对谈而饮泣不已；另一位女囚描述有名的举止粗鲁的卫兵如何救了她一命。这些人——有的面带讥讽，有的百感交集，严肃中偶带一丝笑容——他们以面孔补充言语之不足，把观众紧紧抓住。录影展示处所聚集的观众人数远比录音展示处多得多，停留的时间也更长。这些影片也不过就是些“说话人头”罢了，倘若展览主题不是如此富有情感的话，可能必须添加很多艺术性的舞台安排才行——但是，说话者眼中涌现的泪光，却让他们的说法更加生动感人。

国家公园服务处在马萨诸塞州洛威尔（**Lowell**）地方的布特棉纺织工厂博物馆（**Boott Cotton Mills Museum**）规划出一趟自助导览工厂之旅，所强调的是真实感觉。他们在店面层安排机器和其他加工品，加上经过考证的噪音背景，让参观者能“听到、闻到和感受到”工人们的经验。楼上则是比较传统的博物馆安排——纺织业简史展示——录影银屏展现退休纺织工人的告白，他们侃侃而谈自己和其他工人的关系、工资和工作状况。有一位评论者曾表示：“同时看到且听到这些个别访谈，例如纺工瓦伦丁·沙特朗（**Valentine Chartrand**）亲眼目睹一位不幸的合作伙伴惨死于意外灾难；维克多·舍伯恩（**Victor Sherbon**）谈到工厂的关门歇业，等等，所能激起的感情回忆绝不是任何标题或加工处理所能相提并论的。”⁴¹

录影口述历史在个别研究上的潜力如何？

虽然研究者比较喜欢使用抄本，因为抄本可以浏览略读，也可以影印；但是如果改用录音带后，他们将会从录音访谈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至于观看影片或录影带呢？一位录影专业人士这样提到，研究者不仅能听到抑扬顿挫的声音，还能看到高扬的双眉、双手的动作和无声的身体语言，“总之，是从衣着服饰一直到反应姿势、特殊习惯的每一件事。”

——一个姿态配上语言后，有时便传递出截然不同的意义。⁴²

有些研究者自备摄录影机，搜集工作所需的材料和资讯。戴维·西曼（**David Seaman**）专为艺术家创作过程录影，在访谈西弗吉尼亚州艺术家鲁思·罗杰士（**Ruth Rodgers**）时，西曼先展现鲁思的沉思过程；静坐、凝视行将入画的题材。等到她动笔作画时，他便趴到地板上，拍摄她在沉思时所看到的一切。西曼发现，能以视觉艺术与人沟通者——绘画、摄影、雕刻——也善于语言沟通，同时能够为他的录影提供流畅且清晰的叙事。⁴³

工作在伯克利口述历史办公室的里查德·史密斯（**Richard Candida Smith**），从事“数字录影志”工作，他将艺术家们对自己生活的讲述、他们在工作间里的形象和他们成果的样本混合在一起。“活着的历史 / 行进的讲述”节目由一位口述史家创办，他与旧金山博物馆的现代艺术、观念艺术家戴维·爱尔兰（**David Ireland**）合作，后者将他的整座房子改造成了“发展中的艺术表演”。录影的使用使得各种含有艺术家的生活故事与艺术家创作相融合的批评性的审查方法成为可行。

使用录影口述历史时，档案馆是否面临某些特别的问题？

根据那些收藏着丰富录影口述历史的档案馆的报导，电视制作人为为了制作纪录片而利用访谈资料的情况正在日渐增加之中。电视制作人老是匆匆忙忙要求提供材料，已使得档案管理者颇感愤慨。然而更麻烦的是，这些材料将会被如何使用的问题。录影带上的访谈动辄数以百计。当访谈使用超出受访者授权书指定范围时，档案馆实在无法和受访者一一达成协议。而受访者发现自己突然现身在传播节目中时也会感到手足无措、窘迫难当的。因此，档案馆必须为自身收藏的录影带立下相关的著作权条文，并且要求制作人就所想要使用的资料，提出书面保证。例如史密森档案馆（**Smithsonian Archives**），开始时就只提供由半寸的**VHS**录带转录的访谈录影拷贝，拷贝带播放时会在屏幕上显现时间的数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削减传播媒体使用的意愿——电视公司和纪录影片制作人必须先观看录影带，决定所想要的部分后，再正式应用到可供播放的**3/4**寸录带上。

像录音访谈一样，录影访谈可以封存或者由受访者提出限制一段时间。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卷档案馆所收藏的录影带曾被要求提供法庭审案使用——虽然不是以传票传讯——而受访者也同意法庭使用了。

就昂贵的费用和所牵涉的问题而言，访谈录影带是否值得制作？

录影口述史家布赖恩·威廉斯（**Brian Williams**）曾说，就算是制作得非常差劲，也保管得极其糟糕，一卷林肯的录影带都还是价值连城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心有同感：

我想，如果我们曾经为爱默生、苏格拉底、查理曼大帝做过录影访谈，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另一方面，录影也带来诸如花费、保存、耗损等问题。显然，录影访谈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但是，录影对于关键性人物，尤其是那些电视不曾充分记录过的人物，就特别派得上用场。例如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访谈沃尔特·李普曼，对于今后百年间想一窥李普曼真面目的历史学者而言，都将是无价珍宝。只有非比寻常的案例方能使所有的花费成为正当，毕竟沃尔特·李普曼这一类的人物为数并不多啊！⁴⁴

有些录影史家想像，未来总有一天所有的口述历史都会采用录影方式。不过，“经费”总还是推广录影时的主要障碍。由于口述史家经常无法掌控访谈地点，有时候，比起录影来，录音还是比较划算的选择——尤其是当找不到摄影师或者受访者因为私人因素或虚荣心作祟，拒绝接受摄影时。然而如果机缘凑巧、经费够充裕、当事人也有意愿，那么，未来的研究者和口述历史的使用者或者就会质问我，为何不在掌握语言的同时也把历史的影像给抓在手里呢？⁴⁵

6

第六章 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口述历史保存

面对着数以百、千立方呎计算的卷宗，

足堪协助查询的也相当有限——研究者亟须导引。

……经费有限的研究者，想要在最短时间内将相关文书收藏运用得淋漓尽致，

够聪明的已经知道先由口述历史着手；

不幸的是，还有许多人把口述历史放在最后。

为什么口述历史计划总是与档案馆或图书馆有所关联？

美国口述历史运动根植于哥伦比亚、康奈尔、加大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大学的档案馆收藏。在开始时，这些收藏就不属于个别研究计划，也不是为了撰述专书之用。而是当作搜集回忆录的一种方法，专为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许多这类“草创期”的计划，大部分访谈都由其工作人员自行制作，并且一直如此。从那之后，档案馆和图书馆成为口述历史计划的直属机构，提供空间、服务，有时也——非经常性的——提供薪资给计划的工作人员。访谈一旦开始进行，档案馆和图书馆便为访谈做后续处理和保存工作，同时也准备分类目录和其他检索工具，以便利研究取阅这些访谈。

早期与档案馆的这种密切关系，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口述历史的进行。相反，在欧洲，口述历史的到来倒是由个别研究者——或是学者为特定计划执行访谈的小型中心——促成的。几经物换星移后，欧洲方面也逐渐承认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罗纳德·格瑞尔（**Ronald J. Grele**）所谓的：“一种集体责任感，认定这些文件是要提供给大众使用，而不是仅供个人研究的私有文件，或专属某特定中心所有。”美国的档案管理者将口述历史看作是他们档藏信件、日记、回忆录的另一种补充。他们会设法访谈捐赠手稿给档案馆的这位名人，因此使得口述历史从一开始便具有“精英”的倾向。

档案型的口述史家（**archival oral historians**）也将理想的访谈者提升为一名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不必被迫去证明任何特定的论点。杜鲁门

总统图书馆主任菲利普·布鲁克斯描述“纯正的”口述史家是：“专门搜集证据以供其他任何一个研究者使用，就像我们档案单位所做的一样。”这样一位档案型口述史家，“由定义上看，似乎比正在撰写专书，尤其是那些孜孜于求证某一专题的史学家，更要来得客观一些。”档案型的口述历史计划由于对文书情有独钟，因而主张口述历史访谈的主要记录和最终成果应该是抄本，而不是录音带。多年以来，尽管口述历史仍与档案馆维持着密切关系，上述这些先入为主的见解也和档案本身的变迁一样，正经历着重大的修正。¹

档案馆内已有满坑满谷的文书记录，为何还要不厌其烦地到处搜罗口述历史呢？

有些档案管理者 and 研究人员相信，档案馆有远比执行口述历史更需优先考虑的事情。备受欢迎的历史学者芭芭拉·塔奇曼抗议说，“文件泛滥”已导致撰写现代史的人惨遭灭顶于“无用的资料”之中。关于这个问题，她相信口述历史一无裨益，只会使问题更加恶化。塔奇曼指责口述历史所制造出来的“琐碎杂务令人触目惊心，各路人马都受邀前来，对着录音机不假思索、漫无边际地随意开讲。”档案管理者也有类似的心态，他们认为文书记录不断膨胀（尽管日渐采用电子记录），预算却遭到缩减，因此他们一定得评估各类作业的成本效应，排定优先次序。口述历史花费昂贵，因此经常注定被列为可以牺牲掉的项目。以上两种短视看法都让人深感遗憾。²

虽然塔奇曼很巧妙地为现代文书工作暴增，贴上“文件泛滥”这样的一个标签，但是她却忘了提及这些文件品质和价值的低落。由于政府部门、公司以及其他机构的相关记录成倍遽增，已使得文件的价值锐减。传票、州公开的诉讼记录和联邦的“资讯自由法案”（**FOI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都有很多官样的没有真诚表达的文件。大众信函也远不如过去的手写书信更能让人了解书写者的实况。会议记录往往规避真相，或设法推卸责任。电话、传真机、电子邮件（**E-mail**）以及其他现代通讯工具，已经削减了对于传统书写文件的依赖。当研究者触到现代的相关记录时，经常会发现其内容空洞，说了等于没说。

文件看来太多，却又空洞无物，这正是口述历史能发挥功用的时刻。历任美国总统在行政上都留下比其前任更多的文书。根据国家档案馆估计，今日联邦政府每四个月所产生的文书总量，恰等于从华盛顿一直到威尔逊总统行政时期的总和（译注：指 1789~1921 年，共 132 年）。想要追索、研究现代联邦政府决策发展的学者，势必得面对终身看也看不完的庞大材料。而且几乎不可能知道哪些文件是官员自己草拟，或者是否读过。一名研究者在翻阅过一位新近的参议员的卷宗后，抱怨不迭地说，所有收藏几乎全是例行函牍和大宗的一般邮件。跟这位参议员关系密切的那些总统的文书，则完全看不到踪影。³

面对着数以百、千立方呎计算的卷宗，足以协助查询的渠道也相当有限——研究者亟须导引。首脑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可以当做街道地图一般，指示在手稿收藏里应该追踪哪些事件和人物。经费有限的研究者，要想在最短时间内将相关文书收藏运用得淋漓尽致，够聪明的已经知道先由口述历史着手，不幸的是，还有许多人把口述历史放在最后。

许多档案学者在深切了解文字记录的局限后，已承认“辅助性文件”的必要性。虽然口述历史无法取代档案资料本身，但是却比一般补充资料好一些。作为诸多研究工具中的一种，在弄清人们或机构的行为动机方面，口述历史特别帮得上忙。这种空隙也可能存在于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群体活动的文书记录当中，由于性别、种族、阶级或族群关系，这些人群的活动往往无法出现在档案收藏里。档案管理者的最大挑战，按照詹姆斯·福热蒂（James Fogerty）所写的：“是在他们的收藏之外，去找寻那些没有私人文件或记录可堪捐献，所以不曾出现于档案当中的个人。这是档案馆一项不寻常的活动，却是把档案收藏与主题范围之间的空隙给连接起来的一条途径。”⁴

理所当然地，文书记录的制作总该不会是档案管理者的分内工作吧？

档案管理者谈起口述历史时，有时会露出痛苦的表情，原因是口述历史的作业打破了他们的许多规矩和习惯。档案管理者们在用专门术语称呼“口述历史”时，总有歉难同意的看法，于是就以“收藏口说的历

史”来称呼，仿佛就像搜集手稿一样，只是把现成的东西搜集起来就好了。事实上，这些资讯却仅仅存在于受访者的内心，必须有人去记录和保存，才能成为看得到、摸得着的实物。档案管理者在进行口述历史时，会发现自己不只是“搜集”，而且是在“创造”新材料。⁵

许多档案管理者在一身份饰档案馆员和原始材料创造者两种角色时会感觉很不舒服。口述历史和他平日所处理的记录类型完全不同。因为口述历史不是从过去保存下来的物件，而是一种企图“重新创造过去”的临场记录，很容易有记忆错误和大做翻案文章的事发生。当档案管理者担任访谈者打开这些记忆时，他们往往会角色混淆，仿佛自己也是涉身其中的当事人一样。这样一个费神的新角色让档案管理者心生恐惧，害怕对于某些记录文件存有好恶，会使自己无法坚守住专业的中立和客观。因此，理所当然地，每当档案管理者在选择增加这一件而不是那一件、口述历史还是非口述历史的收藏时，他们便立刻会把自己所谓的“中立性”给端了出来。有些档案管理者则把口述历史视为二手文件，认为有关访谈的一切，从设计规划、执行、到后续处理都是舍本逐末的玩意儿。这种想法很能反映出档案管理者的身份认同，他们的历史学者成分越来越不如资讯专家、记录管理人员和电脑专家了。⁶

尽管有这些异议，口述历史已逐渐成为现代档案馆收藏增添的标准部分。处理口述历史收藏的档案管理者和图书馆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之中，熟悉口述历史在研究、访谈和后续处理上的理论和技术，已成为他们分内必要的工作了。

“基金”是如何使得一个口述历史收藏具体成形的？

就像其他具有档案性质的活动一样，基金（**funding**）对于口述历史也有着极大影响力——访谈本身和后续处理的成本都是十分昂贵的。许多著名的口述历史档案馆虽然设置在大学图书馆里——如加大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历史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at Berkeley**）——但是所属大学并不直接提供经费补助，而必须自行筹措运作基金以负担访谈和后续处理的相关财务。其结果是，有许多口述历史计划，事实上是由个人、家族、公司或学会来支付访谈费用的。在这种真实的财政人事

中，许多原本不可能存在的耀眼研究资源应运而生，但也使得口述历史收藏与出钱的赞助者纠缠不清。口述历史的档案管理者实应另辟基金财源，用以确保其收藏品能包含更广泛的代表声音，学术研究人员也应当支持这种立基更为宽广的口述历史收藏。⁷

在财务方面，口述历史档案馆应该更具创意和弹性。1960年，美国海军聘请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访谈高级海军官员。“哥伦比亚”方面，在访谈者已前往华盛顿展开一系列访谈时才发现，依据规章，海军无法一次支付整年的全额访谈费用。但是“哥伦比亚”并没有被官僚体制给击垮，他们改变安排，由海军承购每一则已完工的访谈，每次支付的费用正好负担其后访谈的经费。⁸

基金单位如“国家人文基金”（NEH）、各州的人文评议会（The State Humanities Councils）、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杜克基金会（Doris Duke Foundations）、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都有补助经费支持口述历史计划。不过被补助单位的优先次序，却历经过阶段性的变迁。1970年代时，基金单位对于各式各样的口述历史无不慷慨解囊。基于齐头式的民主精神，基金单位补助了某些立意甚好却准备不周的计划，补助款耗费一空；结果除掉几盒未经抄誊、未曾建档、未经授权、无法辨识、毫无用处的录带外，一无所获。有心的基金单位乃鼓励口述历史协会建立出一套标准，以方便他们审查口述历史计划和顺利督促完成计划。于是1979年时，在威斯康星州拉西尼（Lacine）“展翅中心”（Wingspread Center）一个由基金会赞助的会议上，口述历史协会便提出其第一个“评估指导”。⁹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戏剧性地削减了口述历史的基金来源。以往在行政上始终热心支持口述历史的“国家人文基金”，突如其来地改变了其补助的优先次序。其他的基金单位也以不具成本效益为理由，削减档案性的口述历史计划的补助，转而集中支持个别研究者。他们在支付个别研究者的访谈费用时，往往没有规定该访谈必须存放到适当的档案馆之中。

当联邦的补助经费变得越来越稀罕时，口述历史计划转而向各州的人文评议会伸手。尽管补助经费有限，评议会相信口述历史访谈是有用

的，仍不断地支持口述历史。各州的人文评议会协助将已完成的访谈制成抄本，他们这样做，让经费产生了具体的成果，也就是一本本存放在档案馆里的抄本，日后也可以提供出版和展览之用。1976年，肯塔基州向前迈出了一步，创立肯塔基口述历史委员会（**Kentucky Oral History Commission**），专门补助与肯塔基州相关的访谈和抄本制作。肯塔基州至今仍是这方面工作的佼佼者，不过加利福尼亚、夏威夷、得克萨斯、新泽西和伊利诺伊等州的州议会也都已通过由官方补助与该州相关的口述历史计划。¹⁰

到了1990年代以后，“国家人文基金”又对口述历史重新感到兴趣，并且支持诸如林肯表演艺术中心（**The 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和女性记者联谊基金会（**The Women's Press Club Foundation**）等组织的计划。它还对保存和接收档案馆保存的和正在进行的数字化录音、录影带表示了特殊的兴趣。不过其手续限制重重，且旷日费时，申请时宜多方估量。私人基金会、企业和各州、地方单位，还是寻求支持的较佳途径。¹¹

口述历史档案馆向使用其访谈的出版物收费是否妥当？

虽然档案馆对于为研究而使用口述历史不会、也不应收费。不过若是将访谈长篇大段地引用在出版物里，则又另当别论了。许多基于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收藏，由于得到机构充分支持，可以放弃收取任何费用；然而某些经费拮据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却得费尽心思去筹措经费。其中一项经费来源就是向超过“合理使用”范围的使用者收取复制费用。档案馆在决定费用高低时，必须合情合理而且具有弹性。如果馆方的目标是在资讯的传播，那么定费太高将会令使用者裹足不前——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人固然少有付得起价钱的，且多数出版社也不负担这类费用，得由作者自行支付。所以档案馆在收取复印费用时，通常都有所折扣，并且允许酌情商议。

比较大的问题是档案馆将馆藏的复制权转售给微卷出版商和其他代理商后所引发的。在开始时，这种安排或许可为馆方筹措到必需的经费，然而合约期限内，却常在馆藏使用上添加某些不合理的限制，例如

使用者不许影印等。有些档案馆把访谈的文字权出售给某一公司，该公司却又转售他人，于是复制费用的控制权便落在最后一方的手中。也就是说，这些档案馆已失去控制自己收藏的权利——让一项口述历史收藏的使用无端受限，对于曾经为此访谈而奉献的人，这是一种伤害！

口述历史收藏的管理

收藏口述历史与“书面文件”之间有何差异？

无论增加收藏任何形式的文件，档案馆都必须判定该项资料是否适合典藏，合法与否，以及有无管理问题；同时也要就开放使用时限与条件作一决定。除掉因为职务要求、军事任务指派或完成已付费的计划后所做的“离职访谈”（**exit interviews**）或“工作简报”等情况外，大部分的口述历史访谈都是自主性的工作，在未授权给档案馆或成为公共财产之前，著作权均归受访者所有。就像手稿收藏一样，捐赠者将口述历史交给档案馆时可设定条件。档案馆也有责任去确认捐赠者的期望，磋商彼此间的种种关系，并且尊重捐赠者所设定的任何限制。

授权书和契约的种类繁多，从简单的到复杂异常的都有，全看个人的法律要求而定。档案馆的代理律师当然是会尽量保护馆方，避免节外生枝。然而过分复杂的授权书，却会让受访者望而生畏；简单明了的合约签订时会比较顺利。另一个极端是，较具声望的受访者坚持在引用访谈或其他可能的使用上，增添种种的限制条件。无论何时，只要做得到，档案馆就应该使用简单的授权表格，详载设限内容和时效。没有这类授权，档案性的口述历史除了“合理使用”之外，恐怕都无从出版，因为出版商不会冒险出版著作权尚有问题的资料。有些时候，学者们在录音上取得受访者口头承诺，让他们掌控该访谈，可以与图书馆或档案馆签约，把访谈全数交付收藏；也可以确定著作权归属并制定研究使用和复制的相关条款。¹²

每个访谈必须有哪些存档资料？

档案管理者会想要知道记录的“出处”。所谓“出处”，他们指的是该项记录的制作情况及其原始版本的保存状况。就口述历史而言，他们想知道是谁执行访谈？访谈何人？在何时？何地？以及为了何种目的？除录音带和抄本之外，档案馆应保存的包括：法律契约副本、受访者通讯方式、访谈的背景资料、受访者的照片以及录音带索引。

磁盘、录音带以及录音带盒上都得标明受访者姓名和访谈日期（如果录音带不止一盒，就要注明前后次序）、访谈地点、访谈时间以及所属计划名称（如果该收藏包含多项计划的话）。有些计划还会将这些资料另纸记录下来。

档案馆通常会要求访谈者准备一份访谈摘要，记下访谈的感想，以及访谈时所发生的耐人寻味的事情。既然访谈本身是受访者生平一件大事，研究者自然也会对访谈的来龙去脉感兴趣。如果访谈未完成或不曾触及受访者生平的某些重大事件，研究者也想了解到底为了什么，是受访者取消访谈？还是访谈较预定提早结束？受访者是否预设某些条件，不回答某类问题？文件上有所省略遗漏的地方，如果不做交代，会让人误以为访谈者忽略了重点，有所缺失。这些行政上的资料虽然无须授权，但是口述史家还是应当让受访者知道，将开放给研究者使用的是些什么样的资料。

随着一个口述历史档案的增长，工作日志的必要性，很快就会浮出台面。不论是编辑建档、记录成册或是在电脑上作业，工作日志都必须包括每个收藏、每则访谈的基本登录资料和相关资讯——访谈者的笔记及通讯，从筹备访谈时的信件一直到最后的感谢函都可列入记录之中。如此一来，档案馆也就握有告知受访者相关权益的完整记录，日后倘若其继承人对访谈有所质疑，或反对开放研究、出版时，这项记录便可发挥极大的作用。

口述历史计划经常为隶属其下的个别访谈另作导言，简单介绍访谈对象的生平，并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尽管如此，口述史家一般而言，并不像人类学者和民族志学者那么勤于说明个人对于访谈环境的观察，

而且也不是每个口述历史收藏都会保存这些资料的。每个档案馆都会自行决定，到底哪类记录才可以提供研究者最佳服务。无论决议为何，“贯彻始终”是个关键：一开始时，档案管理者就必须全盘考量，千万避免回头重建资料，或事后才来“补破网”。¹³

在一个档案收藏里，口述历史访谈应该如何整理、排列才好？

有一位政府检察官曾一脸严肃、郑重其事地忠告某联邦史政局，切莫按照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其口述历史档案，同时建议应该把访谈“随便排在盒子里”。检察官担心按字母排列，档案将会组成一套系统。而根据《个人隐私法》（**The Privacy Act**）的定义，这将会侵犯到隐私权。这项建议，不管是如何严肃提出的，都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每一个受访者在参与访谈时，都是心甘情愿，而且很清楚自己是在为未来的研究创造资料——任何排列系统恐怕都比“随便排在盒子里”更合理！

口述历史，不论是独立的还是大型收藏的一部分，通常都依受访者的姓氏来建档；某些档案馆则是依英文字母次序或数字登录系统来排列所有访谈及其附属资料；也有依照访谈所属计划的特性来分类的；为特殊社群、事件或个人团体所进行的访谈，则可以依计划的名称建档；不过，除非计划的名称很清楚就是主题取向的，否则依主题排列会变得比较复杂。特殊的主题则可经由索引和其他检索系统来加以定位。

档案馆是否应该备有自己的口述历史《工作手册》？

口述历史由执行访谈、后续处理、入档、编目到索引制作等，整个程序所牵涉到的工作人员和义工非常之多。因此，任何口述历史收藏丰富的图书馆，都应该慎重考虑编写一本《工作手册》（**processing guide**）。《工作手册》可以为新人做简介，也可以确保整体工作的协调性。手册内容可以从一般任务的说明开始，再建议访谈所需要的一般调查范围，并摘录口述历史由取得到保存的处理程序，包括所有会使用到的表格样本以及建档系统的基本原理。举例而言，实际访谈的记录如抄本、索引和通讯等，就可以和组织内部的记录如财务收支、内部通讯、供应品和器材设备账目等分开来，分别建档。此外，还应当为访谈的编

目和索引的制作建立起一套标准程序，以协助日后的研究检索。¹⁴

现在将抄本存放在电脑里是一个例行的程序，因此，《工作手册》对受限资料的电子处理要有所说明。在分享权利的董事会中封闭访谈或中止访谈都不能解决问题，受限资料有可能被没有所属权的个人或研究者公开。

哪种类型的“查寻渠道”对口述历史最有用处？

口述历史收藏初始时，可能只有几个访谈，但是随后便可能飞快发展，快得让访谈者自己都记不清到底谁说了什么。为着内部行政作业和研究使用时的效率，口述历史档案馆一定要建立起各种查寻（**finding aids**）渠道，如目录、索引、电脑检索系统等。口述史家必须认知到，访谈的执行不是整个流程的完结，而仅是一个开始。利用口述历史网络版、微卷、目录、索引以及多种渠道与使用者联系，档案馆就更容易吸引研究者来使用他们所搜集到的访谈。

想要了解是否已看到所有与自己所做题目相关的档案馆资料时，研究者的责任是要去查询哪些档案是开放的；被查询的机构则同样有义务保证提供其收藏的全部目录资料。最让研究者愤怒难当的莫过于离开某个档案馆后，才发现遗漏了重要的资料。和档案性口述历史打交道时，研究者往往面对着三个主要的检索问题：需要知道某特定个人或主题口述历史的位置；决定查阅哪些访谈；再从录音带或抄本中找出资料。

最常见的查寻渠道是将所有收藏的访谈，按受访者姓氏字母次序简单地编成出版目录、目录卡或是电脑检索系统。除受访者姓名和访谈日期之外，目录内还应包括受访者的简历，并指出所讨论的关键主题和人物。查寻渠道还应当明示录带是否有索引或抄本；该访谈是开放的、封闭的还是设限的，设限时效为何？

访谈录音带或抄本，至少有一样要做索引，理想的是主题和姓名都要做。档案可以由这些单项的索引组合成“对照索引”。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做访谈索引时，只是将访谈所提及的人名建成简单的索引卡片，后来这项索引就成为搜寻该处数以千计访谈时价值无比的工具了。计划一开始就着手编制“对照索引”，随着计划的发展，逐渐扩展，

这样会比资料堆积如山后，才想动手去做来得轻松许多。对照索引能让很多有意思的资料现形（口述历史常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最有用的见解）。电脑全文检索更可以按姓名和关键字搜寻到访谈全文，或全系列的访谈。¹⁵

有声记录

口述历史是否专属有声档案馆？

大部分的档案馆以外观的性质来区分收藏品，将相片、有声记录（**Sound Recordings**）和电脑资料等与书写文件分开来。这种区分法可能有管理或储存上的考量，视听类和电子类的资料在保存时，需要有极适当的湿度、温度和环境条件。有声档案馆专家比大部分的口述史家更关切声音的品质——这一关切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所搜集到的录音访谈，多半音质低劣。有许多口述史家认为，只要把声音录到带子上，抄本制作时能听得明白就算大功告成了。然而差劲的录音，除掉传递一些真实资料之外，其他诸如展览和纪录片一类的用途可能都成泡影了。

档案馆可以将口述历史访谈按实际内容分散在收藏里，也可以将录音带和抄本集中，专设一个口述历史部门。不论选择哪一种作法，一旦访谈从原属档案抽出，另作安排，或将录音带、抄本分开来存放，就必须制作“对照索引”，以便提醒研究者，这些材料经过划分后，现在归属何处——切莫高估研究者对档案编目系统的理解能力，除非标示明确，否则研究者很可能一头栽入手稿堆中，把口述历史和其他非印刷形式的文件完全给忽略掉了。

在美国，抄本易于浏览和影印，是经常被选用的研究工具，原声录音的保存则未获得应有的重视。由于档案馆，尤其是隶属于大型机构的档案馆，一般都将有声与印刷资料分开保管，因此负责保存有声记录的档案管理者，通常不跟其他档案人员一起工作。他们较倾向技术本位、隶属不同的专业协会、阅读不同类型的文章——这些都是造成沟通不良的原因。虽然以印刷品取向的档案管理者，已经接纳影片和摄影方面的

材料，但是他们通常还是不把有声记录放在眼里——档案学方面的出版物很少看到关于有声的著述。一位有声档案管理者就曾抱怨说：“档案同业对于这方面的冷漠，已经达到充耳不闻的地步！”¹⁶

视听档案管理者一般经手处理包括唱片、录音带、雷射唱盘、演讲录音、无线电与电视广播，以及其他一些通常无法与口述历史区别的资料。一位视听档案管理者曾经很坦诚地说，既然录音带都已保存了，还要抄本做什么？他实在不懂。在他看来，录音带和抄本根本就是一式两份的记录复本。他的观点和那些只注重印刷品的档案管理者如出一辙，同样错得离谱。那些出版物取向的档案管理者们，一心皈依抄本，抄本才刚出炉，就把那些录音带拿去再次录音使用。路易斯·斯塔尔担任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时，曾在 1962 年时报告说：

多数磁带，我们都洗掉后重复使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允许受邀录音的受害人亲自编辑抄本。（译注：“受害人”是路易斯·斯塔尔的幽默用语，意指某些受访者禁不住访谈的折腾，事后有受骗之感，又觉得自己惨遭陷害，说了些不当的言论。）编辑过程里，尽管我们心里都亟求精确，却无法阻止他更动自己所说的话——尤其，实际上我们认为资料是他的，而我们不过是个管理者而已。因此，如果我们保存着录音带，就等于保有一份第一手原稿，这样将会使许多受邀者感到不高兴。

经费则是另一个原因，如何保存也是——如何“回馈”受访者的问题，至今未获解决。最后一点，我们也怀疑保存的实用性，举例来说，假如珀金斯（Perkins）夫人（译注：珀金斯是美国第一位女性阁员，1933~1945 年间担任劳工部长。）准许我们保存她的 200 小时录音带。要想发挥大用处，势必还要编目做索引，这却是要花大钱的。然而使用这项口述历史收藏的数百个学者之中，也不过就有那么一位会向我们要求使用录音带——并且还是顺口提出的呢！

所幸的是，到了 1960 年代末期，“哥伦比亚”已经推翻了这项政策，从那以后，所有的录音带都被保存下来了。口述史家和档案管理者

也开始对录音带和抄本一视同仁，都被看做是重要的传播媒介，都值得保存。¹⁷

保存录音带和保存其他文件是否有所不同？

虽然纸类和有声文件的保存相当类似，可以存放在一起。但是有声记录却会让档案管理者面临某些属于某媒体（译注：指录音带）本身特有的问题。纸张，尤其是低酸值的，可以放置数年，不加照顾也不会变质；但是有声记录却必须随时保养。录音带长期未使用或定期回转，就会使某一层带子的声音，叠印到下一层带子上，产生所谓的“透印”（**print-through**）或“叠声”（**voice-over**）的状况，使得录音带产生回音。霉菌也会侵蚀某类录音带，加速其朽坏。存放也是个问题，为纸类文件设计的标准档案架，往往不适用于有声档案，尤其当这些架子是专为平放贮存而设计时。再者，录音带会意外地被洗掉，唱片和唱盘会磨损得不堪使用。

1990年代，电子数字记录的发展使口述史家面临艰难的抉择：数字记录提供超水平的音质，复制拷贝也不会使声音受损，易于编辑且可以放置在国际互联网上。然而，档案管理者却对长期保存数字录音、录影带和压缩磁盘给予了严肃认真的对待。因为最初数字磁带（**DAT**）录音机价钱昂贵又常常需要维修，因此很多口述历史计划不愿使用它，第一批微型磁盘录音机本身也存在问题。但是，在它们大大改进后被重新指定和推荐使用时，不再昂贵，而且更加流行。数字磁带录音机使用录音带，它们与其他录音带相同，会因使用而磨损。为了保存，数字化的微型磁盘录音可以转录到光碟或硬盘上。一些档案管理者把数字记录转录到磁带上，这是与数字技术进步相呼应的慎重结合。尽管微型磁盘在口述史家中间越来越盛行，但使用者也发出了避免灾难性错误的警告：如果突然断电的话，会丢失所有的资料，却没有任何办法挽回。¹⁸

科技使得口述历史成为可能，但在口述历史保存上却几乎一筹莫展。很多未存于档案馆的访谈都已不复存在了。某个档案馆有一组访谈是在1950年代以老旧的“带式录音机”作业的，然而这型录音机早已停产，就连制造商那里也找不到。机器找不到，档案馆当然也就无法播

放这些带子了。访谈如果是采用如今博物馆才有的机器，如蜡盘式（**wax cylinders**）、有线式（**wire**）或带式（**belt**）等录音机录制的，现在都已经被数字化了。最近，圆盘式（**reel-to-reel**）录音机也有类似的问题发生——这种被极力推荐、带子最适于长期档案保存的机种，如今也越来越难找到货源了。这一连串可怕例子，令人想到口述历史档案馆，如果不定期保养其录音带和制作抄本的话，那简直就像是在和他们的访谈玩“俄罗斯轮盘”。¹⁹（译注：**Russian roulette**，一种以轮转手枪为赌具的赌命游戏。）

这些关于有声记录保存的记载不啻敲响的警钟——当然也可能只是杞人忧天。档案管理者也曾说过，丢放在人家阁楼和地下室内，收藏条件恶劣得无以复加的录音带，居然还能播放，或至少还可以复制重录。但是，天底下没有永远不坏的录音带。口述历史档案管理者固然不能听任技术问题绑住双手，轻言放弃其事业；却也不能对这些问题视若无睹——我们总要找出一个可靠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才行！

录音带最多能维持多久？

多数口述历史访谈所采用的磁带大约有 **25** 年的有效保存期限，不过这项估计的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不看好。磁带的出现不过就是上半世纪的事，专家们也只能一厢情愿地推论它能将音质好好保存到未来。录带每一次的新发展，无论是磁带、录影带或数字录音带，一开始的时候，对于其寿命的推断总是大大超出了事后的评价。老一辈的口述史家在录音带保存上确曾遭遇到一些真正的危机。位于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的马歇尔研究基金会就发现，福里斯特·波格在 **1950** 年代初期以有线式录音机为马歇尔所制作的访谈录音已经严重损坏。后来，经由“国家人文基金”的协助，这些录音被转录成卡式录音带、制作抄本，并且出版，声音和实物才总算都被挽救回来了。²⁰

在高温干燥的条件下，一般录音带保存 **10** 年后，就会变得脆弱易断裂。有些录音带再保存几年后，便会层层相黏，或者衬背与外层剥离。但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条件下，也有保存数十年的老旧录音带，依然能够发出几近录制时的原始音质。为了确保口述历史档案的价值恒

久，让研究者在很多年之后能聆听到访谈的录音，而且还能提供未来展览和纪录片使用。那么，这些录音带就一定要做好后续处理，且要谨慎地加以维护。

保存录音带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执行访谈时，一开始就应该采用品质优良的录音带和麦克风，并且要尽量减少背景声音。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和民族音乐学者喜欢捕捉四周的声响，但是就算是他们，也必须小心别让背景妨碍到访谈。多数的访谈者现在都使用 60 分钟的卡式录音带——千万不要超过 90 分钟。（任何超过 90 分钟的带子都会因太薄，而容易拉扯、扭曲和断裂。）档案馆一般都会接受卡式录音带，但是为了长期保存，也会要求将卡带转录成盘式录音带。为了避免转录时意外洗掉的问题，可将卡带背面两个小方块去除。

磁带表面敷有数以百万计的小磁粒，这些磁粒子的磁力强度很容易受到热度、湿度、磁场、辐射线和外来压力的影响；因此不要让磁带暴露在磁场下，如动力线、马达、发电机和变压器等周围。而且要使用绝缘的架子或盒子保存。²¹

通常只要是适于人类居住的环境，录音带就能保持得很好，也就是说，以空气调节和空气滤净机保持恒温华氏 70 度左右和相对恒湿 45%。有些档案馆把每一个访谈的录音带、抄本、笔记、剪报和授权书等一起放入一个防酸的档案储存盒里。如果是采用这种建档系统时，必须确认盒内的文件用纸也是无酸性的，例如收藏报纸文章时，要采用影印本，而不是原来的剪报，因为新闻纸会日渐朽蚀，以至于影响到盒内其他物品。抄本印制时，也应该使用非酸性纸张。谨记切莫将所有记录放在同一个地方，否则一旦发生火灾、风灾一类的灾难时，所有的东西会同时被损坏，毁于一旦。录音带应远离窗口和其他热源。小心提防专门破坏录带和纸张的虫类、霉菌、鼠类和其他因素。档案管理者必须坦承自己无法断绝一切朽蚀的成因——但是却能减缓恶化的速度。

“持一守恒”是保存录音带的关键字眼。档案馆必须要避免热度和湿度的过度起伏，因为，在不同温度下，空气的含湿量也会多有差异，

而影响到录音带。录音带上的磁粒黏合料吸入湿气后，录音带就会失掉磁力强度而招致损坏。高温和高湿同样会造成录音带无可挽救的损害，任何人只要听过大热天时搁放在汽车内的音乐带所传出的变形声音，就能明白一切了。

原始的录音带可以留存当做母带（或更好的是，把原始卡带转录成盘式录音带当做母带）。制作抄本和研究时，尽量使用拷贝带而不要动用母带。避免在录音带四周吃东西、喝水或吸烟（吸烟产生的主要污染是烟灰）。手指上的油渍会伤害到录音带，所以不能直接以手处理带了。应该将录音带存放在原来随附的卡匣内，或是相类似的盒中。有些档案馆则将母带封存在聚乙烯袋（polyethylene bag）之中。由于有火灾、洪水和其他灾害的潜在危险，奉劝最好将母带和其拷贝分藏在不同的地点。

为避免录音带“透印”，每隔一或二年就必须以播放速度倒带。由于这项工作费时又费钱，因此大型的收藏并不勤于遵行。其实“倒带”在维持音质上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未经抄本处理的访谈更是不该掉以轻心。

随着数字录音带、微型磁盘、光碟和其他电子数字录音形式的发展，将来可能会替代磁带。但是，当盘式录音带和卡带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时，档案管理者就不得不决定，到底是继续维修过时的设备呢？还是以新技术将档案收藏加以转换？只是，无论哪一种决定都将是昂贵的！接触新技术要格外谨慎，一定要等到该项技术在长期保存效用上经过评定后才可加以选用。而且不论选用何种设备，都必须确知有无便利的售后服务，且必要时有零件可供更换。新技术并不总是最好的，它是一把双刃剑。²²

数字录音带和光碟的可靠性如何？

数字录音带音质清晰、不易变质。由于声音是以数字显现，所以每个数字录音的拷贝都和原音一样好。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数字录音的原音只要定期拷贝就可以经久不衰。由于光碟依据的雷射读取的机械原理，使用时不会磨损，音质也不会降低。然而，正是由于声音技术的这

些进步，数字记录也为档案的保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实践者已经了解到了数字错误带来的灾难。如果磁盘受损，可能丢失全部记录（相反，磁带损坏可以修理）。光碟很容易损坏，其寿命据估计约 10 年或者更短。²³

一些口述史家将记录直接存在笔记本电脑中，因为它有较大的记忆空间，硬盘允许延长记录时间，而且易于编辑和转化上网。然而这个过程要十分谨慎，因为与普通录音机一样，高质量的麦克风也是数字录音和笔记本电脑记录必备的设备。内置于笔记本电脑里的麦克风质量不一定是最好的，同时电脑自身也会产生噪音，访谈者需要将麦克风放置在距离电脑合适的位置。应该将访谈资料马上复制成光盘，以免万一硬盘受损。

一些有声档案馆已经开始将口述历史记录从模拟格式转成数字格式，保存在光碟和数字存储系统上。这些系统将收集资料进行压缩，使得它更方便保存，并提高了那些被损坏的录音的品质。

如果录音带受损，该怎么办？

档案管理者总是要为火灾、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预做准备，受损的录音带必须转录到空白带上，然而受损的带子却不是一到手就加以转录的。1989 年，“雨果飓风”袭击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沿海地区，许多东西都被浸水了，其中包括了西奥多·罗森加滕为其得奖名著《诸神危机》所作的访谈录音带。48 卷磁盘录音带全浸泡在水中，埋在泥浆里。经过一个月的延误后，录音带方才转手送达位于茶柏山（Chapel Hill）的北卡罗莱纳大学“南方民俗生活收藏”（Southern Folklife Collection）。在这里，每卷带子都放在蒸馏水里用手翻卷清洗，然后放进硬纸板做成的管子里，以吹风机吹送热风一一吹干。干了的带子再重新卷到磁盘上，结果竟然还可以播放，且能拷贝出新的母带来。整个过程由北卡罗莱纳州艺术评议会（The North Carolina Arts Council）拨款资助。罗森加滕则把他的录音带送给北卡罗莱纳民俗生活中心保存，以便“尼德·柯伯（Ned Cobb，即书中的肖纳特）与其家人的经验和声音……能再次被人们所听到。”另一些档案馆也将损坏的录音带送往专门存储录音、录影带的私人公司。²⁴

剪辑录音带是否恰当？

为了保存原音，母带永远都不应该剪接，为了伦理和方法上的理由，母带也不可加以编辑。尽管数字记录编辑起来很容易，但因此“清洗”访谈会影响它的本意。说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必为了与众不同而多事更动。虽然录音带因为纪录片的目的时，可以剪辑和节录，然而原始带子一定得保持访谈实况，让研究者使用时，对这些材料有信心，相信它是未经窜改过的。受访者所设的限制也一定得尊重，如果受访者或访谈计划为了保护隐私或避免言论中伤，决定将部分访谈封存一段时间，那么就该制作一份拷贝，删去受限的部分，以提供研究使用，直到整个录音带可以安全开放为止。尽管为了使访谈的词能达意，抄本允许编纂，但是谈话本身，就算再不精确，也应该保持完整，以作为一种原始或实况记录。

如果档案馆不愿制作录音带抄本，是否有其他变通作法？

录音带的保存时效不可预知，声音的品质会恶化，设备也可能过时，这些口述历史访谈上的长期问题，都使得将录音带制作成抄本更加重要。然而抄本的制作却是费钱且费时的。如果档案馆缺乏资金制作抄本，只计划有选择性地制作某些抄本，或是预定要长时间搁置，等到力所能及再说；那么档案馆就必须先把索引给做起来，以便为录音带中的各个讨论主题验明正身，找到定位。研究者是需要指南的，他们理应不必将整个访谈录音带都听完，就能找到所要的特定资料。录音带索引可以很简单地将录音带内所谈论的主题按次序列表，或者提供录音带的时间表，列出每个录音带所需的播放时间，并指出被讨论到的每个名字或主题的大概位置。²⁵

档案管理者应当谨记在心的是，如果未能做出抄本，就一定得提供适当的设施，让研究者能一边记笔记，一边可倒带重听；而且要有足够的设备可以让好几个研究者同时听录音带。就好像考虑是否让研究者影印全部的访谈一样，档案馆也应当制定政策，决定到底允许全部或部分拷贝其录音带？并且也要订出拷贝、引用和节录出版的各项规则。²⁶

口述历史档案馆的数字化

数字技术为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带来了哪些好处？

从研究、访谈、抄本，一直到保存和传播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数字化电子技术正从各个方面改变着口述历史。随着数字化记录和抄本的普及，计划在启动之初就可以采用这些新技术。很多利用原有技术并运行得很顺利的计划，面临着是用数字化设备替换原来的设备，还是将现有收集的资料形式转换成电子版的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的口述历史计划都运用电脑编辑抄本，电脑时代以前的口述历史资料则扫描成电子版。录音和录像记录同样既可以应用数字记录，也可以由模拟记录转换成数字记录，以便于在光碟或者互联网上进行编辑、保存和研究。

刚开始使用电脑进行工作时，口述史家们只把电脑作为提高了性能的打字机。但是，当抄本制作者们发现在电脑上工作更快捷，编辑起来更容易，并且编辑以后再也不用重新打印一份“清样”时，电脑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他们保存电子版的抄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意复制。

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对电脑做出了积极的评价，“电脑可以捕捉原始的资料，并且仅仅在同一个过程中就可以完成修正、复制、传播并且存档，电脑使得整个过程速度加快，从而降低了成本。”托夫勒认为，运用电脑复制文档只是电脑的初始功能，这一功能远没有“真正实现电脑的价值”。即使是那些不愿意放弃原始方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在恢复、搜索、传播以及打印文件方面的优势。²⁷

数字化革命的推进，为口述史家提供了种种便利，帮助他们组织、管理和实施访谈，为解决收集的分类和索引问题提供了办法。借助关键词检索功能和索引软件，使用者能够对口述历史进行全文搜索，还可以从电脑的任何文档中索取具体的名字和主题。²⁸

位于费尔班克斯的阿拉斯加大学的档案管理者是最先用光碟保存口述历史访谈资料的。他们将录音、抄本、法律授权书和相关的照片以及地图保存在同一张光碟中。正如计划的主持人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 所说：“在一次关于狗拉雪橇的访谈中，可以附带着主人驱狗的图片、一张标志他居住地的地图、一张在访谈时他签过名的法律授权书的复制本，甚至还可以包括介绍他本人的一篇短文。”利用光碟可以为档案馆提供更好的资料管理，并且使访谈资料更加易于为研究所用。²⁹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馆保存有 6000 盘开卷式磁带——那是在越南收集的访谈资料——和 3000 盘后来访谈的磁带，其中大部分是卡式录音带。在评估这批资料时，档案馆管理者指出，访谈是用不同机器以不同的速度录制的，从来都没有一个以保存这些资料为目的的系统程序来运行这些磁带，也从未在适宜的温度下进行保管，有些磁带被归错了档，还有一些甚至已经遗失了。这些磁带中大约有 2000 个访谈录音被制成了抄本，其余的资料也都有数据表。一些由老式的 word 处理程序制作的抄本，当前的电脑已经不能够读取这些磁盘（有三种尺寸）。开卷式磁带虽然还可以播放，但是已经有损坏的迹象，而且这个档案馆也只有一个开卷式磁带播放机。为了能够保存这些资料，管理员开始将这些磁带、抄本、磁盘以及数据表汇集到同一个存储空间，并为所有的开卷式磁带准备了一个保存副本。最后，管理员建议美国五角大楼启动一个大规模的项目将所有的计划数字化。³⁰

海军陆战队的档案管理者将收集的资料转换成数字的形式，以防止资料发生丢失，同时使这些资料更加易于查寻和传播。一旦转化成数字格式，只要有足够的空间，资料就可以存储到硬盘上，或者将它们复制成光碟。使用压缩软件，很多访谈资料可以被保存在一张光碟上。备份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磁盘可以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保存。这样，即使有损坏，那些原始数据也不会丢失。

数字技术使得可检索的数据库成为可能，使得研究者能够锁定特定信息，在网上查阅整个抄本，或者收听录音资料。研究者不用收听整个访谈录音，通过关键词就可以确保了解到某一特定主题的全部相关信息。数字化技术也使得研究者不仅可以在档案馆里，而且可以在网上快速查阅资料。³¹

数字记录适于档案的保存吗？

将口述历史从模拟形式转换成数字形式，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时间，其成本极高。档案管理者怀疑这些数字媒体是否具备长期保存的耐久性。他们还担心软件程序也会逐渐过时。同时，虽然电子记录可以移动到新的硬盘和软盘上，而且不会有音像效果的遗失，但是，这个过程却同样要求新的数据存储技术以及软件程序的控制，并且当需要时，还得将数据转换成新的格式。

档案管理者指出，尽管“摩尔法则”作为承诺减少耗费的因素，但每一次的移动或者说是“媒体更新”，都增加了数字化保存的成本。

1965年，硅谷的开拓者戈登·穆尔（**Gordon Moore**）预测，电脑的功能每18个月将增加一倍，同时，电脑将变得更加小巧便宜。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预测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假设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数字存储的存取量会越来越大，复制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因此，档案管理者估计，任何数字媒体只有长期以数字形式保存才比较合算，也比较可靠。如果一个数字化媒体估计只能用几年，而在这段时期内，储存成本将降低一半，那么，档案的保管策略是否应选用这个数字媒体，就很值得怀疑了。（但是有的人仍然要进行数据的移动。）³²

对一个口述历史收集进行数字化处理划算吗？

由于大量的数字化记录和将现存文档转换成数字形式，档案馆的员工和预算都被大大压缩了。有些花费被用在将录音资料进行格式转换，收集的分类以及员工的培训上。档案管理者也为缺乏数字保存的标准和快速的技术进步而担忧，他们害怕现行的系统不久就会落伍。

然而，档案管理者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档案使用者期望能够免费获取收集资料的电子版。当听说有的图书馆资助人坚持必须把收集的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本时，哈佛大学世界音乐档案馆馆长弗吉尼亚·丹尼尔森（**Virginia Danielson**）感到“夹杂着欢悦、可鄙和沮丧”。她指出，将这些收集分类、发放到网上比将它们全部数字化要便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将我们的收集进行分类，我们还没有试着将已有的收

集发放到互联网上。”上面提到的这些不足之处表明，将现有的资料全面电子化的期望是不现实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资料都有同等的获取要求。分类方便于网上传播，因此，可以把精选的、应用频率较高的访谈资料数字化并在网上公布；一些比较敏感的资料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里，当限制性因素被排除之后再进行处理也不迟。³³

互联网上有关于口述历史的数据库吗？

档案馆已经陆陆续续地对它们的访谈进行了分类，并且放到全国的网上数据库里。一些稍大一点的口述历史资料被发放到了研究图书馆信息网（RLIN）上。其他的一些也采用了网上图书馆分类中心的方式进行分类。而一些较小的档案馆或图书馆却没有将它们的档案进行分类，研究者们不得不依赖“出版指南”来进行口述历史的研究，这种作法迟早会被取代。³⁴

美国档案管理者协会曾经出版了一本口述历史分类手册，帮助口述历史分类计划，以便他们的口述历史能够被编入图书馆或档案馆的主要分类区。“为了有效输入、有组织地存取和更新过时的信息”，西南口述史协会在其辖域内开发了一个数据库系统，提供对计划和访谈的描述（尽管不是访谈的原文）。西南口述史协会的经验为评定数据的正确性提供了参考，那就是创立一个自动系统。输入的信息首先得确认真实，以保证资料的正确性和持续性。同时也要建立数据库的安全系统，以防止数据被意外删除和未经批准篡改信息。西南口述史协会建议，档案馆和图书馆在选择系统时，应该和其他的系统兼容或保持联系。³⁵

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计划将他们的部分或全部口述历史放到自己的网站上，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特别偶然的，但往往是非常有益的搜索帮助。运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研究者可以通过输入访谈者姓名、访谈主题甚至是访谈中提到的其他人的姓名、事件、问题或者其他关键词（如果这个访谈资料已经全部发表）进行全文搜索。网上搜索可以让研究者找到逐字对应的抄本、录音记录、文章摘要，甚至就是文章的引文。找到这个抄本，研究者就可以找到档案馆，购买扫描版或者光碟，

也可以到图书馆借阅。然而，即使这种网上搜索越来越方便，但仍与档案馆收藏的内容相差甚远，它们只是提供了收藏资料的粗略描述。同时，网上获取资料也有政策以及时间的限制。³⁶

数字声像档案可以取代传统的抄本吗？

那些还没有系统地制作抄本的档案馆已经采用了新的数字技术，从而使他们的资料更易于获取，尤其是考虑到那些不能亲自到档案馆查阅或者是没有时间听几个小时磁带的研究者。加利福尼亚大学长滩分校首先对他们收藏的访谈资料进行了汇总，把它们分为 3 分钟一段的小片段来帮助研究者们查找具体的信息。馆长舍纳·格鲁克（**Sherna Berger Gluck**）说，他们的目的是使研究者“能够直接接触到口述历史的全部内容，它的意义不只来自于字面本身，而是从音频和音调以及表达的细微差距上来感受，甚至有时候从听起来像诗一样的资料里来接触口述历史。”过去，尽管有摘要，但研究者要查找自己需要的某一部分，往往会因磁带运转过程的不易处理而备受限制。后来加利福尼亚大学还资助了虚拟口述历史档案馆，将声像记录放到网上，方便了研究者查找。借助指定关键词的时段摘要，读者既能通过读取摘要，也能通过输入适当的搜索词来获得资料。网络版中有受访者的照片还有其他相关的可视资料。档案管理者把全部访谈资料的光碟复制本保存起来，而将精选出来的声像资料发布到网上。尽管操作费用很高，但是档案管理者认为，将资料数字化仍然要比将资料全部制成抄本和编辑要节约。³⁷

然而，完全依据录音，就将制作抄本的负担转嫁给了那些想要获得访谈部分打印稿的使用者，同时增加了误解和错误的几率。因为，访谈者和受访者都没有参与抄本的审核。方言、俚语以及外语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例如，长滩分校的档案馆收藏了长达数小时用日语记录的终端岛渔村前日本居民的访谈。相反，阿拉斯加大学的自动电唱机计划提供了阿拉斯加本地人的各种方言及相应的英语抄本，这在保存口述历史资料的同时也方便了研究者的查阅。

档案馆将全部的访谈资料发布到网上不危险吗？

一些档案馆明确表示他们在网上发布的访谈资料是有所保留的，其理由包括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防止对录音和抄本的滥用和操纵。他们既要寻找足够的硬盘空间来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同时还要保证资料不受黑客袭击。他们担心，这种没有限制地从网上获取资源，档案馆将失去对访谈资料的控制。他们怀疑在网上进行电子版的复制和传播，是否得到了受访者或者他们家属的允许，获得了预先的法律授权。道德问题使得一些口述史家在将资料发布到充满各种风险的互联网上时心存犹豫。

认真讨论将访谈资料回馈给社区时，我们必须得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构成了社区的边界？我们想要确定的观众的范围有多大？这些受访者是希望他们的生活故事除了学者之外不要被其他人知晓，还是希望为他们的子孙们保留一些关于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记忆将在何处出版、展览，而不是被忘记？考虑到口述历史运动的民主化趋势，对口述史家来说，不能利用最普遍且节约成本的大众传媒，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曾经警示：“假如我们要继续传播，我们将必须和传播技术一起前进。”³⁸

那些在线查询访谈抄本的研究者都想尽量获得和原始文档相似的文件。早期尝试下载的口述历史资料不包括原始的页码。尽管研究者们能够通过电脑屏幕运用 **word** 来查阅内容，但是，如果他们想要打印出访谈复制本的话，为了引用和利用索引，页码是必须的。为了防止访谈者的版权受到侵害，一些计划在所有的页码上加上了版权标志。³⁹

访谈资料放到网上之前是否应该联系受访者？

尽管很多授权书将著作权归给档案馆或者公共领域，允许资料在网上发表，但是出于网络伦理问题的考虑，口述史家仍将保护受访者看做是自己的义务。除非一开始受访者就知道上网的可能性，否则计划必须在将访谈资料发布到网上之前通知还健在的受访者（尽管看起来通知受访者的亲戚有点多余，他们的想法也可能和受访者是对立的）。一些年长的受访者被告知要将他们的访谈资料发布到互联网上时，他们会问：

“什么是互联网？”研究者可以通过电话向他们解释，并通过信件告诉他们访谈资料将以怎样的形式在网上出现。有几位年长的受访者后来报告说，他们的孙子帮助他们在网上找到了他们的访谈资料——在网上看到他们爷爷奶奶的生活故事，印象极深。

那些只依赖录音或者打算将录音及其抄本发放到网上的计划，必须在事先通知上加信努力。听声音比简单的读取抄本要更容易了解个人隐私。阿拉斯加大学曾经最先将有声记录转换成光碟形式，他们现在正犹豫是否应该在告知受访者之前将它们直接放到网上。过去 10 年里受访者中有 200 位收到了口述历史计划的信件。信里说明了将这些访谈资料发布到网上后被利用的各种可能性，还包括原始签名的授权书复印件，以及一份网站使用协议。该协议要求使用者阅读这些声明，点击不同意将这些资料用于商业目的、在没有允许的前提下不能转载或者连接网站、遵循由阿拉斯加本地教育者确立的尊重文化知识指南，以及口述史协会制定的规则 and 标准。投递显示，有些受访者已经故去或者收不到邮件，其余人中大约只有 25 人给予了回复。在这些回复邮件的受访者中，一些人愿意将他们的文化和社群广泛展现出来作为一种教育他人的方式；另一些人则担忧这些资料被滥用、他们的声明被忽略，以及人们误解了他们的文化和社群。这些仅有的回复信件暗示口述史家，要通知受访者，私人的联系比书面化的交流更有利。⁴⁰

同样，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档案馆也在将访谈资料上网时联系受访者和他们的亲属。还健在的家庭成员不仅同意将资料发布到网上，而且还为档案馆提供了很多适于网上使用的照片。同样考虑到受访者的安全，档案馆开发了一个程序，令使用者只能听到这些资料却不能下载它们。需要复制资料的人必须和该大学的档案馆联系并获得许可，档案馆还要确认他们使用这些资料的目的。只要支付很少的一点费用，档案馆就可以为研究者准备一张他们所需要的资料的光碟，并且发送给他们。⁴¹

口述历史计划需要将建立网络纳入他们的操作计划，通知计划的所有参与人员关于本计划的目的和对受访者的选择，明确授权书允许范围内的复制，以及为方便下载而准备的抄本格式。对于以前建立的口述历史档案馆来说，将抄本和录音转化成数字的形式可能不太现实。合理的

策略是在网上提供有利于查找这些资料的帮助，提示研究者在哪儿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口述历史计划还可以研究已经保存在磁盘上的访谈，或者浏览旧一点的抄本，通过一个样本来展示他们收集到的资料的丰富性。研究者可以对档案馆做虚拟的访问，寻找查寻帮助，阅读抄本，收听一些录音，并通过网络来咨询档案管理人员。⁴²

口述历史上网时，计划需要修订授权书吗？

大多数的授权契约书允许从事访谈的研究者或者接收的档案馆，在文章、书籍、纪录片和资料展示之前，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它们。虽然在任何获取访谈资料的途径发生较大变化之前就通知受访者，这显示了口述史研究者对受访者的真诚，但是，当受访者放弃了他们的版权，或是将其授权给了研究者、档案馆或是没有限制的公共领域，这时就不需要受访者的额外同意。相反，如果受访者保留了版权，那么引用资料时就需要获得他们的许可并签署一份书面的协议。协议将就访谈内容中哪些可以在网上发布做出具体的规定和限制。

如果一个口述历史档案馆为了确保新技术的利用而修改授权书，那么，必须注意不要将技术界定得太具体。因为，即使是互联网也会被不可预见的技术所超越，变得过时。口述历史协会没有推荐传播的具体方式，而是建议他们采用授权书允诺及档案馆认为合适的“在任何媒体中引用、出版或广播”的方式。⁴³

访谈捐赠

就算档案馆自己不做口述历史，捐赠的访谈好像也会自己找上门来？

一点儿也没错。就算档案馆不花气力去寻找，口述历史似乎也会掺杂在大公司、协会或政府单位经手的记录中，或个别研究者的捐赠物当中，自己找上门来。这种口述历史可能是随意夹在其他档案里的抄本，也可能是个人或机构大型收藏中的一部分。总之，捐赠的口述历史会在

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经由各种渠道来到档案馆中，馆方如果想掌控这些档案，便不能等闲视之，来者不拒。相反，应该建立自己的规则，配合口述史家（不论是个人或是来自经手单位的代表）一起来达成这些标准。

1989年，各地档案馆收到口述历史捐赠的可能性呈指数性地递增。美国历史协会乃正式通过口述历史访谈原则的声明规定：“访谈者必须将访谈资料送交档案馆收藏，该收藏单位必须具备维护资料的能力，也能提供一般人研究使用。再者，访谈者必须与收藏场所议定必要的法律协议。”⁴⁴

历史专业方面对于处理口述资料不够严谨的作者也做出了回应。假若书本内引述到“作者私人拥有的访谈”时，其他的历史学者都可以要求鉴定该访谈，并供日后研究使用。透过其专业学会，历史学者也亟望大力提醒研究者，他们所拥有的，可能是业已故去的人一生中仅有的那一次访谈。再者，就算该受访者还曾接受过其他口述历史计划的访谈，然而每个访谈者所提出的问题都能让受访者的经历绽放出另一道光芒。此外，其他学者在检视某位作者的口述资料时，可能会得到与原访谈者完全不同的结论，就像研究者对于书写文件的意涵，各存己见、互有争议一样。

在美国历史协会制定标准前，许多学者、自由作家、研究所指导教授和研究生，简直从未想过要把自己的访谈送交档案馆存放。历史学者戴维·奥辛斯基（David Oshinsky）为撰写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传记，做过许多访谈，特别是关于麦卡锡少为人知的早年生涯。虽然奥辛斯基对大部分访谈都录了音，却没取得任何授权，因为他从未想过要把录音带送交到档案馆去。直到看到美国历史协会的规定后，奥辛斯基方才决定采用该标准。于是他的下一部书，不但所有访谈都做录音、取得授权、制作抄本，而且把录音带和抄本送存到他所任教的大学图书馆，其他研究者已可以在那里使用了。⁴⁵

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自己既制作访谈，也定期收到作家们已出书的访谈。沃尔特·迪斯尼档案馆（The Walt Disney Archives）本身并没有正式的口述历史计划，却存有大量的捐赠访谈收藏。访谈对象包括

迪斯尼本人、他的家族、动画绘制者、游乐园设计者和其他受雇人员——都是各式各样的作者在研究时所做的访谈。肯塔基大学档案馆估计每年所增加的 200 个访谈中，有 80% 来自馆外，包括历史系、政治系、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以及一些自由研究者的捐赠。档案馆也发现，尽管这些“访谈合伙人”的奉献很有价值；但是他们的访谈到馆时，通常都没有抄本，未做索引，没有摘要，也没有法定授权书。肯塔基大学档案馆馆长特里·伯德维斯特尔就指出：“收存历史学者的私有访谈是条双向道。只要有一位历史学者因为某个理由而不肯把访谈存入档案馆；同样也就有一位档案管理者，不想在他的收藏里，再添加一个历史学者的录音访谈和抄本。要克服这些偏见，只能靠历史学者和档案学者双方的真诚合作。”⁴⁶

档案馆与研究者接触时，应尽力避免好恶之嫌。对于研究者所提出的访谈捐献，他们一定得就研究者所提供的，平心考量自己所能做到的——如果档案馆投入大量人力、时间、金钱来制作抄本和维护的一个口述历史收藏，却必须对外封闭，让原始研究者独占专用一段较长时间，这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档案馆一旦为口述历史收藏提供设备并投入资源，就必须避免没有底线的承诺，而应该和捐赠者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将资料开放，供一般研究使用。

档案馆应当如何去掌控捐赠的访谈录音带和抄本？

就理想而言，档案管理者应该从口述历史开始进行时就与研究者的共事，而不是在最后阶段才插入一脚。但是，当访谈已告终，研究者带着访谈录音带，却没有授权书——或者按照其他指导原则作成的类似文件出现在档案馆门口时，档案馆就必须决定这些材料是否符合自己的规格。如果档案馆同意接受这些访谈，就得提供研究者授权文件，让他带回去给受访者签署。同时再向他强调一下，该访谈可以限制使用，直到其书出版为止。

档案管理者应当大力公开宣传他们乐于收存个人或团体的口述历史计划，不论该访谈是否在他们的大学或是社区进行，或是为其大型收藏做主题补充。吸引这类捐赠而建立起自己的口述历史资产，可以说是最

符合经济效益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访谈可以藉此走出访谈者的“抽屉、柜子和地下室”，为一般学界所用。⁴⁷

档案馆处理捐赠的口述历史是否应和自己所做的访谈一样呢？

就文书作业和建档安排而言，处理捐献的口述历史和处理档案馆自己支持的访谈并无不同。档案馆一旦接到捐赠而来的录音带，便应当立刻做安全备份，再将录音带原件存放在有环境调节的安全处所。档案馆为了接受口述历史捐赠预做准备，必须制定接收口述史料的工作手册，内容包括法定授权书样本、委托长期保存以及其他标准程序。国家档案暨记录管理局为接受联邦口述历史计划所制定的工作手册是个很好的范本。⁴⁸

法律考量

如果访谈只是部分设限，其他部分是否可供研究使用？

当然可以！为了几页设限的材料而扣留绝大多数的访谈是没有道理的。可以将设限的那些页拿出，封存在套袋里，注明受访者姓名和解限日期。同时在抄本上插入注记：“某页至某页设限至‘某某日期’”，或是“此部分访谈抄本此刻经设限禁用”。已经出版和储存电子版的抄本要确保设限的材料被拿出单独保存了。

有些档案馆在限期未到之前，不愿宣布自己拥有某个口述历史，其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法律纠纷。但是研究者总想知道自己是否看过所有的相关材料，他们的研究是否还遗漏了些什么？有些人就因知道某限期行将届满，而甘愿延后出版自己的作品。不宣布拥有某项封存的访谈，等这项记录公开时，档案馆等于帮了那些刚巧赶上的人一个大忙。不过这种情形往往令研究者怀疑档案馆徇私、图利他人。

档案馆不对外宣布确实拥有某一访谈，哪怕那是一则封存的访谈。那么其他的口述历史计划便可能会去访谈同一个人，造成资料重复。一

位饱受阿谀的受访者，从来都不会多事到去告诉第二位访谈者，自己已做过冗长的生平讲述了。如果一则访谈遭到封存，研究者绝对有权想办法自行去访问那个人；不过，如果受访者已经故去，那就只有档案馆的口述历史可用了。

在政府机关里，口述历史是否属于官方记录？

可以是，但也未必就是。如果访谈是公务员依职务要求而做的，例如工作简报，则显然是官方记录，而且也应该像其他政府记录一样被看待。不过受访者不必单纯为着自己是公务员而必须自动放弃访谈权益。在联邦著作权法之下，任何人的言论经过记录和再制，就享有该记录的著作权。如果一个普通公民或公务员自愿接受政府的口述历史计划访谈，他们就理应会被请求，像其他人一样，签署授权书，将访谈著作权交给经办机构存放，并且可以在访谈使用上立规设限。联邦政府认定口述历史的授权设限是可以免受《资讯自由法案》之限制的。⁴⁹

联邦政府有三个部门在做口述历史。每个军种都制作口述历史；能源暨劳工部（**The Energy and Labour Department**）、核能管制委员会（**The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国家公园服务处、太空总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也都有历史学者在做口述历史。过去数十年他们制作了成千上万的访谈，大多数都开放研究。史密森学会是口述历史多元化的绝妙例证。航太博物馆（**The Air and Space Museum**）曾访谈航空学的先驱。国家艺术美术馆以 50 周年纪念为契机，访谈了建筑和管理美术馆的人们（计划仍在进行中）。自然历史博物馆访谈了那些带回样本的早期的馆长。美国历史博物馆访谈了“由农庄向工厂移民”的非洲裔美国人。史密森档案馆也为史密森学会所辖各博物馆的前辈馆员们制作了录影访谈。⁵⁰

档案馆是否该为口述历史所暗含的毁谤评论负责？

毁谤和中伤是以虚假的言辞在公众场合讥讽戏谑某人，并损及其名誉。所幸，对死人是无所谓毁谤或中伤的，否则历史就无法写了。但是假如受访者在口述历史里中伤某位依然健在的人，那么受访者、访谈者

和档案馆都得为这一番话分担责任。又所谓中伤性言论必须是指名道姓，已经出版流传，并且损及该人名誉者。在毁谤案件上，对于一般公民的保护远胜过对公众人物的保护。

一般而言，涉嫌中伤和毁谤的诉讼案件，以大众流行书籍和报章杂志居多，而非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虽然不曾有过口述历史特有的法律判例，档案馆却也不想首开先例，他们大都认为谨慎些总没错。由于大部分口述历史计划无力聘请律师筛检每一个访谈，找出潜在的毁谤言辞；只有靠自己的常识来判断。遇到可能涉及毁谤的部分时，档案馆可以删去特定的姓名；或者将该部分封存一段时间，也许十或二十年，直到该评论不再具有争议为止。⁵¹

如果封存访谈或其他档案的理由很笼统，研究者也可能疾声质问，为什么封？是谁下令设限的？对于这类问题，多数档案馆都早有准备，他们会将其对档案文件的限制列出清单，让研究者一到馆时就能看得到。这类资讯能建立起档案管理者设限权威，必要时也可以保护隐私，防范中伤毁谤，也符合档案馆管理部门所规定的一般标准。

经法院传唤的设限访谈，档案馆是否应当为法院解限呢？

因为三 K 党的头目告发了几十年前谋杀公民权利领袖的凶手，密西西比的检察官传唤了三个设限的口述历史访谈。尽管遭到了州档案和记录部门的反对，但法院要求辖区的律师要逐件翻查。因为被告没有坚持，最终访谈未被用于法庭。但这一事件表明了设限材料对法庭传唤的脆弱性。⁵²

档案馆有责任尊重并保护捐赠者的设限。未届限期便先行开口述历史访谈，不仅令受访者个人困窘，也使其他受访者感到寒心，而更不愿在录音带上畅所欲言。因此，每当法庭为着审案，传唤已经设限禁用的口述历史时，总是让档案管理者陷入法律与伦理的两难困境之中。曾经有过这么几件案例，但都不是冲着口述历史来的，而是要求对档案馆所持有的某件档案资料，针对某个人、组织或事件做地毯式搜寻，或者“钓鱼式探询”（**fishing expeditions**）。档案馆方面也 and 律师协商，仅仅局部开放受到传唤的资料，所持理由是法院想传唤的资料，除掉该设限

口述历史外，还有其他来源。受访者捐赠该设限访谈时，曾提出授权书，档案馆就可以援用“信托责任”来保护托管的设限资料。档案馆能够公开坚持自己处理设限资料的立场，就有取消传唤的胜算。

公共计划

档案馆如何向民众推广口述历史？

公共计划 (**Public Programs**) 常常迷失在档案馆的从收藏品到馆登记、维护处理、保存藏放，乃至与研究者洽商、参考咨询等作业程序里。其实对外推广是很重要的功能，可以提高民众的兴趣，进而珍惜历史档案，增加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支持。口述历史提供独特的机会去接触那些从来不使用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社区成员——可以用社区访谈来达成初步的接触，再以公共计划展示访谈成果，进一步加强联系。⁵³

在加州，圣荷昆谷 (**San Joaquin Valley**) 图书馆系统资助了一项口述历史，访谈该地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该计划的目标不只是为学者创造资料，而且想要影响该社群对于族群自身传统的思索。搜集所得的口述历史，经由图书馆系统出版了三册专著，并且制作成录影带《坚忍有成》 (*Success Through Perseverance*) 和幻灯片《推展谷地日裔美国人的图书馆服务》 (*Improving Library Services to Japanese American in the Valley*) 展示，从而在电视和广播电台、报纸上大事宣传。图书馆人员评估这项计划是公共关系上的一大胜利，日裔赞助者对于地方图书馆的利用率为之骤然大增。⁵⁴

档案管理者也能就近发现公共推广的好处。许多档案馆隶属于大学和某些机构，交由托管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监理，委员会可以决定档案馆的空间、人员和设备。可以让这些管理委员们介入参与口述历史计划、推荐可能的受访者、取得访谈拷贝、讨论访谈在公共关系的用途，甚至自己接受访谈。经由这类的接触，档案馆的工作变得更落实，更易接近有力量影响政策和预算的人士。类似的公共推广也可以指向大学的行政人员、职员、教师、学生和校友，或公司的经理和工作人员。

这类社群意识觉醒的另一项回馈，是为口述历史效过力的人或是参加公共推广计划的人所捐赠的照片、手稿和其他回忆纪念品。档案馆邀请口述历史受访者捐赠此类礼物时，无须心存顾忌，大部分的人都会受宠若惊地将自己家族的纪念品慷慨送交保管。只是有一点必须提醒的，那就是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确立自身的收藏政策，而且做好沟通，如此才能保障自己的公共推广计划不会收到过多不适宜的捐赠品。

口述历史也是新闻报导的好题材。某些地方报纸便会转载部分访谈作为专文、连载或是特刊；同样也可考虑让地方广播、电视使用口述历史录音带，制作公共服务节目；有些档案馆则向学校提供一些使用过的口述历史访谈作为教材。⁵⁵

档案馆和历史学会也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口述历史访谈，作为“弹性栏目”吸引人们利用他们的大批收集。例如美国爱达荷州历史学会的一个网页登载了“空降防火与森林火灾斗争”的口述历史，它由爱达荷口述历史中心的一个部门完成。计划开始之初访谈了 1940 年爱达荷营地用降落伞投送的消防队员，后来逐步扩大访谈范围，对参与蔓延美国西部火灾灭火的男男女女都进行访谈。网页提供了讲述者的姓名和一些基本信息，还有对每个访谈的相互链接，以及一些声音片段。这些访谈富有戏剧性的特点吸引了很多浏览人的注意，并为历史学会做了广告。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一名档案管理者建立了关于学校首批黑人学生的网站。档案馆里的记录使她得以认识第一批黑人毕业生，网络帮助她找到了“丢失”的学生、以前的教工、职员和校友。她访谈他们，反过来他们为她提供了照片、回忆录和网站原来没有的一些资料，并在那里展示。⁵⁶

资金稳固的大型档案馆、历史学会及图书馆能采用这类公共推广计划，那么地方性图书馆又该如何推展呢？

虽然有些口述历史计划的经费充裕，但是绝大部分计划都是预算拮据的，运作时使用义工、借用器材、依靠微薄的捐赠来维持。地方图书馆通常设有地方史收藏，此收藏不但是社区口述历史的贮存处，也是那些进行访谈者的最佳研究资料来源。地方图书馆馆员熟悉社区，知道哪

些人会使用设备，哪些人不会。他也许没时间做访谈，却可以担任访谈、索引编目和抄本制作等义工之间的协调工作。图书馆馆员可以配合急于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的本地学生、州属或是地方性的历史协会等工作。图书馆可以做访谈的收藏处，也可以和参与合作的学校和历史协会，分别持有录音带和抄本的拷贝。社区义工只要稍经指导，通常都乐于做访谈，为保存社区历史做奉献。不过也要提醒他们，创造口述史料并不是最终目标，而仅是迈向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出版和进行公共推广计划的第一步。回馈义工的最好方法，是在公开展示、表演和欢迎会时都能算上他们一份，让他们目睹自己辛劳的成果。⁵⁷

华盛顿的马丁·路德·金公共图书馆（**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Public Library**）为增加其“华盛顿收藏”（**Washingtoniana Collection**）致力于一般民众、邻近区域和机构的口述历史，以及促进民众了解“哥伦比亚特区”的历史。（译注：**Districk of Columbia** 简写为“D.C.”译为“哥伦比亚特区”。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全名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是为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及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海家哥伦布命名的。现在一般常见的说法有“华盛顿”、“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特区”或简称“特区”，也叫“联邦区”或“哥伦比亚行政区”，名称不一，所指的却都是这片占地 178 平方公里的地方。）访谈者受邀到图书馆登记手边正在进行的计划，以便通告他人自己的活动概况。登记者被要求提出计划名称、主持者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计划重点简介，以及预定完成日期。图书馆也承诺，只要附有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愿将捐赠的资料无条件开放公众使用的正式法律协议，音质良好、备有录音时间索引或抄本的话，就愿意接受录音带和抄本的捐赠。图书馆还提供法律授权书的样本；答应为有需要的人定期举办口述历史研究课程或研讨会；为市区的大学口述历史课程提供参考咨询；筹划使图书馆本身成为地方口述历史计划的交换中心；并且为其收藏的口述历史资料建立起一套参考书目。该图书馆的这些努力，就保存当代口述历史、嘉惠后人而言，可以说是建立了图书馆、档案馆和访谈者互惠关系的最佳典范。

7

第七章 口述历史教学

以小学的程度而言，口述历史并非作为教材使用，而是用来协助学生认识自己周遭环境的。

小学教师们都能体认，孩子们在学会欣赏别人之前，必然会先对自己产生好奇；

于是让学生访谈自己的父母，

主题是“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小学生也要搜集自家的趣事妙闻，熟悉左邻右舍……

教室内使用口述历史的范围有多大？

从中小学到研究所的每一个阶段，乃至终身学习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和社区教育计划，包括老年大学等，都有教师在应用口述历史。访谈技术的传授是可以有教无类的，在中学里，口述历史通常是针对优等生、荣誉生和跳级生而设；但是口述历史对于学习有障碍者和凡事漠不关心的学生，也有激励的效益。制作口述历史使学生由教科书中解脱出来，自己动手搜集资讯——自己研究自己学，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口述历史对于那些设法想让学生更主动学习的老师们而言，是很有用的教学方法——老实说，这些老师们对于讲课大都已日感倦怠。在口述历史计划下，教师并不预先提示重点，只是要求学生经由访谈某些人物、处理并分析搜集所得的资料，然后自己去找出重点。学生们天生容易与人建立亲善关系，因为许多年长的受访者，也都觉得有必要让年轻人了解自己的经历。从许多方面看来，最理想的口述历史关系，往往是在访谈者退居学生角色、受访者为老师时才出现的。¹

听来未免太好了些，不会暗藏玄机吧？

学校口述历史计划常常面临的问题有：经费和设备短绌、学校当局不赞成新设选修课程、学科部门主管和同事们不相信标准课程以外的任何东西。教师常会因为口述历史必须投入时间和心力而逐渐打起退堂鼓。有些则在口述历史应用上，缺乏训练和个人经验，又找不到人指

点。教师们抱怨在一个学期的期限内很难完成口述历史计划，有的老师则抱怨学生出外访谈时，没有好好做准备。教师们也承认，必须有更多结构性的协助，学生的计划才能成功。

无可否认，口述历史绝不是治疗现代教育缺失的万灵丹，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适用，但是那些曾经采用口述历史的教师，却对他的教学效益有着热烈的评价，认为值得为此回馈付出心力。²

口述历史是否也能通用于“历史”以外的课程？

由于口述历史是以“历史”为名的，因此，最常出现在历史和社会研究的计划里，教师们能以此来研究家庭、文化、社群和政府。但是访谈也盛行于英文、新闻学、戏剧、民俗学、科学和许多其他学科。富于创意的《狐火》(Foxfire)计划便是从英文作文课中产生的，原先设计是让学生撰写自己的见闻和作为，藉此发展作文内容和文法技巧。一个作文和语言技巧班，不但可以在课业上要求学生执行访谈，描写其经验，并且制作录音带抄本，等于是在语句结构、句型、标点符号等语言技巧上做练习。³

学生们可能从未把日常口语和教科书、课堂作业的标准英文联想在一起。有位英文教师就很惊异地发现，她那些来自城中区的黑人学生们竟会抱怨，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小说《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 1982)所使用的英文怪异难读。孰不知根据老师的观察，沃克的散文运用的全是学生们的“黑人英文”(black English)。她的结论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经学着去阅读和撰写自己的口语传播系统”。口述历史计划让学生录音和制作自己说话模式的抄本，能提供自我认识的珍贵机会；同时，也提供学生一项检讨地区方言、俗语和行动的方法。⁴

什么是《狐火》？

通过舞台剧、电视影片以及系列畅销书而家喻户晓的《狐火》，是一项结合了口述历史和民俗学作为教学工具，富于开拓性的中学教学计划。这项计划始于1966年，当时佐治亚州阿巴拉契亚社区的拉邦·加普纳乔奇(Rabun Gap-Nacoochee)高中的一位老师体认到，他根本无法

以口说方式来授课，因为学生们缺乏语言技巧，更不能顺畅地以书写来表达自我。于是他问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抛开教科书，来办一份杂志呢？”没过多久《狐火》被证实在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上功效卓著。于是，全国各地衍生出难以数计的校园访谈和杂志写作计划。⁵

典型的《狐火》课程只有一个学期。在开始访谈之前，学生先要聆听一则大声朗诵的简短故事，再试着把所听到的一五一十地给写下来。接着老师便会展示学生所写的文章样本，只要稍加朗读，很容易就能证明，任何记忆而来的版本绝对不及原版故事丰富和完善。而后再把同一则故事慢慢地朗诵，让学生听写——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做不来。这些练习的目的是要凸显相关的聆听问题，也对访谈录音的必要性加以澄清。随之而来的则是“如何从录音摘取故事？”的问题，这项讨论的目的在解说抄本制作，随后，学生们就要尝试练习制作抄本。其他的课程安排还包括：介绍不同录音机、录音带、麦克风的各类音质；示范如何正确地摆放器材。《狐火》鼓励学生为受访者摄影并搜集与主题相关的事物，因此，课程内容也包括摄影机部分。

《狐火》想让学生全程参与口述历史计划：全班一起选择计划主题、受访者和问题。在外出执行访谈之前，学生要先做一次“课内观摩访谈”，邀请某些人——或许是另一位老师、学校行政人员、自助餐厅员工或学生家长等来教室接受访谈。课内观摩访谈并非练习，而是一项实际访谈，使学生加深了对于访谈者应负责任的严肃性的认识。

课内观摩访谈不但给学生机会分析访谈的程序，而且分析抄本制作，以及不同的抄本风格对于访谈内涵所产生的效应。学生会认识到漫不经心的抄本制作，如何轻而易举地窜改了访谈的涵义。具备这些课内经验和讨论吸收以后，学生才能走出课堂，自己去做访谈。⁶

《狐火》传递给其他学校的建议是，劝告大家采用结合了研究、访谈、训练和学校社区关系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期一个学期的计划可以是一项幻灯片展览，或是一卷录影带，不过一般的成果多是发行校刊。自从1972年第一份《狐火书》（*Foxfire Book*）出版后，许多学校都有类似的杂志，将口述历史、民俗和地方史结合在一起。缅因州肯尼邦克波特（**Kennebunkport**）和密苏里州莱巴农城（**Lebanon**）的两种地方性校

刊——《盐书》 (*Salt Book* , 1977) 和《甘苦郡》 (*Bittersweet County*, 1978), 就发展成了全国性的书刊。加利福尼亚州钟园 (Bell Garden) 一所中学的学生访谈当地社区成员, 编辑了杂志《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Ago*);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安德森谷 (Anderson Valley) 七年级学生出版了《山谷之声》 (*Voices of the Valley*); 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 (Littleton) 的智障学生出版了《阿斯本光辉》 (*Aspen Glow*); 在博尔德 (Boulder), 农耕移民的孩子们则出版了《农耕》 (*El Aguila*)。列居全国最贫困州郡之列的密西西比州霍姆斯郡 (Holmes County) 也有学生的口述历史杂志——《血脉》 (*Bloodlines*)。

许多学校的口述历史杂志都维持不久, 有些是因为主事的教师调迁; 有些则是预算被学校删除。有一份相当被看好的刊物, 就是因为学校将其经费转付暖气油料开销, 而被迫停刊的——该刊物指导者因为该计划惨遭“行政愚昧”至死而怨欢不已。然而新的校园口述历史杂志和通讯却仍不断地出现, 学校台式电脑排版系统的采用, 也使得这类的出版越来越成为可能。⁷

教师可以在哪儿获得口述历史训练?

倘若一位教师在大学毕业时没有机会选修口述历史课程; 他可以参加各大学、社区学院和成人教育计划定期举办的课程和研习营。在学年与学年之间, 全国各地都有暑期进修班和为期一周的口述历史研习营。几个口述历史档案馆的网站也有目录提要、授权书样本和其他有用信息, 相当于“网络研习营”。各州的历史社团, 若其收藏包括有口述历史的话, 一般也都可以请求给予协助。

口述历史协会和其所属的各州或区域分会也会定期为教师们举行研习营, 并提供系列课程。该学会出版了实用手册——《中学教室里的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你们教室里的口述历史计划》 (*Oral History Projects in Your Classroom*)、《生活中的历史: 口述历史的组织和技巧》 (*History from the Liv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Craft of Oral History*), 还附有影像。《访谈总汇: 写给中学老师的口述历史手册》 (*Talking Gumbo: An Oral History Man-*

ual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一书，指导教师的历史、英语和社会研究课程中如何引导学生使用口述历史，该书也附有 30 分钟的录影片。《从听中获益》 (*You've Got to Hear This*) 一书，则能教会学生如何执行访谈。⁸

国家社会研究评议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所提供的手册里，在“如何做” (How to Do it) 系列之中，也列有《教室内的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一书；老师与协作研习营为高中高年级学生出版了《效法：口述历史写作的全程导航》 (*Like It Was: A Complete Guide to Writing History*)。史密森民俗生活和文化继承中心出版了《发现我们的三角洲：社区研究的学习指导》 (*Discovering Our Delta: A Learning Guide for Community Research*)，它的录影介绍了五位来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学生，用田野调查法对其所在社区所做的大量访谈。史密森中心的网站可以下载这一资料，并附有录影，它对老师和学生都很有帮助。⁹

这些组织都能体认到教师工作负荷沉重，总是忙于授课准备、批改作业和督学打交道等，以至于无法参与各种课外计划。有些组织为了使口述历史研习营更具吸引力，除了授予证书外，还将此类课程认定为是教师的在职进修活动。虽然这类临时性的研习营，通常为期甚短，无法面面俱到，却可以为教师的教学计划提供一些基础模式。教师也可以体认到，口述历史是不负所托、评定学生进步情形的一种高度正面性作法，既符合州政府的指示，又能达成学生课业进程的评估标准。

学校可以从哪里取得口述历史器材？

首选卡式录音机作为口述历史的教学工具是可行的，因为，卡式录音机不仅有效，而且价格低廉、轻便易携、操作简单。然而以学校有限的预算，要想取得这样的器材还是需要一些创意的。尽管许多学校的视听中心都备有录音机、麦克风、录影机和电脑等，但是一般而言，估计老师们还是要面对“设备完全不足”乃至“使用限制过多”等各类情况。不妨调查一下，班上学生当中有多少人自备录音机，哪些人家中有手提摄录影机可用。地方商家也会配合学校计划，出借器材。在加州，

有家摄影器材店每年都出借拍片和剪辑所需的设备给当地高中，以便制作“历史日”的参赛作品。地方上的后援团体，也可以向从家长会到校友会，劝募基金和设备。《狐火》计划的目标是要出版自己的访谈杂志，因此便派遣学生向地方商家和镇民劝募，捐赠不论大小，捐赠者名单都会刊登在杂志上。每位捐赠者还可以收到一本全体学生签名的杂志。¹⁰

学校开创口述历史计划时的第一要务为何？

每个课堂内的口述历史计划都需要一位真诚付出、全心投入的老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游戏，”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的高中教师芭芭拉·加朗（**Barbara Gallant**）曾报告说：“口述历史计划应当被列为课业的一部分，不该当做课外活动。我不认为有钱了才能开始办事，因为钱总是找得到的。我想要紧的是有个人——他觉得这件事真的有价值——心存关怀，又想动手去做。”加朗是在联邦法院下令她的学校采行种族混合就读时，开始主持一项口述历史计划的。当时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让黑人与白人学生互相沟通，并且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她用借来的录音机，分派学生访谈家人，谈论过去 50 年中整个郡是如何变迁的；并且还请当地的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到课堂上来，与学生对谈。计划进行得颇为顺利——虽然没过多久她就发现，学生觉得只在“校园整合”上做题目未免沉闷了些。随后她就让这个班级的活动扩展到其他方面。尽管如此，他们所进行的访谈，帮助学生们渡过了一段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时刻，也为未来有关他们学校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史料。¹¹

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的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可以应用到小学课堂上吗？

以小学的程度而言，口述历史并非作为教材使用，而是用来协助学生认识自己周遭环境的。小学教师们都能体认到，孩子们在学会欣赏别人之前，必然会先对自己产生好奇；于是他们让学生访谈自己的父母，

主题是“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小学生也要搜集自家的趣事妙闻，熟悉左邻右舍。教育专家发现，当孩子在访谈成年人时，会“有社会性的成长”。¹²

某个小学计划要求学生描述到校时所经常走的那条路。他们要记录下路过的建筑物种类，如商家、教堂和其他学校等。学生也要在大人陪伴下，前去访问某一路过建筑物内的一位关系人。他们问商店主人为何选择该地开张？在此经商多久？顾客是否完全来自本地社区？哥伦比亚特区的学校从这类计划中，抽取出版《地潮》（*Earth Waves*）刊物，这是一份小学口述历史的通讯报导，除了提供计划样本和相关问题之外，也复制登载部分学生的访谈。佛蒙特州米德尔堡（*Middlebury*）的四年级学生也出版了类似的期刊，名为《乡村绿野》（*Village Green*）。¹³

口述历史已经成为公认的孩子们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电影《圣诞怪杰》（*The Grinch*）描写了小辛迪·鲁（*Cindy Lou*）利用口述历史访谈来揭示格林奇的反节日偏见的理由。儿童读物《贝贝熊和轻浮的祖母》（*The Berenstain Bears and the Giddy Grandma*）一书，描述了熊妹妹为完成学校的课外作业访谈家族成员，她选择了她的祖母，可是当她发现班级的其他同学访谈的都是有名的亲戚时，她有些犹豫不决，“祖母只是祖母而已。”然而访谈不但使她吃惊地发现了祖母的过去——她曾在杂技团里扮演过“熊”，而且还吸引她退休后为一所学校里的优生表演，并且创作完成了“在口述历史的历史中最好的口述历史。”这本书告诉小读者：家庭中可以发现历史，口述历史能够帮助他们发现家族中从不知晓的事情。¹⁴

年纪小的孩子的访谈可以针对父母或祖父母小时候的所作所为而发：他们小时候都玩哪类游戏？还没有电视以前都做些什么？他们的学校有何不同？那时候流行哪种歌曲？小孩在访问祖父母时往往再惬意不过了——或许，真如人们所言，因为他们总是祖孙一条心，同仇敌忾。

初中生应用口述历史时，其主题是否也该有所变动？

随着学生迈入青春期，口述历史的主题和复杂程度也都跟着提高了。对于中学生而言，口述历史多半被应用于“情感的领域”，也就是

说，与情感和感受有所关联的事物。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个人认同的挣扎时期，口述历史可协助他们把注意力从自身重新集聚到家庭和社群之上。初中和高中低年级学生的社会课程通常会强调地方史研习，并且提供地方史教科书，这些恰可以作为“对此几乎一切所悉”的学生们在实习社会课程、制作地方口述历史计划时的基础。¹⁵

马萨诸塞州昆西的学校，将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译注：七、八年级约等于我国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纳入“家族情缘计划”（**Family Ties Program**）。学生造访昆西博物馆（**Quincy Museum**），研究伊莱莎扎·苏珊·昆西（**Eliza Susan Quincy**）——在19世纪时，她将其家族所有的家具摆设和财产一一记录下来，同时还收藏其他家族成员的回忆录。下课回家后，学生们的课业要求是把家中视若“珍宝”的物品开列出来，并且要准备以相簿形式为家中制作财产目录。相簿内有学生的家人、住宅和现在的景况等等，其用意是日后可以流传给自己的孩子。

计划中有一部分是由博物馆人员协助训练学生访谈家中成员。访谈为的是协助学生在制作家族财产目录时，不但了解物品本身，还能兼及其中所蕴涵的情感意义，从而赋予种种小摆设一个崭新的意义，作为往日时光的一项纪念物。对于那些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的学生而言，家中的珍宝便成为往日异国文化生活的珍贵遗物。这项实验帮助学生使用原始材料，让他们经历各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提高他们对于地方史资产的好奇心。学生完成这项计划时，会有着“植根过去”、“投身现在”的强烈感受。课堂讨论也会有意外的副产品，学生们会对于不同背景的同学渐增关怀。有一位计划主持人相信，在多元文化环境内，有利于培养出更多的宽容。¹⁶

高中的口述历史计划又有哪些不同呢？

高中的口述历史倾向于配合课堂教学主题。学生所学习的口述历史技术并无差异，只是题材的运用范围较宽广。一般而言，访谈主题不但与当地有特别关联，也兼具全国性意义，可以适用于包括世界和美国历史的课程。高中学生曾经触及的题材包括：阿留申群岛的土著村落；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受禁管的日裔美国人；“水牛军团”（**Buffalo Soldiers**）；三哩岛事件（**Three Miles Island Incident**）；1910年巴尔的摩航空展（**Baltimore Air Show of 1910**）；夏威夷的多元文化以及曼哈顿下东区（**Lower East Side of Manhattan**）的变迁等。一名高中生在评估一项口述历史课程时报告说：“它帮助我了解人的因素，不只是‘战争开始是因为’……而是为什么会发生？哪些人被卷入其中？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何感受？”¹⁷

在加利福尼亚北方安德森山谷，学校的管理者尝试着各种方法，将他们的《山谷之声》口述历史计划与高中英语课程相结合。最初，他们把它作为正规课程，学生们隔年选择题目并进行访谈，下一年制作抄本和高密度磁盘。当计划考虑到没有学生可以从头到尾经历整个计划或接受相同的技术学习时，学校修订了课程，将该口述历史计划作为九至十二年级的选修课。因为山谷中居住着大量墨西哥裔美国人，访谈和制作抄本满足了很多学生获得英语学习帮助的要求。一位学生在课题报告中说：“刚来到这里时我不懂英语，但是现在我在做这份计划，从中我收获很多。我知道怎样快速制作抄本，还能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互译。”¹⁸

你应当如何准备，好让高中生去做口述历史？

一个较好的展开方式是让学生在访谈之前，先读读别人的口述历史。如果学校班级以往做过口述历史的话，那么，就可在图书馆里找出佳作当范本让学生一读为快。网上也有很多口述历史的录音和抄本，其中包括高中学生制作的访谈。极好的资源是保存在乔治·梅森大学网站上的《史料》（*History Matters*），里面有第一人称的叙述和口述历史，以及《普通人的不平凡生活：密西西比州的公民权利运动》（*Ordinary People Living Extraordinary Live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Mississippi*），其中包含声音剪辑和抄本。由于口语不像书写文本那么死板，口述历史出版物通常都是易读且引人入胜的。阅读这类口述历史可以刺激课堂上的讨论，鼓舞学生的兴趣，也让他们获得某些必要的背景，以便进行自己的访谈。读过别人的口述历史后，学生比较了解访谈能引出哪种资料，也能领悟到受访者的言语常会是前后不搭调、矛盾重重的。¹⁹

课堂所用的教科书也可以当做一种研究工具，课本可提供研究主题大纲和要点，有时还附有进一步阅读所需的参考书目。当受访者所提的资料超出教科书范围或互相有所抵触时，学生就必须衡量这些彼此冲突的证据，并且考量整件事的复杂性。旧杂志、报纸、回忆录和历史书籍都是标准的研究资料来源，但是研究也应包括照片、音乐、物品以及任何其他来源。家庭相簿里，几乎每一帧照片背后都藏有一个故事。引发访谈灵感的那一件物品也可以当做插图，放进抄本、出版物、录影带、展览和其他延伸计划之中。²⁰

访谈前的研究是绝对必要的，未做准备的学生，其访谈多半内容贫乏，同时还会错失口述历史所提供的主要学习经验。如果学生访谈者没做家庭作业，他们就不知道该问哪些问题；无法在受访者记忆有误时从旁协助；更不能看出必须追问的新线索；如此一来，对于入耳所闻的东西，当然无法全盘理解，遑论加以欣赏了。

学生应当访谈哪些人？

学生通常会从自己的家人开始。口述历史提供机会，让他们更有系统地搜集餐桌上或家庭聚会时早已耳闻的许多故事。他们可以有深度地访谈某人的生平事迹，或是请同一家族里的几位成员谈谈家族历史。他们的访谈也可以涵盖数代人，因为祖父母总还会提到自己双亲和祖父母之间的故事。问题可以包括：他们家族是在什么时候移民来美洲的？什么时候迁居现住的州？在这个社区住多久了？家里的成员曾参加（或反对）过什么战争吗？他们以何维生？

当学生们去访谈那些他们平时不会遇到或谈话的对象时，口述历史经验便会老到起来。与学生一起工作时，教师可以就学生可能找到受访者的地点提供建议。正在从事团体计划的班级也可以和当地的历史学会接触，获得潜在受访者的建议。地方报纸以及相关市民、邻近的大专院校、老人中心、荣民医院以及全国性组织，诸如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VFW**）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等都是受访者的潜在来源。²¹

无论是访谈自己家人、邻居或整个社区的其他成员，学生们都会发

现历史事件竟然也会影响到像自己这样的人，这种启示将开拓他们的历史意识，使得课业工作更具意义。校园口述历史计划也可以带领学生重新思索自己所处的社群，打破课堂与外在“真实世界”之间的藩篱。²²

学生口述历史也可检视国家和国际大事对于本地社区的冲击——如“大萧条”、越战、1970年代能源危机、环保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等。再如社区中的教堂和其他宗教中心、社区开发、制造业工厂，甚至洪水或龙卷风等，也都可以透过口述历史将其记录下来。

幽默家加里森·凯洛 (Garrison Keillor) 曾信笔开过一个玩笑，嘲笑有些学生们生活在毫无文化遗产可言的新市镇里，唯一可供考证一番的手工艺就是——弄两叠砖，摆块木板，做个书架。不过大多数的社区还是活得颇有历史的，街坊组织、民权团体、地方慈善机构、报社、广播与电视台及其工作人员、本地艺人等都是可能的题材。学生甚至可以访谈现任和历任的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和校友，以便为自己的学校做记录。学生的口述历史曾经记录下地方民间传说、工艺、特殊技艺、商业买卖、职业和风俗习惯等。学生也曾访谈政界候选人、公职人员和民权协会等，以便研究地方政治。上述这些访谈的目的都是要记录民众和各组织都在做些什么（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人物、事件及其运作方式如何随着时间而有所变迁？其成果不仅仅是为今日现况拍个快照而已，且要记录过去是怎样的？如何演变？为何如此发展？²³

学生在选择受访者时常有意外之举。有位学生挑上在本地图书馆任职的一名老先生。她首先自我介绍，再请求他为其口述历史计划接受访谈。老先生回答说：“能够被如此迷人的年轻小姐邀请，敝人不胜荣幸之至，不过……，不行！我不喜欢出名。”这位学生败而不馁，一星期后卷土重来，终于说服老先生接受访谈，谈的是本地的城镇在老先生小的时候有多么不同？²⁴

有些学生则毫不迟疑，直奔资料来源。只要在报纸或书上看到某个名字，他们就天不怕地不怕地打电话或写信要求对方接受访谈。1993年时，北卡罗莱纳州的一群高中生，就如此这般地访谈了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 (John Hope Franklin)，理由是他们的“历史日”计划需要一则黑奴灵歌的文献。当他们被问及如何想到要去访谈富兰

林教授时，他们回答：“噢！是金夫人（**Coretta Scott King**）建议我们打电话给他的。”（译注：金夫人是美国黑人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遗孀，金博士遇刺身亡后，她继承亡夫遗志，继续为黑人民权与文化奋斗，并担任过亚特兰大金博士纪念中心的馆长。）

另外一些学生则是害羞到连隔壁邻居都不敢访问的地步。为了帮助他们克服羞怯，老师应该鼓励他们去访谈一位让自己感觉舒坦的家人或朋友。再者，如果有个家人或同学陪伴，他们也可能觉得轻松、容易一些。没有什么理由说学生就不能团队工作——一个人发问，其他的人操作录音机或拍照，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充分利用设备。有时候，当多个学生要同时处理一组特别的问题时，集体访谈也行得通，不过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练习和配合，才能避免访谈时彼此干扰。就算是访谈老手，面对一个新访谈的开始时，也会紧张、焦虑不已，不过无论如何，访谈的经验都是有助于学生建立起自信心的。²⁵

一般而言，口述历史能教给学生的历史研究有哪些？

口述历史牵涉到相当多的历史探索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帮助学生认清历史学者是如何运作的。访谈让学生变成一个初探历史殿堂奥秘的人，他们必须学习如何选题、寻找访谈对象、做研究以及准备问题等。学生们越准备就越能够知道自己真正不足之所在，同时也越觉得该多学些东西才能问出有意义的问题——进而了解答案的内涵。学生访谈者可能也要面对彼此矛盾的证言。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说出各种不同的版本；而受访者的故事也可能与教科书或其他资料来源截然不同。简而言之，学生会开始深入理解历史是如何搜集和诠释的，或者甚至能像历史学者一样去思考。²⁶

学生们一旦完成访谈后，在教室讨论或是写报告时，便会分析各式各样的回应，从而不免看出历史事件并非通过相同的途径影响着每一个人。例如在观看“大萧条”时期大排长龙和满目贫困的照片时，学生或许假定当时人人一个样，挨饿受苦，绝无例外；但是在访谈家中成员时，他却发现，当时爷爷固然是失业了，可外公却一直有事可做，而且因为物价跌落，他的实际收益反倒有增无减呢。

口述历史教给学生因与果的互动关系、沟通技巧和历史观念。学生访谈时听到受访者谈论政府角色以及生平所经历的政治事件时，本身也会产生较高的政治警觉。失业的爷爷能否通过“工作推展署”获得工作？或者因为政治关系遭地方司法当局从联邦救济名单中剔除？

执行口述历史，不但帮助学生直接知道历史学者的第一手作为，也让他们充分了解新闻记者和其他专业访谈者的工作内容。教育专家发现，口述历史除教导学生“如何学习”外，同时也教他们“学些什么？”学生们解决问题的技巧成长了，也了解到“历史就像其他追求真理的行业一样，是具有冒险性的。”而在撰写口述历史经验的报告时，也可以让他们在分析和组织的技巧上更加精锐。²⁷

口述历史适用于从政治史转而注重社会史的现代教学趋向——这么多的学校在研习历来的日常生活；在探讨过去数代的移民、种族、少数民族群和妇女，真可说是前所未见的。教科书出版商拼命想赶上这股潮流，老师们也在课堂里加入更多的课外材料。历史学者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注意到高中的社会史教学实验，“在学生之间激发热情，他们被自己生活里熟悉的事物所吸引。有些教师将类似的试验加以扩展，更向前一步，以分期或因果问题进行更复杂精细的分析训练。”不过斯特恩斯结论说，学校课业还是太拘泥于史实的探讨。在家族史计划里，学生四处搜集自家的相关资料，却很少对材料加以分析，或试着将自己的家庭和不同时期的家族行为通则做更紧密的结合。斯特恩斯希望高中生能超越史实记录，不仅要探索“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要探讨“所发生的事情有何意义？”——学生们只有通过学习如何掌握、处理从档案到口述资料统计等各式各样的原始证据，然后将自己时代的活动、信仰和行为与过去的世代做一比较，才能做到这一点。²⁸

口述历史可以涉及家庭和社区，是否也能用来探讨社会研究课程所涵盖的种种议题？

将口述历史应用在教学上的教师曾报告说，在处理诸如核武竞赛、种族主义、民权运动、人权、战争等社会议题乃至环保议题时，口述历史是特别有力的工具。在教学设计上，口述历史是要让学生亲自去会见

曾参与这些社会议题的人士，聆听他们的谈话，并且与他们讨论一番。这样的设计也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给学生，让他们了解一些隐藏在社会关怀底层的个人信仰、意见和经验。

学生——以及其他研究者——或许会被某个意志坚强的受访者所感动而意见摇摆不定，然而他们也必然会发现社会议题的本质是复杂无比的，单独一则访谈所提出的意见根本无法代表整个问题的面面观。为了尽可能地去攫获一个完整的图像，他们还必须访谈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人士。²⁹

口述历史是否只是一种受欢迎的课外活动而已？它真能增进学生的学习技巧吗？

口述历史当然只能算是教育上的附属品，但是根据研究显示，学生对此的反应远比传统学习方法更为正面，所能学到的也更多一些。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郡全部十一年级的高中生——包括荣誉生、中等生和普通生在内——曾做过一项口述历史与传统教学方法的比较分析。一半的学生采用口述历史方式来探讨移民和黑人历史；另一半则以传统教学方式研究这些题目。根据四周课程前后所做的测验显示，采用口述历史的学生，各种能力程度，都要比采用传统方式的学生，知识获益为多。

那些接受口述历史教学的学生觉得，口述历史能使历史教学更具真实感，尤其是在荣誉生的教学计划里，学习口述历史的学生在学习单元结束后，比以往更具有继续学习同一个科目的意愿。学生们欣赏口述历史，认为其步调多变化；活动创意高；把真实的人与历史事件联结起来，让历史更具可信度；它是很能增强学生吸收力的活动；也是具有“真实目标”的计划。对于这种以同学相互学习取代教师授课的方式，他们也同样赞赏不已。³⁰

一个口述历史计划是否一定得全班一起动手？

让全班学生一起体验和讨论口述历史，其效益明显可见。不过，访谈可以由一个学生单独去做，也可以让一小组人执行，作为他们各自计划的一部分。团队合作的学习方式逐渐流行后，口述历史成了让学生集

体合作，一起工作的最佳策略（许多州在评估学生表现时也已将“团队参与”列入考量）。口述历史可以是仅此一次的计划，也可以是系列发展的计划。有不少学生和学生团体都以口述历史作为他们“历史日”计划的一部分。

学生做访谈前是否需要先在课堂做一次练习访谈？

课堂内的访谈是为学生解除口述历史神秘感的好方法，有时称之为“鱼缸”（fish bowl）法。可以由老师来执行课堂访谈，也可以让一两位学生充当访谈者，邀请学校相关人士，如行政人员、其他的老师、助理人员或家长等接受访谈。为了让效果非凡，进行课堂访谈时，应该尽可能严肃，务使其成为一种真实体验，而不是在演戏。观看课堂访谈，学生们可以观察到如何执行访谈，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引发充分的回答。在最初的访谈完成后，可以鼓励他们问一些格外的问题。虽然年轻人比成年人更容易适应口述历史所需的科技事物，但是在摆放录音机、麦克风、确保声音的品质上，他们仍然有待历练——应该有人提醒他们“录音带可没有第三面”这回事儿（有许多很好的访谈就是因为访谈者太过紧张，录音录过了头而搞砸的）。³¹

进行课堂访谈之前，应该让全班一起来设计问题。老师会发现，当学生自己的问题被问到时，对于访谈的兴趣会更高。访谈结束后，全班可以讨论不同问题所发挥的不同效应。哪类问题能鼓励受访者开怀畅谈？何种问题能搜集到新资料？哪类问题又已被证实为死路一条或语言无味的？访谈者是否应紧紧抓住突发线索不放？课堂访谈时记得要录音，以便讨论时可以部分重播。³²

检讨课堂访谈时，必须考量到：访谈者是否曾打断受访者回话？或者不够全神贯注，是否紧追资料不放？教导学生或其他访谈者时，最困难的莫过于让他坐下来好好听受访者回答，不要猴急地赶问下一个问题。许多学生访谈，到末了变得“问题又臭又长，回答却又快又短”，有时甚至一句话就了事了。这种情形暗示，问题本身要么过于狭窄，要么就是不够开放，或是访谈者太急着问下一个问题了。³³

学生访谈的实际作业中，老师该负哪些责任？

老师们就算没有陪伴着学生去做访谈，也要让学生把访谈的责任和伦理牢牢铭记在心，尤其是当访谈是在别人家里或办公室进行的时候。就像任何其他访谈者一样，学生必须事先安排约见并如期到访。访谈者必须守时有礼、谨慎小心，切莫损坏别人家的东西。访谈者有义务向受访者说明访谈的目的，尊重他避谈某些问题的想法。学生们也应当让受访者签署授权书。最后，他们一定要记得感谢受访者的合作，无论是口头或书面的都可以。再者，只要有抄本，一定要给受访者一份拷贝。如果学校根据访谈出版杂志，作展览、幻灯片展示，制作录影带或舞台剧时，就邀请受访者前来现身说法或观礼。这样做可以让学生、计划、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形成良好的公共关系。

在马里兰有两所学校已经把他们的口述历史做公共展览。巴尔的摩洛克雷温技术学校以一个开放的口述历史展室为特点，八年级学生制作的口述历史向学生、家长和社区开放。波托马克的圣安德鲁主教派教会学校则为学生访谈者、他们的受访者、他们的家人开设了年度夜晚“咖啡屋”，学校的老师格伦·惠特曼（**Glenn Whitman**）要求学生以展览、独角戏或幻灯片的形式向他们的普通观众传递他们的访谈，以此来显示对学生们的工作和所揭示的历史的重视。³⁴

约翰·诺伊恩施德（**John A. Neuenschwander**）曾在一篇文章里强烈地要求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千万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口述历史的受访对象“并非仅只是一本会说话的书而已”，他们需要受到特别的尊重。“访谈者对于受访者个人的利害所在一定得保持敏感，避免造成任何心理伤害。”学生，其实所有的人都一样，断断不可把口述历史弄成年长者的记忆测验。受访者可能记不清特定的名字和日期，或者回答不出某些细节问题，这样的经验会使他们觉得分外沮丧。³⁵

学生应否集访谈与后续处理于一身？

访谈只是口述历史教学的一个步骤。学生应该趁着记忆犹新时，倒带检视，确定录音完整并准备一份评论摘要。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分发摘

要、播放部分录音带、串联彼此的经验。全班可以分析录音带的音质；问题的类型和内容的品质；学生处理访谈开场和结语的方式；是否有扭曲或失真的材料；访谈时，访谈者与受访者的投注程度。有些教师则要求学生互相评估、论断对方的访谈。³⁶

抄本制作是件费力的事情，不过也没有超出多数高中生的能力之外。学生至少应当制作部分访谈的抄本，这种练习可以让他们考量将口语转成文字时，所需添加的解释：人们所说的是完整的句子或断头句？你该如何判定标点和段落？抄本能正确反映受访者所说的和想说的吗？受访者使用的街头口语和俚语所表达的涵义是什么？这些制作抄本时所必须做的决定将迫使学生不得不重新检视口语和书写文字，从而有助于自己写作技巧的发展。学校如果允许学生以写作代替考试，那么便可将整个抄本制作列入成绩计分。

教师应该多密切地监督学生访谈吗？

教师应该从学生的计划开始就密切地个别监督学生。访谈的经验可以是非常有用和富于激励性的，但是没有适当的准备时，一切就都成了大败笔。学生就算是准备周全，也会对即将进行访谈而感到焦虑。在整个课程进行中，教师应当反复讨论访谈技术，以提醒学生注意，提供有用的建议，加强宣导。教师在学生做完第一次访谈后，应试着个别会见学生，至少讨论一下他们访谈的那个部分。学生会急着想知道自己的表现如何？也需要有人指出哪些是做对了，又有哪些是在进行下次访谈之前还需要改进的。³⁷

如何评估学生的访谈？

没有两个访谈是相同的，不过多数的访谈却还是可以由访谈者的技巧来评定好坏的。在监督聆听访谈时，要考量到：学生是在从事有内容、有见解的对话，抑或只是照本宣读问题？问题是经过充分讨论，还是只是随便敷衍问几句？访谈搜集到有用的资料了吗？在听过一些录音带或者检阅过一些抄本后，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学生事前做了多少准备，以及他的访谈技巧和引导受访者回应的态度。

在课堂里采用口述历史已有长久经验的弗兰克·丰斯诺（**Frank Fonsino**）设计了以下评断学生访谈的标准，供老师们采用：

1. 访谈的主题或重点是什么？
2. 录音带的开场白是否提供给听众足够的讯息？
3. 访谈者采用了具导引性的问题还是做出偏颇的评论？
4. 访谈的风格展现出多少才华？
5. 录音带的音质如何？
6. 访谈的历史性价值是什么？³⁸

课程结束后，应如何处理已完成的口述历史？

可以把录音带和所有的抄本送交学校图书馆。如果访谈的品质特别好，而且又与社区有关，也可考虑送给当地公共图书馆一份拷贝——邻近图书馆搜集口述历史，不但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资源给未来准备进行访谈的学生，也能帮助有兴趣研究该社区历史的研究者。由于口述历史通常是与年长的老者一起进行的，所以日后别人再想访谈他们时，他们有可能已经过世了，于是学生们的访谈就可能成了他们遗留下的唯一记录。图书馆人员收到条件较差的收藏品时，或许有些不情愿，但是学生如果知道他的作品将被永久收藏在图书馆里，就会非常看重它。³⁹

考虑到网络应用对口述历史计划的推动作用，学校的计划也已经开始将他们访谈的抄本连同照片、随笔和一些录音摘录传送到网上。在罗德岛南金斯波特（**South Kingsport**）高中，学生们围绕《整个世界在关注：1968年的口述历史》（*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An Oral History of 1968*）和《祖母，战争中您做什么？》（*What Did You Do During the War, Grandma?*）进行了访谈，后者是有关妇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布朗大学附近的学术技术小组帮助高中生在大学网站上展示他们的访谈抄本和录音带。在犹他州的里奇菲尔德，高中生们进行着类似的访谈，了解社区居民在“大萧条”时期的经历，并将访谈传送到“新政网”（**New Deal Network**）。⁴⁰

中学生参加全州和全国性“历史日”竞赛时，应如何将口述历史应用到参赛作品中？

“国家历史日”（非特定节日，只是在地方、全州、全国层级上举行一系列竞赛）提供机会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彼此观摩动手做事的才能。“历史日”竞赛仿照科学展览，在大部分州及若干地区都有，是专为六至十二年级的学生所举行的。每年约有 40 万学生和 2 万教师参加地区性和全州性的竞赛，优胜者可以晋级参加全国竞赛。学生根据共同主题（如“流变与连续”、“历史的转折点”、“历史上的传播”等）做企划、媒体展示、论文、戏剧演出等。其中每年约有 1/3 的参赛作品，多少采用一些口述历史访谈。

“历史日”竞赛的评审们曾看过一些以口述历史为基础、令人难忘的计划。来自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Asheville**）的学生们，为一些居住在他们社区的纳粹集中营生还者录制访谈录影带；堪萨斯州埃尔多拉多（**El Dorado**）的学生们则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自己镇上曾设有德国战俘营。他们还访谈了一位先前的德国战俘，他是在战后重返当地定居的；新泽西州汤姆斯河畔（**Toms River**）的学生访谈当地大街的店家，记录大街的兴衰；还有位来自费城的初中生根据访谈所得的资料，研究父亲任职的化学工厂的历史。这名学生与该公司负责公关的副总裁约定见面，却对副总裁说，他似乎“太年轻了”，不适于接受历史计划的访谈。副总裁于是另外安排了一位愿意接受访谈、年龄已 90 岁的退休员工，老员工的答复果然让该计划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观点。

来自密苏里州比灵斯镇（**Billings**）的两名学生制作了一则幻灯片展“仿佛失去了一个家人”（**Like Losing a Member of the Family**），回顾已经拆毁改建成便利商店的百年杂货老店——“商人号”（**The Mercantile**）的故事。学生为该店的过去员工和顾客制作了 12 则访谈，搜集这些人对于周末购物潮、火灾、不景气、破产、节庆等等的回忆，为现代化冲击力下惨遭牺牲的小镇生活习惯制造一些温馨的礼赞。他们使用照片、报纸广告和受访者所提供的其他种种：例如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归乡军人游行时的场景作为背景，充满爱国性装饰的该店，以及镇里其

他节庆时的老店风情。长久以来，该店确实目睹了全镇的悲欢离合。这个计划获得高年级媒体组首奖，镇里的公共图书馆也准备将这批幻灯片和录音展览品，加入他们的地方史收藏。“我们的媒体展示原是地方图书馆的一项收藏计划，希望为那业已消失的建筑留下一些记录。”学生的报告说：“从计划开始到结束的期间，我们结识了许多镇上的年长朋友，也学习了社区的许多相关历史，使我们的研究似乎是快乐多过劳烦。”⁴¹

“历史日”的学生们还访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拘禁监管的日裔美国人；1930年代的农村抗议者；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民权示威。他们最常访谈的是自己社区的人士，由于缺乏旅费，有时也会以电话访谈将就抵补。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高中生，想要访谈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讨论她在蒙哥马利(Montgomery)抵制公车行动时所扮演的角色。帕克斯同意接受访谈，却规定学生和学校历史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必须在访谈前先阅读她的自传。⁴²（译注：1955~1956年间，发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车行动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一大胜利。此抗争源起于黑人妇女缝纫工人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出公车前半部的座位给一位白人男性而被捕。该城的黑人遂展开为期一年的罢乘市公车运动。最后终于使得美国最高法院宣称公车上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此事件为其后的一波接一波的黑人民权运动揭开了序幕。）

学校当局对口述历史的支持程度如何？

由于口述历史是课业以外的活动，有些行政人员不免有所嫌弃，对于访谈在预备、执行和后续处理上必须占掉的上课时间，颇有疑虑。因此，最好在开始口述历史计划之前，先向学校行政方面提出报告。仔细陈述计划的目标；评估的方法；指出口述历史如何有益于规定课程；又如何有助于发展电脑阅读的技巧和教学等；然后再以工作手册和校园口述历史的相关书刊来支持你的提案。口述历史可以经由收藏和展览搜集来的访谈和纪念物，达到增进学校与社区的公共关系的目的，这样的说法会令学校行政人员心动不已。⁴³

大学与研究所教育中的口述历史

大专院校教授口述历史有多普遍？

大专层次的口述历史方法课程的数目是很难说的，因为课程开设变动很大，而且开设的学系也不同。口述历史可能不单独开课，而是并在研究实习和史料分析等较大型历史编纂学课程里，或者是在关于历史和记忆的理论主题演讲中。大多数的应用和公共历史计划含有口述历史成分。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田野调查访谈的指导，口述历史也可能出现在图书馆系、新闻系或是历史系的美国研究计划中。

设有口述历史档案馆的大专院校，比较能持续性地开设口述历史课程。口述历史档案馆的主管往往就教授这类课程，而课内的计划通常就附属在更大的口述历史收藏计划里。没有口述历史档案馆的学校，要找有兴趣开课的学系和教师，通常会比找学生来选课还困难许多。

在许多社区学院，不论是成年教育性质或是高中过渡到大专的学校，口述历史都十分具有吸引力。执行和处理访谈能为所有不同程度的学生，扩增和开发其技巧，甚至包括以英文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可以就访谈的内容，也可以从多样的说话风格来引导课堂讨论。

几所新成立的大学与那些大部分来自工人群体、移民社区的学生团体合作，一开始就将口述历史搬进课程。在蒙特雷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有很多墨西哥裔的学生，学校要求所有的研究生都得修口述历史课程。一个主题为“首先在我的家里上大学”的计划，把很多学生团体作为潜在的受访者。瑞典的马尔摩大学设立了同样的历史课，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原有居民和很多新来的居民。在学习了基础的方法课程之后，马尔摩大学的学生们依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计划，其中必须包括基于个别访谈的传记资料。因为马尔摩历史专业的大部分学生会到小学或中学任教，因此，政府有理由设想很多人将在课堂上应用他们的口述历史训练。”

访谈真的需要方法课程吗？让学生走出去，从访谈中直接学习不是更好吗？

到底应该以授课传授访谈技术，还是把学生送出去，让他们自己去实习？这是采用田野调查的各学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的争论。有些学科主张，既然所有的实地状况不同，学生就必须自己去学，唯一必要的方法就是“敏锐度和创造性”；其他的学科则认为，田野调查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一本教科书就够了，所以还是应该让学生预先知道正确的作法为何。尽管学习口述历史访谈技巧的最好途径是实际操作，不过学生还是可以在访谈前后，从课堂里学到很多的知识。

人类学者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rest**）相信，学生出外做访谈之前，需要学习人际交往的复杂性。在方法课程里，他规定“学生要‘小心处理’自己正在记录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计划将带领他们介入他人的生活，“如果他们够敏锐的话，就会知道，得不到资料、一无所获还算是好的，更坏的是把一个人类同胞给伤害到了。”学生们能找到一个真正关怀的主题，将有助于激发其原动力，而指导者也就不必“说明为什么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是一样重要的；或是费力去证明好的材料如何能导引出正确的社会理论。”⁴⁵

在教授田野调查方法方面，社会学科比人文学科更有持续性。无疑地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大部分使用访谈做研究的历史系学生或研究生都没有上过口述历史的课程，全靠个人直觉和经验——有时录音，多数时间用手记笔记；通常不会取得授权书；几乎从来不打算把已经完成的访谈存放到档案馆。虽然这样的访谈也能取得有用的资料，却犯下不必要的过失，使得计划失误，也在程序上设下无谓的限制。主要的问题出在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很少是接受过口述历史训练的，他们认为任何人都能做访谈，对于学生的口述史料并不要求做到与文字档案一样的处理标准。⁴⁶

比起大学部来，研究所层次的口述历史课程偏向于理论和方法论。由于这方面的书籍文献增多了，扩大了这些课程的背景阅读。虽然多数学生还是要做访谈的，不过有些课堂也允许研究生撰写理论和阐释方面

的报告来替代访谈。有些理论性的著作也可以引介给大学课程，历史学者詹姆斯·胡普斯（**James Hoopes**）注意到，大专学生“应当有更具企图心的目标，要做得比《狐火》学生多，不能单单搜集风俗习惯、民间传说、社会习俗而已”。他们应当比较能够诠释自己所搜集到的资料，把资料放入历史的脉络里，并且把理论应用到田野调查访谈里。⁴⁷

在大学部教授口述历史课程，会面临到哪些问题？

指导教授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学生的能力和事前的经验都不足。虽然说每一种程度的学生确实都能经由执行口述历史而获益，但是那些想将口述历史推展至研究方法论的教师们，却还是比较希望学生具有诸如族群、劳工、文化、经济史或社会科学等特别领域的训练。缺乏这些背景的学生常常会因课业要求而感到挫折。他们会发现，口述历史是一种研究的工具，无法自成一格，而且除了访谈某人外，口述历史还有更多需要处理的事情。在访谈前的研究和后续的诠释上，他们都必须能够把材料放入更宽广的社会或历史脉络里。有些指导教授建议只能将口述历史列为高年级的选修课程——或者，至少要求学生具有历史通论课程背景——以确保学生的程度足以应付课业要求。⁴⁸

一些老师担心没有适当的监督，口述历史计划常常只能是一段谈话和一篇文章而已。在西南印第安大学，格伦·克罗瑟斯（**A.Glenn Crothers**）要求通论课程的学生执行口述历史访谈，以增进理解——他们所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社区，并且能够理解历史学家如何利用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史料，从历史事实到进行诠释。克罗瑟斯利用高年级历史主修课，指导那些事先对历史知识少有准备的学生，将他们两个两个组成一个访谈小组，相互配合，分担抄本任务，最终成为良师益友。计划报告促使他得出这样的定论，口述历史为一年级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历史和社区的知识明显增加，而高年级学生则获得了“做老师和公共历史学家的具体经历。”⁴⁹

在维勒诺瓦，玛丽·施韦策（**Mary Schweitzer**）在大学课堂上使用口述历史，她发现最难的是让学生学会衡量历史事件和应用历史阐释。学生们以为他们的任务就是简单地收集各种观点并把它们串成有趣的故

事。施韦策提醒学生，不要只看到事件的表面价值，作为研究者他们应该分析证人的不同看法，考虑相互矛盾的观点，把第一人称的观察与其他形式的证据结合在一起。随着访谈过程的推进得出解释，学生们开始“思考所有经验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⁵⁰

如何构建大专口述历史课程？

课程的结构和目标依据口述历史是开设在哪个学系？是大学部或是研究所程度的课程？以图书馆学的课程为例，重点就放在研究图书馆和档案馆如何使用口述历史？如何在口述历史资料的取得和保存上推展出标准？如何将口述历史资料整合到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里？以及如何使用自动资料库系统进行访谈的存放、检索和分类？在其他学系，口述历史可以较偏重口述历史方法学上的文献；口述历史计划的设计和运作；访谈的技术以及访谈的内容和分析等等。

既然对学生的口述历史作业需要这么多指导和评论，因此，最好实行小班制，便利管理。学生在寻找访谈对象时或许需要帮忙，尤其是当校区在地缘上或文化上与四周社区不够亲密时。由于口述历史课程在触手可及的实际环境下运作效果最佳，因此互相讨论或是实习的上课方式，会比老师单独在课堂授课要好些。⁵¹

可以考虑让学生记工作日志以便自我监督进度。工作日志里，学生要定期发表对课业的感想；记下所阅读的书籍、访谈的目标和预备工作；以及他们对实际访谈状况的观察。是否有预想不到的事和资料出现？访谈是否和原先预期的不同？对自己身为访谈者的评价？是否觉得自己在逐渐进步之中？在学期末时，学生可以用这些工作日志来争取加分。

无论口述历史或田野调查是在哪个学系开设，都应向学生介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不同领域所使用的口述技术。他们应该了解，在不同的领域里，有着不同的访谈标准和目标。也可考虑安排其他学科的人到班上来，讨论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研究里使用访谈。同样的，口述历史课程上也经常研究一般形式的访谈——也就是学生在电视看到、报章杂志读到的那种访谈——而要求学生监听和批评媒体访问者的

访谈风格。

可以做做这个领域内的书评——尤其是讨论访谈伦理责任的。让学生熟悉设备，并自行设计课堂实习访谈的时段。如果学生计划围绕着一一般性的主题做访谈，就要他们讨论所有能向受访者提出的问题，以便把个人故事的精细复杂与一般笼统的历史经验作一对照比较。每个访谈的经验都相去甚远，因此，学生的访谈对象应当不止一个人。（有一位指导者发现学生缩短访谈，以减轻制作访谈抄本的工作负担，于是设定访谈最低时限为 3 小时。）⁵²

学生完成访谈后，就应当撰写有关该访谈的简单报告，讨论涉及的主题，以及受访者在该地方、区域和全国性事件的地位。学生也必须至少制作部分自己访谈的抄本。对于访谈本身，学生一定会有兴趣的，但是却未必有耐心去学习访谈技术和后续处理。千万记得要强调，执行不良的访谈将会逐渐破坏到最后的成果——也就是访谈所搜集到的、学生希望自己能运用、而后要交付档案馆珍藏的那些资料。⁵³

最后，应当鼓励学生去分析和批判口述历史所产生的资料类型；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比对口述与文书资料的可信度。学生也应该考虑以各种方式将口述历史整合到该主题较大的史学研究里去，以及口述历史在研究、出版与公共展览上的根本运用。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课程还包括录影访谈的讨论。

除了方法论课程之外，口述历史还能与哪些课程配合？

在北卡罗莱纳大学茶柏山分校，杰奎琳·霍尔（**Jacqueline Dowd Hall**）在她的妇女史研究课程中，指导学生在他们的家庭中对三代妇女进行口述历史访谈。这些个人看法丰富了、“有时反驳”了流行的历史观点，帮助学生们把自己的生活放入了大的历史脉络中。在肯特州立大学，雷纳塔·普雷斯科特（**Renata Prescott**）利用口述历史访谈来检测越战对学生们家庭的影响。除了作为教育工具之外，口述历史访谈的内容也有重要的课业用途。以历史课程为例，如今运用口述历史的焦点不再完全放在公共领域（**public arena**）上，而是用来检视家庭和社群在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的活动。⁵⁴

妇女研究计划很早就已经在课程里采用口述历史，以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学为例，妇女研究计划要学生访谈校外人士，讨论性别角色的固定形式、妇女在工作场所的角色、家庭关系以及妇女运动组织等，然后以访谈的摘要作为课堂讨论的基础。许多学生对于其母亲辈的生活知道得出奇的少，于是开始再次检视和理解其他“不会受到注意，也没有得到回馈的家庭妇女成员”的力量。波士顿大学和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的妇女史计划还提供了有用的世代研究（**generational studies**）。要求学生去访谈同一家庭里两位以上的妇女，例如母亲和女儿，或者姑（姨）妈和侄（甥）女。这些访谈显示文化变迁与时俱进，尤其在移民家庭最为显著。有一位学生很惊讶地发现，她那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祖母竟然曾经振臂高呼，死命支持节育推行家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译注：天主教教会认为孩子是天主的恩宠赐福，坚决禁止教友采用人工节育。因此学生才会很“惊讶”；而下面也才会有“完全听上帝的”的说法出现。）在另外一组访谈里，有一位父亲声称在生小孩这件事上，自己和太太“完全听上帝的，它给多少就生多少”，做母亲的却承认使用避孕工具。女学生报告说，在访谈家庭里的成员时，她看到自己许多观念和信仰的源头。⁵⁵

学院里的口述历史课程，多以自己社区正在发展的事件作为学生计划的主题。当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郊区开始有学校整合问题时，附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便推动了一项口述历史计划。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搜集、编纂有关此事的资料剪报，准备让学生访谈学校职员、家长和教师。随着事件的后续发展，这项计划揭开了一则远比新闻报导更复杂的故事。例如学生发现整合计划的原始提议来自牧师，而不是学校当局；他们的访谈还透露，尽管参与其事的各类组织里，男人占据大多数正式的领导位置；然而妇女却是“草根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她们“登门按铃、打电话、分发组织的小册子、推展自己崇高的理想”。这些访谈的抄本全都存放在大学图书馆里，成为政治学和教育课程的教学资料。⁵⁶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在行使了 40 多年的研究机构职责后，开始将它的工作更多地整合到学校教学任务

上。它的新主任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坚持联合任命——作为口述历史计划的主任和历史教授。在他的领导下，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倡导高年级的口述历史机构为教职工、博士后、研究生和独立学者做访谈。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还提出，大学课程应关注口述历史，比如“美国人的生活：口述历史与理解社会变迁”，学生们可以开展自己的访谈计划，也可以参加正在进行的该研究室的计划。

大学本身是否也是口述历史的适当对象？

学生、教师们及校友们共同参与撰修校史，通常都和学校的周年庆典有些关联，以肯塔基大学口述历史计划而言，学生就曾访谈历任和现任的校长、行政人员、教师们以及毕业生；从布林莫尔（**Bryn Mawr**）来到斯坦福大学就读的学生们以校园生活和历史为主题，进行访谈，经过编纂后，不但成为档案馆的收藏品，书和录影带还销售给校友，大获利市。⁵⁷

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20周年校庆时，五位隶属学院系统的历史学者，访谈了该社区学院系统的创始人、营建者、授课老师和曾经上过第一堂课的学生。他们出版了27个“主要推动者”和先驱的访谈。“在我们担任口述史家的工作即将结束之际，尽管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是第一次使用这种附属学科（**subdiscipline**）的方法工作，但仍然为自己有幸编纂学院的历史、重建学院的光荣而感到无比骄傲。”结语时，他们说道：“我们时常感觉，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混合体已在我们身上呈现，这完全是由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们，将自己的特长专才拓印在我们的学院所形成的特色。”这一批录音带和抄本全部被存放在学院所属的各个图书馆里，作为“学校创始”研究收藏的核心，一些访谈也已经在学院网站上网。⁵⁸

伊斯坦布尔博加齐齐（**Boğazici**）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863年的罗伯特学院。它是在美国之外建立的第一所美国学院，1971年，作为一所州立大学转让给土耳其政府，此后它的历史系进行了大的改组。30年后，历史系开始了一项口述历史计划——收集健在的“创建者”和以后的二三代教工的资料。这些访谈不仅证明了最初的和引申出的宗旨决定

了该系的发展，而且还记录了土耳其的重大历史事件怎样影响了学术生活。尽管计划原本是为周年庆典设计的，但口述历史意想不到地提供了一次有益的自我分析。历史系已经将访谈用于评估课程、教学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标准，并用来勾画该系未来的发展蓝图。⁵⁹

为自己的学院或大学制作口述历史也并不全然都是为了庆典。1968年5月，学生示威者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时，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便雇用三名新闻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访谈学生、教师们、行政人员和调停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搜集到1500多页的证言。当密西西比州警方杀害两名杰克逊州立大学（**Jackson State University**）学生的意外事件发生后不久，康奈尔大学的访谈者也开始进行相关的口述历史制作。1968年发生戏剧性的校园示威运动时，康奈尔大学也在自己校园内进行了访谈。⁶⁰

大学生选修口述历史课程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大学生选修口述历史课程的理由很多，通常是因为听来十分简单有趣。一旦选定后，他们才发现，这一科目比想像中的要复杂许多。口述历史会向他们先前的想法挑战，让他们重新思考如何来研究和分析。

有一名选修口述历史课的法律系预科生，他选择以“法官对法律的影响”作为题目，认为“这是得高分的最简单方法”。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接受他访谈的律师都很忙碌，不停地接电话，中途打断回答，让他费力建立的融洽关系岌岌难保。有些人则回答得既精且短，专在字眼上要花样，逃避他的问题。有一位巡回法官还坚持要他那三个可厌的书记加入访谈。虽然障碍重重，这位学生还是搜集到颇有价值的观点。最令他感到讶异的是，受访者们的回答和他在书面研究中所看到的往往背道而驰。这位学生由访谈所得到的结论是：“执业律师看待这套法律大全的方式，与学者研究法律的方式可说大不相同。”他怀疑在其他领域中也找得出同样的事例。⁶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区域口述历史室主任威拉·鲍姆（**Willa Baum**）观察到，就算是在研究所，口述历史也能让学生学习“走上前去，向人要资料。”她指出，研究生虽然擅长在图书馆做研究和

克利的口述访谈抄本，“但是，一旦我们建议他们走出去，向人索取一些录音带或抄本所没有的资料时，他们就会胆战心惊，不知所措。”⁶²

课堂上的口述历史和研习营的有什么不同呢？

“时间”是主要的不同。课堂上的口述历史可以延续 14 周（一学期）之久；而研习营可能一天就结束了。许多州和区域性的口述历史组织每半年或一年都会举办研习营，为新手作简介，也为在职者复习课程；口述历史计划开始时，往往也会找到一位经验老到的口述史家来主持研习营，训练志愿访谈者和后续处理人员，以确保计划成果能够前后一贯。

在终身学习教育计划中，口述历史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成人教育计划和暑期进修班常常开设口述历史课程。人们选修这类终身教育课程，为的是帮助自己转业、复习已有的知识、进行自由访谈，或是访谈家庭成员、社区老居民。口述历史协会及其州属地方分会，都会在其通讯上通告各式各样的这类课程。有些极为活跃的口述史家是在生涯的“第二春”——通常是在家中子女已成年或是自己提早退休时才加入这个领域的；有时候却只是想找个有趣的事做做而已。

有些人则在学完访谈技术后，再回到本行去进行口述历史。其他也有从本行转来的，如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者接受训练，以便开始或继续其机构内的口述历史收藏。如果你想做口述历史，接受一些正式训练，永远不会嫌迟哟！

机构审查委员会

什么是机构审查委员会，为什么他们要审查口述史计划？

尽管大多数的口述史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接触到机构审查委员会或人文学科审查委员会，但早在 1980 年代，它就已经出现在大学校园中。这种审查委员会源于亚拉巴马州 **Tuskegee** 的一项梅毒试验所引起的

长达 40 年的公众骚乱，在亚拉巴马州，研究者为了研究，竟然对可治愈的疾病不采取治疗。1979 年，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中保护被研究者的全国委员会公布了《贝尔蒙报告》（**The Belmont Report**），该报告建议政府基于三个原则建立制度，管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涉及人的研究项目：尊重人们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仁慈，或者说是最小化研究项目的损害，而最大化其收益；公正，作为被研究者的平等选择。政府要求接受联邦资助的各学院和大学建立机构审查委员会来审查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草案，并保证他们遵守联邦规定。这些原则开始仅仅应用于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健康协会等联邦机构所资助的医疗和行为科学研究，那些国家捐赠的人文学科则不受此原则的约束。⁶³

考虑到对研究对象身心健康的严重伤害，机构审查委员会最初是赋权给警察的，所以，它们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就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访谈好像对访谈对象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但是 1991 年联邦规则做了修订，将涉及人的研究的定义扩大到“与活人进行的一切接触”。如此规定的理由是，由于计划来源基金的相同，研究标准应该没有什么不同。政府官员鼓励各大学管制所有的研究，而不论这项研究是否接受了联邦的资助，并且警告他们，如果任何一个涉及到和人接触的研究没有通过审查，整个大学将会失去联邦的所有资助。各个大学想保护那些被研究者，但也想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依照联邦政府的规定加强了他们的警惕性。他们首先转向了社会科学，因为这些学科的定量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非常相似。由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的小组将他们的审查草案提交给学院机构审查委员会，而此时历史学家没有受到审查，继续着他们的访谈，他们甚至没意识到审查委员会的存在。⁶⁴

1995 年，这一切发生了巨大变化，特拉华大学声称拒绝接受一个在历史系已经获得认可的博士论文，直到那位研究生收到机构审查委员会对她的访谈追加的豁免权为止。历史系其他使用过口述历史的研究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历史系也从未注意过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相关要求与规定。现在这所大学宣布了一项强制性的审查，那就是不管研究资金从哪

儿来，所有与人的参与有关的研究都要经过审查。经过了一段焦躁不安的时日后，那位研究生得到了豁免，也得到了她的学位。一般来说，研究生在审查中最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他们的论文将会在毕业生的水平上被评断，而机构审查委员会也定位于此，在通过审定之前他们还不能拿到自己的学位。⁶⁶

因为机构审查委员会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生物医学上，所以，很自然，他们的大部分成员也都是从这一领域招募的。有几个大学建立了单独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来管理其他类型的研究，这个独立的委员会任命的成员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学，但是大部分学校只有一个机构审查委员会（有些大学甚至一个也没有）。受过自然科学方法论训练的委员会成员经常假定每个人都会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例如，使用定量分析的标准匿名问卷，而不是口述历史所倡导的定性、自由随意和开放式的访谈。

机构审查委员会退回了大约 **85%** 的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在得到委员会的认可前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委员会要求口述史家提供打算提问的问题，并剔除那种可能使受访者处于尴尬的灯光下的提问。委员会建议，甚至是强调，受访者应该是匿名的。一些委员会还要求在项目结束时洗掉录音。委员会还警告访谈者不能提出任何关于违法活动的问题（即使有些访谈者，比如公民权利活动家们，往往还以由自己的民事违法行为导致的被捕为自豪）。有几个机构审查委员会甚至要求研究者获得访谈中提及的第三方的许可。委员会还要求指导利用口述历史写作论文的导师对涉及人的研究中的道德问题进行一次标准测试，而不论是药理学研究还是医疗史的研究。

我们相信人们有权利认同自己的故事，研究者也有权利证实它们的来源，口述史家反对机构审查委员会制定的一些不合理的相关要求。一旦委员会更好地理解了计划的目标并通报了受访者的情况，口述史家们就能够赢得他们的认可，或者在如此多的严格的规定中做一些修改就可以通过了。审查的过程耽误了学术计划、论文和教学工作，这可能对研究敏感科目的研究者非常不利。⁶⁶

口述历史计划怎么才能达到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要求？

能够赢得机构审查委员会赞赏的关键在于建立“知情同意”。即受访者了解计划的目的和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他们填写了表明自愿接受访谈的同意表。受访者有权利拒绝回答问题或随其意愿终止访谈，并且可以提前得到一份访谈修订稿的复印本。知情同意除了匿名性，还为受访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标准的口述历史协议草案的目的，是避免当实地工作者掩饰他们的目标时受访者不理解。一个社会学家为写作论文访问了切萨皮克湾的渔民，虽然她为保护渔民们的身份而为每个家庭编了假名，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她为研究而秘密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她认为这种欺骗是正当的，目的是为了 avoid 别人怀疑她，但是实际上伤害了渔民们对她的信任。为了回应来自被侵犯社群的抱怨，美国社会学家协会采用了新的方针来指导田野工作。用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的话来说，他们认为就是“我们中某些行为鬼祟的人损害了我们其他所有人的名声。”⁶⁷

联邦法规专门处理人们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伤害，并且确保研究不会“将研究对象置于犯罪或背离公民责任的风险之中”，或者不应该对他们的“财政地位、就业或声誉”造成伤害。一些审查委员会成员曾经试图劝阻研究人员不要问一些可能引起人们伤心的记忆或伤害过他们的事。然而口述历史频繁的触及人们伤心的回忆，如大屠杀、战争经历、洪水以及自然灾害等，这之中受访者曾经饱受痛苦。当然，直面那些在心底压抑了很久的记忆，也可以达到发泄和放松的效果。口述历史访谈者以具有同情心的听众出现，因而受访者即便是在情绪失控过后，常常会感谢给他机会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尽管口述历史不是以一种对立的形式访谈，但也需要问一些比较尖锐或者尴尬的问题，这是严肃的学术调查的一部分。受访者的反应可以排列为直接回答到推托和拒绝，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领域。而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访谈者要把握自由地去跟踪受访者愿意讨论的每一条线索。

在得到国家生物伦理学咨询委员会的证实以前，口述史家琳达·肖普斯指出，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探讨过管理涉及人的研究的高度道德标

准的重要性，也没有讨论过对这些研究草案的审查和‘知情同意’的原则。”他们所反对的是用“不适合史学研究的标准或草案”对他们的计划进行评估。肖普斯指出，机构审查委员会要询问研究如何选择讲述者、以什么方式补充新的讲述者，这在口述历史研究中都不是问题。口述史家通常选择那些能够对他们的计划做出独特贡献的受访者。审查委员会还问到如果受访者拒绝接受访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她解释说，“同样，这在口述历史研究中简直就不是问题，除非，有人认为结果是在记录中缺少了某个特定的人对事件的看法，然而，很明显那并不是法规所提及的后果。”⁶⁸

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目的不是阻止研究，而是确保那些涉及人的研究不会对研究对象造成身体的和精神上的伤害。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机构审查委员会必须对他们所规范的学术原则有充分的理解。很多机构审查委员会人员已经证明，以最小的延迟或尽量少受官僚主义影响推动口述历史访谈，是对史学研究充分的赏识。但是机构审查委员会成员经常忽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⁶⁹

能从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检查中得到豁免吗？

联邦法规免除了对一些特定类型研究的检查。比如新闻报纸文章和政府文件，这些公开出版物中的资料，就不需要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检查。对政治候选人、已经被选举的或者即将担任公共官员的人员的访谈也在特殊免检范围之内。对于那些没有将访谈对象“置于犯罪或背离公民责任的风险之中”，也不会危害到他们的“财产、就业或者声誉”的访谈也在免检范围。虽然这些免检的研究类型已经涵盖了口述历史研究的大部分内容，然而很多机构审查委员会成员仍然要求对计划文档进行任一形式的检查，他们的理由是应该由委员会而不是研究者来决定该项目是否可以免检。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一般会提供免检证明，使得计划尽可能不被拖延或者不需要每年都接受审查。遵守口述历史协会评估指导意见的口述史家们应该可以免除检查，除非联邦机构审查委员会成员发现他们的指导原则超过了联邦法规。⁷⁰

口述历史也具备免检的资格，因为口述历史研究通常和政府定义的

“研究”不一样，政府定义的研究一般“是一个系统性的调查，包括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开发计划或对可推广知识的贡献”。对一个团体的匿名式的问卷访谈资料适合于政府对研究的定义，而开放式的、个别的访谈则不符合该定义。不能把口述历史研究看成一种较为松散的研究形式，与联邦法规定义的研究比较，口述历史研究是一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口述历史访谈通常寻找获得一种独特的视角而不是发展一种常规的应用性理论。”

老师通常可以被免除审查，理由是将访谈作为教学之用，而不是用于研究。有些老师甚至通过展示课堂访谈审查过程以及运用知情同意表格，来获得学生家庭作业的免审。然而，如果学生们以后把访谈用在课程论文或学位论文上，它们可能就需要被审查了。大学里的口述历史档案馆还为访谈建立了审查委员会支持的标准协议，这些协议在访谈中要求把个别访谈分离出来。

可以上诉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裁定吗？

虽然没有正式的上诉渠道，但是学生们和那些反对无理规则的人们已经成功地改变了那些毫无道理的规则。有些人认为机构审查委员会对他们的工作限制过多或实施了一些不恰当标准，他们应该向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支持审查委员会成员的官员们解释口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安全措施，从而为那些支持毕业的顾问或者部门负责人提供帮助。然而，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理性讨论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委员会的政策仍然限制自由提问，申诉将会递交到专门负责在校园强制执行联邦法规的大学官员（通常是校长或者教务长）那里。如果所有其他措施都失败了，可以向美国保健和人类服务部下属的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报告相关问题。

无论是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机构审查委员会都会面临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早就提到的、并且变得越来越现代的观点的危机。这位一百多年前的热心的邮政巡查员，曾强烈反对色情文学、妓女、赌博，以及其他一切“针对青少年的陷阱”。虽然保护家庭和为反抗侵蚀是一项光荣而高贵的任务，但是由于康斯托克不能辨别色情文

学与艺术，区分淫秽与科学，这导致他禁止关于人体解剖学和对新婚夫妇性教育入门的书籍，并且试图阻止艺术学生联盟展览裸体画，以及谴责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演出的戏剧《沃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太过堕落。萧伯纳则把美国审查机构的审查人员称之为“康斯托克主义”，以此作为回敬。⁷²

康斯托克吓坏了大学管理者。1888年，当康斯托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时候，学校为了避免冒犯他，专门用一个红色天鹅绒的织物把裸体的角斗士雕像盖住，并且不得不聘请当地消防部门事后为雕像揭去围幕。康斯托克的传记作者安娜·贝茨（Anna Bates）是一个女权主义史学家，认为色情书刊贬低了所有妇女的社会地位，是非法的。然而在谈到康斯托克的动机时，她却改变了她的观点，“现在，我认为尽管淫秽侮辱了妇女，但是法律是根据她们的生理学特点定义妇女和她们的社会角色的，这一沿袭历史的作法对妇女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淫秽图片”，她写道，“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一直为这个计划工作，我逐渐地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价值，我认为言论自由是一种不可估价的自由。”⁷³

为了言论自由和批判地调查，口述史家站在了被审判的位置上。然而，只有良好的目的对于有效的管理是不够的。与没有强加的审查相比较而言，洞察力和常识对于保护研究对象是同等重要的。机构审查委员会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这说明联邦法规制定者们没有充分地定义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明确他们要审查的研究类型。通过将问题集中在保护研究对象免于遭受身心伤害，而不是限定在访谈中建立有善互动，联邦法律法规制定者和机构审查委员会成员就能更好地控制和看清“康斯托克主义”。

8

第八章 展现口述历史

就某种意义而言，口述历史把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

“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如今正好反过来：

口述史家所要做的是

确保那些记得过去的人，一定得重蹈覆辙

——在录音带上录个音吧！

访谈完成后，口述历史应如何做最佳运用？

早年口述历史实践者创立档案馆的基本设想是，作家们将利用访谈资料来写作书籍和文章。先驱们很少有人理解有声记录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丰富的创造力繁荣了口述历史，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对口述历史、录音、录影和抄本的新利用。在第一个口述历史档案馆建立的半个世纪后，口述史家审视着那些源自他们工作的“产品”类型，寻找着传统和创新的历史与诠释成果的广泛形式。以下列举的正是对口述史家收集的回应：

1. 书籍（历史、传记、诗歌和出版的抄本）
2. 故事讲述卡带、口述历史录音带、有声图书和光碟
3. 各式各样的电影
4. 有关培训的录影和书籍
5. 博物馆和多媒体展览、艺术设施
6. 文化保护和遗产规划
7. 有声巡展
8. 广播节目
9. 为孩子和老师提供的教育资料
10. 舞台作品（表演、歌剧、戏剧、喜剧）
11. 舞蹈设计
12. 网站
13. 法律辩护状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正如这个单子所显示的，口述历史访谈在应用上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除了想像力和经费以外，没有任何限制。前面几章所讨论的主题是设立口述历史档案馆、在学术研究上运用口述历史，以及制作录影纪录片。接下来这一章谈的是口述历史另外一些运用的范例。据说，这些附带的运用体现了口述历史平易近人的特点。口述历史顺理成章地被运用在许多大众场合里：公共展示、社区与家庭的历史计划、展览会、广播电台、舞台制作、网络，甚至疾病医疗。从社区取得其访谈资料后，口述史家有义务以所搜集到的资料回馈给社区，与他们共享自己的发现。²

社群历史

“社群历史”到底是什么？口述历史如何派得上用场？

所谓的社群，大致可界定为彼此认同、具有共识的任何一群人，不论这种认同感是基于居住地、种族或族群、宗教、组织结盟，或是职业所形成的。社群之间显然相当不同。某一群人可能很强烈地以其集体认同为荣，另一群人却可能需要经过说服，才会觉得自己拥有值得保存的传统，可以构成一个社群。经由口述史家的协助，对于组成社群历史的传统看法已经扩充了许多，如今不单只由政治和制度上的结构来看，同时也兼探讨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的族群和职业组合。有些口述历史计划试图维护消逝的社区，为倾圮荒废的建筑物或是对早已消失、仅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制度和习惯进行访谈。³

弗吉尼亚的艾文霍（Ivanhoe）山区和郊区居民，启动了一项口述历史计划，用以保护他们即将迅速消逝的历史，从而使社区获得新生。他们的“参与研究”计划结合了外面的研究者、教育人员、社群中的基层群众和社区成员，集体规划设计、分析结果。他们“历史团体”的自愿者到邮局、公民法庭、街道和商店访谈，收集、制作抄本，并编辑了53次访谈，收集了800多幅照片。计划的负责人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指出，通过收集历史这一过程“艾文霍已经看到了它的过去，

仔细记录下了往昔的时光，从传统中寻找经验教训，可以被创造性地应用于当前的实际。”⁴

费城的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展开“发现社群历史计划”（**Discovering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鼓励各个街坊邻里通过口述历史、手稿和照片来记录自己的过去。这个计划鼓励街坊邻里自己动手来做，工作人员仅从旁协助、加油打气，而不亲自执行。开始时，他们举行幻灯片展示会，向社群介绍这个计划，却发现仅仅说出社群传统的重要性并不具有说服力。邻里居民们起初对于与人分享回忆和照片显得迟疑不决，他们总觉得这些东西太普通，实在不足为外人道。慢慢地，经过工作人员一再登门拜访后，居民们终于认识到外人是怎样看待他们的社群？以及他们可以为记录社群的历史做出何种贡献？

坦普尔大学的经验显示，我们无法预期每个社群对于这类计划都有着相同的反应，街坊邻里反应的差异，无关乎种族或阶级，关键在于社区近期的历史发展和人口统计。也就是说，该社区是稳定还是没落？是否在改建翻新？计划获得丰硕成果的社群都是些有着强大社区组织的街坊邻里——有公民结社、俱乐部、教堂和犹太教堂，特别是负责老人安养的组织。这些组织乐于负责联络那些可能的访谈者和受访者；愿意分担工作；又肯负责监督和后续追踪。社区如果没有类似性质的组织，或是有组织，但其关怀焦点却不在此，那就很难体验到口述历史的魅力了。⁵

华盛顿特区社区人文评议会（**D. C. Community Humanities Council**）注意到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彼此之间却颇为疏远的情况。于是便赞助一项“街灯计划”（**City Light Program**），邀请学者、说书人和其他表演业者，到公共住宅与年长公民们谈论他们的共同文化和历史。在非洲裔美国人占多数的波托马克花园（**Potomac Gardens**）社区里，这项讨论的重点有：宗教传统、由南方往城市的迁徙过程、家仆生涯、“大萧条”时期的岁月，以及1968年华盛顿暴动。波托马克花园的年长居民们当年在学校所读的历史教科书里，除了作为奴隶制度的附注参考之外，黑人是并不存在的。这使得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对社会有何贡献。“街灯计划”强调他们的经历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彼此间有多少的共通

性。社群成员塞尔马·罗素（**Thelma Russell**）说：“以前我们是陌生人，现在我们了解了，我们所共同拥有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正是我们的共通性所在。”

波托马克花园的年长公民把有关自己奋斗和成就的故事都搜集起来，做成记录留给他们的儿孙。在人文评议会的辅助支持下，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挨家挨户地搜集居民的相关资料，并且每周定期聚会讨论这些资料。每次讨论的焦点锁定在不同的出生地，鼓励居民们分享彼此关于迁徙和家居的回忆。通过地方历史社团的协助，这些年长者学会了如何彼此互相访谈。再由地方上的一个录影带制作公司录制这些访谈，制作出录影纪录片《追寻共同点》（*In Search of Common Ground*, 1993）。还有来自阿那科斯蒂亚街坊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的馆长，协助居民将他们的计划发展成一项展览。这项展览和录影带在学校、公共住宅以及全城的其他邻里组织中展示，并将保留给下一代作为文化遗产。塞尔马·罗素做结语说：“我们也许不怎么有钱，但是我们在历史上却是很富有的。”⁶

口述历史能否用来协助史迹保存？

史迹保存人员曾将仍存活在人们记忆中的资料录下音来，据以重建昔日的物质文化——家具、工具、建筑、车辆，以及其他具体的物品等——判断这些物件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适用于更广泛的社区社会、经济模式。口述历史曾经通过访谈，协助搜集历史建筑物里的日常生活细节，例如重建当时的家具和装饰。这类建筑物如果是与某特定家族或名人有关联时，访谈的对象往往包括那段时间曾经造访该建筑的访客们。凭着他们的记忆，可使黑白的老照片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也能填补不完整的文书史料的空隙。

圣迭戈市在大举发展时，曾全力保留该市的老建筑，却苦于官方资料的不全，只得以口述历史来填缺补隙。“圣迭戈城区计划”（**The Downtown San Diego Project**）的成员访谈建筑工人和拆迁公司的员工，以便判断曾惨遭挖土机和推土机蹂躏的确切范围。加州史迹维护处（**The California Office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则宣布将访谈该州的建

筑师和工程师。更主张将开发商、水电交通等公共设施线路营造商、交通运输企划人员、造桥专家和地方政府开发部门的官员等，都列为访谈的对象。⁷

在全国性的层次上，1966年通过的“国家史迹维护法案”（**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要求联邦部门考量那些由联邦资助的计划（如营建高速公路、水坝、贮水池、航空站和公园等），对于地方文化资源有何影响。为执行这项命令，“文化资源管理小组”（**Culture Resource Management, CRM**）将考古学、建筑史、民俗学和口述历史的观点应用在都市计划、资源保存、公共工程计划和商业发展上。为“文化资源管理小组”工作的考古学者，在得克萨斯州艾瑞隆郡（**Irion County**）一处裸露的石灰岩上发掘出数百个疑似初次出土的史前岩石雕刻。不过却也发现上头都刻有“伯特·斯莫利”（**Burt Smalley**）的名字，而且注明时间为1921年。此时，斯莫利已经过世。这个神秘的谜题，最后还是借由口述历史，访谈斯莫利家中仍然在世的成员以及社区里的老辈，才得以迎刃而解。这些访谈为我们描绘出一位逝者的画像——他把自己的时光都花在了雕刻牧场附近的岩石上。

口述历史访谈曾经协助“文化资源管理小组”的计划，辨识无名坟墓和废弃农庄，也找到一些未经登录的佃农姓名。此外，还帮助重新建构农民的生活方式，包括家屋、庭园、田地、水井、谷仓和户外茅坑等设施。“口述历史能使草原上的一处台基变成汉斯福德郡（**Hansford County**）中那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帕洛·杜罗乡村小学（**Palo Duro Schoolhouse**）”，为“文化资源管理小组”工作的口述家丹·厄特利（**Dan Utley**）指出：“口述历史也能将一堆看来无甚关联的物品——一个T型动力传送机、一堆散落的砖块、几个焊接的金属筒等——转变成1950年代在刚口河（**Concho River**）的汲水灌溉系统，它能把水汲到陡峭的河岸上，再跨过峡谷，送到干旱的棉花田。”⁸

如果社群计划的访谈者是“外来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访谈者和受访者的种族和性别会影响到访谈，同样的道理，访谈者是否来自受访的社群也会影响到所谈及的内容。“坦普尔大学发现社群

历史计划”认为，最好的访谈都是出自社群内的热诚业余人士。因为圈内人比较容易建立友善的关系，“朋友、邻居和背景相同的人，彼此之间自然而然就能建立起自发而坦诚的关系”。外来的访谈者如果个性适宜，事先又做过完整的研究，再加上努力不懈，也可以建立有利于访谈的亲睦关系。事实上，所有的口述史家都会发现自己的身份经常在“圈内人 / 圈外人、历史学家 / 听众、参与者 / 观察者、少数人 / 多数人、学生 / 教师、学徒 / 师父”这些角色之间不断地变换着。重要的是，访谈者必须清楚变化多端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影响到自己的访谈。那些经常以“外来客”身份做广泛的田野调查访谈的人，热心地劝告访谈者要有一本日记，用来记录自己对该社群的印象，以及自己在社群内的关系变化。⁹

社群会不会只肯提供有利于其正面形象的讯息呢？

社群自然会想要维护和展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访谈者经常会发现，自己总是朝着那些传说“成功”故事的人走；他们应当试着去为那些失意者录音。访谈者也必须避免以民主方式处理口述历史的行动，以免“放任人们自说自话”——未经质疑和挑战的回忆，话锋一转很快就成了怀旧的追思。口述史家的工作并不在于礼赞过去，而是要探索和记载过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¹⁰

在录制社群口述历史的同时，人们的隐私也会变成话题。访谈者必须考虑，自己凭什么挑起令该社群难堪的问题，尤其是身为外来客而无须留下来面对那些后果时。处理社群内否认、规避的难题或困扰事件时，访谈者应该提出富于挑战性的问题，然后让人们有机会加以回应，不过还是得尊重受访者拒谈某些事情的选择。毋庸置疑，访谈的本质就是内容要尽量地宽广。有些人不能或不愿回想伤心的往事，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有强烈的行动，想要把同一件事公开。

社群内部的故事和意见变化很大，口述史家在判断哪一类说法比较可靠时，往往是靠分辨类型来理出头绪的——这也是“应该访谈社群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另一个理由。口述史家搜集反证、质疑简单的答案，与其说他们在简化过去，不如说他们将历史复杂化了。因此访谈里所呈现的社群形象恐怕不会是“全好”或是“全坏”的。

如果社群完全不合作该怎么办？

访谈者通常以为接受访谈的社群有幸成为口述历史计划的焦点，必然是受宠若惊，欣喜欲狂。但是有些社群却未必喜欢惹人注目，他们认为所有的计划都是动机可疑，来找麻烦的。

在纽约，公众历史学者乔·多伊尔（**Joe Doyle**）曾经研究曼哈顿西区的桥西社区（**Chelsea**）。桥西位于哈得逊河旁的码头，向来是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的社区，1940年代，码头装卸工会（**Longshoremen's Union**）开除会内的共产党成员，造成社区的严重分裂。然后是1950年代报纸揭发岸区组织犯罪的可怕报导，导致社区出现不与警察或外人谈话的“禁语法规”（**code of silence**）。多年来，居民们早已不想重提那些麻烦的岁月了。多伊尔总结说：“就算在今天，坐下来和热心口述历史的青年历史学者谈话，仍然会令这儿的老一辈们觉得坐立难安。”由于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全国海事工会（**National Maritime Union**）毁去了所有与眼前活动无关的记录，成员也无意以口述见证重建那些记录。比较有意愿的是海员历史协会（**Marine Workers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成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赶出工会、身经百战的“红帮分子”（**The Reds**）于是，多伊尔很实际地将自己的计划重点转移到那些愿意合作的社群成员，访谈岸区的“共产党”。不过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觉得他的主题太过敏感，对于谈话时所做的记录心存疑虑。当多伊尔为居民举办“口述历史日”时，受邀说话的人竟然连一个也没出现。多伊尔只好给这项口述历史两年的“喘息、时间”，然后再做第二次的公开集会。到那时，某些紧张气氛和反对研究岸区历史的声浪已渐趋缓和。他的坚持甚至鼓舞了当地码头装卸工会职员愿意站出来说话。多伊尔的经验告诉我们，当访谈者面对不肯合作的社群时，“假以时日，俟机而作”远比“俯首认输，放弃计划”要好上许多。”

你如何将社群的口述历史回馈给该社区？

一个计划的眼前目标可能只是记录社群关键成员的回忆，不过对于长期目标也要有所考量。而其最终目标则可能是一本书、一出戏、一次

展览、一盘录影带，或是其他公众展示等，以便向大众描述该社区的重要生活模式和主题。

口述历史的摘录可以刊登在本地报纸或经由社区电台和电视频道向大众传播。口述史家查尔斯·哈迪 (Charles Hardy) 制作过自成系列的广播节目，《往北走：大迁徙的故事》 (*Going North: Tales of the Great Migration*) 是根据访谈一群离开南方家园，往“存有手足之爱的城市”迁徙定居的非洲裔美国人而制作的。《费城咨询报》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则提供一种教育辅助特刊，借以呼应该系列节目，并鼓励听众——尤其是学生，在自己家族里搜集类似的资讯。得克萨斯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创办了“美国的拉丁美洲人和拉丁语 WWII 口述历史计划”，他们与《圣安东尼奥新闻快递》 (*San Antonio Express-News*) 合作，已经出版了小报《讲述》 (*Narratives*)，其中包括学生们的文章和该计划的访谈摘录，可以通过报纸和网络两种形式阅读。《讲述》为它的访谈者提供了“一条与广大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的佳径”。¹²

社群口述史家也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找到一些出路，像是地方商会为促进地方繁荣所编制的小册子，或是作为中学社会课程中地方史研究的史料一样口述历史曾经被编入展览、巡回展和戏剧制作之中。社区主办的大众口述历史展览吸引了很多人到博物馆参观，而此前，尽管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区却从未进去过。将社区历史公开展示的关键在于资料必须展现在人们真正看得到的地方。地方历史社团或博物馆可能会热心地想参与其事，但是却不一定能吸引多少观众。最好还是考虑在购物中心、老人活动中心、公共图书馆、学校、会馆大厅、教堂或是市政机构等地展览，以便跟整个社区做更广泛、全面的交流——找出社区成员集结，然后就在该地办展览，把受访者一一请来，办一个茶会，正式介绍他们的访谈，让社区的其他成员也都能看到这项成果。¹³

在爱达荷州，有个郡立博物馆的馆长运用口述历史资料引起各地学童的注意，并吸引他们到博物馆来参观。她制作了有关 20 世纪初叶，该地妇女的农村生活和所扮演的角色的访谈，再把访谈转变成 45 分钟的内容呈现，其中结合了幻灯片展示、当时的音乐、博物馆的道具，并由一位身着当时服装的人担任旁白。这项成果在全郡的各个学校以及老

人机构巡回展出。¹⁴

蒙大拿州历史学会为了鼓励搜集该州众多妇女俱乐部的资料，制作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铸造者与塑形者：营造社区的蒙大拿妇女——口述历史的样本和指南》（*Molders and Shakers: Montana Women as Community Builders: An Oral History Sampler and Guide, 1987*），书中仔细交代了俱乐部如何把俱乐部记录、会议记录、财务报表、年鉴、餐厅节目单、剪报和手工艺品等搜集到本社区的历史中来。借由这些档案，俱乐部的访谈者可以理出一些头绪，知道俱乐部的口述历史该包含哪些主题？访谈又该提出哪些问题？《铸造者与塑形者》一书敦促俱乐部的成员们在将访谈所得的故事回馈社区时，要多加一些想像力。他们的建议是：从访谈中整理出文章刊登在报纸上；从口述历史中摘录出俱乐部的历史特写配合照片制成小册子；制作以访谈摘要为旁白的幻灯片展示。这份口述历史也可编入地方史课程中有关妇女经验的教学计划里。其抄本则可提供作为“读者剧场”的剧本——即俱乐部成员在剧场将访谈内容戏剧化地朗读一番。此书也提醒妇女俱乐部的成员们，口述历史的成果除了由会员们分享之外，也可以将之推广，提供给地方图书馆或社区活动中心当做公共节目使用。¹⁵

在巴尔的摩和马里兰附近，“**Friends of Patapsco Valley and Heritage Greenway**”口述历史计划组织了巡回展览，在地方美术馆和图书馆展出。该计划在山谷的4个小镇上进行了56次口述历史访谈，同时从博物馆的相框里翻拍了优质印刷品制作照片。展览在各地的美术馆和图书馆展出，口述历史摘录还配有照片。录音节录则在两个摇椅之间播放，一幅背景壁画是依据印刷品中的一个创作的。剧目脚本中一些“旁白的舞台事件”是访谈者从以前访谈中摘取的故事。而另一些剧本是依据访谈来编的。这种结合提供了剧本的深度和结构。剧本作家萨莉·沃瑞斯(**Sally Voris**)说：“当展品展出的时候，他们在美术馆开始表演，目的是让人们能够看到形象、读到内容、听到故事，还能观看演出。”¹⁶

民俗节庆如何应用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民俗节庆的主要产物，口述历史访谈曾经在观众面前当

场进行：受访者侃侃而谈自己的故事、演奏自己的音乐，或是展现其手工艺。1981年，尽管财力、人力和宣传都不足，南方民俗中心（**Center for Southern Folklore**）把一个原本商业气息浓厚的工艺节庆“索贡姆民俗嘉年华会”（**The Sorghum Days Folk Festival**）转变成民俗节庆，安排人们来展现自己的技艺，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这个节庆把白人和黑人的手工艺家聚集在一起，呈现出他们工艺传统的独特性和同质性。结果吸引了大批深具鉴赏力的观众，其中有当地居民，也有外来访客。同样的，“中南方民俗节庆”（**Mid-South Folklife Festival**）则邀请蓝调音乐家前来表演，然后请他们参加口述历史研习营，由专业历史学者进行访谈，讨论南方的农村状况和种族隔离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音乐。

史密森学会在华府林阴大道所举办的年度民俗节庆活动里，口述历史一直具有相当的号召力。1980年代中期，有一回是混合着世代、种族、性别为主题的活动，请来卧铺火车的男服务员和空中小姐，在观众面前比较彼此工作的异同。在此之前，台下那些观众从未真正了解过他们的工作。1992年的节庆是白宫二百周年的庆典，则邀请到曾在白宫服务的工作人员，从石匠一直到安排宴席的人都有，大家一起回想事业生涯和所服务过的多位白宫主人们。他们为幕后工作提出证言，还携来相片、菜单和其他的纪念品作为佐证。史密森学会据此制作了纪录片《白宫工作的人们》（*Workers in the White House*）¹⁷

家庭访谈

口述历史能否用来搜集家族历史？

似乎总会有一个亲人记得家族的传说，能从家族相簿中辨识出每张昏黄的相片，并且和远亲近戚都保持着联络。或者说，总有那么一位家族成员的经历格外有趣，是我们汲汲想要问个究竟的。他们都是访谈的当然候选人，但是不知为什么，却始终没有人那么做过。突然有一天，他们撒手而去，也带走了那些未来得及记下的家族历史。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多·哥伦布（**Fernando Columbus**）坦承自己对于父亲早年生活和

航海经历所知有限，他说：“在还没有胆量向他探问这些事时，他就过世了；说得更确切些，在那时候，这样的想法离我幼稚心灵是非常遥远的事。”¹⁸

传统追踪家谱的方式，可先从户口登记、城市人名地址簿、船公司旅客名单等着手，再辅以现存亲戚的回忆，填补其不足之处。家族里年长的成员是故事的宝库：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他们父祖辈口中说出的家族往事、移民迁徙、故居旧宅以及家人命名的变迁故事。他们总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家族的传统传递给后代——只是这些后代却未必能感受这份心意，或有所回应。通常老一辈的人都很愿意娓娓道来，但是儿孙辈却觉得这类故事听了又听，早已老掉牙了，所以不曾费事给记录下来。不过，我们必须知道的一点是，老人家可不会永远待在那儿等候迟来的访谈的。

家族成员可以自行动手访谈，他们有不少指导手册，有的还附有问题样本，或者也可以雇请专业的访谈者。关于家族访谈的服务范围正日渐扩大，包括：访谈、录音带、抄本、录影带，以及厚得像本书的家族历史。访谈可以作为代代相传的家族纪念物，其拷贝可赠送母校校友会、教堂图书馆或地方公共图书馆。¹⁹

制作家族口述历史和其他口述历史有什么不同吗？

为了做出良好的访谈，家族口述历史应当按照其他口述历史的标准和程序来做。准备一份家族历史的问卷，其中包含会对所有家族成员都提出的标准问题，以及针对个别受访者的特定问题。尽管是家族的访谈，最好还是准备一份授权书，这样的话，日后录影带和抄本或许就可存放到适当的图书馆里。

家族口述历史并不见得就是一系列的轶闻趣事。它不但可以说出家族里的“什么人”（**who**）和“什么事”（**what**），同时也能回答“为什么”（**why**）——也就是传统家谱资料研究未必能交代得清楚的“动机”和“态度”。有时候访谈也可以提供线索，引导对该家族有兴趣的研究者找出其他的家族资料，例如家族成员所居住过的城镇名称、坟场地点及墓碑上的存殁日期——根据这些日期，又可以追踪到报纸刊登的讣

闻。家族的历史传统资料也有助于访谈的准备，比方家传的《圣经》上常记有出生、死亡和结婚的日期；此外，学校文凭、书信和地方剪报也能提供家族成员的基本资料。

家族能反映时代和社群。问题的设计可以指向不同时期的家族生活，像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骚动的 1960 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其他具有历史性的社会时期等。家族访谈者在追询这类问题时，必须先阅读一些基本的历史教科书，以便熟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此准备才能知道该问些什么，也可以将受访者的故事摆到更大的历史脉络之中。

但是，切莫将你的家族口述历史限制在搜集愉悦的回忆之上。家族的过去，可能隐藏有许多不堪回首的恩怨纠葛和生死遗恨，这些对于了解家族之间的关系大有助益。有些家族成员或许不愿挑起不愉快的回忆，有些却想借着访谈机会排解一些宿怨。²⁰

当科琳·克劳斯 (Corinne Krause) 访谈匹兹堡的少数民族裔美国妇女时，她发现祖孙三代——祖母、母亲和女儿，对于家族共同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说法。她们的故事显现出家庭成员在经历同一件事和面对同一群人时，是如何依照年龄、生活态度和期望而产生出不同的回应。克劳斯记载世代间的冲突，同时也追索她们之间深厚的联系力和不变的价值观。当她在 1970 年代开始进行首轮访谈时，正是孙女辈那一代公然反叛家族传统的年代。十年后，她重返旧地，祖母那一辈人大都已故去。孙女辈们也都已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正在努力地灌输家族传统价值给自己的孩子。²¹

比尔·弗莱彻 (Bill Fletcher) 在他所写的《记下你的家族历史》(*Recording Your Family Roots, 1986*) 一书中，提供了各种询问家族成员问题的样本。他提到现代社会的地缘分散性和流动性，使得许多家族世代间的互动频率减少。同一家族的人只有在假日、节庆或是其他有限的场合下才碰得上面。弗莱彻把口述历史录音视为是“跨越世代界线，大家谈一谈”的好借口。同样的，琳达·肖普斯也主张制作家族口述历史“可以推动、发展以及加深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个人对家族的认同感。”²²

我家的口述历史对于旁人会有用吗？

当然有用。因为家族历史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研究者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感兴趣，并开始在家族口述历史中寻找有价值的资料。因此，家族想透过口述历史访谈寻找到的资料，如珍贵的故事、出生、死亡、结婚、离异、毕业、就业和旅游等，也正是当前社会史学者进行研究的同类题材。

口述历史能记录家族日常生活模式，诸如：全家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安排家用；谁该坐在餐桌上的哪个座位；饭菜的样式等。由于这些题材是每个家庭普遍都有的，研究者便可以拿某一家的资料与其他人家做比较。等资料累积得够多时，就可以归纳出社会模式来。“从课堂上的家庭史到大型的研究计划，家族史研究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历史学者卡尔·瑞安特（**Carl Ryant**）指出：“现在所需要的是对口述历史和家族史的潜力有更多的学术敏感性，这样才能对现有的资料做更广幅的学术分析，并且做出一些较好的资料提供未来分析之用。”²³

口述历史的医疗用途

老年人录制自己的口述历史可获得什么医疗价值呢？

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Henry Fairlie**）晚年时曾表示：“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可以供他翻拣折腾；一场流转不停的华丽生命检阅让他细细观赏。人们步态从容、心满意足，同时也兴致勃勃地走过这些变迁岁月——打从一开始，我们从彼方走到此处，为的也就是这些。”口述历史访谈老人的目的是为了搜集、记录他们的回忆；而在此过程中，老年人自己也会有所收获。亚里士多德注意到老年人“老是在谈论过去，因为他们喜欢沉浸在回忆之中。”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可能会取笑长辈的亲人“活在过去里”；但是老人学专家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却指出，老年人总免不了要渡过一段“回顾生命”的时期。当人们回首清点他们的生命时，可能就揭露出

长久以来隐忍不发，连家人也不晓得的事情。²⁴

对于许多老人热切地答应接受访谈，口述史家也自有一番注释：当老年人谈起自己的年轻岁月时，就仿佛重回当年。他们因此变得朝气蓬勃起来，而且会把熟悉当时背景的访谈者看成是自己的同辈。他们的儿孙曾经断断续续听着这些故事，但是时日一久，便不再想与闻其事；而他们的朋友或同辈可能也已作古了。民俗学者帕特里克·马伦（**Patrick Mullen**）认为：“老年人看来都是在等着别人问他故事，因此民俗学者最好还是当个好听众。”亨利·格莱西尔（**Henry Glassie**）也指出：“说故事的老人并非迷失在怀旧的荒野里……，他们在自己的社群仍然充当着决定性的角色，他们为社群保存智慧，排难解纷，带来乐趣，成为社群文化的传声筒——没有这些老人，地方上的人将无从发现自己。”²⁵

那些专注怀旧治疗的人们发现，敬老院中参与访谈的老年人提高了对自我的评价，而且在肢体语言上有明显的变化。一位治疗专家指出，在治疗会之初，她的受访者佝坐在轮椅里，低着头，说话时也没有眼神的接触。然而，在他们连续交往后，受访者对自己回忆过去的的能力增添了信心，而且肯定她会聆听他的讲述。“他的脊背挺直了，眼睛看着听众，脸上变得充满了生气。”她发现参加治疗会的男人和女人都有这种肢体语言的典型变化，这一过程把老年人带出了他们封闭的小屋。²⁶

养老院都鼓励、有时还自行雇用访谈者为院民录制回忆录。位于堪萨斯州威奇塔退休社区的拉克斯菲尔德寓所确立了一项口述历史计划，他们与威奇塔州立大学和皇家州立大学合作，收集居民的生活故事，并鼓励他们将此作为撰写自传计划的起点。位于纽约新海德公园（**New Hyde Park**）的帕克犹太养老院（**The Parker Jewish Geriatric Institute**）为其院民录制录影访谈。这些访谈不但为院民的家人提供了“珍贵的故事记录”，对于说故事者也具有医疗价值。那些接受过访谈的人都对自己以及自己的生命有着较为正面的感觉。该院的休闲医疗中心主任伊迪丝·夏皮罗（**Edith Shapiro**）的结论是：“访谈令他们再次肯定自己的人生是有价值和成就的。”²⁷

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接受口述历史访谈，可使他们长期郁积的情感得到纾解和净化。罗纳德·马塞洛曾访谈过数以百计的美国人，这些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曾当过战俘。“访谈的一项副产品是对这些人产生了医疗效果，”马塞洛说。许多人是受到妻儿的鼓励才前来参与录音的。“有些人对我说：‘我不愿意和你谈 1946 年的那些事，因为伤痕犹新。’”，然而，历史学者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重新唤起沉痛的回忆，除了医疗效果外，也会带来创伤。例如：那些“犹太大屠杀”幸存的受害者的访谈者就提出报告指出，某些受访者自觉有责任为下一代留下记录，但是接受访谈却挑起了他们连串噩梦。²⁸

在养老院访谈有什么特别需要考虑的吗？

养老院被描写成是“传记终结之地”（译注：原文为 **Where biography ends**，具有双重涵义，一指老人终老于此，其传记至此已无下文可言；再者，指此地不是提供传记资料的好地方）。住在那儿的人，大都对于邻友风烛残年之前的生涯一无所悉。不过当特雷西·基德（**Tracy Kidder**）为他所写的《老朋友》（*Old Friends*, 1993）一书进行研究时，老年人因为喜欢有个人可以聊聊天，总是很欢迎他。他的结论是：“老年人除了设法找出自己此生的意义外，再也无事可做了。”²⁹

有位在养老院工作的录影访谈者提议，应该把受访者摆在舒适的场景里，“最好找个他喜欢的位置——光线柔和，格外动人。”访谈一开始，她通常会以愉快的家庭聚会，如婚礼或犹太家庭的成年礼等当作开场白，好让受访者有机会能以“节庆的方式”一一介绍故事里的所有人物。

那些曾和老年人共事过的人都建议，关于“特别事件”或“特别场合”的事要多问几次。因为同一问题再次发问，受访者有时间想得更生动清楚，通常都会获得较为完整的答案。对年老的受访者而言，“提词”越多，记忆也就越管用。有时候，一张老照片或一首老歌会让他们找回一段往事；相簿的帮助更大，因为相簿多半是按年代先后整理的。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Madison**）有家公司名叫“双料民俗产品”（**Bi-Folkal Productions**），专门出售“怀旧材料”给养老院和图书馆。该公司生产十多种不同的产品，每种自成一套，内含幻灯片、伴唱带、诗歌和照片的应用；内容则包括宠物、夏日时光、火车之旅和“大萧条”等主

题。该公司如此做的理由是，举例而言，播放某一特定时期的广播片段所引发的回想，绝不是任何问题所问得出来的。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在了解到口述历史以及“老年人说故事”的医疗价值后，便筹办、“老年怀旧计划”来培训受访者。该协会同时也印行指导手册以协助义工来探询生涯故事。在明尼亚波利斯（**Minneapolis**）的“退休年长义工计划”（**Retired Senior Volunteers Program**）则为地方上的年长公民做口述历史，主题包括：城里餐厅和旅馆取消种族隔离的过程、战时经历、饥饿游民的救济等等。这项计划获得地方电台的共同赞助，他们将录音带剪辑成节目带每周播放，而后再送存到明尼苏达历史学会（**The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³⁰

除了老年人之外，口述历史对其他人是否也具有医疗价值？

任何一个有着共同艰苦经历的团体，都可以采用口述历史访谈，经由记录其想法与记忆而获益。“妇女矿工历史计划”（**The Women Miners Project**）便记录了妇女煤矿工人的生活，受访者当中有许多还很年轻，也有已步入中年的。她们在1980年代开始进行访谈，当时妇女矿工正处于危机时刻，工作急剧减少，矿工工会为了生存而挣扎奋斗。许多妇女陷入长期的失业困境之中，未来的经济光景一片惨淡。在这段特别艰苦的时期，妇女矿工们视口述历史计划为“精神支柱”。这项计划以私人收藏品、著作、艺术品以及其他史料，推出一项关于妇女矿工的展览，并且制作录影访谈。根据计划主持人马拉·穆尔（**Marat Moore**）的说法，这些访谈帮助妇女矿工建立起“明确的脉络”。对于这些妇女矿工们，“我们的问题包括：我们一路是怎么走来的？以后该怎么走下去？在矿业和其他‘高技术、高薪资’行业采取明确的行动后，将会引发什么后果？”³¹

另一个例证是西北大学医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为了使医护人员学习如何更有效率地照顾艾滋病患者而筹划的口述历史。在访谈护士和其他在医院、相关诊所照顾过艾滋病患者的人员后，便可确认照顾艾滋病患者时所必需的人格特质、价值观、训练和

行为。根据访谈者的报告，受访者多半认为，该口述计划使他们得以停下脚步，对自己第一次与艾滋病患者接触时的反应做一番反省。在北卡罗利纳的德海姆，社会工作者在“早期干预诊所”进行同样的口述历史计划，他们访谈 HIV 呈阳性者，帮助他们对自己的过去“赋予形态和意义”，并留下这些记录来帮助其他人掌控性与药物这些问题。³²（译注：此处所谈的口述历史医疗价值，基本作法是借着访谈，引导人们由反省过去而了解当前，进而展望未来。是口述历史工作者在社会中推动历史意识教育的延续。）

非洲艾滋病危机造成的孤儿数目多得令人吃惊，对父母记忆的减退使孩子们失去了父母抚育的情感，纳特尔大学神学院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建立了“记忆之盒计划”，就是鼓励生病的父母记录他们生活的故事“作为保持鲜活的家庭记忆的方法”。计划主任断定，了解自己根基所在的孩子们会成长得更愉快。计划为每个家庭做访谈，创建一个盒子——由照片和图画装饰，装满记录的家庭故事，它将帮助孩子们忆起过世的父母并保留对家庭的认同。对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要求他们保存记忆之盒，并随着时间的延伸填充它，将新发生事件存入其中。对丢失和私吞的情况，计划留有访谈的拷贝，但是要限定只对家庭成员开放，研究者查阅访谈需要获得家人的允许。³³

博物馆展览

运用口述历史是否会改变博物馆的展览

历史博物馆敏感于“正在消逝的过去”，如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所说：“人们、建筑和机构迅速消失了，从原来的亲见到后来的回忆，只能伴随着情景、气息、感觉和风格辨别时代和地点。”因此，历史展览以陈列和解释这些展品和形象使它们重新活起来，为参观者“唤起迷失的历史脉络”。历史博物馆以往都是些灯光阴暗的大厅，似乎是专门设计来供奉陈列品的。而陈列品也都挤在一处，没有意思要让人理解前人是怎样使用这些东西的（当然，供人阅读的说明字

幕很少，光线也就无妨放暗）。如今博物馆的照明已改善许多，参观者想多读一点字也没什么困难；陈列品说明字幕所提供的资讯也多了许多，彼此交织在一起，能够把故事的时间、地点、原委或人物交代得很清楚。就像有位博物馆馆长主张：“历史不是那把老式的拖犁，而是在后面推犁的那个人”，许多历史博物馆已经将口述历史录音带和抄本摘要整合到展览里面，让参观者能听到亲自使用过展览品的人或是主题事件当事人的现“声”说法。因此，访谈不但可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也能为公众演讲和媒体展示提供相关材料。³⁴

美国铁锈地带（译注：**the American Rust Belt**,指由美国中西部延伸到东北部的各个工业州，由于钢铁、汽车业及老旧工厂充斥而有此称呼。）在工业化解体过程里，盖了为数不少的工业博物馆，运用口述历史来捕捉工人人们的记忆，从工会成立前乃至工运全盛时期，无不包括在内。劳工史学者詹姆斯·雷恩（**James B. Lane**）建议，访谈的焦点应对准大范围的态度研究（**attitudinal studies**），“诸如安全条件、生态标准、劳工组织与工会管理间的关系、工作场所的传闻和行规，以及工会和资方的官僚程序等”；口述史家不但要访谈劳资双方，也要访谈竞争对手和顾客。访谈的主题则包括机器、领班、工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日渐没落的夕阳工业。³⁵

史密森学会庞大组织下的每一个博物馆几乎都着手收藏口述历史访谈，并将之整合在自己的展览里。史密森学会系统下的博物馆，从阿那科斯蒂亚街坊博物馆到国家航太博物馆都以录音或录影的方式，向参观者展示访谈，作为其展览的部分内容；而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则长期不断地搜集和展示与美国广告相关的物品，在1980年代时，史密森学会有鉴于自身的收藏虽已涵盖报纸广告、商店广告卡、广告传单和其他静态物品，唯独欠缺现代多媒体广告或是掀起现代广告大战的广告代理商的杰作。于是它又与**BBD&O**（译注：指 **Batten, Barton, Durstine & Osborn**，总部位于纽约的著名广告集团，旗下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著名的“百事可乐”广告就是由他们负责的。）的执行部合作口述历史，搜集相关回忆及电视广告影片、文案标语，以及与其“百事世代”（**Pepsi Generation**）广告活动的相关

回忆——访谈透露出该项广告活动有相当成分是自发而非经过策划的。访谈录音带和电视广告影片被视为档案收藏，附有说明书和索引，因而也成了博物馆影像展览的一部分。为这项计划出力的历史学者、档案管理人员和博物馆员们发现，自己不但创造出新的材料，可供学术研究和博物馆使用，同时“也为私人公司与公家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公司职员们除掉做财务支援外，还协助确认和接触那些未来的受访者，并且鼓励他们参与合作。”³⁶

作为新闻博物馆，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利用访谈制作展览，其中包括演播室里新闻制作人的现场访谈和新闻报导人的常规工作。第一层摆放的是传统的博物馆展品，从汤姆·佩恩（**Tom Paine**）的写字台到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麦克风。在下一层，参观者可以摄制他们自己的新闻广播，还可以向著名的新闻记者“提问”，在电脑屏幕上欣赏那些预先录下的访谈。博物馆的各个部分受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喜欢。老年人愿意长久徘徊在新闻历史艺术长廊这样的展厅，而青年学生则挤在互动视讯的下面。³⁷

在剪辑方面，电脑帮助博物馆满足了个别需要和兴趣。在纽约港的埃利斯岛，口述史家对移民进行了 **1600** 次访谈。他们有的是随军而来，有的是全体职工来此工作。很多展览从访谈中选录并整合制作成纪录片和在剧场演出。博物馆也将录音带和抄本在口述历史收听室中上网，参观者可以通过受访者的姓名、地区城镇的名字、客船的名称或者是到达美国的年份来检索、接触访谈。参观者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亲戚或是从同一地区同时迁移过来有着共同经历的其他人的消息，还能要来合适的录音带和抄本分别或同时收听与阅读。³⁸

博物馆应用口述历史做展览时会有哪些问题？

博物馆馆长们以口述历史将陈列物品和该物品使用者连接起来，为的是尝试“跨越展览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口述历史录音和录影可以在展览场地里穿插设站播放；抄本则可以摘录成说明字幕或其他书面资料提供给参观者。有些展览于入口或出口处设置小剧场，播放访谈纪录片；也有些展览将口述历史材料打散后，以各个屏幕和“互动视讯”点

缀在各收藏品间播放。因为通常只有小部分访谈适用，因此挑选、剪辑和去芜存精是最重要的。诚如戴维·兰斯（David Lance）所说，这类展示带“当他们将各式各样的谈话者和多样的题材做简洁有力且高潮迭起的组合时，效果格外的好。”

馆长们强调，参观者要理解访谈中表达的是个人观点，可能并不是多数人持有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有一个混淆不清的观念，即把博物馆看成是真实信息的发源地。为了区分讲述者的主观性和管理者的客观性，有些博物馆用不同的字样打印引文，并在后面注明讲述者是谁。³⁹

多方运用录音和录影重播机器，结果将会增加展览费用的支出，而且总是有机器“停摆”的风险。观众在展览会上穿梭浏览之际，展示处因为机器故障，陷入一片漆黑，这样的经历是令人很不愉快的。展览使用的设备通常总是“改装运用，而不是专为展览设计的”；因此在拼命连续重播后，不免故障连连。展示有配音的纪录片和录影带或是录音广播，喇叭必须妥为安置，“精打细算，小心地安置装备和电线，而且必须兼备拆除的技术”。使用扩音喇叭虽然可使人人都听得到，却也会造成干扰；同一卷录音带反复重播，听在耳里无异疲劳轰炸，让人心焦神虑。为此，许多博物馆都改采个人耳机来聆听。此外，如系个别播放的录音导览，不妨也可加入口述历史的摘要。⁴⁰

口述历史对博物馆处理有争议的主题有什么好处？

近年来，文化之争已经涌入了曾经平静的历史博物馆界，紧跟着史密森航太博物馆为“Enola Gay”——这架曾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的战机举办展览的糟糕宣传而爆发。老兵组织在媒体和国会山抗议举办展览，他们和举办展览的博物馆馆长对这一件事的分析和解释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方辩争，如果没有美国被迫入侵投掷原子弹，日本不会结束战争；另一方则说，从此广岛开始了核忧患时代。他们的论战最后达成了不愉快的协议——博物馆展览飞机的部件，配以少量的文字说明，而且史密森博物馆的秘书长要在显要的地方致歉。看到飞机，想到它所造成的灾难，一些参观者被深深打动。但是，另外很多人发现，如果不

深思它在核时代的角色，它可能只是飞行器的机壳而已。⁴¹

在这次展览之后，史密森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试图举办一项根本不存在对立面的展览，并以一个贴切的名字命名展览——“冷酷地带：有关美国血汗工厂的对话，1820年~现在”（*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A Dialogue on American Sweatshops, 1820–Present*）。馆长寻找散见的批评，通过提供证据让参观者自己得出结论。但是，当展览开幕后，《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明确的历史事实，却表现为是非之间的擦边球。令人气愤，那本应该是关于人类剥削和违规行为的震撼心灵的呈现，而现在表现的仅仅是累人的细节收集。”⁴²

在争论的双方之间口述历史提供了中间道路，像新闻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机构，宣布自己“仅是新闻互动博物馆”；美国大屠杀记忆博物馆成功地依靠讲述的录音录像带和互动电脑来吸引他们的参观者。这种方法使博物馆以不同声音提供了多种观点，而互动技术也使得参观博物馆的人向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发问”成为可能。荧屏上播放着曾经摄制和编辑的访谈，受访者将回答一系列事前被选择好的问题。通过多种声音的整合，展览教育公众，历史可以以不同的途径来阐释，而不只是俯就于官方的、历史学家的或博物馆馆长的单一观点。参与者和评论者观点的汇合、争论，能够重建过去的复杂情况。负责“**Enola Gay**”展览的博物馆馆长们通过将老兵和反核活动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学者的意见都汇总起来，这就省掉了他们自己的苦恼，把展览设计成一次讨论，而不是由他们来解答这一问题。⁴³

无线电广播与口述历史

无线电广播如何运用口述历史？

由于两者都跟“记录人的言语”有关，专门制作广播实况录音的口述史家戴维·达纳韦（**David Dunaway**）便说，口述历史“是专为广播量身订做的”。广播制作远较拍制录影纪录片来得经济实惠，而且在全美各地社区都有广播电台，从大城市到小农村，甚至连大学校园都在播

音。全国性和地方公共电台的成长，尤其刺激了电台制作和播放历史实况纪录的兴趣，许多基金单位也拟出一些颇具野心的计划。“制作广播节目的好手兴起一股风潮，将各种访谈、环境四周的杂音，乃至诸如演讲和老旧广播等历史性录音制作成节目，”达纳韦指出：“这些专家们把这些要素编排在一起，其间或做‘留白’，或加入音乐作为标点，创作出一幅饱含质感的声音织锦画。”⁴⁴

以口述历史为基础的广播节目包括有：探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历史的《生活在亚特兰大》(*Living Atlanta*)；回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人称的美国》(*First-Person America*)；《纽约人在工作：生活、劳动和产业口述历史》(*New Yorkers at Work: Oral Histories of Life, Labor, and Industry*)；纽约有色人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的生平及其时代。亚拉巴马大学资助了一项亚拉巴马州黑人的口述历史，这些黑人都是些煤铁矿工、佃农、工会干部、佣人、教师、牧师、律师和小生意人。计划的重点放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Birmingham*)，该城在1920年代是全美黑人人口聚居最多的大城市。该项计划的最后成果制作出12次半小时的广播节目《劳动生涯》(*Working Lives*)，并在“国家公共电台”(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播送。⁴⁵

密西西比大学内的蓝调档案馆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国际媒体制作公司(*Media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f Memphis*)联合制作《老牌原创蓝调秀》(*The Original Down Home Blues Show*)，定期在NPR播出。该计划将蓝调音乐和乐师访谈结合在一起，每个受访者都应邀在“秀”里选播唱片。制作人认为，这样做可以透露出他们“记忆中对于时间与地点的更深刻感受”。制作人也体认到乐师们是依赖音乐维生的，蓝调音乐更是极具市场价值的口述历史；因此觉得不但有道义在版权上为受访者争取权益，对于他们在“秀”上的贡献，也一概优予酬劳。结果这项计划令该口述历史档案馆声名大噪，而且提高了其收藏的使用率。⁴⁶

《圈子未被打破吗？》(*Will the Circle Be Unbroken*)是国际公共电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1997年播出的一档关于公民权利运动的系列节目，历时13小时，共26集。亚特兰大南部地区委员会依据一个公民权利组织创办了这一节目，内容包括来自南部5个城市：亚特兰

大、小石城、杰克逊、蒙哥马利和哥伦比亚的 250 多位黑人、白人的讲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评论员艾伦·邦斯（Alan Bunce）指出，“是媒体自身带来了节目的好效果。”电视系列片《凝视战利品》（*Eyes on the Prize*）也覆盖了同样多的领域，“它通过健在的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回访了广播中的故事，虽然没有说话者的图像，你却能以特殊的方式感受他们每个人——体味嗓音、感受表达的情绪。”⁴⁷

口述史家吉恩·普罗伊斯（Gene Preuss）1983年时还是个高中生，当时他在家乡的电台帮忙，正值每周播放口述历史节目。电台的经理是一位老新闻人，他访谈社区的老居民，请他们谈自己和地方传统的变迁。“我发现自己对访谈着了魔，大约三年中我收听了 120 多个不同节目中的每一集”。普罗伊斯相信节目给了他信心，他将大学专业改为历史，而且在工作中利用口述历史。多年后，他指出今天电台仍在进行访谈，它们与档案馆一道保存了上千个访谈。⁴⁸

既然无线电广播与口述历史如此相容，为何出现在广播中的口述历史并不多？

口述历史档案管理者常常因为电台节目制作人不能好好利用他们的收藏，以作为实况纪录节目的素材而深感挫折。由于制作人所受的训练，新闻记者的成分远大于历史学者；加上工作时间紧迫，预算又处处受限，电台节目制作人不愿意大费周章地去检视档案馆的冗长录音带，乃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他们还常常发现，档案馆录音带的音质实在不适于广播使用。实况纪录节目的电台制作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动手做访谈更方便，除掉电台的设备可供使用外，还可以针对节目本身问些特定的问题——当然，这种选择绝无不可，只要受访者还活着的话。⁴⁹

为了增加收藏档案的使用率，口述史家必须对于自己的访谈与电台访谈之间的差异性有所认知；同时试着——如果可能的话——关照到电台的需要。“电台节目制作人是行动、感觉、情感在工作的，同时把‘声音的呈现’当做是调色板；口述史家则是客观却又逼真的，”达纳韦论述道：“两者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追求相同真理的。”口述史家必须改

善录音带的音质，并且保存在适宜的档案馆环境里，以供未来使用。电台节目制作人是从不同的访谈中拣选和摘节所需，而后重加剪辑安排，加入音乐和音效——同一个访谈中，少有超过一节的内容会获得他们的青睐。因此，访谈必须加以摘要或编目，以利检索。口述史家可以和电台节目制作人一起工作，以便认定出最精彩的对话、富含启示的轶事、温馨的插曲，以及那些能使实况纪录迸出火花的雄辩风光。访谈者也可以解说访谈的主题及其历史架构。他们还必须留点神来保护受访者的权益，防止在剪辑和摘录访谈提供广播时，访谈内容遭到扭曲，令受访者成为戏谑的对象。⁵⁰

舞台上的口述历史

如果口述历史已经是一份档案收藏或一本书时，再把它转为舞台制作有何好处呢？

从社群里获得资料后，口述史家们切盼能将之回馈给该社群，不过他们也明白，社群里的人或许永远都不会去阅读他们的专书或论文。有六位学者合著了广受好评的一本书：《哈似一家人：南方棉纺工厂世界的形成》（*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1987*）他们深刻了解到，这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能够接触到它的主要还是限于学术圈内的读者。作者们在搜集棉纺织厂工人的生活故事后，经过处理、编辑、诠释，最后出版成书，心里总想再多做一点，“让故事活起来，让历史流传下去”。有鉴于这些访谈的“说故事”意味浓厚，且故事又颇具表演性质，于是北卡罗莱纳大学茶柏山分校的语言传播系提出一份特别的研究课程，由 11 位大学部的学生阅读访谈抄本，从其中获取角色及对话，制作成剧本。1988 年，他们到南、北卡罗莱纳州许多棉纺城镇表演该剧。据制作人的观察，观众眼见自己的生活被搬上舞台，他们做出自然而且直接的反应，“模仿正在演出的剧情，彼此讨论。”每次演出结束后，演员们都留下来与观众对谈，观众则回报以更多的故事，还因为角色的诠释和演员们争辩不休，如此一来

遂使得历史与表演的合作过程中充满了活力。⁵¹

在巴尔的摩和圣保罗，有些团体也运用口述历史为本地观众制作有关本地历史的舞台剧。“巴尔的摩之声” (*The Baltimore Voices*) 口述历史计划始于 1978 年，为的是要以通俗的手法来探讨和呈现巴尔的摩六个最古老街坊的社会历史。经由专业历史学者、研究生和社区历史学者组成的团队，访谈过二百余人后，先将访谈制成抄本，再依常见的主题分类，诸如家庭、邻里、民族、宗教、工作与劳动、收入、薪资与开销、教育、移民与迁徙、种族、偏见，以及“大萧条”等。从这些类别里，他们整理出上百个简短的故事，内容都是不同族群借由街坊关系打破彼此的藩篱。“巴尔的摩剧场计划” (*The Baltimore Theatre Project*) 则是把这些摘要重新整合成一出舞台剧，同样取名为《巴尔的摩之声》，在巴尔的摩不同的街坊里演出，同时还拍制成电影纪录片。就在“巴尔的摩之声”计划开始的同一年，圣保罗历史剧场 (*St. Paul History Theatre*) 也制作了根据口述历史改编的系列舞台剧的第一出戏。1970 和 1980 年代中所上演的戏包括：《死寂的年代》 (*The Deadly Decades*) 讨论禁酒对于该市的影响；有关瑞典裔和义裔移民的《美国不通往天堂》 (*You Can't Get to Heaven Through U.S.A.*)；《不成功便成仁》 (*We Win or Bust*) 是关于铁路罢工的；《尼娜！——圣洁之城的鸨母》 (*Nina! Madam to a Sainly City*) 讲的是警察贪污和本地妓院鸨母的故事。此外，剧作家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也曾将斯塔兹·泰克尔的口述历史《工作》 (*Working*) 改编成舞台剧《一只美国钟》 (*An American Clock*, 1982)。⁵²

1990 年代里，古雅贺加社区学院 (*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 的学生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街坊间进行种族与少数族群的口述历史，因之而出现《克里夫兰的人们：建设社群》 (*The People of Cleveland: Building Community*) 这一剧本。摘取生活历史中的对话配合幻灯片、音乐和舞蹈表演，只要有超过一百名以上的观众，《克里夫兰的人们》便在教堂、学校和邻里社团组织等地演出。另外一出戏《成长与老去》 (*Growing up and Growing Old*)，则取材于生老病死等访谈，试图粉碎世人对老年人刻板的负面印象。夏威夷大学口述历史中心，将口述访谈

与 1940 年代的摇摆舞音乐都融合进了《一个变迁的时代：二战时期夏威夷市民口述历史》 (*An Era of Change: Oral History of Civilians in World War II Hawaii*) 这一“鲜活的历史节目”中，并在图书馆和年长市民中心演出。⁵³

位于纽约的约翰·杰刑事法律学院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中有一百多名学生、教职工和校友丧生。该校师生随后访谈了世贸大楼倒塌时身处混乱之中的纽约人。他们从对警察、消防队员、急救人员和旁观市民的 40 多次访谈中摘录资料，排演了一台 90 分钟的独幕剧：《发生了什么？9·11 证词计划》 (*What Happened? The September 11th Testimony Project*)，该剧由 6~15 名演员演出。该计划主任把为纪念演出提供的脚本描绘成：“一次事后的集体陈述，以及在那个美丽的早晨人们对冲撞、逃跑、治疗和恢复、悲痛的个人体验，及其对我们生活变化的反应。”⁵⁴

光碟与网络

光碟和网络为口述史家带来了什么好处？

尽管口述史家依赖技术，但是他们对接触技术发明是十分谨慎的。在采纳任何新技术时，他们都要寻找有关它可靠、耐久和担保的证明。档案馆尤其关心对录音、录影带的长期保存。建立口述历史计划创新了大批特殊类型的技术，其可怕后果是，要花费很多钱用于新技术转化和职员进修。口述史家怀疑新技术是否会影响访谈过程，阻碍发展融洽、坦诚的关系，甚至把访谈变成公众表演。起初，令访谈者担忧的是录音带会不会限制受访者的谈话自由；后来，变成了考虑录影是否会导致受访者在摄像机前演戏；最近，又有些人在推测，当受访者知道了他们的访谈将上网的话，他们会不会讲起来没完没了。危险总是存在的，任何媒介类型的使用都会影响到对受访者的选择，影响到对这种媒介回答内容的收集。保罗·汤普森曾经断定数字革命将使口述历史成为“怪物”，但是，他指出：“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些怪物”来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我们的访谈，实践者必须调查研究数字技术，寻找到从今天的学

生中培养新一代口述史家的魅力。⁵⁵

在最先使用新媒介的人中间，罗伊·罗森茨韦格 (Roy Rosenzweig)、斯蒂夫·布赖尔 (Steve Brier) 和约施·布朗 (Josh Brown) 三人将相关的口述历史回忆录整合成光碟，做出一本“电子书” (electronic book)：《是谁建立了美国？从 1876 年的百年庆典到 1914 年的世界大战》 (*Who Built America? From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1876 to the Great War of 1914*, 1993)。这本具有声音、电影片段、600 张图片、5000 页的教科书，配合电脑图像检索，足以帮助学生看到、听到自己正在研究中的历史。这项计划所以以 19 世纪晚期为开端，主要是因为罗森茨韦格和同事们发现，许多最早期的口述历史访谈对象都成长于 1880 和 1990 年代。尽管有些计划并未保存录音带，有些录音带的音质也不堪复制，《是谁建立了美国？》的作者们还是设法搜集到第一人称的回忆来搭配照片和文字资料。由于口述历史的访谈被配上音效、音乐和新闻影片，电子书的“读者们”便能够真正地听到历史的声音。“我们从事这项新科技实验的最大动机，是要让历史的理解更加平民化，人人都办得到。”作者们做了这样的解释。⁵⁶

1992 年夏天，国家公园服务处在阿拉斯加州的“育空查利国家保护区” (Yukon-Charley National Preserve) 装置了“自动导览机” (Project Jukebox) 作为工作站。这是一种光碟储存系统，可以使用电脑搜集检索资料。该自动导览机存有保护区内定居、捕鱼、狩猎和工作者的口述历史，提供有关育空河、保护区行政沿革和开拓经验等历史主题的录音。公园游客、当地学生和新来的公园巡逻员都可以在工作站里，按照个人想要的速度和兴趣选择主题，叫出相关的录音、抄本和图片。该系统还能选听与访谈相关的特定主题和地点。许多受访者是母语发言的，不过电脑却可加以英文翻译。⁵⁷

这些光碟的发明向口述史家表明，数字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使完整的访谈更容易向学者、教师和较大的社群开放。1990 年代中期，网络变得越发普及，教育机构首先意识到光碟和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思考和观察世界的新途径”。通常学生比成年人更容易掌握新技术，而且对它的应用也表现出了更强的创造力。学校发现

创建网站对发表学生口述历史计划的成果来说，是花费不高、既有效果又有吸引力的好办法。档案馆也开始网上传递目录、抄本和录音记录。作为一个建设目标，新计划在网上获得收益。地方、国家和国际级别的口述历史组织都发现网络是工作网和通讯的最佳手段。所有这些激起了新一轮讨论，主题是新媒介的衍生物和对它的创造性利用的法律与道德问题。⁵⁸

何种口述历史可以上网？

令研究者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发现网上的口述历史收集种类繁多，从历史悠久的档案馆到有着新标志的计划，从大额实力基金到小额资助，从小规模运作到政府机构，从大学、中学、宗教团体乃至社群都纷纷上网。总统图书馆正面临着决定堆积如山的资料哪些需要数字化的问题，他们首先把注意力对准了口述历史抄本，因为对于广大利用者而言，它更易于管理、自控，更有吸引力。当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基金会倡导访谈女性新闻记者先驱时，计划如果受访者同意的话，访谈将从头至尾都公布在它的网站上。最早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以及檀香山和茶柏山的大学和社区学院档案馆都已经上网。

国会图书馆已经启动了美国记忆计划，其中规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努力是将研究资料数字化。通过该计划可以上网的收集有，美国工作推展署组织的“联邦作家生活故事计划”，在众多访谈中最著名的是对以前黑奴的访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记忆博物馆和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利用网络把他们的资料向全世界传播。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的南金斯波特高中二年级学生与布朗大学联合主办，将学校的计划转换成“整个世界在注视：一部 1968 年的口述历史”（**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An Oral History of 1968**）的网页。

许多口述历史网站都有教育目的。印第安商人联合会成员在印第安人居留地开设了一个贸易站，他们同意负担北亚利桑那大学在西南四角地区进行有关贸易关系史和文化互动访谈的成果费用。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建立一个网站——“商人：来自贸易站的声音”，内容包括抄本和简短

的录音摘录，里面有商人、与他们做买卖的本土美国人、部落首领、律师、会计、个体户、工匠和贸易站的雇员等。将这些资料放在网上，配以教师手册或教学计划，可为各地公共学校的教师服务。网站复制的光碟也可以贡献于当地的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⁵⁹

1998年，一项捐助使伯克利分校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得以收集学校1960年自由演说运动的历史资料。计划对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目击者进行访谈，还特别关注了以前没有被深入了解的领域，比如参与运动的妇女和未成年的学生、教职工与学生的关系、法律辩护人和媒体，并创建了访谈数字档案馆。之后，访谈与更宽泛的档案——新闻信函、报纸、杂志文章、传单、讲演稿、会议备忘录和其他证据一起，被放置在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的网站上。⁶⁰

尽管自由在线的《多媒体历史杂志》(*Journal of MultiMedia History*)不只是一个口述历史网站，但是在它的文章和“听觉短文”中却固定要利用访谈。探索电子发行的可能性是一次创造性的努力，杂志试图帮助口述史家“彻底重新设想”如何去交流他们的数字化成果。杂志发表文章证明新媒体如何能影响档案馆、博物馆和课堂的历史实践，它已经提供了例如“我几乎能看见家的灯光了——去往肯塔基州哈兰镇的荒野之旅”(I can Almost See the Light of Home—A Field Trip to Harlan County, Kentucky)这样的“声音里的短文”(essays in sound)。该文由查尔斯·哈迪(Charles Hardy)和亚历山德罗·波特利跟随研究者和他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研究创作而成。同样，《矿工的儿子，矿工的摄影师》(*Miner's son, Miner's Photographer*)是由汤姆·达布林(Tom Dublin)和梅利莎·多克(Melissa Doak)写作的有关一位纪录片摄影师的传略，其中还结合了口述历史访谈和照片。⁶¹

网络模糊了国界，研究者能够在网上参观英国图书馆国家声音档案馆；到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里阅读访谈，跟随南非开普敦大学大众记忆中心的工作；核对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口述历史和民俗收集，或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录音记录，所有这一切都无须签证、护照和机票。他们也可以通过口述历史的服务网站——**H-Oralhist**每天与那些具有同样兴趣的人保持联系。**H-Oralhist**由口述历史协会主办，是利用

电子邮件为每一位喜欢使用和制作口述历史的人提供的互动平台。人们可以提出问题、提供答案，也可以分享经验、研究兴趣、现在的计划、教学方法和最后的作品。他们还能够邮递会议、团体和工作通报。（向 **H-Oralhist** 预定资料是免费的，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获得，地址是：**list-serv@h-net.msu.edu**，要写明 **SUBSCRIBE H-ORALHIST**、姓名和入会申请。）⁶²

口述历史计划应该将全部内容上网，还是只抽取足够的样本？

研究者希望最好所有的有用文献都能开放。然而，口述历史计划总有很多理由选择不将全部访谈上网。其中著作权和个人隐私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扫描和下载收藏资料的人员的时间可能也不允许。无论是因为著作权、花费，还是考虑到要对他们的收藏保持过度的控制，一些档案馆选择了一种混合的方案——选择便于利用的访谈上网，其余的则作成光碟，研究者通常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

上网的访谈样本或光碟，为口述历史收集中有价值的资源做了广告。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是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在它将访谈尽可能地上网之前，发行了一个光碟，主题为《来自收藏的故事：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Stories from the Colle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内容涵盖了半个世纪访谈的精华，从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法官讲述被美国最高法院任命，到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回顾他在好莱坞的舞蹈生涯。同样，肯塔基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为纪念 **30** 周年庆典，制作了光碟《来自收藏的声音》（*Voices from the Collection*）。⁶³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也在网上提供了几项口述历史收集，包括妇女选举权计划、前任主管厄尔·沃伦（**Earl Warren**）、残疾人的维权运动、伯克利黑人校友。伯克利网站上登有完整的访谈抄本、访谈环境的背景资料、受访者和主题，被传输的访谈范围从像艾丽斯·保罗（**Alice Paul**）和珍妮特·兰金（**Jeanette Rankin**）那样的选举权领袖，到第一位治疗艾滋病的医生。有评论员指出，这是一

个明确的原文网站，它没有任何多媒体的表现，“观看其中的内容更像阅读一本书”。⁶⁴

网上何种口述历史指导是有效的？

对那些为自己的抄本寻找模板的人来说，没有比在线阅读抄本更合适的了。相当一些口述历史网站都提供有帮助的建议——特别为学生和老师——从访谈告诫到授权书的样本。

“我的历史就是美国的历史”是国家捐助基金人文网站的一部分，其中包含如何做访谈的指南。网站评论说：“最重要的一句建议很简单：做起来。”它催促所有使用者，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你的家族史正变得不再年轻。如果在大量记录中做合乎逻辑的收集，那么，有一天你的子孙们在比较家族成员的相片中就能够获得从现在开始 50 年的历史感。”指南中包括这些步骤：访谈前的考虑、问题的样本、如何执行访谈、访谈后做些什么来帮助“储存美国故事”。⁶⁵

“发现我们的三角洲”是专门为帮助初高中学生在社区做口述历史而设计的，它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网上学习指南。与之相配的录影是跟随五名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学生摄制的，他们被要求在进行社区研究时必须通过网站，而这个学生和教师指南很便于上网。他们提供了以下指导：锁定访谈的社区成员、为访谈做准备、制作访谈抄本、解释和搜集资料，以及参与计划的学生向父母说明计划和过程的信件样本。还有一个相关的网站——“为老师和学生的文化艺术资源”（CARTS）网，登有即将进行的教师口述历史暑假进修班的信息，还有其他教育指南的链接——有关访谈的利用及考察社区和传统的实地调查。⁶⁶

《史料网》（*History Matters*）自称是“网上美国通论课”，由乔治·梅森大学的美国社会历史计划（历史和新媒体中心）创办，它提供有：使用口述历史的教师课程提纲、网上资源讯息、互动练习、历史论坛和网上课外作业。它自认为是历史系学生探索网络的起点，是立足于最后的学术成就的教学资源库，它还有一个网站的注释指南。该网站提供了琳达·肖普斯的帮助性文章和指导——“什么是口述历史”一文中包含有其他口述历史网站的信息和“网上口述历史评估的提示”。⁶⁷

2001年，美国国会进行投票，授权国会图书馆的美国民俗生活中心组织老兵口述历史计划。计划的发起者期望把计划做成——所有参加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海湾战争的老兵、市民自愿者和战争工业的“鲜活的记忆”。在美国，健在的老兵有一千九百多万人（包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千多人），因此，计划有大量的潜在受访者。计划鼓励公众参与访谈并提交给民俗生活中心。为了整合这些力量，推进统一的访谈标准，中心捐赠了办公室和指南，包括一本关于《执行和保存访谈的有益指导和其他计划资料》（*Helpful Guidelines for Conducting and Preserving Interviews and Other Project Materials*）的手册。计划主任把他们的任务更多地看成“过程”就是“产品”，确保各年龄段所有参与计划的人和参与对战争史学习的民众和老兵们，都把口述历史看成是理解他们文化和社会的途径。⁶⁸

很多国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口述历史协会都坚持在网站上发布会议和办公室的通告，为成员提供指导。网站密切了口述史家们——从学者到自由职业者间的工作网，使他们保持联络，分享讯息，紧跟口述历史新发展的潮流。

从最遥远的偏僻地区到城市里的街坊邻里，运用录音、录影和网络，通过无线电广播、舞台剧，在博物馆和社区中心，无不证实口述历史是一种多功能、多样性的工具。许多学科都派得上用场，用途看似无可限量。除了眼前的这些目标之外，口述史家们仍然致力于保留下更好的历史记录，设法保存一些若非如此便要流失或更加模糊的东西。就某种意义而言，口述历史把乔治·桑塔亚纳的名言：“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如今正好反过来：口述史家所要做的就是确保那些记得过去的人，一定得重蹈覆辙——在录音带上录个音吧！⁶⁹

附录一

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

口述历史协会旨在推展口述历史，将之视为一种搜集和保存历史资料的方法。此一方法乃是通过录音访谈那些曾经参与过去事件和生活方式的人来完成口述历史的。协会鼓励制作和使用口述历史的人体认某些确切的原则、权利和义务，以便制作出有凭有据、实用可靠的材料。这些包括了针对受访者、专业本身和社会大众等所应尽的义务，以及赞助机构与访谈者彼此之间的义务。

执行口述历史访谈的人所牵涉的关系以及所接受的赞助至为广泛；而工作也各有不同的目标：如创建档案记录、专为个人研究、社群或机关计划、出版与媒体制作等等。下列原则和标准仅提供指导专业制作的一般架构，实际应用时，则可依据特定口述历史计划的性质做变化。无论访谈的目标为何，执行口述历史都必须具备批判探索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同时更要体认到这一事业在本质上是互动（**interactive**）和主观（**subjective**）的。

对于受访者应尽的责任

1. 必须告知受访者，口述历史的一般目的和程序，以及所致力为该特定计划的目标和预期用途。

2. 必须告知受访者，口述历史制作过程中双方的权益，例如编辑、使用限制、著作权、优先使用权、版税以及该记录预期的处置方式和各类传播方式，包括可能的电子发行。

3. 必须告知受访者，将请求他们签署法律授权书。在受访者同意开放使用之前，访谈应当持续保密。

4.访谈者必须谨防向受访者做出一些自己无法达成的承诺，诸如：保证访谈一定会出版；答应在未来访谈公开后，让受访者继续控有使用权等。但是，在未来的所有使用中，要真诚努力，必须尊奉受访者协议的精神。

5.访谈必须依照先前与受访者所做的协议来进行，这类协议必须记录存档。

6.访谈者工作时，必须在计划的目标与受访者的观点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应当敏于感受社会与文化经验的多样性，以及种族、阶级、族群、年龄、宗教和性别认同等所牵连的复杂关系。他们也应当鼓励受访者以自己的风格和言语来做回应，勇于说出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访谈者同时应当就适于探察的部分充分地询问受访者，并且深入探讨，不以浮泛的回应为满足。

7.访谈者应当防范受访者遭到任何可能的剥削，并且对于日后访谈的各类可能使用方式保持警觉。访谈者必须尊重受访者有权利拒绝讨论某些题目；有权对访谈的使用加以设限，情况严重时，甚至采取匿名。访谈者必须向所有的受访者清楚地解说这些自由抉择权。

8.访谈者应当使用最好的录制设备，他们的工具要准确地复制受访者的声音，如果合适的话，还可以录下其他声音和可视的图像。

9.由于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必须告知受访者可能利用他们访谈的广阔范围。

10.真诚努力，必须保证对录音和抄本的利用要尊奉受访者协议的精神和条款。

对于公众与专业本身应尽的责任

1.在执行工作时，口述史家有责任维持最高的专业标准，并维护与工作相关的各类学科和专业的标准。

2.在体认到口述历史对于了解过去的重要性以及执行口述历史所耗费的人力和财力后，访谈者和受访者应当互相努力，坦诚地记录下具有永恒价值的资料，并且让此项资料易于使用。

3.挑选受访者时，应该以他们的经历对眼前计划主题的启发程度作

为决定基准。

4.访谈者必须具备访谈技巧与专业能力，或者对眼前计划主题有所历练。

5.无论计划的特殊兴趣如何，访谈者都必须尝试超越计划的重心，努力扩大询问范围，创造、制作出最完整的记录，以使他人得蒙其益。

6.访谈者应尽力以具有挑战性和见解的询问方式，来进行富于讯息的对话。他们应当以受访者的背景为基础，可能的话，小心研读适当的原始文件以及受访者可能谈论到的、与主题相关的二手资料。

7.访谈者应当竭尽所能利用最好的记录设备为访谈做记录。他们的工具要准确地复制受访者的声音，如果合适的话，还可有图像。他们也应当收集和记录受访者拥有的其他资料，包括照片、印刷资料和其他声音，如果合适的话，还可有活动的图像记录。

8.访谈者应当就其筹划与方法，包括访谈环境等，提供完整的实况记录。

9.可能的话，访谈者和受访者，应当重阅和评估自己的访谈，包括所有由访谈制成的摘要和抄本。

10.在取得受访者的允诺后，访谈者应安排将访谈存放于既能保存，最后还能开放一般使用的档案典藏处。访谈者应当提供该访谈的基本资料，包括计划目标、赞助单位和经费来源等。且最好在计划开始之前，就配合档案典藏处决定必要的法律安排。如果访谈者安排保留该访谈的优先使用权利，其优先使用时即与先于公众使用时段的距离必须合情合理。

11.访谈者应当心系其搜集口述历史的社群，小心谨慎，切莫轻率地增添其负面形象，或为社群招致不当的声名。他们应当竭尽所能，让其访谈能为该社群使用。

12.使用和引用口述历史时，应该和使用其他史料一样的谨慎小心，并且采用相同的标准。使用者有责任维护受访者声音的完整性，不能误解受访者的话，也不能不管前后脉络，任意摘用。

13.口述历史计划必须在根据该计划制作所有展览、媒体展示或出版物上，公开注明计划赞助者与经费来源。

14.访谈者与口述历史计划应当审慎考量，如何与受访者及其社群分享工作成果所可能带来的回馈和奖赏。

赞助机构与档案机构应尽的责任

1.赞助机构与维护口述历史的档案馆对于受访者、访谈者、访谈专业以及社会大众都负有责任，应当在口述历史访谈的制作和档案维护上保持至高的专业和伦理标准。

2.赞助机构（或个别收藏者）有义务遵循受访者所设定的条件，筹划和保存可顺利取用的档案；正确记录每个访谈的制作和后续处理程序；为保存和传播访谈，保持与迅速发展技术相同步；为访谈做鉴别、索引、编目。

3.赞助机构和档案馆必须了解经由的各种工具，包括电子发行的方式，为研究而开放的网络的存在状态。

4.在其工作职权和资源取得的可能范围内，档案机构应当搜集个别研究者所制作的访谈，协助访谈者取得必要的法律协定。

5.赞助机构应当培训访谈者，这种培训包括：给他们最基本的指导——如何更精确地记录访谈，如果合适的话，录下其他声音和活动的图像记录；向他们解说计划的目标；告知经手访谈时所必需的一切伦理和法律考量，以便访谈者清楚地了解自己对于计划和受访者所应尽的义务。

6.必须适当地照会访谈者和受访者，了解其工作成果的各种引用或使用方式。

7.档案馆必须做出真诚的努力，确保对录音和抄本的利用要尊奉受访者协议的精神和条款，特别是那些应用了新技术的计划

附录二

法律授权样本

赠予契约样本

本人,[地址]的[受访者姓名],谨此将本人目前由[请描述]构成的访谈(或口述回忆录)的所有权,永久地赠予、转让、委派给[档案馆、项目、个人的名称]。[档案馆、项目、个人的名称]应该相信,本人了解本人的访谈(或回忆录)将可能被研究者利用和引用、出版或在任何媒体上传播。

在做此项赠予中,本人充分了解本人转让了在访谈(或口述回忆录)中享有或可能被认为享有的所有合法名分和著作权,以及在任何著作权中的权利、名分和利益,它们在美国现有和今后的法律下都可以被保证有效。本人转让的著作权包括独享复制权、发行权、筹划衍生产品、公共表演与展示权及全部的更新和扩展权。

本人,[代理人或全权代表]接受[受访者的姓名]的访谈(或口述回忆录)放入[档案馆或项目]中。

(捐赠人)

(受赠代理人机构)

(日期)

(以上取自约翰·诺伊恩施万德的《口述历史与法律》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2003))

访谈封存和(或)设限条款

未经本人书面许可,任何研究者不得接触本人的口述历史。

除非向本人提交了引用内容并获得了本人的书面许可，否则任何研究者不得引用本人的访谈。

本人的口述历史将向所有的研究者封闭，直到 [时间] 或本人去世后，两者按在前的时间执行。

除非所有涉及的能够发现本人身份之处被编辑删除，并被指定了笔名，否则本人的口述访谈不能被研究者利用。在本人去世后，口述历史访谈中被隐藏的所有部分和本人的真实身份，均可以公之于世。

受访者继承人的赠与契约书

在 [时间]，在 [口述历史计划或项目的名称] 中，根据 [受访者姓名] 心甘情愿的参与，他（她）自愿以 [录音带或抄本及其数量] 的形式，赠予 [接受团体或个人的名称] 一项访谈（或回忆录）。本人（我们） [姓名] 作为合法继承人，同样在此永久地将其赠予、转让、委托给 [档案馆、项目、访谈者的名称]。 [档案馆、项目、个人的名称] 应该相信，本人（我们）了解 [受访者的姓名] 的访谈（或回忆录）将可以被研究者利用和引用、出版或在任何媒体上传播。

本人（我们）更知道在做此项赠予中，本人（我们）转让了作为继承人对 [受访者的姓名] 的访谈（或回忆录）所有的合法名分和著作权，以及在任何著作权中的权利、名分和利益，它们在美国现有和今后的法律下都可以被保证有效。本人转让的著作权包括独享复制权、发行权、筹划衍生产品、公共表演与展示权及全部的更新和扩展权。

本人 [姓名]， [档案馆、项目或个人] 的代理人或全权代表，接受 [受访者的姓名] 的访谈(或回忆录)放入 [档案馆或项目] 中。

（受赠代理人机构）

（继承人）

（日期）

（以上取自约翰·诺伊恩施万德的《口述历史与法律》（*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2003））

访谈者的赠与授权书

本人，[访谈者的姓名]，作为访谈者服务于[计划、捐助项目或档案馆的名称]，大约在[时间]，没有履行法律授权，执行了一项访谈或访谈了[受访者的姓名]。在此永久地赠予、转让、委派给[项目或档案馆的名称]。[档案馆、项目、个人的名称]应该相信，本人（我们）了解访谈（或口述回忆录）将可能被研究者利用和引用、出版或在任何媒体上传播。

在做此项赠予中，本人充分了解本人转让了在这项访谈（或口述回忆录）中享有或可能被认为享有的所有合法名分和著作权，以及在任何著作权中本人的权利、名分和利益，它们在美国现有和今后的法律下都可以被保证有效。本人转让的著作权包括独享复制权、发行权、筹划衍生产品、公共表演与展示权及全部的更新和扩展权。

本人，[姓名]，[档案馆或项目]的代理人或全权代表，接受[受访者的姓名]的访谈（或口述回忆录）放入[档案馆或项目]中。

（访谈者）

（受赠代理人机构）

（日期）

（以上取自约翰·诺伊恩施万德的《口述历史与法律》（*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2003））

公众赠予契约

本人，[受访者姓名]谨此将在[时间]访谈本人有关的录音带以及抄本授予[档案馆或机构]。

本人授权[档案馆或机构]可以就其口述历史计划的教育和历史目标，将此做最佳运用。在做此项赠予中，本人自愿将此录音带和抄本的所有权转让归公众所有。

（受赠代理人机构）

（捐赠人）

(日期)

(以上取自美国参议院历史室)

受访者授权书

本人, [受访者姓名], 谨此将 [时间] 由 [访谈者的姓名] 进行录音访谈的所有权利、名分和利益授予圣安德鲁的主教派教会学校。本人了解这些访谈将被放置在该校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 提供给未来的学者利用。本人也了解录音带和抄本可能被用于公共展示, 不仅仅包括音像纪录片、幻灯、展览和文章。此项赠予不妨碍本人利用这些记录里的资料。

请任选其一:

- 对录音带和抄本的利用没有限制
- 录音带和抄本可以有附加的限制

(受访者)

(日期)

(地址)

(电话)

(以上取自美国马里兰州波托马克的圣安德鲁主教派教会学校)

注释与参考文献

第一章 当代的口述历史

1. Charles T. Morrissey has grappled persuasively with the definition of oral history in his essays, "Why Call It 'Oral History'? Searching for Early Usage of a Generic Term," *Oral History Review* 8 (1980), 20–48; "Introduction," in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ed.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4, 1st ed.), xix–xxiii; and "Beyond Oral Evidence: Speaking (Con)structively about Oral History," *Archival Issues* 17 (November 2, 1992), 89–94.
2. See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th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which are reprinted as an appendix to this volume.
3. William W. Moss, "Oral History: What Is It and Where Did It Come From?" in *The Past Meets the Present: Essays on Oral History*, ed., David Stricklin and Rebecca Sharpl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5;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Penguin, 1972), 48. See also William W. Moss and Peter C. Mazikana, *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A RAMP [Records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Programme] Study* (Paris: UNESCO, 1986), 2.
4. Iván Jaksíc, "Oral History in the America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September 1992), 590.
5. Paul Thompson, "Britain Strikes Back: Two Hundred Years of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5 (Summer 1981), 4–5;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9, 25–26;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39.
6. David Hackett Fischer, *Paul Revere's R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27–28; Dean Albertson, "Remembering Oral History's Beginning," *The Annual of the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Oral History* 1 (1987–88), 2.
7. Thompson, *Voice of the Past*, 46–47;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46.
8. Donald A. Ritchie, *Press Gallery, Congress and 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81–83.
9. Donald A. Ritchie, "Oral Histor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September 1987), 587–595; Ira Berlin, Marc Favreau, and Steven F. Miller, eds., *Remembering Slavery: African Americans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Norman R. Yetman, "Born in Slave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PA Slave Narratives,"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60 (April 2001), 86–95. Many of the WPA interviews are accessible online vi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merican Memory Web site: <http://memory.loc.gov>.

10. Stephen E. Everett, *Oral History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Washington: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2), 5–11; Forrest C. Pogue, *Pogue's War: 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1); H. Lew Wallace, "Forrest C. Pogue: A Biographical Sketch," *Filson Club Historical Quarterly* 60 (July 1986), 373–402; see also John Douglas Marshall, *Reconciliation Road: A Family Odyssey of War and Honor*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or some of the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S. L. A. Marshall's interviews and the conclusions he drew from them.
11. Joseph L. Mitchell, *Joe Gould's Secret*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reprints the two *New Yorker* essays from 1942 and 1964, and was the basis for the motion picture *Joe Gould's Secret*. Winslow C. Watson referred to "oral history" in an address to the Vermont Historical Society in 1863, but Watson lacked the national audience and notoriety that the *New Yorker* gave to Gould. See Charles T. Morrissey, "Why Call It 'Oral History'?" 20–48.
12. Allan Nevins, *The Gateway to History* (Boston: Appleton-Century, 1938), iv; Ray Allen Billington, ed., *Allan Nevins o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5), 209–10, 281–83, 288–93; Elizabeth I. Dixon, et al,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9), 14.
13. Willa K. Baum, "A Brief History of Oral History," Address delivered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April 22, 1972; David Lance, *An Archive Approach to Oral History* (London: Imperial War Museum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rchives, 1978).
14. Wolfgang Weber, "Mass of Trash" or "Veins of Gold"?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History and Archives* (Regensburg, Austria: S. Roderer Verlag, 2000), 21–24; Irina Sherbakova, "The Gulag in Memory,"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35–45.
15. Thompson, *Voice of the Past*, 55–59; Studs Terkel,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Pantheon, 1970); *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 (New York: Pantheon, 1974); and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New York: Pantheon, 1984); Alex Haley, *Roots: 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6); and "Black History, Oral History, and Genealogy,"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nd ed.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6), 258–79.
16. Sally Adams with Wynford Hicks, *Interviewing for Journalis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Ronald J. Grele, "Why Call It 'Oral History'?" Some Ruminations from the Field," *Pennsylvania History* 60 (October 1993), 506–9.
17. Scott Sherman, "Caro's Way,"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2002), 68.
18. Reporting on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in three Philadelphia neighborhoods, Charles Hardy noted, "We have found that the best interviewers often come from the enthusiastic amateur. . . . The historian generally comes from or has been trained in academic culture and academic style which raises the problem of establishing rapport,

- particularly when the time with the interviewee is limited." Charles Hardy, "The Urban Archives' 'Discovering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5 (Winter 1981), 4-5; Jean Lester, *Faces of Alaska from Barrow to Wrangell: A Glimpse of History Through Paintings, Photographs, and Oral Histories* (Ester, Alaska: Poppies Publishing, 1992); Dr. Junichi Saga, *Memories of Wind and Waves: A Self-Portrait of Lakeside Japan*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2002), 13-17.
19. Susan Paterno, "The Question Ma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October 2000), 52.
 20.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Knopf, 1953), 10; James MacGregor Burns, "The Truth of the Battlefield,"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rch 6, 1994), 34.
 21. Gore Vidal, *Screening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8. For an example of the blind spots in written history, see Lael Morgan, "Writing Minorities Out of History: Black Builders of the Alcan Highway," *Alaska History* 7 (Fall 1992), 1-13.
 22. Louise A. Tilly,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Between Social Sciences: Responses to Louise A. Tilly by Paul Thompson, Luisa Passerini, Isabell Bertaux-Wiame, and Alessandro Portelli," and "Louise A. Tilly'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6 (February 1985), 5-46; David Lodge, *Out of the Shelter* (New York: Penguin, 1989), 185.
 23. Michael Burlingame, ed., *An Oral History of Abraham Lincoln: John G. Nicolay's Interviews and Essay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xv-xviii.
 24. Alexander Stille, "Prospecting for Truth in the Ore of Memory: Oral History is Gaining New Respect Through Insights into Its Distortions,"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01.
 25. Dixon, et al,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3-8; see also Martha J. Ross, "Interviewer or Intervener: Interpretation in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Maryland Historian* 13 (Fall/Winter 1982), 3-6.
 26. Joseph Roddy, "Oral History: Soundings from the Sony Age," *R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llustrated* 3 (May 1977), 4; E. Culpepper Clark, Michael J. Hyde, and Eva M. McMahon, "Communication in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nvestigating Problems of Interpreting Oral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1 (February 1980), 29; Saul Benison, "Oral History: A Personal View," in Edward Clark, ed., *Modern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Oxford, 1971), 291; Ronald J. Grele,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Oral History, 1990: Subjectiv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Oral Histo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2; and Grele, ed., *Envelopes of Sound* (New York: Praeger, 1991).
 27. Perry Blatz, "Craftsmanship and Flexibility in Oral History: A Pluralistic Approach to Methodology and Theory," *The Public Historian* 12 (Fall 1990), 7-22; Ross, "Interviewer or Intervener," 3-6; 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xx-xxiii; Donald A. Ritchie,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Frisch," *OHMAR Newsletter* 11 (Fall 1988), 4-9.
 28. Eva McMahan, *Elit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9); Sherna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and Terry L. Birdwhistell, "Re-Educating an Oral Historian: Putting Practice Into Theory," unpublished paper, April, 26 1990.
 29. Herman Kahn,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3 (June 1968), 1471.
 30. Gluck an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226-227; see also Charles T. Morrissey, "Riding a Mule Through the 'Terminological Jungle': Oral History and the Problems of

- Nomenclature," *Oral History Review* 12 (1984), 13–28.
31. Elizabeth Kolbert, "Memories Wanted for History of Ellis Islan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1985.
 32. Lawrence S. Ritter, *The Glory of Their Tim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Days of Baseball Told by the Men Who Played It*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xvii–xviii, 62.
 33. John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ians and Long-Term Memory," in Dunaway and Baum, eds., *Oral History*, 1st ed., 324–32; James W. Lomax and Charles T. Morrissey, "The Interview as Inquiry for Psychiatrists and Oral Historian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Skills and Goals," in *The Public Historian* 11 (Winter 1989), 17–24; William C. Davis, *Jefferson Davis: The Man and His Hou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687.
 34. Robert N. Butler, "The Life Review: 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 in the Aged," in Robert Kastenbaum, ed., *New Thoughts on Old Age* (New York: Springer, 1964), 265–280.
 35. "Memory has always proven difficult for historians to confront," Michael Frisch noted in his essay, "The Memory of History" (*A Shared Authority*, 15–27); see also David Thelen, "Memory and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March 1989), 1117–29.
 36. Diane Manning, *Hill Country Teacher: Oral Histories from the One-Room School and Beyond* (Boston: Twayne, 1990), xx–xxi.
 37. Ruth Young Watt, chief clerk of the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interviewed by Donald A. Ritchie, 1979, transcripts,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 Oral History Project,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38. On Kirk's memory, the historian Gordon Prange commented: "Pearl Harbor's happening the next day impressed the memory upon him." Gordon Prange, *At Dawn We Slept: 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719–20.
 39. See Jean Piaget, *Memory and Intelligence* (New York: Basic, 1973); Edmund Blair Bolles,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Memory* (New York: Walker, 1988); and W. Walter Menninger, "Memory and History: What Can You Believe?" *Archival Issues: Journal of the Midwest Archives Conference* 21 (1996), 97–106.
 40. Nigel Hamilton, *JFK, Reckless You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532–33.
 41. See Jaclyn Jeffrey and Glenace Edwall, eds., *Memory and History: Essays on Recalling and Interpreting Evid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42. David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New York: Knopf, 1988); and "The Conversation: Arthur Schlesinger, Jr. Interviews David Brinkley,"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April 10, 1988), 29.
 43. See Jacklyn L. Jeffrey, "The Waco Tornado of 1953 as Symbol of Modernization and Rite of Initiation," *Sound Historian: Journal of the Texa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Fall 1993), 39.
 44.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reexamine memory and perspective in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4), 254–61.
 45. William Allen White, *A Puritan in Babylon: The Story of Calvin Coolidge*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vii.
 46. David Cho, "N.Va. Exhibit Examines History at a Crossroads," *Washington Post*, May 19, 2002. See Charles T. Morrissey, "More Than Embers of Sentiment: Railroad Nostalgia and Oral History Memorie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Public Historian* 15 (Summer 1993), 29–35.
 47. Joel Gardner, "An Interview with Linda Shopes," *OHMAR Newsletter* 15 (Fall 1992), 9, 11; Linda Shopes, "Beyond Trivia and Nostalgia: Collabor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c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5 (November 1984), 151–158.

48. Ronald Steel, "Harry of Sunnybrook Farm,"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10 1992) 34.
49. Jacquelyn Dowd Hall, James Leloudis, Robert Korstad, Mary Murphy, Lu Ann Jones, Christopher B. Daly, *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xv; see also Selma Leydesdorff, "The Screen of Nostalgia: Oral History and the Ordeal of Working-Class Jews in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7 (June 1986), 109–115.
50. Barbara Erskine, "Loss and Grief in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 18 (1996), 1–6; Ken Ringle, "People Were Drowning All Around Us," *Washington Post*, May 22, 1994; Rhoda G. Lewin, ed., *Witnesses to the Holocaust: An Oral History* (Boston: Twayne, 1990).
51. David Glassberg, "Public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Memory," *Public Historian* 18 (Spring 1996), 7–23; 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2. See Robert R. Weyeneth, "History, He Wrote: Murder,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s of Public History in a Community with a Secret," *The Public Historian* 16 (Spring 1994), 51–73.
53.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1, 15, 20, 51–52.
54. Barbara Allen, "Oral History: The Folk Connection," in Stricklin and Sharpless, eds., *The Past Meets the Present*, 15–26; see also William Lynwood Montell, *The Saga of Coe Ridge: A Study in Oral Histor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0), vii–xxi.
55. Micaela di Leonardo, "Oral History as Ethnographic Encounter," *Oral History Review* 15 (Spring 1987), 1–20; Kathryn Marie Dudley, "In the Archive, In the Field: What Kind of Documentation Is an 'Oral History?'" in Mary Chamberlain and Paul Thompson, eds., *Narrative and Gen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60–66; see also Peter Bartis, *Folklife & Fieldwork: A Layman's Introduction to Field Techniqu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1979); and Harry F. Wolcott, *Ethnography: A Way of Seeing*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9).
56. Barbara Allen, "Story in Oral History: Clues to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September 1992), 606–11; William Schneider, *So They Understand: Cultural Issues in Oral History*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7–52.
57. William Schneider,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Oral History with Examples from Alaska and South Africa," in Philippe Denis and James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Memory, Healing and Development* (Pietermaritzburg,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2), volume 2: 839–49; Schneider, *So They Understand*, 66.
58.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Collects Reactions to the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Folklife Center News* 223 (Fall 2001), 3–4;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0, 2001; Mary Marshall Clark, "The September 11, 2001, Oral History Narrative and Memory Project: A First Repor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 (September 2002), 569–79.
59. See James Hoopes, *Or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33–40.
60. Rick Harmon, "Oral Histories of the Federal Courts: The Oregon Experience," *Western Legal History* 1 (Summer/Fall 1988), 277–284.
61.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Interviewing for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Statement on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9).
62. See Daniel J. Walkowitz, "On Public History. . .,"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 Newsletter* 12 (August 1984), 11; and James B. Gardner and Peter S. LaPaglia, eds., *Public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Field* (Malabar, Fla.: Krieger, 1999).
63. See Donald A. Ritchie, "The Oral History/Public History Connection," in *Public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ed. Barbara J. Howe and Emory L. Kemp (Malabar, Fla.: Krieger, 1986), 57–69.
 64. "Oral History Survey," *The Federalist: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4 (September 1983), 1, 7; Ritchie. "Oral Histor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587–95.
 65. J. Todd Moye, "The Tuskegee Airmen Oral History Project and Oral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 (September 2002), 580–87; Public Law 106–380; Veterans'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loc.gov/folklife/vets/>.
 66. Hilary Stout, "Historians-for-Hire Chronicle Lives of Ordinary Folk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9, 1998; L. Elizabeth Beattie, "The Advent of Independents: Oral Historians Who Stand Alon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6 (Summer 1992), 1.
 67. *Ibid.*, 3; Susan Q. Stranahan, "Lending an Ear to Corporate History," *Philadelphia Inquirer*, September 21, 1992; "COH Starts Pioneer Mill Company Project," *Oral History Recorder: Newsletter of the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8 (Summer 2001), 1.
 68. Enid Hart Douglass, "Corporate History: Why?" *The Public Historian* 3 (Summer 1981), 75–80.
 69. "Oral History Supports Land Claims in Wes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7 (Fall 1983), 1, 8.
 70. Charles T. Morrissey, "Public Historians and Oral History: Problems of Concept and Methods," *The Public Historian* 2 (Winter 1980), 22–29; see also Charles T. Morrissey, "Truman and the Presidency: Records and Oral Recollections," *The American Archivist* 28 (January 1965), 53–61.
 71. James Morris, "The Historian's Craf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Report* 4 (September 1992), 4–5.
 72. Ritchie, "The Public History/Oral History Connection," 57–69; Donald A. Ritchie, *James M. Landis: Dean of the Regulat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73. Charles L. Sullivan, *Gathering at the River: South Mississippi's Camp Meetings* (Perkinston: Mississippi Gulf Coast Community College Press, 1990), 10–11.

第二章 开展一项口述历史计划

1. If all else fails, a follow-up session may be conducted by telephone—although it is a poor substitute for a face-to-face oral history.
2. L. Elisabeth Beattie, "The Advent of Independents: Oral Historians Who Stand Alon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6 (Summer 1992), 6.
3. See Joe Rossi, "Who Was That Masked Interviewer?" *Oral History Recorder; Newsletter of the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8 (Fall 1991), 1.
4. Debra Bernhardt, *Working Womenroots: An Oral History Primer* (Ann Arbor, Michigan: Institute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1980); Stephen E. Everett, *Oral History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2); and Heather Huyck, David Nathanson and Blair Hubbard, *Oral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Harper's Ferry, W.V.: National Park Service, 1984).
5. "Nuclear History Program Examines Past Policies of Nuclear Arms Management and Explores Assumptions About Nuclear Detent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3 (Spring 1989), 1, 8.
6. See, for example, Charles Scribner, Jr., *In the Company of Writers: A Life in Publishing*,

- based on the oral histories by Joel R. Gardner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7. Dean Albertson, "Remembering Oral History's Beginning," *The Annual of the New England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1987/88), 3.
 8. Linda Hoxit Raxter, H-Oralhist, May 29, 2002.
 9. Charles Hardy, "Minidisk Versus Audio Cassette: Is It Time to Make the Leap?" *OHMAR Newsletter* 22 (Fall 2001), 6–7.
 10. Kevin Mulroy, "Preserving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on Tape: Curatorial Techniques and Managing Proced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7 (November 1986), 189–197.
 11. Fo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oup interviewing, see Robert K. Merton, Marjorie Fiske, and Patricia L. Kendall, *The Focused Interview: A Manual of Problems and Procedur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35–69.
 12. Michael Kenny, "Th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in Interviewing: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ral History Review* 15 (Spring 1987), 75.
 13. Dale Treleven, *TAPE (Time Access to Pertinent Excerpts) System: A Method For Producing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 Other Sound Recordings*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79).
 14. Deborah Reid, "Talk Ain't Cheap: How to Get a Perfect Transcript," Techni-Type brochure.
 15. Elliot G. Mishler,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7–51; Henry H. Glassie, *Passing the Time in Ballymenon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n Ulster Coun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40.
 16. 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4.
 17. David Henige, *Oral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Longman, 1982), 107; Raphael Samuel, "Perils of the Transcript,"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88–92; Kate Moore, "Perversion of the Word: The Role of Transcripts in Oral History," *Words and Silence: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June 1997), 14–35, and responses Michael Frisch and Rosemary Block, 26–35; Michael Agar, "Transcript Handling: An Ethnographic Strategy," *Oral History Review* 15 (1986), 209–19.
 18. Carl M. Marcy, interviewed by Donald A. Ritchie, September 14 to November 16, 1983, transcripts,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 24–25,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9.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4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20. Shannon Page, "The Invisible Participant: The Role of the Transcriber in Interpreting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Research," in Philippe Denis and James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Memory, Healing and Development* (Pietermaritzburg,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Natal, 2002), vol. 2: 825–38.
 21. Katherine R. Martin and Charles E. Martin, "Transcription Style: Choices and Variables at the Appalachian Oral History Pro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6 (June 1985), 126–128.
 22. Nell Irvin Painter, *The Narrative of Hosea Hudson: His Life as a Negro Communist in the Sou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4.
 23. John A.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rev. ed. (Albuquerque, N.M.: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3), 16–35; John A. Neuenschwander, "Legal Release Agreements: A Closer Look,"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2 (Spring 1998), 1, 4–5.
 24.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19–22.
 25. Responses to an H-Oralhist request by Greta Reisel Browning, September 19, 2002.

26. John Noble Wilford, "Fun and Comradeship,"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7, 1985), 3; George Tames, *Eye on Washington: The Presidents Who've Known M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27. Alben Barkley, *That Reminds M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4); Donald A. Ritchie, "Alben W. Barkley: The President's Man," in *First Among Equals: Outstanding Senate Lea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Richard A. Baker and Roger H. Davidson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1), 127-62.
28.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5-12.
29. Sherna Berger Gluck, Donald A. Ritchie, and Bret Eynon, "Reflections on Oral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oundtable Comments," *Oral History Review* 26 (Summer/Fall 1999), 1-28.
30. "The Rocky Gap High School Oral History and Technology Project," 110; Tamara Kennelly, "Oral History on the Internet: Narratives from Pioneering Black Students," In Denis and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vol. 1: 86-99.
31. John A. Neuenschwander,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Electronic Publishing,"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8 (Fall 1994), 1, 3-4; John A. Neuenschwander, "Putting Interviews on the Internet? A Look at Key Issu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3 (Fall 1998), 4-6.

第三章 执行访谈

1. Clifford Terry, "The Real Studs," *Chicago Tribune* (April 5, 1992); Ken Adelman, "The Voice in the Box," *Washingtonian* 35 (March 2000), 32.
2. Ruth Finnegan, "A Note on Oral Traditio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4), 113-114; see also Linda Shopes, "Beyond Trivia and Nostalgia: Collabor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c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5 (November 1984), 151-58.
3. Donald A. Ritchie, "Beyond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Congress and Oral History," *Maryland Historian* 13 (Fall/Winter 1982), 7-16.
4. John Brady, *The Craft of Interviewing* (New York: Vintage, 1977), 155.
5. Shirley Biagi, *Interviews That Work: A Practical Guide for Journalist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86), 56.
6. Paul Grabowicz, "Researching People on the Internet,"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July 24, 2002), <http://www.ojr.org>.
7. See Edward D. Ives, *The Tape-Recorded Interview: A Manual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 and Oral Histor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0), 33-47.
8. David King Dunaway, "Field Recording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15 (Spring 1987), 34.
9. Sherna Gluc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 Women's Oral History," in Dunaway and Baum, eds., *Oral History*, 231.
10. Shirley Biagi, *Interviews That Work: A Practical Guide for Journalist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86), 82-85. A useful collection of sample questions for recording family history, and models for other types of interviewing, can be found in William P. Fletcher, *Recording Your Family History: A Guide to Preserving Oral History with Videotape, Audio Tape, Suggested Topics and Questions, Interview Techniques* (New York: Dodd, Mead, 1986.)
11. Charles T. Morrissey, "The Two-Sentence Format as an Interviewing Technique in Oral History Fieldwork," *Oral History Review* 15 (Spring 1987), 43-53.
12. Elliot G. Mishler,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Harvard

-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7–135; for the “human element” in fieldwork interviewing, see Robert A. Georges and Michael O. Jones, *People Studying People: The Human Element in Field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3. William Cutler III, “Accuracy in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4), 82; Although it is directed at pollsters, anyone asking questions should also consult Stanley L. Payne’s classic and oft-reprinted account *The Art of Asking Ques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14. William W. Moss, *Oral History Program Manual* (New York: Praeger, 1974), 43.
 15. Studs Terkel, *Talking to Myself: A Memoir of My Times* (New York: Pantheon, 1977), 64–70.
 16. Professor Timothy P. Maga interviewed Secretary Muskie for his book on Jimmy Carter’s foreign policies.
 17. Ronald Steel, “The Biographer as Detective: What Walter Lippmann Preferred to Forge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21, 1985.
 18. Louis Achincloss, *The House of the Prophe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0), 19.
 19. Brian Lamb, *Booknotes: Stories from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257.
 20.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xiv–xv, xix–xxii, 615–19.
 21. Brady, *The Craft of Interviewing*, 104; Oscar Wilde, *An Ideal Husband*, Act 1.
 22. Percora’s son, Louis, and nephew, Louis Stephens, recalled his acute memory and persistent reminiscing in interviews that I conducted while writing “The Pecora Wall Street Expose,” in *Congress Investigates: A Documented History, 1972–1974*, ed.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Roger Bruns (New York: R. R. Bowker, 1975), 4:2555–732.
 23. For a case study, see Mary Elizabeth Aube, “Oral History and the Remembered World: Cultural Determinants from French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10 (February 1989), 31–49.
 24. Ives, *The Tape-Recorded Interview*, 74–79.
 25. Pete Daniel, *Deep’n as It Co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rea Hammer, “Federal Visions/Regional Revisions: Oral History’s Role in Revisiting FSA Portraits of Southern Maryland” (paper delivered to th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meeting, October 1992, Cleveland, Ohio). Another creative merging of oral history and visual imagery is the work of the Alaskan portrait artist Jean Lester, who interviews her subjects as she paints them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gain a deeper perspective. See Jean Lester, *Faces of Alaska* (Ester, Alaska: Poppies Publishing, 1988), and *Faces of Alaska from Barrow to Wrangell* (Ester, Alaska: Poppies Publishing, 1992).
 26. “Twenty Years of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corder* (newsletter of the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3 (Spring 1996), 1.
 27. 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amilton Lytle, *After the Fact: The Art of Historical Detection* (New York: Knopf, 1982), 169–204.
 28.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Evaluation Guidelines* (Carlisle, Pen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1), 2.
 29. William M. Hammond, *Public Affairs: The Military and the Media, 1968–1973*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6), 479.
 30. For an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strategic planning, see Mary Jo Deering, “Oral History and School Integration Research: A Case Study,” *Oral History Review* 7 (1979), 27–41.

31. John T. Chirban, *Interviewing in Depth: The Interactive-Relational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6), xii, 90.
32. James Holstein and Jaber F. Gubrium,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5), 5; Mary J. Festle, "Qualifying the Quantifying: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Lung Transplant Recipients," *Oral History Review* 29 (Winter/Spring 2002), 85.
33.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01; Marc Pachter, ed., *Telling Lives: The Biographer's Ar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see also Theodore Rosengarten, *All God's Dangers: The Life of Nate Shaw* (New York: Knopf, 1974).
34. Donald A. Ritchie, "Learning to Listen," *Southwes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3 (Summer 1987), 1-7; Kathryn Anderson and Dana C. Jack, "Learning to Listen: 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Analysis," in 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i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1-26.
35. See Martha J. Ross, "Interviewer or Intervener: Interpretation in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Maryland Historian* 13 (Fall/Winter 1982), 3-6.
36. Moss, *Oral History Program Manual*, 39-40.
37. Gerald Posner, *Case Closed: Lee Harvey Oswald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F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235.
38. Kate Darian-Smith and Paula Hamilton, eds., *Memory an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Austral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 Judith Miller, "Erasing the Past: Europe's Amnesia about the Holocaus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16, 1986), 3-15; Daon and Petrie Kladstrup, *Wine and War: The French, the Nazis, and the Battle for France's Greatest Treasure* (New York: Broadway, 2001), 7.
39. Sally Adams with Wynford Hicks, *Interviewing for Journalis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32-33; Amelia Fr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thor, August 1993.
40. Mike Walters, "Report on 'Siberia' Interviews," *Working Together: A Regional Approach to Community Traditions and History in Idaho, Newsletter* 5 (Fall 1982), 4.
41. Richard F. Fenno, Jr., "Observation, Context, and Sequenc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March 1986), 2-15.
42. Ives, *The Tape-Recorded Interview* 79-81.
43. Walter Liniger, "The Original Down Home Blues Show,"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2 (Spring 1988), 1.

第四章 在研究与撰述中应用口述历史

1. "Statement on Interviewing for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Statement on Professional Conduct* (Washingto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0), 25-27; *Perspectiv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7 (October 1989), 8.
2. Barbara Tuchman, "Distinguishing the Significant from the Insignificant,"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2nd ed.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6), 96-97; Shirley Biagi, *Interviews That Work: A Practical Guide for Journalist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86), 16-19.
3. Barth Healey,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Say Kissinger Is Paranoid,' Mr. Nixon Said," *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September 6, 1992), 20.
4. Martha Ross has cited this incident frequently in oral history workshops.
5. Donald A. Ritchie, Holly Cowan Shulman, Richard S. Kirkendall, and Terry L. Birdwhistell, "Interview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A Discussion of New Standards of Documentation and Access," *The History Teacher* 24 (February 1991), 226-228.
6. The interview with Sen. Fong was conducted by Michaelyn P. Chou of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See Donald A. Ritchie, "Beyond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Congress and

- Oral History," *The Maryland Historian* 13 (Fall/Winter 1982), 7–16.
7. See Ronald J. Grele, "Why Call It Oral History? Some Ruminations from the Field," *Pennsylvania History* 60 (October 1993), 506–9.
 8. Philip Brooks's remarks are included in Elizabeth I. Dixon, et al,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9), 6–7; see also Ronald J. Grele,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Oral History, 1990: Subjectiv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Oral Histo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2), 1–8.
 9. Lewis L. Gould, ed. *Watching Television Come of Age: 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by Jack Goul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2).
 10. See for example Robert W. Cherny, "Constructing a Radical Identity: History, Memory, and the Seafaring Stories of Harry Bridg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 (November 2001), 571–99.
 11. Emmanuel LeRoy Ladurie, *Montail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 (New York: Vintage, 1979).
 12. John C. Dann, *The Revolution Remembered: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xv–xxi; see also Elizabeth A. Perkins, *Border Life: Experience and Memory in the Revolutionary Ohio Valle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and Charles T. Morrissey, "Beyond Oral Evidence: Speaking (Con)structively about Oral History," *Archival Issues* 17 (November 2, 1992), 90.
 13. "Stewart E. McClure, Chief Clerk, 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Education, and Public Welfare," interviewed by Donald A. Ritchie for the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 December 1982–May 1983, transcripts, Library of Congress, 118.
 14. John A.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3rd ed. (Carlisle, Pen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2); Joan Fairweather, "Stories Matter: Oral History and Land Claims in Canada and South America" in Philippe Denis and James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Memory, Healing and Development* (Pietmaritzburg,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Natal, 2002), 611–26.
 15. Bongani Finca, "Learning to Bless Our Memories," in Philippe Denis, ed., *Orality, Memory and the Past: Listening to the Black Clergy under Colonialism and Apartheid* (Pietmaritzburg, South Africa: Cluster Publications, 2000), 16.
 16. Ritchie, et al, "Interview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223–38.
 17. Dan K. Utley, "From the Ground Up: Or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y," *Sound Historian: Journal of the Texa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Fall 1993), 24.
 18. See T. G. Ashplant, "Anecdote as Narrative Resource in Working-Class Life Stories: Parody, Dramatization and Sequence," in Mary Chamberlain and Paul Thompson, eds., *Narrative and Gen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99–113.
 19. Donald A. Ritchie, "Learning to Listen," *Southwes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Summer 1987), 1, 3–7.
 20. Blair Worden, "Lyrical Histori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0 (July 15, 1993), 12; Johnson quoted in Christopher Matthews, *Hardball: How Politics Is Played—Told by One Who Knows the Game* (New York: Summit, 1988), 133.
 21. "Southern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ent Memory: Responses to the C. Vann Woodward Interview,"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8 (1987), 143–51.
 22. Kathleen M. Blee, "Evidence, Empathy, and Ethics: Lessons from Oral Histories of the Kla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0 (September 1993), 143–51.
 23. Allan Nevins, "Oral History: How and Why It was Born," in Dunaway and Baum, eds., *Oral History*, 34.

24. See Ronald J. Grele, "On Using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September 1987), 570–78; and Allen Smith,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Phoenix: Onyx, 1988).
25. See the appendix on *Internet Resources*.
26. Mark A. Stoler, *George C. Marshall: Soldier-Statesman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Twayne, 1989). A part from his four-volume biography of Marshall, Pogue's interviews were published in Larry I. Bland, et al, eds.,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Lexington, Va.: George C. Marshall Research Foundation, 1991).
2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I:xv.; Lynn A. Bonfield, "Conversations with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43 (Fall 1980), 466.
28. Sherna Berger Gluck, "We Will Not Be Another Algeria: Women's Mass Organizations, Changing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tential for Women's Liberation in a Future Palestinian State,"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Oral History*, 1990, 225.
29. William W. Moss, "Anonymity of Sources in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3 (Fall 1989), 1, 8.
30.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Evaluation Guidelines*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2), 2.
31. Howard E. McCurdy, *Inside NASA: High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the U.S. Space Progr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9.
32. Joseph Roddy, "Oral History: Soundings from the Sony Age," *R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llustrated*, 3 (May 1977); Charles T. Morrissey, "Oral History and the Boundaries of Fiction," *The Public Historian* 7 (Spring 1985), 42.
33. Morrissey, "Oral History and the Boundaries of Fiction," 43; Robert H. Ferrell and Francis H. Heller, "Plain Faking?" *American Heritage* (May/June 1995), 14, 16.
34. Cullom Davis, "Success and Excess: Oral History at High Tide," in *The Past Meets the Present: Essays on Oral History*, ed. David Stricklin and Rebecca Sharpl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77–85.
35. Elizabeth Hardwick, "The Teller and the Tap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30, 1985), 3–5.
36. Henry Fairlie [review of *Robert F. Kennedy and His Times*, by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New Republic* 179 (September 9, 1978), 32.
37. Unlike other reviewers who praised *Hard Times*' uplifting, inspirational spirit, Frisch thought it depressing that even thirty years after a massive breakdown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mericans still could not bring themselves to examine their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Reading the other views, he decided that most had been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celebratory message of the interviews for the dispirited America of the 1970s than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1930s. Donald A. Ritchie,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Frisch," *OHMAR Newsletter* 11 (Fall 1988), 5; 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5–13.
38. Bonfield, "Conversations with Schlesinger," 33.
39. Diane Johnson, "I, The Jury: Why This Novelist Can't Resist a Good Book Panel,"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10, 1994), 14; see also Ina Yalof's rebuttal, "Thinking Is Required,"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8, 1994), 27.
40. Timothy Foote, "Battle Stars: Recollections of the Pacific War,"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May 8, 1994), 27.
41. Linda Shopes, "Developing a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Oral History: Some Notes

-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Book Reviews," *Oral History Review* 14 (1986), 9–25.
42. Ritchie, et al, "Interview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223–224.
 43. Kate L. Turabian,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6th ed., revised by John Grossman and Alice Benne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50, 206–7.

第五章 口述历史录影

1. Henry Glassie, *Passing the Time in Ballymenon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n Ulster Coun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40; Richard Sweterlitsch, "Oral History and Myth-Making: Confessions of a Researcher Turned Producer," *Annual of the New England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1987–88), 10–17.
2. Pamela M. Henson and Terri A. Schorzman, "Videohistory: Focusing on the American Pas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September 1991), 620; Joel Gardner, "Oral History and Video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ral History Review* 12 (1984), 105–11; Brad Jolly, *Videotaping Local History*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2), 75–87; "History Leaves the Page: Videotaping Oral History," *HA!points* [History Associates, Inc. Newsletter] (Winter/Spring 1997), 2–3; Legacy program.
3. See Thomas L. Charlton, "Videotaped Oral Histor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merican Archivist* 47 (Summer 1984), 228–36.
4. Gardner, "Oral History and Video," 108–9.
5. See "The Mirror with a Memory," in 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amilton Lytle, *After the Fact: The Art of Historical Detection* (New York: Knopf, 1982), 205–31.
6. L. Elizabeth Beatime, "Video: The Saving Fac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5 (Winter 1992), 6.
7. W. Richard Whitaker, "Why Not Try Videotaping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9 (1981), 120.
8. Charlton, "Videotaped Oral Histories," 235.
9. Joseph Wilson, "The Afro-American Labor Leadership Oral/Video History Series," *Oral History Review* 14 (1986), 27–33.
10. Henson and Schorzman, "Videohistory," 620; Pamela Henson, "Excerpt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John Schuchman," *OHMAR Newsletter* 8 (Fall 1990), 6–10.
11. Henson and Schorzman, "Videohistory," 623.
12. Jim Small, "A Visual Recording," *CRM Bulletin* [National Park Service] 13 (1990), 1, 4–5.
13. Henson and Schorzman, "Videohistory," 622; Beattie, "Video: The Saving Face," 6.
14. Jolly, *Videotaping Oral History*, 109–21; this section also draws on a video workshop conducted by the producer Brien Williams, OHMAR meeting, St. Mary's College, St. Mary's City, Md., April 1992.
15. Dennis Curtin, "A Short Course on Digital Video": <http://www.shortcourse.com>.
16. Whitaker, "Why Not Try Videotaping Oral History?" 115–24.
17. Documentary filmmaker William Gazecki, "Breaking into Documentary Filmmaking," *Digital VideoEditing*. http://production.digitalmedianet.com/2002/01_jan/features/gazecki_advice.htm.
18. David H. Mould, "Composing Visual Images for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7 (November 1986), 198–205; Jolly, *Videotaping Local History*, 50–51.
19. Richard Campbell, "Don Hewitt's Durable Hour,"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3), 26.
20. Terri A. Schorzman, ed.,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Videohistory: The Smithsonian*

- Institution and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Experiment* (Malabar, Fla.: Krieger, 1993), 59–65, 210–15.
21. Dan Arden, "Producing Videos: Reports from the Field," presentation at the 1996 meeting of th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2. William Gazecki, "Breaking into Documentary Filmmaking," *Digital VideoEditing*: www.digitalvideoediting.com.
 23. Charlton, "Videotaped Oral Histories," 234.
 24. See John A.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rev. ed. (Albuquerque, N.M.: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3), 16–34; and Schorzman,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Videohistory*, 41–42, 206–8.
 25. William W. Moss and Peter C. Mazikana, *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a RAMP [Records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Programme] Study* (Paris: UNESCO, 1986), 44; Jolly, *Videotaping Local History*, 19–37.
 26. Verena Alberti, "How to Deal with Sound Archives: Dilemmas on the Technical Preservation of Oral History Archives," *Crossroads of History: Experience, Memory, Orality* (Istanbul: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0), vol. 1, 1–8.
 27. William J. Staples, "Videotape Is Dead," *Industrial Photography* (March 1993), 14–15.
 28. "The Film and Video Archive Project," *Oral History Recorder* [Newsletter of the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6 (Spring 1989), 2–3, 8.
 29. Henson and Schorzman, "Videohistory," 625.
 30. E. John B. Allen, "A Sporting Chance: Oral History and Films," *Annual of the New England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1987–88), 23.
 31. Dean Albertson, "Remembering Oral History's Beginnings," *Annual of the New England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1987–88), 7–8.
 32. "Film Documents Kentucky's Civil-Rights Movement," *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January 21, 2002.
 33. Michael Frisch, "Oral History, Documentary, and the Mystification of Power: A Critique of Vietnam: A Television History," in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159–78.
 34. Sweterlitsch, "Oral History and Myth-Making," 12; see also Brien Williams, "Recording Videohistory: A Perspective," in Schorzman,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Videohistory*, 138–54.
 35.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clinton/>
 36. Daniel Schorr, *Clearing the Air* (New York; Berkeley, 1978), 18.
 37. Sweterlitsch, "Oral History and Myth-Making," 15–16; Allen, "A Sporting Chance," 19–20.
 38. Allen, "A Sporting Chance," 23–24; Robert Brent Toplin, "The Filmmaker as Histori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 (December 1988), 1219–27.
 39.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Historians in Regard to Historical Films and Video," *Perspectives: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0 (September 1992), 15, 17.
 40. Jolly, *Videotaping Local History*, 77.
 41. Mary Rose Bosewell [review of "The Boott Cotton Mills Museum,"] *Oral History Review* 20 (Spring–Fall 1992), 88–89.
 42. Whitaker, "Why Not Try Videotaping Oral History," 123; Shaw, "Public Access Television," 7.
 43. "Oral History and the Arts," plenary session, OHMAR conference, April 18, 1982, transcript, OHMAR pape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44. Lynn A. Bonfield, "Conversations with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43 (Fall 1980), 471.
45. Beattie, "Video: The Saving Face," Shaw, "Public Access Television," 7.

第六章 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口述历史保存

1. Donald A. Ritchie,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 Interview with Ronald J. Grele," *OHMAR Newsletter* 16 (Fall 1993), 7; Elizabeth I. Dixon, et al,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9), 5-7.
2. Barbara Tuchman, "Distinguishing the Significant from the Insignificant,"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2nd ed.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6), 96; see also Wolfgang Weber, "Mass of Trash" or "Veins of Gold"?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History and Archives* (Regensburg, Austria: S. Roderer Verlag, 2002), 33-37.
3. Donald A. Ritchie, "Oral Histories May Help Scholars Plow Through the Rapidly Accumulating Mass of Federal Paper,"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2, 1988), A44.
4. James E. Fogerty, "Filling in the Gap: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American Archivist* 46 (Spring 1983), 148-157.
5. Ibid., 151; see also Ronald L. Filippelli, "Oral History and the Archives," *American Archivist* 39 (October 1976), 479-483.
6. Fogerty, "Filling in the Gap," 153-154; William W. Moss and Peter C. Mazikana, *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A RAMP Study* (Paris: UNESCO, 1986), 4, 25-26, 29.
7. Ritchie, "A Collectiv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7.
8. John T. Mason, Jr. interviewed by Benis M. Frank, July 16, 1983, transcripts, Marine Corps Oral History Program, Marine Corps Historical Center, Washington, D.C.
9. *Oral History Evaluation Guidelines*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2), 1-2.
10. Cary C. Wilkins, ed., *The Guide to Kentucky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Frankfort: Kentucky Oral History Commission, 1991); "California Legislature Creates State OH Program,"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0 (Fall 1986), 3.
11.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 has shied away from giving grants for oral histories, with the single exception: the commission concluded that oral traditions were so integral in Na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at efforts to preserve its documentation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oral sources.
12. Moss and Mazikana, *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60. Federal copyright law stipulates that a transfer of ownership "is not valid unless an instrument of conveyance, or a note or memorandum of the transfer, is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the owner of the rights conveyed." See John A.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rev. ed. (Albuquerque, N.M.: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3), 18-19.
13. Ibid., 34-35, 48-49, 56; William W. Moss, *Oral History Program Manual* (New York: Praeger, 1974), 46-49, 64-68.
14. Marion Matters, *Oral History Cataloging Manual*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95).
15. For archival finding aids, see Moss and Mazikana, *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62-63; for library finding aids, see Cullom Davis, Kathryn Back, and Kay MacLean, *Oral History from Tape to Type*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7), 87-101.

16. Christopher Ann Paton, "Whispers in the Stacks: The Problem of Sound Recordings in Archives," *American Archivist* 53 (Spring 1990), 274–280.
17. Louis Starr, letter to David Wallace, February 16, 1962, reprinted i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4 (Spring 1990), 2.
18. "In the Trenches" [an interview of Charles Hardy by Elaine Eff], *OHMAR Newsletter* 23 (Spring 2002), 2–8.
19. Paton, "Whispers in the Stacks," 276–277; Moss and Mazikana, *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43–45.
20. Larry I. Bland, e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Lexington, VA: George C. Marshall Research Foundation, 1991).
21. Stacey Roth, "The Care and Preservation of Sound Recordings,"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 News* 23 (October 1985), 5.
22. Moss and Mazikana, *Archives,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43–45; "Magnetic Tape Recording: Forever?" *3M Technical Bulletin* (St. Paul, Minn.: 3M Magnetic Media Division, 1984), 1–3.
23. David H. Mould, "Digital Archival Storage for Or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10 (February 1989), 59–63; Schneider and Grahek, *Project Jukebox*, 5; Frederick J. Stielow, "Archival Theor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lectronic Media: Opportunities and Standards Below the Cutting Edge," *American Archivist* 55 (Spring 1992), 332–43.
24. "Nate Shaw Tapes Damaged in Hurricane, Restored by UNC Southern Folklife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4 (Fall 1990), 3; Theodore Rosengarten, *All God's Dangers: The Life of Nate Shaw* (New York: Knopf, 1974).
25. The best guide to tape indexing is Dale Treleven, *TAPE (Time Access to Pertinent Excerpts) System: A Method For Producing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 Other Sound Recordings*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79); see also Dale E. Treleven, "Oral History, Audio Technology and the TAPE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2 (February 1981), 27–45.
26. Elizabeth P. Jacox, "Making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daho Oral History Center Newsletter* 4 (Summer 1982), 3–4.
27.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1980), 189.
28. Roy Rosenzweig, "Automating Your Oral History Program: A Guide to Data Base Management on a Microcompu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5 (November 1984), 174–187.
29. Kenneth Thibodeau, "Overview of 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to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Challenges in Coming Years," *The State of Digital Preservati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2002); William Schneider and Daniel Grahek, *Project Jukebox: Where Oral History and Technology Come Together* (Anchorage: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Anchorage, 1992), 1–8.
30. Frederick J. Graboske, "Digitizing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in Philippe Denis and James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Memory, Healing and Development* (Pietermaritzburg,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2), vol. 1: 72–85.
31. Ibid; Schneider and Grahek, *Project Jukebox*.
32. John Naughton, "Gordon E. Moore: No Goodbyes for World's Mr. Chips," *The Observer* (August 8, 1999); Thibodeau, "Overview of 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to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Challenges in Coming Years."
33. Virginia Danielson, "Stating the Obvious: Lessons Learned Attempting to Access

- Archival Audio Collections," *Folk Heritage Collections in Crisis*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2000).
34. Bruce H. Bruemmer, "Access to Oral History: A National Agenda," *American Archivist* 54 (Fall 1991), 494–501; Meg Bellinger, "Understanding Digital Preservation: A Report from OCLC," *The State of Digital Preservati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2002).
 35. Matters, *Oral History Cataloging Manual*; Cathryn A. Gallacher and Dale E. Treleven, "Developing an Online Database and Printed Directory and Subject Guide to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Oral History Review* 16 (Spring 1988), 33–68.
 36. Helen R. Tibbo and Lokman I. Meho, "Finding Finding Aids on the World Wide Web," *American Archivist* 64 (Spring/Summer 2001), 61–77.
 37. Sherna Berger Gluck, "Pace, Performance, Pitch—and Even Poetry: The CSULB Virtual Oral/Aural History Projec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6 (Spring 2002), 4–5; see www.csulb.edu/voaha.
 38. Donald A. Ritchie, "www.oral.history.infinity," *Oral History Review* 26 (Summer/Fall, 1999), 13–15; Paul Thompson, "Sharing and Reshaping Life Stories: Problems and Potential in Archiving Research Narratives," in Mary Chamberlain and Paul Thompson, eds. *Narrative and Gen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80.
 39. Mary Ann Larson, "Guarding Against Cyberpirat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3 (Fall 1999), 4–5.
 40. Karen Brewster, "Oral Recordings on the Internet: Finding the Issue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October 17–21, 2001, Anchorage, Alaska.
 41. Sherna Berger Gluck, "Brief Note on CSULB Project Methodology and Procedur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6 (Spring 2002), 6.
 42. Ritchie, "www.oralhistory.infinity," 13–15.
 43.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3rd ed.
 44. "Statement on Interviewing for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Perspectiv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7 (October 1989), 8.
 45. David M. Oshinsky, "Oral History: Playing by the Rul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7 (September 1990), 609–614; Oshinsky,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46. Jon Wiener, "The Alger Hiss Case, the Archives, and Allen Weinstein," *Perspectives: 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30 (February 1992), 12; Donald A. Ritchie, "Interviewers and Archivists,"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Newsletter* July 1990, 13; Donald A. Ritchie, Holly Cowan Shulman, Richard S. Kirkendall, and Terry L. Birdwhistell, "Interview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A Discussion of New Standards of Documentation and Access," *The History Teacher* 24 (February 1991), 234.
 47. Ritchie, et al, "Interview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235–36.
 48. Frederick J. Stielow, *The Management of Oral History Sound Archives*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36; Ritchie, "Interviewers and Archivists," 13;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s for Initiating Cooperative Oral History Projects," typescript report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20408.
 49. "National Archives Adopts Oral History Plan," *The Federalist: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8 (Fall 1987), 7–8.
 50. Pamela Henson, "Smithsonian Leads the Way Among Federal Agenci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3 (Winter 1979), 1, 6; Carol Dreyfus and Thomas Connors, "Oral History and American Advertising: How the 'Pepsi Generation' Came Al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6 (November 1985), 191–197.

51.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3rd ed.
52. Ibid.
53. Ann E. Pederson and Gail Farr Casterline, *Archives & Manuscripts: Public Programs*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82), 8.
54. Joseph W. Palmer, *Oral History in Public Librari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84), 8–9, 10.
55. Pederson and Casterline, *Archives & Manuscripts: Public Programs*, 9, 15, 23–24.
56. <http://www2.state.id.us/ishs/smokejumper.html>; Troy Reeves, H-ORALHIST, May 23, 2002; Tamara Kennelly, "Oral History on the Internet: Narratives from Pioneering Black Students," In Denis and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vol. 1: 86–99.
57. Willa K. Baum, "Building Community Identity Through Oral History—A New Role for the Local Library," *California Librarian* (October 1970), 271–284.

第七章 口述历史教学

1. Richard P. Onderdonk, "Piaget and Oral History: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ary Studies Class," *Oral History Review* 11 (1983), 77.
2. John A.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s a Teaching Approac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76), 9; John A.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in the High School Classroom," *Oral History Review* 3 (1975), 61; Barry A. Lanman,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1974 and 1987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Surveys," *Oral History Review* 17 (Spring 1989), 223–24.
3. Eliot Wigginton, *Sometimes a Shining Moment: The Foxfire Experie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5), 325–86.
4. June Jordan, "Nobody Means More to Me Than You and the Future Life of Willie Jordan," in *From the Hip: Documentary Team Guidebook* (Durham, N.C.: From the Hip, 1993), 14–15.
5. Eliot Wigginton, ed., *The Foxfire Book*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1972), 9–14.
6. Wigginton, *Sometimes a Shining Moment*, 329–30, 343–46, 352, 354; Thad Sitton, "The Descendants of Foxfire," *Oral History Review* 6 (1978), 20–35; see also the Foxfire series published by Doubleday since 1972.
7. During the 1970s, Thad Sitton identified some eighty secondary school oral history magazines, in thirty-one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Guam, Samoa, the Virgin Islands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See Sitton, "The Descendants of Foxfire," 20–35; George L. Mehaffy, "Foxfire Comes of Age," *Oral History Review* 13 (1985), 145–49; "Cultural Journalism Shares Oral History Through Schoolchildre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0 (Summer 1986), 3; Pamela Wood, ed., *The Salt Book*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1977); Ellen G. Massey and Ruth E. Massey, eds., *Bittersweet County*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1978); and "Minds Stayed on Freedom: Movement Veterans Speak to Holmes County Youth," *Bloodlines* 2 (Spring 1990).
8. Barry A. Lanman and George L. Mehaffy, *Oral Histor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88); Linda P. Wood, *Oral History Projects in Your Classroom* (Carlisle, Pen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1); *History from the Liv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Craft of Oral History*, (video, Newport, R.I.: Grin Productions, 1998); Pamela Dean, Toby Dispat, and Petra Munro, *Talking Gumbo: An Oral History Manual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98), and *You've Got to Hear This*, video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98).
9. George L. Mehaffy, Thad Sitton, and O. L. Davis, Jr.,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Washington: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1979); Cynthia Stokes Brown,

Like It Was: A Complete Guide to Writing Oral History (New York: Teachers and Writers Collaborative, 1988); <http://www.folklife.si/edu/MississippiDelta/discoveringourdelt.htm>.

10. Lanman and Mehaffy, *Oral Histor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11–12; Wigginton, ed., *The Foxfire Book*, 12.
11. William Cutler, et al., “Oral History as a Teaching Tool,” *Oral History Review* 1 (1973), 38–43.
12. George Mehaffy, “Oral History in Elementary Classrooms,” *Social Education* (September/October 1984), 470–73; Stephen Lehane and Richard Goldman, “Oral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Tool for Educators,”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77 (January 1977), 173–81; Laura Wendling, “Oral History. . . It’s Elementary!” *The Oral History Educator* 1 (Fall 1999), 5–7; and Alistair Ross, “Children Becoming Historians: An Oral History Project in a Primacy School,”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432–47.
13. “Cultural Journalism,” 3.
14. Stan and Jan Berenstain, *The Berenstain Bears and the Giddy Grandm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15. George Mehaffy and Thad Sitton, “Oral History: A Strategy That Works,” *Social Education* 41 (May 1977), 378–82; Barbara A. Levy and Karen Marshall, “Kids Making History,” *History News* (March/April 1990), 20; Michael Brooks, “‘Long, Long Ago’: Recipe for a Middle School Oral History Program,”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11 (Spring 1997), 32–35.
16. Levy and Marshall, “Kids Making History,” 18–20; see also Alan J. Singer, “Oral History and Active Learning,” *Social Science Record* 31 (Fall 1994), 4–20; and John Marshall Carter, “‘Grandma Book’: Writing to Discover Your Past: Classroom Teachers Idea Notebook,” *Social Education* 59 (February 1995), 92–94.
17. Lanman and Mehaffy, *Oral Histor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1–6, 8; see also Donald A. Ritchie, “Teaching the Cold War through Oral History,” *History Teacher* 8 (Winter 1994), 10–12; and the special oral history issue edited by Cliff Kuhn and Marjorie L. McLellan,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11 (Spring 1997).
18. Mitch Mendosa, “Reflections on Voices of the Valley,” in *Tell Us How It Was: Stories of Rural Elders Preserved by Rural Youth* (Washington, D.C.: Rural School and Community Trust, 2002), 15–22, 25.
19. Roy Rosenzweig, “www.historymatters.gmu.edu: The U.S. Survey Course on the Web,”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Newsletter* (November 1998), 13; “Ordinary People Living Extraordinary Lives:” <http://www.dept.usm.edu/~mcr0hb>; Samuel Totten, “Using Oral Histories to Address Social Issues in the Social Studies Classroom,” *Social Education* 53 (February 1989), 114.
20. Joel R. Gardner, “Using Oral History and Folklore in the Classroom,” *New Jersey Folklore Society* 11 (Spring/Fall 1990), 1–16; Brown, *Like It Was*, 31–47.
21. Lanman and Mehaffy, *Oral Histor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14; Totten, “Using Oral Histories to Address Social Issues,” 115.
22.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s a Teaching Approach*, 11–13.
23. Garrison Keillor, *Happy to Be Here* (New York: Atheneum, 1982), 194–95; Mehaffy, et al,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3; Thad Sitton, “Oral History: From Tape Recorder to Typewriter,” *The Social Studies* 72 (May/June 1981), 122–23.
24. Interview with G. R. F. Key, *Earth Waves* 3 (1982), 6.
25. Gardner, “Oral History and Folklore,” 1–15.

26. Mehaffy and Sitton, "Oral History: A Strategy That Works," 378–82; 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amilton Lytle offer a valuable case study in *After the Fact: The Art of Historical Detection* (New York: Knopf, 1982), 169–204.
27. Lehane and Goldman, "Oral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Tool for Educators," 181; Onderdonk, "Piaget and Oral History," 77–85.
28. Peter N. Stearns, *Meaning over Memory: Recasting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and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15, 63, 155–56, 170, 175–76.
29. Totten, "Using Oral Histories to Address Social Issues," 114–16, 125
30. Barry A. Lanman, "Oral History as an Educational Tool for Teaching Immigration and Black History in American High Schools: Findings and Que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8 (June 1987), 122–35.
31. Paula J. Paul, "Fish Bowls and Bloopers: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11 (Spring 1997), 43–46; Nicholas P. Ciotola, "Recording Wartime Reminiscences: Using Oral History to Teach World War II,"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16 (Spring 2002), 59–61.
32. Totten, "Using Oral Histories to Address Social Issues," 115.
33. Mehaffy, Sitton, and Davis,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Gardner, "Using Oral History and Folklore in the Classroom," 5.
34. Barbara Ruden, "Living History Lesson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1999; Glenn E. Whitman,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be Historians: An Oral-History Project for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The History Teacher* 33 (August 2000), 469–81.
35.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s a Teaching Approach*, 21.
36. George L. Mehaffy and Thad Sitton, "Oral History Tells Its Own 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blolly Project," *Social Studies* 68 (1977), 231–35.
37. Neuenschwander, *Oral History as a Teaching Approach*, 9, 22.
38. Frank J. Fonsino,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The History Teacher* 2 (1980), 239–43.
39. Mehaffy, Sitton, and Davis,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1; Willa K. Baum, "Looking at Oral History," *ERIC/CHESS* (September 1975), 2.
40. Marjorie L. McLellan,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and on the World Wide Web,"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1 (Fall 1997), 9; Anne Ray, "Resources Make Oral History Work," *The [N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 Network News* 7 (Summer 1999), 1, 3; "What Did You Do in the War, Grandma?" Oral histories of Rhode Island women in World War II by students of South Kingstown High School, 1989: <http://www/stg.brown.edu/projects/1968>; http://www.stg.brown.edu/projects/WWII_Women; and <http://newdeal.feri.org>.
41. "Observations on National History Day," *OHMAR Newsletter* 8 (Fall 1984), 14–15.
42. McGregor McCance, "Learning History from its Source,"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News*, (June 13, 1993).
43. Lanman and Mehaffy, *Oral Histor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19.
44. Rina Benmayor,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Life Stories," vol. 1: 60–71, and Mats Greiff, "Oral History at Malmö University," in Philippe Denis and James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Memory, Healing and Development* (Pietermaritzburg: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Natal, 2002), vol. 3:1510–23.
45. John Forrest and Elisabeth Jackson, "Get Real: Empowering the Student Through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18 (Spring 1990), 29–44.
46. See Stacy Erickson and Troy Reeves, eds., *A Field Notebook for Oral History* (Boise: Idaho Oral History Center, 2001).
47. James Hoopes, *Oral History for Student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Press, 1979), 49; Donald A. Ritchie,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 Interview with Ronald J. Grele," *OHMAR Newsletter* 16 (Fall 1993), 6–8.
48. Michael H. Ebner, "Students as Oral Historians," *The History Teacher* 9 (February 1976), 196–201.
 49. A. Glenn Crothers, "'Bringing History to Life': Oral History, Community Research, and Multiple Levels of Learning,"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 (March 2002), 1446–51.
 50. Mary M. Schweitzer,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Pennsylvania History* 60 (October 1993), 496–99.
 51. See Tracy E. K. Meyer, "'It's Not Just Common Sense': A Blueprint for Teaching Oral History," 35–56, and Marjorie L. McLellan, "Case Studies in Oral History and Community Learning," *Oral History Review* 25 (Fall 1998), 81–112.
 52. Edward Ives, untitled subsection of Cutler, et al., "Oral History as a Teaching Tool," 45; see also Louisa Schell Hoberman,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and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n Oral History Video Project," *Perspectives* 32 (March 1994), 1, 13–16.
 53. See Ebner, "Students as Oral Historians," 198. Much of the discussion of oral history on the college level is drawn from the course syllabi of Terry L. Birdwhistell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Thomas L. Charlton at Baylor University, and Wendell Wray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54. Elizabeth Gibbens, "Jacqueline Dowd Hall," *Humanities* 20 (Nov./Dec. 1999), 22–23; Renata W. Prescott,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Oral Histor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Narrator," *Oral History Review* 26 (Summer/Fall 1999), 47–64.
 55. Jean M. Humenz and Laurie Crumpacker, "Oral History in Teaching Women's Studies," *Oral History Review* 7 (1979), 53–69.
 56. Mary Jo Deering, "Oral History and School Integration Research: A Case Study," *Oral History Review* 7 (1979), 27–41.
 57. For example, see Dan Riordan, ed., *Reminiscences: An Anthology of Oral History* (Stout,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out, 1980); *As I Remember Fordham: Selections from the Sesquicentennial Oral History Projec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1991); and Charles H. Martin and Rebecca M. Craver, eds., *Diamond Day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 (El Paso: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 1991).
 58. Beverly Blois, et al., *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 An Oral History, 1965–1985* (Annandale, Va.: 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 1987).
 59. Günham Danisman, "The Oral History of a History Department," in Denis and Worthington, eds.,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vol. 3:1477–92.
 60. Charles T. Morrissey, "Oral History on Campus: Recording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Dartmouth College Library Bulletin* 11 (April 1971), 75–76.
 61. John Rothstein, "Oral History: A Student's View," *The Journal of the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Oral History* 2 (1988/89), 38–44.
 62. Baum, "Looking at Oral History," 2.
 63. The recommended regulations were codified in Title 45,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Part 46 (usually cited as 45 CFR 46).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Belmont Repor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79), 4–5; Linda Shopes, "Historians and Human-Subjects Research," *Recent Science Newsletter* 2 (Spring 2001), 6–7, 15.
 64. "Panelists Defend, Criticize Campus IRB Proces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5 (Winter 2001), 6.
 65. Gary May to author, November 4, 1995; Michael A. Gordon, "Historians and Review Boards," *Perspectives* (September 1997), 35–37.

66. Jeffrey Brainard, "The Wrong Rules for Social Scienc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rch 9, 2001), A21–23; Christopher Shea, "Don't Talk to the Humans: The Crackdown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ingua franca* 10 (September 2000) 26–34.
67. Charlotte Allen, "Spies Like Us: When Sociologists Deceive Their Subjects," *Lingua Franca* 7 (November 1997), 31–39.
68. Linda Shope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Oral History," *Perspectives* (September 2000), 54–7.
69. "Protecting Human Being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cadem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87 (May–June 2001), 55–67.
70. "OHA Involved in New Rules Affecting Academic Oral Historian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3 (Winter 1999), 3.
71.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Belmont Report*, 35.
72. Anna Louise Bates,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 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1–2, 10–11, 15, 62–63; 177–78, 192–94
73. *Ibid.*, vii, 185.

第八章 展现口述历史

1. Elizabeth Gremore Figa, "Products of Oral History Work—Follow-Up," *H-Oralhist*, June 22, 2000.
2. The public history uses of oral history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 1. For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video documentaries, see chapter 5.
3. Laurie Marcier and Madeline Buckendorf, *Using Oral History in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s*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2), i; Rose T. Diaz and Andrew B. Russell, "Oral Historians: Community Oral History and the Cooperative Ideal," in James B. Gardner and Peter S. LaPaglia, eds., *Public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Field* (Malabar, Fla.: Krieger, 1999), 203–16.
4. Helen M. Lewis, "Community History,"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11 (Spring 1997), 20–22.
5. Charles Hardy, "The Urban Archives' 'Discovering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5 (Winter 1981), 4–5.
6. Thelma Russell, "The Humanities Belong to All of Us: A Voice from Public Housing," *Humanities* (Newsletter of the D.C. Community Humanities Council) 6 (Summer 1993), 1–2; "In Search of Common Ground Video to Premier at Public Humanities Award Program," *Humanities* 6 (Fall 1993), 1, 3.
7. Knox Mellon, "Oral History, Public History,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California Birds of a Feather," *Oral History Review* 9 (1981), 85–95.
8. Dan J. Utley, "From the Ground Up: Or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y," *Sound History: Journal of the Texa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 (Fall 1993), 18–28.
9. Hardy, "Discovering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 4; Michelle Palmer, Marianne Esolen, Susan Rose, Andrea Fishman, and Jill Bartoli, "'I Haven't Anything to Say': Reflections of Self and Community in Collecting Oral Histories," *International Annual of Oral History, 1990: Subjectiv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Oral Histo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2), 175.
10. Linda Shopes, "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 Problems,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 (September 2002), 588–98.
11. Joe Doyle, "Community History in a Community That Doesn't Want It," *Public History:*

- The Newsletter of New York University's Program in Public History* 1 (1984), 6–9.
12. Jerry Carrier, ed., "Goin' North: Tales of the Great Migration," *Philadelphia Inquirer*, February 4, 1985; "Fourth Issue of Narratives Builds on a Strong Start," *Narratives* 2 (Spring 2001), 2.
 13. Donald Hyslop, "From Oral Historians to Community Historians: Some Ways Forward for th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Oral Testimony in Public Institution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 17 (1995), 1–8; Mercier and Buckendorf, *Using Oral History*, 16–19.
 14. *Ibid.*, 30–31.
 15. Laurie Mercier, Mary Murphy, Linda Peavy, Diane Sands, and Ursula Smith, *Molders and Shapers: Montana Women as Community Builders: An Oral History Sampler and Guide* (Helena: Montana Historical Society Office, 1987), 9–19.
 16. Sally Voris, "Oral History in Museum Exhibits," *H-Oralhist*, November 13, 2001.
 17. George McDaniels, "Folklife Festivals: History as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in *Public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ed. Barbara J. Howe and Emory L. Kemp (Malabar, Fla.: Krieger, 1986), 277–91; <http://www.folklife.si.edu/education/started1.htm>.
 18. Fernando Columbus,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10.
 19. See Ellen Robinson Epstein and Rona Mendelsohn, *Record and Remember: Tracing Your Roots Through Oral History* (New York: Monarch, 1978), 2, 16; Robert Bowden, "Recording Your Family Roots," *St. Petersburg Times*, February 24, 1985.
 20. Linda Shopes, "Using Oral History for a Family History Project,"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6), 231–240.
 21. Corrine Azen Krause, *Grandmothers, Mothers, and Daughters: Oral Histori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Ethnic American Women* (Boston: Twayne, 1991). See also Tamara Haraven, "The Search for Generational Memory,"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241–56.
 22. William P. Fletcher, *Recording Your Family History: A Guide to Preserving Oral History with Videotape, Audiotape, Suggested Topics and Questions, Interview Techniques* (New York: Dodd, Mead, 1986); Shopes, "Using Oral History," 239.
 23. Ingrid Winther Scobie, "Family and Community History through Oral History," *The Public Historian* 1 (Summer 1979), 38–39; Carl Ryant, "Oral History and the Family: A Tool for the Docu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Family History," *Annual of the New England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 (1989–1990), 30–37.
 24. Henry Fairlie, review, *New Republic* 204 (March 28, 1988), 20; Robert B. Butler, "The Life Review: 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 in the Aged," in *New Thoughts on Old Age*, ed. Robert Kastenbaum (New York: Springer, 1964), 265–80.
 25. Patrick B. Mullen, *Listening to Old Voices: Folklore, Life Stories and the Elderl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7, 11; Henry Glassie, *Passing the Time in Ballymenon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63.
 26. Sandy Forster, "Reminiscence Is Wonderful Therapy for Older People and Their Care-Giver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 18 (1996), 9.
 27. Terri M. Asia, "'I Witness to History' Sparks Retirement Community Interes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3 (Fall 1999), 6–7; Denise Flaim, "Oral History Preserves the Past for Future," *Kenosha [Wis.] News*, June 7, 1993.
 28. *Kenosha News*, June 7, 1993; see also Joanna Bornat, "Oral History as Social Movement: Reminiscence and Older People,"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89–295.

29. Tracy Kidder, *Old Friend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3); Marie Arana-Ward, "Tracy Kidder,"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September 5, 1993), 10.
30.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ople, *Reminiscence: Researching Back, Moving Forwar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ople, 1990); "Oral History and the Elderly in Minnesota,"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4 (Winter 1991), 3.
31. Marat Moore, "Oral History: An Organizing Tool and a Healing Art for Labor Union Wome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6 (Fall 1992), 1–2.
32. "Oral History Used to Enhance Care for AIDS Victim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1 (Fall 1993), 1; Wendy Rickard, "HIV and AIDS Testimonies in the 1990s," in Joanna Bornat, Robert Perks, Paul Thompson and Jan Walmsley, eds., *Oral History, Health and Welfa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27–48; "Whole Lives: Reflections on Living with HIV," *NC Crossroads: North Carolina Humanities Council* 3 (November/December 1999).
33. Philippe Denis and Nokhaya Makiwane, "Stories of Love, Pain and Courage: The Memory Box Project of the School of Theology, University of Natal," in Philippe Denis and James Worthington,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Memory, Healing and Development* (Pietermaritzburg,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Natal, 2002), 1376–90.
34. Joyce Appleby, "Rattling Skeletons in the Nation's Attic,"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0, 2002; "Voices' Preserving Minnesota Hist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1 (Fall 1987), 7.
35. James B. Lane, "Oral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Museu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0 (September 1993), 607–18; Emory L. Kemp, "A Perspective on Our Industrial Past through Industrial Archaeology," in Howe and Kemp, *Public History*, 188.
36. Carol Dreyfus and Thomas Connors, "Oral History and American Advertising: How the 'Pepsi Generation' Came Al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 6 (November 1985), 191–97.
37. Donald A. Ritchie, review of the Newseum, *The Public Historian* 19 (Fall 1997), 98–100.
38. Paul E. Sigrist, Jr., "Ellis Island Project Captures Unique Slice of American Hist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2 (Winter 1998), 10.
39. Linda Clark and Elspeth Wishart, "The Frozen Face: Using Oral Histories in Museum Exhibition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 18 (1996), 60–62.
40. David Lance, *An Archive Approach to Oral History* (London: Imperial War Museum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rchives, 1978), 55–57.
41. "History and the Public: What Can We Handle? A Round Table about History after the *Enola Gay* Controvers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 (December 1995), 1029–1144,
42.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1998.
43. Donald A. Ritchie, review of the Newseum, *Public Historian* 19 (Fall 1997), 98–100; Ritchie, "When History Goes Public: Recent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al History* (Spring 2001), 92–97.
44. David Dunaway, "Radio and the Public Use of Oral History," in Dunaway and Baum, *Oral History*, 306–320.
45. "Black Workers' History Airing on Radio,"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8 (Spring 1985), 1.
46. Walter Liniger, "The Original Down Home Blues Show,"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2 (Spring 1988), 1–2.
47. Alan Bunce, "Radio Series Evokes Powerful Images with Accounts of Civil Righ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31, 1997; "The Making of *Will the Circle Be*

- Unbroken?: Beyond the Printed Word*," *Southern Changes: Southern Regional Council, Atlanta* 19 (Spring 1997), 22–27.
48. Gene Preuss, H-Oralhist.
 49. Lance, *An Archive Approach to Oral History*, 53.
 50. Dunaway, "Radio and the Public Use of Oral History," 312.
 51. Kathryn Nasstrom, "Performing Like a Famil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3 (Spring 1989), 3.
 52. "Urban Oral Histories Dramatized,"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5 (Summer 1981), 4.
 53. Edward M. Miggins, "Communities of Mem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6 (Spring 1992), 1, 3; "World War II Living History Performances Scheduled,"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corder* 18 (Fall 2001), 1.
 54. Amy Green, "New Oral-History Based Play Available for September 11 Memorials," H-Oralhist, July 23, 2002.
 55. Donald A. Ritchie, "At the Crossroads: Oral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5 (Winter 2001), 3.
 56. Roy Rosenzweig, "Why Read a History Book on a Computer? Putting *Who Built America?* on CD-ROM," *History Microcomputer Review* (Fall 1993), 1–2, 6, 11; Thomas J. DeLoughry, "History Post-Prin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0 (January 12, 1994), A19–20; Roy Rosenzweig and Steve Brier, "Historians and Hypertext, Is It More Than Hyp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32 (March 1994), 3–6.
 57. William Schneider and Daniel Grahek, *Project Jukebox: Where Oral History and Technology Come Together* (Anchorage: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Alaska, Anchorage, 1992), 1–9; William Schneider, *So They Understand: Cultural Issues in Oral History*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7–28.
 58. "The Rocky Gap High School Oral History and Technology Project," 110.
 59. Bradford R. Cole, "'Voices from the Trading Post': The United Indian Traders Association Legacy Project,"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33 (Summer 2002), 205–11; <http://www.nau.edu/library/speccol/exhibits/traders>.
 60. <http://bancroft.berkeley.edu/FSM/>
 61. <http://www.albany.edu/jmmh>
 62. H-ORALHIST@H-NET.MSU.EDU.
 63. *Stories from the Colle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produced by Charles Hardy I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CD-ROM;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Oral History Program: Voices from the Collection*, produced by Doug Boyd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2002).
 64. See Susan Levine review of Oral Histories Online, Berkeley, Calif., in *Oral History Review* 28 (Summer/Fall 2001), 139–40; <http://www.lib.berkeley.edu/BANC/ROHO/online>
 65. <http://www.myhistory.org>
 66. <http://www.folklife.si.edu/MississippiDelta/discoveringourdelt.htm>;
<http://www.carts.org>
 67. <http://historymatters.gmu.edu/>
 68. *Congressional Record*, 105th cong., 1st sess., S5605; David Darlington,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Launched," *Perspectives: 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40 (May 2002), 14–15; Gail Fineberg,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Enlists Powerful Allies," *Folklife Center News* 24 (Winter 2002), 8–11.
 69. See Charles T. Morrissey, "The Santayana Watch,"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Newsletter* 20 (February 1992), 8.

相关文献

手册和方法论研究

- Allen, Barbara, and Lynwood Montell. *From Memory to History: Using Oral Sources in Local Historical Research*.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1.
- Baum, Willa K. *Oral History for the Local Historical Society*.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5.
- . *Transcribing and Editing Oral History*. Nashville, Ten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91.
- Caunce, Stephen. *Oral History and the Local Historian*. New York: Longman, 1994.
- Chamberlain, Mary, and Paul Thompson, eds. *Narrative and Gen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Chirban, John T. *Interviewing in Depth: The Interactive-Relational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6.
- Dunaway, David K., and Willa J. Baum.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6.
- Eff, Elaine, ed. *You Should Have Been Here Yesterday: A Guide to Cultural Documentation in Maryland*. Crownsville, Md.: Maryland Historical Trust, 1995.
- Epstein, Ellen Robinson, and Jane Lewit. *Record and Remember: Tracing Your Roots Through Oral History*. Lanham, Md.: Scarborough House, 1994.
- Erickson, Stacy, and Troy Reeves. *A Field Notebook for Oral History*. Boise: Idaho Oral History Center, 2002.
- Everett, Stephen E. *Oral History: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2.
- Fletcher, William P. *Recording Your Family History: A Guide to Preserving Oral History with Videotape, Audio Tape, Suggested Topics and Questions, Interview Techniques*. New York: Dodd, Mead, 1986.
- Frisch, Michael.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 Greene, Bob, and D. G. Fulford. *To Our Children's Children: Preserving Family Historie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New York: Doubleday, 1993.
- Greenspan, Henry. *On Listening to Holocaust Survivors: Recounting and Life Hi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8.
- Grele, Ronald J., ed.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91.
- Henige, David. *Oral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Longman, 1982.
- Holstein, James, and Jaber F. Gurbrium.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5.

- Howarth, Ken. *Oral History: A Handbook*. Stroud, England: Sutton, 1998.
- Huen, P. Lim Pui, James H. Morrison, and Kwa Chong Guan. *Oral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 Theory and Method*.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nd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 Ives, Edward D. *The Tape-Recorded Interview: A Manual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 and Oral Histor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5.
- . *An Oral Historian's Work*. [Video] Blue Hills Falls, Me.: Northeast Historic Film, 1988.
- Jackson, Bruce. *Fieldwor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 Jeffrey, Jaclyn, and Glenace Edwall, eds. *Memory and History: Essays on Remembering and Interpreting Human Experi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 Kammen, Carol, ed. *The Pursuit of Local History: Reading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6.
- Kornbluh, Joyce, M. Brady Mikusko, and Debra Bernhardt. *Working Womenroots: An Oral History Primer*. Ann Arbor, Mich.: Wayne State University, 1980.
- Lance, David. *An Archive Approach to Oral History*. London: Imperial War Museum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rchives, 1978.
- Lichtman, Allen J. *Your Family History; How to Use Oral History, Family Archives, and Public Documents to Discover Your Heritage*. New York: Vintage, 1978.
- Lummis, Trevor. *Listening to History: The Authenticity of Oral Evidence*. Totowa, N.J.: Barnes & Noble, 1988.
- Martin, Ruth R. *Oral History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5.
- McMahan, Eva M. *Elite Oral History Discourse: A Study of Cooperation and Coherenc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9.
- McMahan, Eva, and Kim Lacy Rogers, eds. *Interactive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4.
- Neuenschwander, John A.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Carlisle, Pen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2.
-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Evaluation Guidelines*. Carlisle, Pen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2.
- Perks, Robert,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Perks, Robert. *Oral History: Talking About the Past*. Londo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5.
- Portelli, Alessandro.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 . *The Battle of Valle Giulia: Oral History and the Art of Dialogu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 Robertson, Beth M. *Oral History Handbook*. Adelaid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2000.
- Rosenbluth, Vera. *Keeping Family Stories Alive: A Creative Guide to Taping Family Life and Lore*. Point Roberts, Wash.: Hartley and Marks, 1990.
- Rosenzweig, Roy, and David Thele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Popular Uses of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amuel, Raphael. *Theatres of Memory*. London: Verso, 1994.
- Schneider, William. *Project Jukebox: Where Oral History and Technology Come Together*. Anchorage: University of Alaska Anchorage, 1992.
- . *So They Understand: Cultural Issues in Oral History*.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hedden, David B. *Preserving a Newspaper's Past: A Guide to Developing a Newspaper Oral History Program*. St. Petersburg, Fla.: 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 1992.

- Sommer, Barbara W., and Mary Kay Quinlan. *The Oral History Manual*.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2002.
- Stave, Bruce M. *The Making of Urba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Through Oral Histor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7.
- Stave, Bruce M., and John F. Sutherland, eds. *Talking About Connecticut: Oral History in the Nutmeg State*. Storr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85.
- Stielow, Frederick J. *The Management of Oral History Sound Archiv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
- Stricklin, David, and Rebecca Sharpless. *The Past Meets the Present: Essays on Oral Histor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 Sturdevant, Katherine Scott. *Bringing Your Family History to Life Through Social History*. Cincinnati: Betterway, 2000.
- Thelen, David, ed. *Memory and Americ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hompson, Paul.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Tonkin, Elizabeth. *Narrating Our Pas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Oral History Interview Guidelines*. Washington, D.C.: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998.
- Vansina, Jan.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 Ward, Alan. *A Manual of Sound Archive Administration*. Brookfield, Vt: Gower, 1990.
- Weber, Wolfgang. "Mass of Trash" or "Veins of Gold"?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History and Archives*. Regensburg, Austria: S. Roderer Verlag, 2000.
- Yow, Valerie Raleigh.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4.

录像带

- Fuller, Barry, et al. *Single-Camera Video P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2.
- Hartman, Geoffrey H. *Preserving Living Memory: The Challenge and Power of Videotestimon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1995.
- Jolly, Brad. *Videotaping Local History*. Nashville, Ten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2.
- Schorzman, Terri A., ed.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Videohistory: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Experiment*. Malabar, Fla.: Krieger, 1993.
- Winston, Brian, and Julia Keydel. *Working With Video: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World of Video Production*. London: Mobius International, 1986.

教师和学生的口述历史

- Brown, Cynthia. *Like It Was: A Complete Guide to Writing Oral History*. New York: Teachers & Writers Collaborative, 1988.
- Dean, Pamela, Toby Daspit, and Petra Munro. *Talking Gumbo: A Teacher's Guide to Using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T. Harry Williams Center, 1998.
- Flynn, Robert. *When I Was Just Your Age*.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1992.
- Gebhard, Krzysztof M. *Community as Classroom: A Teacher's Practical Guide to Oral History*. Regina, Canada: Saskatchewan Archives Board, 1985.
- Hickey, M. Gail. *Bringing History Home: Local and Family History Projects for Grades K-6*.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 History from the Liv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Craft of Oral History* [Video]. Newport, R.I.: Grin Productions, 1998.
- Hoopes, James. *Or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 Kuhn, Cliff, and Marjorie L. McLellan, eds. Oral History Issu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Magazine of History*. June 1996.
- Lanman, Barry A. and George L. Mehaffy. *Oral Histor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88.
- Mehaffy, George L., Thad Sitton, and O.L. Davis, Jr. *Or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1979.
- Metcalf, Fay D., and Matthew T. Downey. *Using Local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2.
- Oxford, Rebecca.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Conversation Skills Through Oral Histori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 Sitton, Thad, George J. Mehaffy, and O. L. Davis, Jr. *Oral History for Teachers (and Other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
- Stone, Frank A. *Using Oral History in Educational Studies*. New York: I N Thut World Education Center, 1989.
- Wigginton, Eliot. *Sometimes a Shining Moment: The Foxfire Experie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5.
- You've Got to Hear This Story* [Video].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T. Harry Williams Center, 1998.

口述历史文献

- Ekrish, A. H. *Oral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A Selective Bibliograph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1985.
- Flekke, Mary M. *Telling Our Stories, Oral & Family History: A Bibliography*. 4th ed. Lakeland, Fla.: M. M. Flekke, 1999.
- Havlice, Patricia Pate. *Oral History: A Reference Guide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85.
- Perks, Robert. *Oral Histor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0.

口述历史名录及编目

- Alan Paton Centre. *Guide to the Oral Sources in the Alan Paton Centre, University of Natal, Pietermaritzburg*. Pretoria: National Archives of South Africa, 2000.
- Albert F. Simpson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er. *USAF Oral History Catalog*.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77.
- Allen, Susan E., and Terry L. Birdwhistell. *The Frontier Nursing Service Oral History Project: An Annotated Guid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1987.
- Anderson, Terry H. *A Guide to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1988.
-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The Card Catalog of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of the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4.
- Bertrando, Betsy. *History Comes Alive: Catalog of Oral History Holdings in San Luis Obispo County*. San Luis Obispo, Calif: San Luis Obispo Oral History Organization, 1980.
- Bibliographical Cen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Jewry.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Jewry: An Annotated Catalogue*. New York: Garland, 1990.
- Bloom, Jonathan, and Paul Buhle, eds. *Guide to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Libraries, 1984.

- Borneman, Patricia. *Directory to Montana Oral History Resources*. Helena: Montana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85.
- . *Speaking of Montana: A Guide to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t the Montana Historical Society, Through 1996*. Helena: Montana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1997.
- Brown, Jeffrey P., Andrew O. Wiget and Colleen M. O'Neil, ed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Catalog for New Mexico*. Las Cruces: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1989.
- Buckendorf, Madeline, and Elizabeth P. Jacox.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Resources in Idaho*. Boise: Idaho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82.
- Calabretta, Fred. *Guide to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t Mystic Seaport Museum*. Mystic, Conn.: The Mystic Seaport Museum, 1992.
- Catalogue of Memoirs of the William E. Wiener Oral History Library*. 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78.
- Champagne, Anthony, Cynthia Harrison, and Adam Land, eds. *A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Related to the Federal Courts*. Washington, D.C.: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1992.
- 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 *Guide to CBI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Minneapolis: 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 1986.
- Chepesiuk, Ron, ed. *A Guide to the Manuscript an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in the Winthrop College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Rock Hill, S.C.: Winthrop College, 1978.
- Collection Catalog of the Oral History Program*.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1987.
- Cook, Patsy A.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icrofilm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 1982.
- A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Projects in South Africa*. Pretoria: National Archives of South Africa, 1999.
- Ethnic Studies Oral History Project. *Catalog of the ESOHP Collection, 1976–8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84.
- Forrest C. Pogue Oral History Institute. *Voices from the Past: A Catalog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from the Land Between the Lakes*. Murray, Ky.: Murray State University, 1982.
- Fortier, Normand. *Guide to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in Canada*. Ottawa: Canadi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3.
- Frank, Benis M. *Marine Corp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Catalog*. Washington, D.C.: History and Museums Division, U.S. Marine Corps, 1989.
- Gallacher, Cathryn, e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A Directory and Subject Guide*. Los Angeles: Southwes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86.
- Goff, Lila Johnson, and James E. Fogerty, eds.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of the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St. Paul: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1984.
- Grathwold, Robert P., and Donita Moorhus, and Douglas J. Wilson. *Oral History and Postwar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Resou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7.
- Guide to Archival an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Berkeley, Calif: Western Jewish History Center, 1987.
- Heintze, James R. *Scholars' Guide to Washington, D.C. Audio Resources: Sound Recordings in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Physical, and Life Scienc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85.
- Hill, Ruth Edmonds, and Patricia Miller King, eds. *Guide to the Transcripts of the Black Women Oral History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 of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 Meckler, 1990.
-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1988.

- Hoffman, Alice M., e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ject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85.
- Humphreys, Hubert. *Louisiana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 Directory*. Shreveport: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Shreveport, 1980.
- Jimenez, Rebecca Sharpless, Jane Frances Healey, and Harriet Hull Fadal. *Baylor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Oral History: 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 1970–85*. Waco, Tex.: Baylor University, 1985.
- Johnson, Coburn R., and Karen A. Hatcher, eds. *People Will Talk: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the Mansfield Library, 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University of Montana, 1987.
- Josias, Anthea, Norman Kaplan, and André Odendaal, eds. *Mayibuye Centr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Bell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1994.
- Julin, Suzanne. *Index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search Project*. Pierre: South Dakota Oral History Center, 1979.
- Kayanti, Vimala, ed. *The 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Catalog of the Collec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 Kendrick, Alice M., and Helen M. Knubel, eds.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the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es and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New York: Lutheran Council in the USA, 1987.
- Key, Betty McKeever, and Larry E. Sullivan, eds. *Oral History in Maryland: A Directory*. Baltimore: Maryland Historical Society, 1981.
- Kidwell, Peggy A., and Juanita Y. Morris, eds. *A Combined Index to Oral Histories Open to Reader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6.
- Knight, Margot H., ed.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in Washington State*.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81.
- Koontz, Christopher N., and Ronald E. Marcello, eds. *Heroes: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with World War II Veterans*.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2002.
- Langlois, W. J., ed. *A Guide to Aural History Research*. Victoria: Provincial Archives of British Columbia, 1976.
- Lunt, C. Richard K., ed. *The Maine Folklife Index*. Orono: University of Maine, 1982.
- Marcello, Ronald E., ed.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Oral History Program, Revised Catalog, 1997*.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1997.
- Martell, Charles R., and Kitty W. Shek. *A Guide to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ambodians in California*. 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1992.
- Mason, Elizabeth B., and Louis M. Starr, eds.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1979.
- McInerney, Carmel Frances. *Parliamentary Voices in History: A Guide to the Location of Federal Parliamentarians' Personal Papers a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Service, 1991.
- Meckler, Alan M., and Ruth McMullin, ed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New York: R. R. Bowker, 1975.
- Miller, Cynthia Pease. *A Guide to Research Collections of Former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789–198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 Nowicke, Carole Elizabeth, David K. Allison, and Peter S. Buchanan, eds. *Index of Oral Histories Relating to Nav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thesda, Md.: David W. Taylor Naval Shi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1985.
-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Jewish Philanthropies*. New York: Federation of Jewish Philanthropies, 1985.

-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n the Performing Arts in America*. Dallas: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1984.
- Oral History Guide: A Bibliographic Listing of the Memoirs in the Micropublished Collections*. Glen Rock, N.J.: Microfilming Corp. of America, 1976-1983.
- Palmer, Joseph W. *A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and Audio Visual Local History Resources in Public Libraries of New York States*.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uffalo, 1985.
- Palmer, Joseph W. *Oral History in Public Librari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84.
- Palmer, Michele, Janet Nolan, and Brian O'Connor, eds. *Catalog of Interviews: Connecticut Workers and a Half Centu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1930-1980, Oral History Project*. Storrs: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83.
- Riess, Suzanne B., and Willa K. Baum, eds. *Catalogue of the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1954-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 Ringelheim, Joan Miriam. *A Catalogue of Audio and Video Recollections of Holocaust Testimony*. New York: Greenwood, 1992.
- Rune, Ann. *Oral History Index: Washington State Oral/Aural History Program, 1974-1977*. Olympia: State of Washington,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1977.
- Smith, Allen.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Phoenix, Ariz.: Oryx, 1988.
- Stephenson, Shirley E., e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Fullert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1985.
- Todd, Joe L., ed. *Catalogue of Oral Histories*. Oklahoma City: Oklahoma Historical Society, 1984.
- . *Native American Interviews*. Oklahoma City: Oklahoma Historical Society, 1987.
- United Jewish Appeal.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New York: UJA—Federation of Jewish Philanthropies of New York, 1998.
- University of Vermont Library. *Folklore and Oral History Catalogue*. Burlington: University of Vermont, 1991.
- Wasserman, Ellen S. *Oral History Index: An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Westport, Conn.: Meckler, 1990.
- Whealan, Ronald E., 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Library*. Boston: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Library, 1990.
- Whittaker, David J., and Bryan Dixon, eds. *Af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Interviews by E. Dale LeBaron: MSS 1937*. Provo, Utah: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96.
- Wilkins, Cary C., ed. *The Guide to Kentucky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Frankfort: Kentucky Oral History Commission, 1991.
- Wilton, Janis. *Oral History in Australia: A List*. Sydne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New South Wales Branch), 1996.
- Wood, Thomas J., ed. *Guide to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Springfield*. Springfie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Springfield, 1996.

家族口述历史与社群研究

- Archibald, Robert R. *A Place to Remember: Using History to Build Community*.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1999.
- Brown, Robert F. *The New Englanders*. Worcester, Mass.: Commonwealth, 1980.
- Coles, Robert. *The Old Ones of New Mexico*.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3.

- Cooper, Leland, and Mary Lee Cooper. *The People of the New River: Oral Histories from the Ashe, Alleghany, and Watauga Counties of North Carolin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1.
- Egerton, John. *Generations: An American Famil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 Ellison, Elaine Krasnow. *Voices from Marshall Street: Jewish Life in a Philadelphia Neighborhood, 1920–1960*. Philadelphia: Camino, 1993.
- Fee, Elizabeth, Linda Shopes, and Linda Zeidman. *The Baltimore Book: New Views on Local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rommer, Myrna Katz, and Harvey Frommer. *It Happened in Manhattan: An Oral History of Life in the City during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kley, 2001.
- Ginns, Patsy Moore. *Snowbird Gravy and Dishpan Pie: Mountain People Recall*.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 Goldberg, Linda S., ed. *Here on This Hill: Conversations with Vermont Neighbors*. Middlebury: Vermont Folklife Center, 1991.
- Green, Howard. *Family and Community Life*. Trenton: New Jersey Historical Commission, 1990.
- Hall, Jacqueline Dowd, James Leloudis, Robert Korstad, Mary Murphy, Lu Ann Jones, and Christopher B. Daly. *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 Kisseloff, Jeff.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n Oral History of Manhattan from the 1890s to World War II*.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uhn, Cliff, Harlon E. Joye, and E. Bernard West. *Living Atlanta: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ty, 1914–1948*.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 Mercier, Laurie, and Madeline Buckendorf. *Using Oral History in Community History Projects*.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92.
- Montell, William Lynwood. *The Saga of Coe Ridge*.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0.
- Naske, Claus M. *Alaska Statehood, the Memory of the Battle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esent by Those Who Lived It: An Oral History of the Remaining Actors in the Alaska Statehood Movement*. Fairbanks: Alaska Statehood Commission, 1981.
- Oblinger, Carl. *Interviewing the People of Pennsylvania: A Conceptual Guide to Oral History*.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Historical and Museum Commission, 1978.
- Ransel, David. *Village Mothers: Three Generations of Change in Russia and Tatar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itton, Thad, and Dan Utley. *From Can See to Can't: Texas Cotton Farmers on the Southern Prairi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 Slim, Hugo, and Paul Thomson. *Listening for a Change: Oral Testimon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1995.
- Strickland, Ron., ed. *Whistlepunks & Geoducks: Oral Histories from the Pacific Northwest*.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 Warren, Mame. *Then Again . . . Annapolis, 1900–1965*. Annapolis, Md.: Time Exposures, 1990.

少数民族的口述历史

- Benmayor, Rina. *Stories to Live 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ree Generations of Puerto Rican Women*.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7.
- Bruchac, Joseph. *Lasting Echoes: An Oral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 People*. San Diego, Calif.: Silver Whistle, 1997.
- Cash, Joseph H., and Herbert T. Hoover. *To Be An Indian: An Oral History*. St. Paul: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1995.

- Cowan, Neil M. *Our Parents' Live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New York: Basic, 1989.
- Davis, Marilyn P. *Mexican Voices/American Dreams: An Oral History of Mexic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olt, 1990.
- Dubrow, Gail. *Sento at Sixth and Main: Preserving Landmarks of Japanese American Herita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 Frommer, Myrna Katz, and Harvey Frommer, eds. *Growing Up Jewish in America: An Oral Histo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 Kim, Elaine H., and Eui-Young Yu. *East to America: Korean American Life Stories*. New York: New Press, 1996.
- Lee, Joann Faung Jean. *Asian Americans: Oral Histories of First to Fourth Generation Americans from China, the Philippines, Japan, India, the Pacific Islands, Vietnam, and Cambodia*. New York: W.W. Norton, 1992.
- Leviatin, David. *Following the Trail: Jewish Working-Class Radicals in Americ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artin, Patricia P. *Images and Conversations: Mexican Americans Recall a Southwestern P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3.
- Masumoto, David Mas. *Country Voices: The Oral History of a Japanese American Family Farm Community*. Del Rey, Calif.: Inaka Countryside, 1987.
- McCunn, Ruthanne Lum. *Chinese American Portraits: Personal Histories 1828–1988*.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88.
- Mormino, Gary R., and George E. Pozzetta. *The Immigrant World of Ybor City: Italians and Their Latin Neighbors in Tampa City, 1885–198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 Morrison, Joan, and Charlotte Fox Zabusky. *American Mosaic: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the Words of Those Who Lived It*. New York: Dutton, 1980.
- Namias, June. *First Generation: In the Words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Immigrants*. Boston: Beacon, 1978.
- Perdue, Theda. *Nations Remembere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erokees, Chickasaws, Choctaws, Creeks, and Seminoles in Oklahoma, 1865–1907*.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 Rothschild, Sylvia. *A Special Legacy: An Oral History of Soviet Jewish Emigré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 Rottenberg, Dan. *Middletown Jews: The Tenuous Survival of an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tave, Bruce M., and John F. Sutherland, with Aldo Salerno. *From the Old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to America*. New York: Twayne, 1994.
- Tamura, Linda. *The Hood River Issei: An Oral History of Japanese Settlers in Oregon's Hood River Valle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 Tateishi, John. *And Justice For All: An Oral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American Detention Camp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 Vecoli, Rudolph, ed. *Voices from Ellis Island: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A Project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Ellis Island Foundation*.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0.
- Wolman, Ruth. *Crossing Over: An Oral History of Refugees from Hitler's Reich*. New York: Twayne, 1996.
- Wright, Giles, ed. *Looking Back: Eleven Life Histories*. Trenton: New Jersey Historical Commission, 1986.

口述历史、黑人历史与公民权

- Berlin, Ira, Marx Faveau, and Steven F. Miller, eds. *Remembering Slavery: African Americans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 Blauner, Bob, ed. *Black Lives, White Lives: Three Decades of Race Relations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Bullock, Paul, ed. *Watts: The Aftermath: An Inside View of the Ghetto, by the People of Watts*. New York: Grove, 1969.
- Chafe, William, et. al. *Remembering Jim Crow: African Americans Tell About Life in the Segregated South*.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 Ellsworth, Scott. *Death in a Promised Land: The Tulsa Race Riot of 192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ovenar, Alan B. *African American Frontiers: Slave Narratives and Oral Histories*.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2000.
- Gwaltney, John Langston. *Drylongso: A Self-Portrait of Black America*. New York: New Press, 1993.
- Hamburger, Robert. *Our Portion of Hell: Fayette County, Tennesse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New York: Link Books, 1973.
- Hampton, Henry, Steve Fayer, and Sarah Flynn. *Voices of Freedom: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from the 1950s through the 1980s*. New York: Bantam, 1990.
- Holway, John. *Voices from the Great Black Baseball Leagues*. New York: Dodd, Mead, 1975.
- Hurmence, Belinda, ed. *Before Freedom, When I Just Can Remember: Twenty-Seven Oral Histories of Former South Carolina Slaves*. Winston-Salem, N.C.: J. F. Blair, 1989.
- Moon, Elaine Latzman. *Untold Tales, Unsung Heroes: An Oral History of Detroit's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1918-1967*. Detroit, Mich.: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orris, Ann, ed. *Lift Every Voice and Sing: St. Louis African-Americ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rratives Collected by Doris A. Wesle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 Morris, Gabrielle. *Head of the Class: An Oral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Achie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Beyond*. New York: Twayne, 1995.
- Perdue, L. Charles, Jr., Thomas E. Barden, and Robert K. Phillips, eds. *Weevils in the Wheat: Interviews with Virginia Ex-Sla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Raines, Howell. *My Soul Is Rested: Movement Days in the Deep South Remembered*. New York: Putnam, 1977.
- Rawick, George P., ed. *The American Slave: A Composite Autob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72-1973. Nineteen volumes of WPA interviews.
- Rogers, Kim Lacy. *Righteous Lives: Narratives of the New Orleans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osengarten, Theodore. *All God's Dangers: The Life of Nate Shaw*. New York: Knopf, 1974.
- Schultz, Debra L. *Going South: Jewish Women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erkel, Studs. *Race: How Blacks and White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 American Obsession*. New York: New Press, 1992.
- Thornbrough, Emma Lou. *Indiana Black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妇女口述历史

- Alexander, Maxine, ed. *Speaking for Ourselves: Women of the South*. New York: Pantheon, 1984.
- Armitage, Susan H., with Patricia Hart and Karen Weathermon, eds. *Women's Oral History: The Frontiers Read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 Casey, Kathleen. *I Answer With My Life: Life Histories of Women Teachers Working for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Coles, Robert, and Jane Hallowell Coles. *Women of Crisis: Lives of Struggle and Hope*.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 Ewen, Elizabeth.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5.
- Fenzi, Jewell, and Allida Black. *Democratic Women: An Oral History of the Woman's National Democratic Club*. Washington, D.C.: WNDC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00.
- Fenzi, Jewell, with Carl T. Nelson. *Married to the Foreign Servic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Spouse*. New York: Twayne, 1994.
- Fyfe, Judith. *The Matriarchs: A Generation of New Zealand Women Talk to Judith Fyfe*. Auckland, New Zealand: Penguin, 1990.
- Gallagher, Dorothy. *Hannah's Daughters: Six Generations of an American Family, 1876–1976*. New York: Thomas Cromwell, 1976.
- Glenn, Evelyn Nakano. *Issei, Nisei, War Bride: Three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in Domestic Servi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luck, Sherna. *From Parlor to Prison: Five American Suffragists Talk About their Lives,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76.
- Gluck, Sherna Berger, and Daphne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Gurewitsch, Brana. *Mothers, Sisters, Resisters: Oral Histories of Women Who Survived the Holocaust*.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8.
- Hungry Wolf, Beverley. *The Ways of My Grandmother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0.
- Jones, Lu Ann. *Mama Learned Us to Work: Farm Women in the New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 Jones-Eddy, Julie. *Homesteading Women: An Oral History of Colorado, 1890–1950*. New York: Twayne, 1992.
- Kahn, Kathy. *Hillbilly Wome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3.
- Kennedy, Elizabeth Lapovsky, and Madeline D. Davis. *Boots of Leather, Slippers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Kramer, Sydelle, and Jenny Masur, eds. *Jewish Grandmothers*. Boston: Beacon, 1976.
- Krause, Corinne Azen. *Grandmothers, Mothers, and Daughters: Oral Histori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Ethnic American Women*. Boston: Twayne, 1991.
- Leydesdorff, Selma, Luisa Passerini, and Paul Thompson, eds. *Gender and Mem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ercier, Laurie, Mary Murphy, Linda Peavy, Diane Sands, and Ursula Smith. *Molders and Shapers, Montana Women as Community Builders: An Oral History Sampler and Guide*. Helena: Montana Historical Society Oral History Office, 1987.
- Moore, Marat. *Women in the Mines: Stories of Life and Work*. New York: Twayne, 1996.
- Morin, Ann Miller. *Her Excellency: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Ambassadors*. New York: Twayne, 1995.
- Newton, Esther. *Cherry Grove, Fire Island: Sixty Years in America's First Gay and Lesbian Town*. Boston: Beacon, 1993.

-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Rogers, Carole Garibaldi. *Poverty, Chastity, and Change: Live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Nuns*. New York: Twayne, 1996.
- Rothschild, Mary Aickin. *Doing What the Day Brought: An Oral History of Arizona Wome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2.
- Sharpless, Rebecca. *Fertile Ground, Narrow Choices: Women on Cotton Farms of the Texas Blackland Prairie, 1900–194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 Smith, Anne. *Women Remembe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Summerfield, Penny. *Reconstructing Women's Wartime Lives: Discourse and Subjectivity in Oral Histor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 Rousseau, Ann Marie. *Shopping Bag Ladies: Homeless Women Talk About Their Lives*. New York: Pilgrim, 1981.
- Walker, Melissa. *All We Knew Was to Farm: Rural Women in the Upcountry South, 1919–194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劳工口述历史

- Brecher, Jeremy, Jerry Lombardi, and Jan Stackhouse. *Brass Valley: The Story of Working People's Lives and Struggles in an American Industrial Reg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Buhl, Paul M., ed. *Working Lives: An Oral History of Rhode Island Labor*.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 1987.
- Dunar, Andrew J., and Dennis McBride. *Building Hoover Dam: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2001.
- Erlich, Mark, and David Goldberg. *With Our Hands: The Story of Carpenters in Massachuset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Evans, George Ewart. *Tools of Their Trade: An Oral History of Men at Work, c. 1900*. New York: Taplinger, 1970.
- Friedlander, Peter. *The Emergence of a UAW Local, 1936–1939: A Study in Class and Cultur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5.
- Friedman, Clara H. *Between Management and Labor: Oral Histories of Arbitration*. New York: Twayne, 1995.
- Halpern, Rick, and Roger Horowitz. *Meatpackers: An Oral History of Black Packinghouse Workers and Their Struggle for Racial and Economic Equality*. New York: Twayne, 1996.
- Hareven, Tamara K., and Randolph Langenbach. *Amoskeag: Life and Work in an American Factory City*. New York: Pantheon, 1978.
- Kodama-Nishimoto, Michi, Warren S. Nishimoto, and Cynthia A. Oshiro. *Hanahana: An Oral History Anthology of Hawaii's Working Peop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84.
- Korth, Philip A., and Margaret R. Beegle. *I Remember Like Today: The Auto-Lite Strike of 1934*.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Kuhn, Clifford M. *Contesting the New South Order: The 1914–1915 Strike at Atlanta's Fulton Mill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 Lynd, Alice, and Staughton Lynd. *Rank and File: Personal Histories by Working-Class Organizers*. Boston: Beacon, 1973.
- Maurer, Harry. *Not Working: An Oral History of the Unemploy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 Perata, David B. *Those Pullman Blu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Railroad Attendant*. New York: Twayne, 1996.

- Rubin, Lillian Breslow. *Worlds of Pain: Life in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New York: Basic, 1976.
- Safier, Gwendoly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aders in Nursing: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7.
- Santino, Jack. *Miles of Smiles, Years of Struggle: Stories of Black Pullman Porter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 Terkel, Studs. *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S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 New York: Pantheon, 1974.

口述历史与各行各业

- Abelove, Henry, Betsy Blackmar, Peter Dimock, and Jonathan Schneer, eds. *Visions of History: Interviews with E. P. Thompson, Eric Hobsbawm, Sheila Rowbotham, Linda Gordon, Natalie Zemon Davis,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Staughton Lynd, David Montgomery, Herbert Gutman, Vincent Harding, John Womack, C. L. R. James, and Mose Lewin by MARHO, the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 New York: Pantheon, 1983.
- Baer, Michael A., Malcolm E. Jewell, and Lee Sigelman, eds.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Oral Histories of a Discipline*.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1.
- Braden, Maria. *She Said What? Interviews with Women Newspaper Columnist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3.
- Brennen, Bonnie. *For the Record: An Oral History of Rochester, New York, Newswriter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rown, Kenneth A. *Inventors at Work: Interviews with 16 Notable American Inventors*. Redmond, Wash.: Tempus Books of Microsoft Press, 1988.
- Casey, Kathleen. *I Answer with My Life: Life Histories of Women Teachers Working for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Duling, Gretchen. *Oral Life Histories of One-Room Schoolhouse Teachers: Voices from the Recitation Bench*.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 Etter-Lewis, Gwendolyn. *My Soul Is My Own: Oral Narratives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Profess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Garrity, John A. *Interpreting American History: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ians*.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 Lightman, Alan, and Roberta Brawer. *Origins: The Life and Worlds of Modern Cosmologis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yle, Guy R. *The Librarian Speaking: Interviews With University Librarian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0.
- Manning, Diane. *Hill Country Teacher: Oral Histories from the One-Room School and Beyond*. Boston: Twayne, 1990.
- Rinehart, Alice Duffy. *Mortals in the Immortal Profession: An Oral History of Teaching*. New York: Irvington, 1983.

医学、疾病和创伤的口述历史

- Bayer, Ronald and Gerald M. Oppenheimer. *AIDS Doctors: Voices from the Epidem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enison, Saul. *Tom Rivers: Reflections on a Life in Medicine and Science: An Oral History Memoi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7.
- Bornat, Joanna, Robert Perks, Paul Thompson, and Jan Walmsley, eds. *Oral History, Health and Welfa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Fink, Mitchell. *Never Forget: An Oral History of September 11, 2001*. New York: Regan Books, 2002.

- Lofton, J. Mack. *Healing Hands: An Alabama Medical Mosaic*.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5.
- Miller, Donald E., and Lorna Touryan Miller. *Survivor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Murphy, Dean E. *September 11: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Doubleday, 2002.
- Rabinowitz, Peter MacGarr. *Talking Medicine: Doctors Tell Their Stories*. New York: Norton, 1981.
- Rogers, Kim Lacy, Selma Leydesdorff, and Graham Dawson, eds. *Trauma and Life Stor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Vaucher, Andréa R. *Muses from Chaos and Ash: AIDS, Artists, and Art*. New York: Grove, 1993.

艺术与闲暇的口述历史

- Balliett, Whitney. *American Musicians: 56 Portraits in Jaz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arkow, Al. *Gettin' to the Dance Floor: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Golf*. New York: Antheneum, 1986.
- Cataneo, David. *Hornsby Hit One Over My Head: A Fans' Oral History of Baseball*.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1997.
- Cook, John W., and Heinrich Klotz. *Conversations with Architects*. New York: Praeger, 1973.
- Cooper-Clark, Diana.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Novelis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 Cummings, Paul. *Artists in Their Own Words: Interviews*. New York: St. Martin's, 1979.
- Cunningham, Kitty, and Michael Ballard. *Conversations With A Dancer*. New York: St. Martin's, 1980.
- Dance, Helen Oakley. *Stormy Monday: The T-Bone Walker 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Davis, Francis. *In The Moment: Jazz in the 198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Dunaway, David King.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Pete Seeg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Fink, Mitchell. *Off the Record: An Oral History of Popular Music*. New York: Warner, 1988.
- Freedman, William. *More Than a Pastime: An Oral History of Baseball Fan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8.
- Gitler, Ira. *Swing to Bop: An Oral History of the Transition to Jazz in the 194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olway, John B. *Black Diamonds: Life in the Negro Leagues from the Men Who Lived It*. Westport, Conn.: Meckler, 1989.
- Lally, Richard. *Bomber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Yankees*. New York: Crown, 2002.
- Perlis, Vivian. *Charles Ives Remembered: An Or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Ritter, Lawrence S. *The Glory of Their Tim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Days of Baseball, Told By the Men Who Played It*.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 Sarris, Andrew, ed. *Hollywood Voices: Interviews with Film Director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8.
- Schafer, William J. and Richard B. Allen. *Brass Bands and New Orleans Jazz*.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mith, Joe. *Off the Record: An Oral History of Pop Music*. New York: Warner, 1988.
- Smith, Richard Cándida. *Utopia and Dissent: Art, Poetry, and Politics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Steen, Mike. *Hollywood Speaks: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4.
- Suid, Lawrence. *Guts and Glory: Great American War Movie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78.
- Tullius, John. *I'd Rather Be a Yankee: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s Most Loved and Most Hated Baseball Team*. New York: Macmillan, 1986.

“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历史

- Appel, Benjamin. *The People Talk: American Voice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 Banks, Ann. *First-Perso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80.
- Broadfoot, Barry. *Ten Lost Years, 1929–1939: Memories of Canadians Who Survived the Depression*. Toronto: Doubleday, 1973.
- Couch, W. T., ed. *These Are Our Liv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39.
- Daniels, Roger, ed. *Eleanor Roosevelt: Oral Histories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New York: K.G. Saur, 1993.
- Dunar, Andrew J., and Dennis McBride. *Building Hoover Dam: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Twayne, 1993.
- Jellison, Charles A. *Tomatoes Were Cheaper: Tales from the Thirtie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Terkel, Studs.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Pantheon, 1970.
- Terrill, Tom E., and Jerrold D. Hirsch. *Such As Us: Southern Voices of the Thirt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8.
- Williams, T. Harry. *Huey Long*. New York: Knopf, 1969.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口述历史

- Adams, Judith Porter. *Peacework: Oral Histories of Women Peace Activists*. Boston: Twayne, 1991.
- Barnwell, Janet, and Stanley E. Hilton, eds. *Louisiana Voices: Remembering World War II*.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98.
- Carlson, Lewis H. *We Were Each Other's Prisoners: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merican and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New York: Basic, 1997.
- Fox, Stephen. *America's Invisible Gulag: A Biography of German American Internment & Exclusion in World War II: Mem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0.
- Fox, Stephen. *The Unknown Internment: An Oral History of the Relocation of Italian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Boston: Twayne, 1990.
- Fraser, Ronald. *Blood of Spain: An Oral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79.
- Frazer, Heather T., and John O'Sullivan. *"We Have Just Begun to Not Fight": An Oral History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in Civilian Public Service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Twayne, 1996.
- Gerassi, John. *The Premature Antifascists: North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39: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86.
- Gluck, Sherna B. *Rosie the Riveter Revisited: Women, the War, and Social Change*. Boston: Twayne, 1987.
- Hoffman, Alice M., and Howard S. Hoffman. *Archives of Memory: A Soldier Recalls World War II*.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0.
- Kessler, Lynne S., and Edmond B. Bart, eds. *Never in Doubt: Remembering Iwo Jim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 King, R. T., ed. *War Stories: Veterans Remember WW II*.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5.
- La Forte, Robert S., and Ronald E. Marcello.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Eyewitness Accounts by U.S. Military Men and Women*. New York: Bantam, 1991.
- La Forte, Robert S., and Ronald E. Marcello. *Building the Death Railway: The Ordeal of American POWs in Burma, 1942–1945*.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93.
- La Forte, Robert S., Ronald E. Marcello, and Richard L. Himmel. *With Only the Will to Live: Accounts of Americans in Japanese Prison Camps, 1941–1945*.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94.
- Lanzmann, Claude. *Shoah: An Or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ntheon, 1985.
- Lewin, Rhoda G. *Witnesses to the Holocaust, An Oral History*. Boston: Twayne, 1990.
- Mason, John T., Jr. *The Atlantic War Remembered: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 Mason, John T., Jr. *The Pacific War Remembered: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 Mason, Katrina. *Children of Los Alamo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Town Where the Atomic Age Began*. New York: Twayne, 1995.
- Motley, Mary Penick, ed. *The Invisible Soldi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Black Soldier, World War II*.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O'Donnell, Patrick. *Into the Rising Sun: In Their Own Words, World War II's Pacific Veterans Reveal the Heart of Comba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 Onorato, Michael P. *Forgotten Heroes, Japan's Imprisonment of American Civilians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An Oral Histo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90.
- Passerini, Luisa, ed. *Memory and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etty, Bruce M. *Saipan: Oral Histories of the Pacific War*.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2.
- Satterfield, Archie. *The Home Front: An Oral History of the War Years in America, 1941–1945*. New York: Playboy Press, 1981.
- Spiller, Harry. *Pearl Harbor Survivors: An Oral History of 24 Servicemen*.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2.
- Stannard, Richard M. *Infantry: An Oral History of a World War II American Infantry Battalion*. New York: Twayne, 1993.
- Stave, Bruce M., and Michele Palmer, with Leslie Frank. *Witnesses to Nurember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Participants at the War Crime Trials*. New York: Twayne, 1998.
- Stillwell, Paul. *The Golden Thirteen: Recollections of the First Black Naval Officer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 Terkel, Studs.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New York: Pantheon, 1984.
- Woolridge, E. T.,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1960 年代的口述历史

- Fraser, Ronald, et al. *1968: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 An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8.
- Gillette, Michael L. *Launching the War on Poverty: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Twayne, 1996.
- Joseph, Peter. *Goo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 in the Nineteen Sixties*. New York: Charterhouse, 1973.

- Kessler, Lauren. *After All These Years: Sixties Ideals in a Different World*.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1990.
- Makower, Joel. *Woodstock: The Oral Histor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 Morrison, Joan, and Robert K. Morrison. *From Camelot to Kent State: The Sixties Experience in the Words of Those Who Lived I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7.
- Sneed, Larry A. *No More Silenc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2002.
- Strober, Gerald S., and Deborah Hart Strober, 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 Terkel, Studs. *Division Street,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1967.

越南战争的口述历史

- Baker, Mark. *Nam: The Vietnam War in the Words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Fought Ther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1.
- DeBonis, Steven. *Children of the Enemy: Oral Histories of Vietnamese Amerasians and Their Mother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5.
- Gioglio, Gerald P. *Days of Decision: An Oral History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in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Trenton, N.J.: Broken Rifle, 1988.
- Hammel, Eric M. *Khe Sanh: Siege in the Clouds: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Crown, 1989.
- Lehrack, Otto J. *No Shining Armor: The Marines at War in Vietnam: An Oral Histor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
- Marshall, Kathryn. *In the Combat Zone: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in Vietnam, 1966–1975*.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 McHugh, Siobhan. *Minefields and Miniskirts: Australian Women and the Vietnam War*. Sidney, Australia: Doubleday, 1993.
- Norman, Elizabeth M. *Women at War: The Story of Fifty Military Nurses Who Served in Vietna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 Santoli, Al. *Everything We Ha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by Thirty-Three American Soldiers Who Fough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 Stacewicz, Richard. *Winter Soldier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New York: Twayne, 1997.
- Terry, Wallace. *Bloo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by Black Vete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 Tollefson, Jane W. *The Strength Not to Fight: An Oral History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of the Vietnam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 Walker, Keith. *A Piece of My Heart: The Stories of 26 American Women Who Served in Vietnam*. Nocatee, Calif: Presidio Press, 1986.
- Willenson, Kim. *The Ba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7.

网络资源

网络越来越有用，但它又是一个朝生暮逝的媒体。网站更迭频繁，在一个网站上查询到的资料，在下一个网站就可能显示“找不到”。尽管这些网站将会发生难以确定的变化，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保持着与其他相关网站的链接，共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口述历史信息网。

美国口述历史的机构

Canadi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http://www.ncf.carleton.ca/oral-history>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http://www.ioha.fgv.br>
Michig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http://www.h-net.msu.edu/~moha>
Northwes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http://www.ohs.org/collections/oralhistory/nohahome.htm>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U.S.): <http://www.omega.dickinson.edu/organizations/oha>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http://www.geocities.com/oha_australia/
Oral History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OHMAR): <http://www.ohmar.org>
Oral History List Service: H-ORALHIST@H-NET.MSU.EDU
Oral History Society (Great Britain): <http://www.oralhistory.org.uk/>
Southwes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http://soha.fullerton.edu/>

美国口述历史征集单位

American Memory: Historical Collection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memory.loc.gov/>
Billy Graham Archives: Many Voices Make One Story: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http://www.wheaton.edu/bgc/archives/exhibits/ohistory/oral01.htm>
British Library National Sound Archive Oral History: <http://www.bl.uk>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ohp/fullerton.edu/ohphome.html>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ng Beach,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csulb.edu/depts/history/relprm/oral01.html>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Monterey Bay, Oral History and Community Memory Institute and Archive: <http://www.hcom.csumb.edu/oral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Intellectu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unhistory.org/Oral.History.htm>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http://www.columbia.edu/cu/lweb/indiv/oral/>
Duke Center for Documentary Studies: <http://cds.aas.duke.edu/>

East Midlands Oral History Archive, Leicester, United Kingdom:
<http://www.le.ac.uk/emoha/>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fsu.edu/~ohp/index.html>

Forest History Society,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lib.duke.edu/forest/ohguide.html>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jects:
<http://www.gmu.edu/library/specialcollections/ohp.htm>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http://www.library.gsu.edu/spcoll/ggdp/index.htm>

Goucher College: <http://www.goucher.edu/harbel/>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Department of South Records:
<http://www.iwm.org.uk/lambeth/sound.htm>

Indiana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Memory:
<http://www.indiana.edu/~ohrc/>

Iowa Women Artists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lucidplanet.com/IWA/>

John F. Kennedy Library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cs.umb.edu/~serl/jfk/oralhist.htm>

Kellogg African American Health Care Project:
<http://www.reuther.wayne.edu/ohkellog.htm>

Legacy Program: www.dancelegacy.org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T. Harry Williams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http://www.lib.lsu.edu/special/williams/>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http://www.lbjlib.utexas.edu>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oorhead, Heritage Education Commission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mnstate.edu/heritage/>

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Oral History Centre:
<http://www.natlib.govt.nz/en/services/oralhistory.html>

National Press Club: Women in Journalism:
<http://npc.press.org/wpforal/ohhome.htm#top>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Navajo Traders Project, Voices from the Trading Post:
<http://www.nau.edu/library/speccoll/exhibits/traders/>

Ohio State University Archives: Byrd Polar Expedition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lib.ohio-state.edu/arvweb>

Rutgers University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fas-history.rutgers.edu/oralhistory/orlhom.ht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http://www.siris.si.edu>

Smokejumping and Forest Fire Fighting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2.state.id.us/ishs/smokejumper.html>

Survivors of the Shoah Visual History Foundation: <http://www.vhf.org>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Washington: <http://www.ushmm.org>

United States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 Oral Histories:
http://www.senate.gov/learning/learn_history_oralhist.html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uaf.edu/library/libweb/oralhist/home.ht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http://www.lib.berkeley.edu/BANC/ROH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library.ucla.edu/libraries/special/ohp/ohpindex.ht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Monterey Bay:
<http://classes.monterey.edu/HCOM/HCOM314SL-01/world/spring98/>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Centre for Popular Memory:
<http://www.uct.ac.za/depts/cfpm/>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http://www.oralhistory.uconn.edu>
University of Hawaii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http://www2.soc.hawaii.edu/css/orahist/index.htm>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Oral History Center:
<http://www.louisville.edu/library/uarc/ohc.htm>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uthern Culture:
<http://www.olemiss.edu/depts/south>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unc.edu/depts/sohp>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 Latinos and Latinas in World War II:
<http://www.utexas.edu/projects/latinoarchive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Archives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
<http://www.lib.utsa.edu/Archives/arwg.html>
Utah Stat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usu.edu/oralhist/oh.html>
World Bank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worldbank.org/archives>
1968: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http://www.stg.brown.edu/projects/1968>

在线口述历史指南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Oral Histories:
<http://www.abf-sociolegal.org/oralhistory/index.html>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Chicago Architects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artic.edu/aic/collections/dept_architecture/oralhistory.html
Baylor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Oral History: http://www3.baylor.edu/Oral_History/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
<http://www.cgu.edu/inst/oralhis.html>
Conservation Online [A collection of online resources relating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udio materials]: <http://palimpsest.stanford.edu/bytopic/audio>
Cultural Arts Resour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http://www.carts.org>
Discovery Channel [features several sites focusing on oral history in the schools]:
<http://school.discovery.com>
Discovering Our Delta: A Learning Guide for Community Research:
<http://www.folklife.si.edu/MississippiDelta/discoveringourdelt.htm>
Doing Oral History [use of oral history for high school teaching]:
www.doingoralhistory.org
Folk Heritage Collections in Crisis, 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discussions of digitizing audio recordings]:
<http://www.clir.org/pubs/reports/pub96/contents.html>
Getting Word: The Monticello African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monticello.org/gettingword/>
The History of Jim Crow [includes recommendations on teaching with oral history]:
<http://www.jimcrowshistory.or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atrix—The Center for Humane Arts, Letters, and Social Sciences Online: <http://www.historicalvoices.org/oralhistory>

The Mississippi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 Online Bibliography of Oral History [joint ven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s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Tugaloo College Archives]:
<http://www-dept.usm.edu/~mcrohb>

Mississippi Action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MAC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 Oral History: <http://www.picced.org/advocacy/mace.htm>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My History is America's History":
<http://www/myhistory.org>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 Their Own Words: NIH Researchers Recall the Early Days of AIDS": <http://aidshistory.nih.gov>

Oral History and Folklore Collection,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
<http://www.nla.gov.au/oh/>

Oral History Program,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rchives, Sydney, Australia:
<http://www.oralhistory.unsw.edu.au/>

Oral History Society, Practical Advice: <http://www.oralhistory.org.uk/advice/>

Smithsonian's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http://www.archivesofamericanart.si.edu/oralhist/oralhist.htm>

Sound Recording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http://aavis.nhb.gov.sg/>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http://www-dept.usm.edu/~ocach/msohp.html>

U.S. Army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army.mil/cmh-pg/books/oral.htm>

Veterans Ora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loc.gov/folklife.vets>

相关网站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http://www.aaslh.org/>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http://www.afsnet.org>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ttp://www.theaha.org/>

The History Channel: <http://www.historychannel.com>

Indiana University Folklore Institute: <http://www.indiana.edu/~folklore/index.html>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http://www.oah.org/>

重要名词英汉对照

- **archival oral historians** 档案型的口述史学家
- **associate interviewers** 访谈合伙人
- **audio snapshots** 录音快转
- **Aural History** 听闻历史
- **Columbia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 **digital reproduction master** 数字复制母带
- **disk rot** 碟片腐蚀
- **Evaluation Guidelines** 《评估指导》
- **exit interviews** 离职访谈
- **follow-up questions** 后续追踪性的问题
- **Foxfire program** 《狐火》计划》
- **gatekeeper** 守门人
- **independent/unaffiliated** 独立 / 非协力性
- **individual researcher** 个别研究者
- **informant** 资料提供者
- **interactive observation** 互动性观察
- **interview** 访谈
- **interviewee** 受访者
- **interviewer** 访谈者
- **Life history** 生平讲述
- **Life review** 生平回顾
- **magnetic recording head** 录音磁头

- **Master Copy** 母带
- **memory-jogging** 脑力激荡
- **mike fright** 麦克风 恐怖症
- **narrator** 陈述人
- **open-ended question** 没有底线的开放性题目
- **oral author** 口述作家
- **oral historian** 口述史家
-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口述历史协会
- **out of line** 跳转
- **pocket dictating machine** 随身型口授机
- **portable camcorder** 手提摄录影机
- **potential interviewees** 潜在的受访者，可能发生作用的受访者
- **postcombat interview** 后战斗访谈
- **print-through** 透印
- **processing** 后续处理
- **processing guide** 工作手册
- **reel-to-reel** 圆盘式
- **Sound Recordings** 有声记录
- **specific question** 特定性问题
- **talking heads** 说话人头
- **TAPE,Time Access to Pertinent Excerpts** 录带选听
- **transcribe** 抄本、制作抄本
- **transcribing machine** 抄录机
- **voice-over** 叠声
- **wax cylinders** 蜡盘式
- **wire** 有线式
- **word processors** 文字处理机
- **written documents** 书面文件

译后记

这是一本全面、具体、务实、明晰的口述历史实践指南，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写作的 *Doing Oral History* 一书的第二版翻译而成。与 8 年前的第一版相比，作者修订和补充的内容包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对口述历史的影响，以及口述历史实践的新进展等等。

本书基于半个多世纪美国乃至世界口述历史的实践，并以指导和推动现实口述历史的发展为目标，因此，在第一版出版后深受学界的好评，一直是口述历史界推荐的经典读本。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谢娜·格卢克（**Sherna Gluck**）所评价的：“它为当代口述历史研究人员提供了实践性建议和合理性解释，这本书接近口述史学研究领域的百科全书。”从口述历史的基本理论到实践中的具体作法，本书几乎无所不包。书中案例虽来自美国，但极具普遍的参考和应用价值。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仿佛自己是口述历史访谈中的受访者，轻松、简洁、准确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读这本书好似与作者在面对面地对话、交流。

1997 年，本书第一版的中译繁体本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品，译者王芝芝教授准确、娴熟、优美的翻译进一步扩大了该书在华语世界的影响，对海峡两岸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许雪姬称此书“是一本对从事口述历史工作者很有用的书，初学者可由其中学得窍门；已从事者可就此书检视自己过去的工作得失。”

当代中国出版社以服务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和宣传为己任以严

肃、负责、奉献的态度引进了本书第二版，并邀我在第一版的中文繁体版的基础上翻译新增补的内容、统校繁转简的全文。作为一名国史研究工作者，我深感口述历史在存史、开掘史料、拓展史域等方面的珍贵价值。因此，尽管自己水平有限、事务繁多，但仍不揣浅薄，抽挤休息时间完成了译稿。我相信本书对中国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及其规范化，对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实际工作都将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帮助。与此相比，我所付出的辛苦是不值一提的。

在此感谢责任编辑陈捷女士，她对书中大量的人名、地名等都逐一进行核对，斧正了我翻译中的一些失误，正是她严谨认真的编辑才保证了本书的质量，同时也给了我莫大的激励。

姚 力

2005 年 11 月 20 日于北京

内容简介

就书名 *Doing Oral History* 而言，顾名思义，重点是围绕在“做”上，强调的是由实践操作来学习的理念。因此，作者对于口述历史如何筹划，如何行动？如何开辟经费资源？访谈时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保护受访者的版权？访谈者如何通过访谈技巧搜集有用的资料？如何有效地利用新科技？如何保存访谈的记录、磁带、光盘？如何利用口述历史？等等，都交代得无微不至，使本书成为口述历史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

本书的特点是，全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以大量实际案例，轻松、简洁、准确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并指导工作者避开陷阱和错误。

本书最成功的是，读其者会体认到：人人都能做口述历史，人人都应做口述历史。

出品人：周五一

责任编辑：陈捷

装帧设计：姚洁

作者简介

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

现任美国参议院历史室特邀历史学家。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马里兰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编过“特威恩口述历史系列”丛书，出版了几部美国历史教科书及多部学术著作。他曾担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也曾在美国历史学会等研究机构任职，并以其20多年的访谈经验于美国各地主持各种口述历史计划及研修营。因对口述历史的特殊贡献，他曾获得代表美国口述历史界崇高荣誉的“理查德·利奥波尔德奖”和“福里斯特·波格奖”。

译者简介

王芝芝，中国台湾著名历史学者，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各校历史系所专、兼职教授。她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获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M.Pil课程肄业。专攻西洋近代史、西洋城市史。曾历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论文、撰述作品散见于台湾各大学学报及相关期刊。

姚力，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候选人，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前言与致谢

过去十年来，口述历史研究领域内的众多发展不仅修正了这本书，更对本书的内容提出了挑战。当初的那些建议还有多少是有效的？有哪些建议已经过时？哪些新方向是方法论上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技术性的进步？即便音像记录技术有了迅猛的革新，还有哪些建议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可供借鉴的？

我们能够举出大量的新案例和著作来支持那些口述历史访谈的准备、制作和后续处理过程的原则，幸运的是，上述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基本原则仍然是相当稳固的。口述历史的最大变化是第三次浪潮的冲击。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预言，经过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电子化时代，这一时代将在生产、教育、治理和交流方式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自那以后，个人计算机、电子邮件和国际互联网站的涌现证实了托夫勒的预言。口述历史的出现还归功于机械设备的进步，从磁带录音机到抄录器再到摄影机，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已经迅速步入了新的数字化时代。研究者们愿意采用新技术来改善他们的访谈和记录技术，扩大对自己工作的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们自己的历史。

新版的所有章节都可见到数字化革命的影响。考虑到现在的记录可以用磁盘和数码相机来完成，新版删除了大量的“录音”参考。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本书还将严格限制推荐具体的设备或软件程序，因为这些设备或程序都可能会过时。但是，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议题，即什么时候考虑采用新技术。数字化革命的成果之一是 **H-Net** 网站一览表的创立，各个领域的专家们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列表服务在该网站上交

流。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为 **H-Oralhist** 网站名录做出贡献的口述史家们，他们利用网站相互提问和解答、发布申明和告诫，并基于各自的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我将他们的工作都整合进了这本《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网络的出现使口述史家们喜忧参半。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吸引更多研究者和普通民众关注我们的访谈和了解我们工作的途径后，我们发现，网络最适合用于发布一些收藏目录、访谈抄本和音像记录，以及一些相关的案例和大事记。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可以远程虚拟访问档案馆、在线阅读整部抄本或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做一些文字查找工作。学生们对新媒介的利用和网上获得访谈的“命中”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档案馆所能支持的文献流。但是与此同时，网络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在口述史家中间引发了大量关于什么样的方法才适宜将口述历史研究继续进行下去的讨论。鼓励口述史家们上网的好处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已成为本书讨论的一个主题。

除了对数字技术的兴趣外，口述史家和公共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正日益逐渐地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从官方历史、游行和重新颁布法令，到公众纪念碑和标志性建筑，历史学家围绕这些公共记忆的主题，审视人们是如何从现实的利益出发来建构他们的过去的。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集体记忆能够保存或是歪曲一个社区的过去时，他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口述史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人们为什么和怎样记住和描述他们的过去，记忆中都有些什么内容。从加利福尼亚蒙特里贝的口述历史与社区记忆研究所和档案馆、印第安纳布卢明顿的历史与记忆中心，到南非好望角的大众记忆中心，大量以记忆来冠名的口述历史计划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

大学校园内出现的机构审查委员会也深深地影响了口述史家们。成立这一审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医学和心理学等关于人的研究，其后这一机构又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它经常把为基于问卷和定量方法设计标准，滥用于评判口述历史的开放式访谈。为了处理这一麻烦的议题，口述历史协会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正努力找到一个变通方式来保护口述历史研究的学术自由。

一个更加有积极意义的趋势是口述历史的全球化。虽然过去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但是数字化革命以及突如其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已经扭转了口述历史研究的范围，现在口述历史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前苏联、亚洲、非洲、南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等世界各地。从前的社会制度和殖民权力的文字记录的缺乏，强化了对口述历史研究的需求，或者说是要求。各级政府都认识到了口述历史研究的价值，并开始成立和支持各种口述历史研究计划。与此同时，口述历史的民主驱动力也已经说服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口述史家们逐渐开始培训学生和社区成员怎样收集他们自己的访谈资料。从《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一版面世以来，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研讨会相继在瑞典、巴西、土耳其和南非召开，每一次会议都出版了多卷本的会议记录。本书中大量新材料的引用更是证明了口述历史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兴盛。虽然每个口述史家研究的地点不同，主题各异，但是他们在方法和技巧的运用上仍然有很多的共同点。总的来说，口述史家们面临的口述历史的趋势是，面对相互分歧的观点，不是证实了他们的假设，而是混淆了原来的认识。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否定预料外的结论，而在于欣赏这一没有预料到的发现。尽可能的将不同的声音都反映到这个故事中来，口述历史不是简化历史描述，而是使得它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趣。

“噢，你做的就是那种有声历史吧。”有人试着揣摩什么是口述历史时曾经这样说。其实这只能说对了一半，口述历史的确依靠说话，只是说话的内容大部分来自受访者的讲述。访谈者的任务是事前要做仔细研究，然后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他们必须压抑着想说话的冲动，做个安静的倾听者。有趣的是，这群在访谈时自我约束保持沉墨的人，他们一旦聚在一起举行学术讨论时，一个个又变得十分健谈。事实上，口述史家都是很健谈的。作为史学界唯一专门和活人打交道的历史学家，他们必须友善到足以与受访者建立起和睦的关系，让受访者轻松地以开放坦诚的态度面对访谈。身为“发问专家”，口述史家对自己的概念、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经常提出问题，反躬自省。这些收集历史声音的人们，他们也希望人们听到他们关于如何制作和利用口述历史的声音。

如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不在做口述历史。从蜡盘滚筒发展到有线录音机、圆盘式到卡式录音、录影带，再到自动数码录音和迷你光盘记录，自第一个录音设备出现后，访谈人员便开始利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访谈对象有政治家、示威抗议者，有原住民也有移民，有艺术家也有工匠，有士兵也有市民，有神职人员也有世俗中人。他们不仅已经记录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营的受刑人员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小城镇和偏远乡村内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意识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就开始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重新建构起更加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

口述历史档案馆的设立遍及全世界。在美国各州，它的范围由只储存几盘录音带或录影带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到收藏成千上万从录音带转录下来的抄本的主要大学图书馆。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口述史家收集的口述证词包括：国家公园和历史遗迹、外交运作、军事战略、情报活动、太空飞行，以及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等。长久以来，这些口述记录又以各种形式回馈给普通大众，如书籍、文章、博物馆展览、民俗节日、广播节目、电影纪录片、网站等。总之，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口述历史与声音记录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人们远没有充分认识到口述历史运动的深远影响。尽管最早的回忆录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有一份抄本，就包括了有关 1863 年发生在纽约市的那场征兵流血暴动的第一手回忆资料，但是大部分的访谈所收集的还是一些当代人物关于时事的讨论。个别研究者们通常不必等候收藏口述历史的档案馆开放其访谈的记录，只要带着录音机，便完全可以去找那些愿意回答问题的人去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然而，世代更替，当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过世后，后来的研究者就只能依靠前人所收集、处理并保存在档案馆里的资料了。这些未来的研究者将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今天的口述历史资料中有多少会被认为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字记录的重要补充，或者因其记录的肤浅与繁冗而被抛弃呢？我们的工作有多少能被保存下来，又有多少将会失传呢？口述史家

必须以超越眼前需求的眼光，去思考自己留给未来的作品的实质是什么？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本书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同时也针对目前作业的习惯及其产生的问题提供了解答。这种问答模式的设计，其原意并不是想编辑一本权威性的“教理问答”，而是希望能如同口述历史访谈一样，让读者与作者彼此进行对话。问题的范围从开放式的自由问题（如：何为口述历史？）到特定的具体问题（如：抄本应否让口音和方言重现？）全部都有。这些问题的特定对象是口述历史的工作者：这些人正在执行大型计划；或从事单个研究；或建立口述历史档案馆、录影和教学，以及各类公开展览。目的是让他们由这些问题获取口述历史的致用之道。这些问题曾在口述历史训练班里被一再讨论，也是初次涉足口述历史研究的人最爱提出的问题。这本书提供的答案都是现实可行的，但同时也遵守了口述史家集体设计和推广的标准。有些问题是由比较有经验的口述历史的实际工作者提出的，他们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一再反思自己的方法和使命，寻找获得一些不管是行家还是新手都能受益、切实可行的答案。

在口述历史运动的早期，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主任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认为，由于每个研究者的个性和风格不同，每个访谈计划又有各自特殊的要求，因此，任何一本单一的著作对口述历史研究的参考价值都是有限的，他为访谈者缺乏一本可供指南的工作手册而深表遗憾。而其后涌现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手册和田野调查指南。这些作品反映出有许多学科正在使用访谈技巧，也反映出许多差异性。差异来自于彼此有不同的使用标准、作业方式、写作当时所用的技术，以及作者本身不同的兴趣和背景。历史学家、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工作者、新闻记者、语言学家和老年医学研究者，都曾写过这类作品。本书既吸取了上述这些卓越的学术作品的知识，也总结了我个人研究的经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口述访谈是我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曾为美国参议院历史研究室执行过口述历史档案计划。虽然我的工作大多是政治史和公众历史研究，但是我也曾接触过许多州属、地区性、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口述历史协会，因而有机会看到

这块园地的深远范围和深具创造力的种种变化。

从 1988 年到 1991 年，我配合口述历史协会努力修订和改进口述历史的专业范本和标准，并提出评估的指标。在这样一个多变且充满活力的领域里，经过整整一代人的使用后，这些基本要素显然也需要重新鉴定。于是，若干特定委员会着手进行有关口述历史的种种研究，包括访谈、后续处理、录影、口述历史教学、个别研究者的角色，以及工作伦理等。委员们对于口述历史所涵括的每个层面都曾加以研讨、辩论，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相继两次发表在口述历史年会上，而后进一步地讨论、修正，直至最后采用了新的准则。由于口述史家代表着许多目标和术语不同的学科，因此，讨论过程中的分歧很多，甚至彼此为作业方法的不同而在会上大声争论。经过这些程序，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所得成果也已编入本书（并重新整理在附录一中）。

并不是每个口述史家都同意收在本书中的每一个论点，因为制作口述历史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有时那些不寻常的作法反而更有效。将原则和标准建立起来，这一立意固然很好，然而每条规定之下，总还是存在着一则行得通的例外——口述历史学界欢迎创意和想像力。本书并不想让访谈者如同士兵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排队行进，而只想协助他们先仔细思考自己即将要进行的工作，并且能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本书随后各章所提出的问题与回答，要解决的是许多从事口述历史的新手心感畏惧甚至被吓倒的原则以及一些潜在的陷阱，但是，对这些困难有所觉醒，就不会使我们的工作瘫痪、知难而退。口述历史的访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和值得纪念的人物当面晤谈，为未来的人保存一些此时不做就会被忽视、遗漏的历史侧面，却是让人深感心满意足和有所收获的。

大多数的口述史家都是边干边学的。我们对访谈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往往也是做过访谈以后才形成的，并不是事前预设的。本书的主旨是为那些正在从事规划、处理和收集口述访谈的人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合理的解释，其重点就是去“做”。规划是确保口述历史成功的要诀。但是我也曾经见过计划执行人经过多年焦虑，却无法实际地进行访谈

的。他们担心如何去筹募资金、哪类问题是合法的、该访谈哪些人，以及计划该解决的其他附带问题。我对他们的建议是，停止担心，实实在在去做一些访谈。先从小规模的计划做起，再随着经费的取得和工作中经验的积累而逐步拓展。只要能完成一个访谈，整个计划就有了具体的实例，就可作为成果证明，呈现给资助者，也可以作为一个范例提供给义务访谈者。即使一则很差的访谈，也还是可以成为该计划的反面教材，提供给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苦心盘算、犹豫不决和推托耽搁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受访者可能等不及访谈便去世了——口述史家永远都必须和寿命做现实竞赛。

每个口述历史的制作费用相差很大，采用的技术也日新月异，因此，本书不计算诸如访谈每小时的费用或制作抄本的费用等等，也不推荐或保证特定具体的设备。因为，等到这本书出版时，恐怕这些都已经不合时宜了。我建议那些打算开展口述历史计划的读者们，最好就费用估算和技术采用两方面的问题，就近向所在地的口述历史计划主持人请教。本书也不提供录音带或是摄影机等机器操作说明，因为，作者除了知道怎么开动录音机、定时地查看、确定录音机是否正常运转以外，在机械技术上并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本领。本书提供的不是菜谱似的作品，所以，也不提供作料和成分、确保成果的品质或是烹调的要诀。相反，本书提供了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广泛讨论，随附的注释和书目能够用来提示专业质疑和检索专业资料。

书中每一章呈现的是与口述历史相关的各类工作内容：开启计划、进行访谈、访谈后续处理、个别研究的访谈使用、录影、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访谈收藏、教学、向公众展示资料，等等。口述史家很少全程参与这些作业，他们大部分仅专注在某几个方面。但是，读者们不应该画地自限，而应该探讨、研究口述历史的复杂性。访谈者需要了解档案管理者在这些作业程序上有什么要求，反之亦然，档案管理者也应当知道在访谈的作业程序上他们该做些什么；老师和学生必须考量公开展示的每个层面；录音访谈的人至少应该对录音有些好奇心才行。书中各章提供了口述历史每个领域的入门一瞥，也引导读者做进一步的研读。

无论如何，比任何书写资料对我更有帮助的，是多年来我与口述史

家们所做的讨论和经验交流。这里，我特别感谢的是特里·伯德维斯特尔（**Terry Birdwhistell**），他不但督促我写作本书，而且在我撰写时提供建议和编辑方面的判断。马莎·罗斯（**Martha Ross**）引导我以口述历史为研究的工具，并将口述历史协会的网络介绍给我。还要感谢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给我机会在参议院设立口述历史计划，并且通过对参议院和工作官员的观察，得以揭开参议院的历史，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

感谢口述历史协会主席罗纳德·马塞洛（**Ronald Marcello**）和莉拉·戈夫（**Lila Goff**）授权支持、修正口述历史协会的规则、标准和评估准则。为配合这项工作，我们特别获得委员会的主席们——谢娜·格卢克（**Sherna Gluck**）、琳达·肖普斯（**Linda Shopes**）、帕梅拉·亨森（**Pamela Henson**）、巴里·兰曼（**Barry Lanman**），乔治·梅哈菲（**George Mehaffy**）、特里·伯德维斯特尔和其他所有委员们的通力合作。在这个计划中，由交换备忘录、起草报告、电话磋商到面对面会谈等，我经受了作为口述历史学家的全面再教育。

许多的同事和朋友都慷慨拨冗阅读本书，并就各个部分提出了睿智的批评。他们是弗兰克·克利尔菲尔德（**Frank Clearfield**）、梅吉恩·丹尼尔斯（**Maygene Daniels**）、巴里·兰曼、戴维·莫尔德（**David Mould**）、约翰·诺伊恩斯奇万德（**John Neuenschwander**）、玛丽·凯·昆兰（**Mary Kay Quinlan**）、特里斯·肖尔兹曼（**Terris Schorzman**）、布赖安·威廉斯（**Brien Williams**）和马克·扎德罗兹尼（**Mark Zadrozny**）。精于培训访谈者又是口述历史方法论多产作家的查尔斯·莫里西（**Charles T. Morrissey**），他随时都会寄来录音带，并在编辑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看法。卡洛姆·戴维斯（**Cullom Davis**）、迈克尔·迪瓦恩（**Michael Devine**）、罗纳德·马塞洛和约翰·诺伊恩斯奇万德在若干次职业棒球春季热身赛期间，提供了令人愉悦的休闲活动，让大家在造访之时，能在球赛局与局之间讨论口述历史。我在牛津的得力编辑南希·托夫（**Nancy Toff**）熟练地实施着她的口述历史工作。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安妮·里奇（**Anne Ritchie**），她在华盛顿为国家画廊担任口述历史的访谈工作。她的陪伴、建议和敏锐的记忆力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依赖。